

001 南華真經

經名：南華真經。原名《莊子》。相傳戰國時宋人莊周撰，實為道家莊周學派著作總集。唐代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原本五十二篇，現存晉人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分作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參校本：《四部叢刊》影印明世德堂刊本（簡稱世德本）。

目錄

卷一

- 內篇逍遙遊第一
- 內篇齊物論第二
- 內篇養生主第三
- 內篇人間世第四
- 內篇德充符第五

卷二

- 內篇大宗師第六
- 內篇應帝王第七
- 外篇駢拇第八
- 外篇馬蹄第九
- 外篇胠篋第十
- 外篇在宥第十一

卷三

- 外篇天地第十二
- 外篇天道第十三
- 外篇天運第十四
- 外篇刻意第十五
- 外篇繕性第十六
- 外篇秋水第十七
- 外篇至樂第十八

卷四

- 外篇達生第十九
- 外篇山木第二十
-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 外篇如知北遊第二十二
-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卷五

-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 雜篇說劍第三十
-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漚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持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

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爲寶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澼絖，不過

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

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非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持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

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蓬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

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

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大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伎。道照而不道，言辯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狢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濔，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芘，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

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

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

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功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

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者也，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

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

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門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

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滾櫛，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

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顧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繅，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

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

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末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

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若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資資；別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太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南華真經卷之一

① 綽：世德本作「淖」。

② 夫：世德本作「天」。

③ 刃：原作「刀」，據世德本改。

南華真經卷之二

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

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斲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厲乎其似也。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

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喜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怕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

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叁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有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跼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

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錐，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

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與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一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

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

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徒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

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壘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

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雄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遁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栢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豕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

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敞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臆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②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嚮嚮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

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鞵，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整躉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

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馳，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

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

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不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惓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

情，之八者，乃始嚮卷聯拳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

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堪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

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閑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

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道物之情，玄天弗成；

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羸而不可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

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南華真經卷之二

- ① 弟：原作「第」，據世德本改。
- ② 人：原作「義」，據世德本改。
- ③ 物：原作「萬」，據世德本改。

南華真經卷之三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

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

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對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

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但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

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向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閭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不敢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

迹者衆。蔣閭勉覩覩然驚曰：勉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

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俞。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

之哉。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佛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皮弁鷩冠播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睨睨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卿，堯之

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

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到道而言，

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

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

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擊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寶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

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弛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

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由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

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后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

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生已陳芻狗，取弟子

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鬣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

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生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覲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蹴蹴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鶡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

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漚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

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

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羈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

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

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昔者堯、舜讓以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驎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

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埴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鷖，子知之乎？夫鵷鷖，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鵷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慍慍，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

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弗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爾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饒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矚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子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之之江湖，食之鱖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

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棲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螻蛄，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鷓掇。鷓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軛生乎九猷，脊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南華真經卷之三

① 夫：原作「天」，據世德本改。

② 其：原本無，據世德本增。

③ 夫至樂者……太和萬物：原本無，據世德本增。

④ 而：原作「於」，據世德本改。

⑤ 財：原作「敗」，據世德本改。

⑥ 知：原作「之」，據世德本改。

南華真經卷之四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弃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對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

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技；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文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牂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里^①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

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

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故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

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

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褊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土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翖翖，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

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褰裳躍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丈侯，數稱谿工。

丈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丈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丈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丈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

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

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

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山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

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

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

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

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

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在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

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可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之所與，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甚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

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嗎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芡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芡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舛捫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擊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

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

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南榮趯蹴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①，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

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

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

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于志，鎡錙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臧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臧者之有臧骸，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

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學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爲之；爲之僞，謂之失。如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

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鼈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

之警效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

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駟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

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

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聞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

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僨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

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

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宜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

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也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繆，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民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

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熱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

膏是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皆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鱣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塋於故墓不吉，卜塋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財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⑮，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

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委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卷之四

- ①里：世德本作「皇」。
- ②此：原作「比」，據世德本改。
- ③累：原作「類」，據世德本改。
- ④爲：原作「謂」，據世德本改。
- ⑤行：原作「桴」，據世德本改。
- ⑥於：原本無，據世德本增。
- ⑦夫：原作「天」，據世德本改。
- ⑧猶其有物也無已：原本無此句，據世德本增。
- ⑨年：原作者，據世德本改。
- ⑩中：原作「口」，據世德本改。
- ⑪吾又悲夫悲人者：原本無，據世德本增。
- ⑫然：原作「終」，據世德本改。
- ⑬人：原作「外人」，據世德本刪。
- ⑭得：原作「德」，據世德本改。
- ⑮萬：原作「萬物」，據世德本刪。

南華真經卷之五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生莫不欲

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惇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

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

爲。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魚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吾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

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寶。胞有重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礫；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

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惡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

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

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疆陽則我與之疆陽。疆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

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

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使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懸，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自^①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圮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

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

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於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

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

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

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

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①，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

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及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②久病長^③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賺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

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感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

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脱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

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鉞；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云，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

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擘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

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之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應；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

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

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

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釭。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達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

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或騁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天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①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②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

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

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魘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真經卷之五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常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

① 滿天地：原本無，據世德本增。

② 致：原作「養」，據世德本改。

③ 自：世德本作「內」。

④ 恐：原作「心」據世德本改。

⑤ 亦：原作「下」，據世德本改。

⑥ 長：原作「民」，據世德本改。

⑦ 之：原作「一」，據世德本改。

⑧ 夫：原作「天」，據世德本改。

⑨ 苴竿：原作「真年」，據世德本改。

⑩ 破：原作「彼」，據世德本改。

⑪ 參：原作「操」，據世德本改。

⑫ 析：原作「折」，據世德本改。

(韓星點校)

002 南華真經注疏

經名：南華真經注疏。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三十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一、清《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二、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刻印本（簡稱浙江書局本）；三、宋陳碧虛《莊子闕誤》（簡稱闕誤）。

目錄

- 南華真經序
- 南華真經疏序
- 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 卷二 內篇齊物論第二
- 卷三

- 內篇齊物論第二（續）
- 卷四 內篇養生主第三
- 卷五 內篇人間世第四
- 卷六 內篇德充符第五
- 卷七 內篇大宗師第六
- 卷八 內篇大宗師第六（續）
- 卷九 內篇應帝王第七
- 卷十 外篇駢拇第八
- 卷十一 外篇馬蹄第九
- 卷十二 外篇胠篋第十
- 卷十三 外篇在宥第十一
- 卷十四 外篇天地第十二

- 卷十五 外篇天道第十三
- 卷十六 外篇天運第十四
- 卷十七 外篇刻意第十五
- 卷十八 外篇繕性第十六
- 卷十九 外篇秋水第十七
- 卷二十 外篇至樂第十八
- 卷二十一 外篇達生第十九
- 卷二十二 外篇山木第二十
- 卷二十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 卷二十四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 卷二十五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 卷二十六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二十七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卷二十八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卷二十九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卷三十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卷三十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卷三十二

雜篇說劍第三十

卷三十三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卷三十四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卷三十五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

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

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有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

《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道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無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

次之。既指馬蹄^①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①浙江書局本「茫」作「芒」。

② 浙江書局本「源深長流」作「源流深長」。

③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標」作「標」。

④ 王者魚校正，「蹄」字覆宋本亦誤衍，依《齊物論》「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義刪。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注〕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注〕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①。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翱翔，凌摩雷漢，乘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

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沉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②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檜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悱^③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鬥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為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乖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檜榆枋而自得。斯皆率

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④若是則^⑤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⑥而圖南矣^⑦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仰視圓穹，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筭^⑧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

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⑨，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⑩力，動不稱情，則雖乘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⑪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污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污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⑫榆^⑬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培，重也。天，折也。闕，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乘風脊，一凌霄漢^⑭，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⑮，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昭螭。鸞鳩，鶻鳩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

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地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為。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⑯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擣糧食，為一宿之備^⑰。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

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蟲，鵬蠅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為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故名鵬為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歧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

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懸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犬芝，生於朝

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齡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春，以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為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

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兑上，身長九尺。仕夏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歸

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

〔疏〕脩，長也。地以草為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鯤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遏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鴳，雀也。八尺曰仞。翱翔，猶嬉戲也。而鴳雀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嗤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

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有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注〕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警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注〕內我而外物。

〔疏〕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忒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己而辱人。

〔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外物，榮己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疏〕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

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疏〕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疏〕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

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

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季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也。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群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朝徹於无窮，將

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曰，至人無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反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母慶都，響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兑上而豐下，眉有八彩，足履翼

星，有聖德。年十五，對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而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沱，無勞浸灌之澤。堯既撝謙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天子，宇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謚，何勞讓我，過辭費。然睹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大

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扆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夷其俗乎。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宜尋其旨況，无所稍嫌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為寶乎？

〔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臆腴

榮利，厭穢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己，許由若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賓。捨主取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為賓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疏〕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形大小如牛，亦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腹之餘，無勞浩汗。況許由安茲蓬華，不顧金闈，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

〔注〕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

反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無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疏〕庖人，謂掌庖厨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疏〕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

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

〔疏〕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无的當，一往而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无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疏〕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理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疏〕陸通之說其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聞意謂。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須干戈，即為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冰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

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迷己昔聞以答連叔之辭者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注〕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疏〕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智照靈通，无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

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无灾害，物无夭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哉。

〔疏〕瞽者，謂眼無眇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瞽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

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為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疏〕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潔，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言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熟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

〔疏〕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

混同也。蘄，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群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淫，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无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為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无為，事无事，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

〔疏〕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则无死无生；宜於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灾，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云，死

生无變於己，何況溺熱之間也哉。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注〕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疏〕散為塵，膩為垢，穀不熟為粃，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鎔金曰鑄，範土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謚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粃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詔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粃糠埏埴作舜。豈知妙體胡可言耶。是以誰肯以物為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

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為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鬢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无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

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遣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窅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疏〕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為魏，後為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為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匏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嗚然，虛大也。掊，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割為瓢，平淺不容易多物。衆謂无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

時要，有同此言，應須屏削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圻，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疏〕泝，浮；泝，漂也。統，絮也。

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涉水，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圻有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拘圻，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永無虧替。又云：泝，泝也。統，繡也。謂之^①繡於水中泝^①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②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也。他國遊客，偶爾聞之，請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者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泝泝，爲利蓋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北鄰，地帶江海，丘戈相接，必用艦船，戰士隆冬，手多拘圻。而客素稟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吳，吳王使爲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圻。旌旗才舉，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旋，勳庸克著，胙之茆土。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工^①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泝泝，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攄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

也。夫，歎也。言大瓠浮汎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掊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爲用失宜，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樗，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擁腫，槃癭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彎卷，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盼也。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无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疏〕狴，野猫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謂機關之類也。罔罟，罟罟也。子獨不狸狴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跪曲奉，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狴死於罔罟也。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斄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徙倚顧步，寢卧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爲虛淡，可以逍遙適性，蔭庇蒼生也。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灾，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 ①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文「之」下有「耳」字。
- ②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文「有」作「蓋」。
- ③ 郭慶藩引「排」作「俳」。

- ① 《闕誤》引文如海本「亦」作「則」。
- ② 《闕誤》「則」作「而」。
- ③ 原本作「上」，今依四庫本、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改正。
- ④ 趙諫議本無「矣」字。
- ⑤ 郭慶藩引文「算」作「算」。
- ⑥ 王孝魚依《釋文》及世德堂本校「主」爲「生」。
- ⑦ 四庫本及郭慶藩引文「在」俱作「任」。
- ⑧ 原作「之」，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改「之」作「開」。
- ⑨ 「檜」字當依《釋文》原本改，下並同。
- ⑩ 王孝魚依下疏文「小鳥決起榆枋」一句之上補改「枋」字。
- ⑪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補「漢」字。
- ⑫ 《闕誤》引文本及江南舊本「枋」下有「而止」二字。
- ⑬ 《闕誤》引文如海本「果」作「類」。
- ⑭ 郭慶藩引文「備」作「借」。
- ⑮ 王孝魚認爲「解」字當依下注文刪。
- ⑯ 郭慶藩引文「犬」作「大」。
- ⑰ 「太山」趙本作「大山」，四庫本作「泰山」。
- ⑱ 「猶」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校補。
- ⑲ 郭慶藩引文「遊」下有「行」字。
- ⑳ 郭慶藩引文「用」作「而周」二字。
- ㉑ 依王叔岷說「自」上當補「獨」字。
- ㉒ 郭慶藩引文無「也」字，而「天」字上有「並」字。
- ㉓ 郭慶藩引文「待」作「猶」。
- ㉔ 四庫本「至」作「王」。
- ㉕ 依世德堂本、四庫本補「當塗」二字。
- ㉖ 郭慶藩引文「辭」上有「爲」字。
- ㉗ 郭慶藩引文「乎」作「而」。
- ㉘ 「之行」二字趙本作「之地」，四庫本作「天地」。
- ㉙ 郭慶藩引文改「怖」作「恢」。
- ㉚ 王孝魚以《釋文》及世德堂本校，改「淖」以「淖」。

34 郭慶藩引文「紼」作「紱」。

35 《闕誤》引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盲」作「瞽」。

36 郭慶藩引文改「本」作「聖」。

37 「二」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

38 四庫本「迹」作「所」。

39 王孝魚依注文改「真」作「冥」。

40 郭慶藩引文「之」作「辯」。

41 郭慶藩引文「辯」作「故」。

42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方」下有「以」字。

43 王孝魚依下文在「而」上補「拙」字。

44 《闕誤》引文如海本「困苦」作「窮困」。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為論首。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墮體身心俱遣，物我兼忘，

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界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疏〕人^⑧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簫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⑨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

〔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爲風也。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呬。

〔注〕言風唯无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呬叫也。

而獨不聞之寥寥^⑩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寥寥，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寥寥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睹，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污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楹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楹，或注曲而擁腫，或污下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謫者，如箭鏃頭孔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叫呼聲也。譟者，哭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⑪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

〔注〕夫聲之官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泠泠清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無勝劣，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列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况四序盈虛，一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豈有意於虔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

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无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决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

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此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乃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以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

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

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无是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

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疏〕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

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縵者，密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鬥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些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悸之異。

〔疏〕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度，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惴惴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括；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无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賈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背道乖真。欲使復命還原，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

〔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洫。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害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莫，无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无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歎變懣，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懽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瞋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所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懣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矯淫妖冶。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无生有，例如

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而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為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虞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无有我，誰稟自

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為使。

〔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為使，无勞措意，直置任之。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真性，竟无宰主。朕迹攸肇，從何而有？

可行己信，

〔注〕今夫行者，信己可得行也。

〔疏〕信己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疏〕物皆信己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己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

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

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

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

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

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爲親？

〔注〕直自^④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

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

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

親疏，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

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

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在物亦

爾。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

冒，而莫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

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

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

之所爲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

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

目爲君而耳爲臣，行步則足爲君手

爲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

爲乎。非關係意親疏，故爲君臣也。

《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

世者爲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

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

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⑤手

執脚行，當分自足，豈爲手之不足而

脚爲行乎？蓋天幾自張，無心相爲

而治理之也，舉比手足，諸事可知

也。

其遞相爲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

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

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

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

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

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爲君

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當也。

其有真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

〔疏〕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即真君

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

前之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

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

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真

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注〕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皂

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

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

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

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櫻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群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群品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

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理，深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蕭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疏〕蕭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歸弊，蕭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知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

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遙，必須積旬方達，今朝

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无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无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

《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无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深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之之自若，不強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

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為无言邪？則據己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己所言，故不可以為无言也。其以為異於鷓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注〕夫言與鷓音，其致一也，有辯无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鷓音也，言亦帶鷓曰鷓。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鷓鳥之

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於轂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逃匿而真偽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偏，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真言，隋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

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辯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

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

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

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上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為是，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无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

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為生，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何彼此之論乎。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

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因此是非而得无非无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注〕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為是。

〔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以彼為非，而彼亦以自為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

復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為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

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己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覆為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非也。

〔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己者，即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可不可皆妄也。

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嵬僂怪，道通為一。

〔注〕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嵬僂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莛，屋梁也。楹，舍柱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恢者，寬大之名。嵬者，奇變之稱。僂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嵬奇異，世情用之為傾側。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

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

〔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其成也，毀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疏〕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氈，伐木為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適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為，絕學絕待，適爾而得，蓋無所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而不作。

〔疏〕夫達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

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以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一異矣，不足類也。不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此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芋，朝三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爲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惑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 ① 趙諫議本無「解」字。
- ② 王孝魚依上句例補「爲」字。
- ③ 四庫本「寞」作「漠」，浙江書局本寂寞作冢莫。
- ④ 趙本「無心而自得」作「無心自得」。
- ⑤ 世德堂本，四庫本「二」作「一」。
- ⑥ 浙江書局本「几」作「机」，下同。
- ⑦ 世德堂本、四庫本「有」均作「見」。
- ⑧ 王孝魚認爲「人」字依注文當刪。
- ⑨ 原作「芳」，依四庫本及上下文改作「方」。
- ⑩ 《闕誤》引李氏本「麥」作「颺」。
- ⑪ 原作「異」，依四庫本及上注文改作「衆」。
- ⑫ 原作「冷」，諸本皆作「冷」，故改正，下疏文「冷」均作「冷」。
- ⑬ 世德堂本及盧校「刁刁」作「刀刀」，下注及疏文並同。
- ⑭ 原作「珠」，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殊」。
- ⑮ 王孝魚依下句例補「有取有捨」句。
- ⑯ 原作「乘」，今依郭慶藩引文改作「乖」。
- ⑰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洫」作「溢」。
- ⑱ 郭慶藩引文改「則」作「耽」。
- ⑲ 世德堂本「其」作「自」。
- ⑳ 趙本「若有」作「有若」。
- ㉑ 趙本「自」作「目」。
- ㉒ 郭慶藩引文改「知」作「如」。
- ㉓ 依宋本、世德堂本及四庫本分別改「皆」爲「比」，改「止」爲「此」。

㉔ 郭慶藩引文「辯」下有「之」字。

㉕ 王孝魚依《漁父篇》改「求」作「裘」。

㉖ 「樞要也」三字依四庫本及上下文補。

㉗ 「以」，原作「亦」，依宋本、四庫本改。

㉘ 「復」，原作「彼」，依宋本、四庫本改。

㉙ 王孝魚認爲當依焦竑本「亦」上補「則天下」。

㉚ 郭慶藩引文「傾側」作「顛倒」。

㉛ 郭慶藩引文「非」字下有「可」字。

㉜ 郭慶藩引文「以」作「凝」。

㉝ 王孝魚以下注文改「類」爲「賴」。

㉞ 原作「比」，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而未嘗封執。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①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

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②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

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

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

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倦怠，遂使柱策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好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道術明示眾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

遂自以為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故知衆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愧慚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認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齊其明。故能晦迹同地^①，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②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聖明真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③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爲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既而遣

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難復無言，而非言無以詮理，故試寄言，仿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

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麤入

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

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

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

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

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

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①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①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②性足者非^③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為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疏〕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④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之，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

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⑤一者，無言而自一。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而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況從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

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

為是而有畛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為義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畛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存焉，萬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群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衆，各有群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群至^①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

斯則釋前有畛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

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②則是引萬物

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

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

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

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

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

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

非，滯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旨。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

〔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

凡庸迷執，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已自別也。

〔疏〕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為仁也。

大廉不賺，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賺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伎，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伎，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塵俗，惠救蒼生，虛己逗機，終無迂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疏〕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每挾親情，欲效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注〕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疏〕皎然異俗，卓爾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伎而不成。

〔注〕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

〔疏〕捨慈而勇，伎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也。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疏〕園，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己之能，顯耀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圓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無騫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

不言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

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脗、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媯水，亦曰媯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大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足以逍遙，况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

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從麤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內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蛞蝓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蛞蝓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疏〕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

謂不知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汝。

民鮒濕寢則腰疾偏死，鱒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濕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死，泥鱒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猿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乎。所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徒；皆以所食為名也。

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鴟鴞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者，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猶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猿猴狙以為雌雄，麋鹿更相撓，泥鱒與魚遊戲。毛嬙，越王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

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殽饌之雜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疏〕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闇若夜游。重為此難，冀州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疏〕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己，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

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薑介於胸中也。

〔疏〕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詎能驚駭。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芘群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己，

〔注〕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矣。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疏〕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鵠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鵠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違，避也。體窮通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妙悟從遠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絕，從本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殺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矣。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

窮理盡性。瞿鵠將為妙道之行，長悟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何，以何為是。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

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疏〕鴉，即鵬鳥，賈誼之所賦者也。

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晨，彈有得鴉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鵠纔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為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注〕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

故亦妄聽之何？

〔疏〕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括萬有，冥一

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為其脗合，置其滑濔，以隸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濔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脗，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濔，闇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為脗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菴^①，

〔注〕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菴，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菴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休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揉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任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

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污隆，動而常寂，參揉億載而純一凝然也。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疏〕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却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

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方將為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疏〕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人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騫有為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為情懷，可謂固陋。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汝，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言，猶以為夢，况愚徒竊竊，豈有覺哉。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

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真，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予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為希遇，論其賒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一世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黷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

自正耳。

〔疏〕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黷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黷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疏〕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注〕各自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黷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主，所以三人四句，不

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

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

夫年者，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遺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

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向也。特，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

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也。吾待蛇蚶蝮翼邪？

〔注〕若待蛇蚶蝮翼，則無特操之自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蚶是蝮下齟齬。蝮翼者是蝮翅也。言蛇待蚶而行，蝮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蚶，頻引為譬？即今解蚶者，蛇蛻皮也，蝮翼者，蝮甲也。言蛇蛻舊皮，蝮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蝮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蚶蝮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蚶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

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

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衆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

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疏〕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暢其志也。不知周也。

〔注〕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疏〕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不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疏〕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

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辯真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疏〕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

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①。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① 趙本「我」作「此」。

② 王孝魚依《釋文》改「枝」為「杖」。

③ 王孝魚認為應依宋本及世德堂本改「宜」作「冥」。

④ 郭慶藩引文「地」作「凡」。

⑤ 郭慶藩引文改第一個「於」作「用」。

⑥ 趙本「遺」作「遺」，下並同。

⑦ 趙本「寄」作「嘗」。

⑧ 郭慶藩引文「龐」作「龐」。

⑨ 四庫本「豪」作「毫」，下同。

⑩ 苟各足「三字依趙本、世德堂本及四庫本補。

⑪ 「若」，原作「其」，依趙本，四庫本改。

⑫ 「非」，原作「為」，依趙本，四庫本改。

⑬ 「與」字依四庫本補。

⑭ 趙本「忘」作「亡」。

⑮ 郭慶藩引文「至」作「生」。

⑯ 「若論之」三字依趙本、四庫本補。

⑰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成」作「周」。

⑱ 趙本無「略舉」，「以」、「之」四字。

⑲ 趙本「山」下有「飄」字。

⑳ 郭慶藩引文改「遠」為「違」。

㉑ 《闕誤》引劉得一本「芘」作「芘」。

㉒ 郭慶藩引文「污」作「汙」。

㉓ 趙本「不知」下有「所謂」二字。

㉔ 趙本無「之」字。

㉕ 郭慶藩引文「言」作「原」。

㉖ 郭慶藩引文「世」下補「歷」字。

㉗ 郭慶藩引文移「特」字從「向」前至「獨」前。

㉘ 依宋本、世德堂本、四庫本改「而」為「卒」。

㉙ 世德堂本「物」作「化」。

㉚ 郭慶藩改「宜」作「不」字。

㉛ 原作「譬」，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

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使心因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

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

〔注〕順中以為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

膳是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踦，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若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官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君曰：請，善或。技蓋至此乎？

〔疏〕請，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間。

〔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睹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注〕但見其理間也。

〔疏〕操刀既久，頻見理間，所以纔睹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闇與理會。

〔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扇，豈用眼以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

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

〔注〕不橫絕也。

〔疏〕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

批大郤，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間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疏〕窾，空也。骨節空處，蹴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

而況大軻乎。

〔注〕軻，戾大骨，蚰刀刃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軻，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

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疏〕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疏〕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注〕交錯聚結為族。

怵然為戒，視為止，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行爲遲。

〔注〕徐其手也。

〔疏〕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為族也。

雖復遊刃於空，善見其卻，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為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動力甚微，諫然已解，^①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諫，化百反。諫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徙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斲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斲之，況美^①

攝生人，光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別之名。

〔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別也。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

則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

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

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注〕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

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斲，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為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

沙，適之屬賓。而內外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混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泊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

〔疏〕蘄，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

亦不可加。

〔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

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為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驚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¹⁵楯。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

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¹⁶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① 趙諫議本「而」作「其」。

② 原作「宜」，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冥」。

③ 郭慶藩引文改「改」作「宰」。

④ 郭慶藩引文「奏」下補「刀」字。

⑤ 趙本「牛」上有「全」字。

⑥ 郭慶藩引文「扇」作「照」。

⑦ 趙本「順理」二字作「理順」。

⑧ 王孝魚依注文改「蹴」作「就」。

⑨ 郭慶藩引文「刀然」作「分別」。

⑩ 《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解」下有「不知其死也」五字。

⑪ 郭慶藩引文改「美」作「善」。

⑫ 「者」字疑訛，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作「諸」。

⑬ 郭慶藩、引文「其」作「斯」。

⑭ 《闕誤》引文如海本「其」作「至」。

⑮ 郭慶藩引文「鋒」作「鉞」。

⑯ 趙本「火傳」不重。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人間世第四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徧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為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為？重責顏生行李意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己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疏〕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疏〕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

固五懼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蕉，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為量，若舉為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國民，如藪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①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庶，冀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匡扶；亂國孤危，應須相^②諫。顏生今將化衛，是以述昔

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拯難，荒淫之病，無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請。若殆^③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諱，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淺，禾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宣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有己身不存而

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為鑒誠。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群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胸中，有何庸^①暇，輒至於衛，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

〔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真，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

萬^②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遣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疏〕軋，傷也。夫矜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興。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③，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疏〕矜，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悖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④，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

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菑害於己，既遭疑貳，必被反菑故也。

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也。苟爲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慶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必近危亡，爲暴人所災害，深可

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疏〕詔，言也。王公，衛侯也。汝若至，衛，唯當默然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鬪其捷辯，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

而目將熒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熒，眩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甚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

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己，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

容將形之，

〔疏〕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攀跂曲拳，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己以從彼也。

〔疏〕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疏〕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用水救水，波浪彌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侯之暴，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爲害。

〔疏〕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

誠心獻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⑨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疏〕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偪拊，猶愛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飾其身，伏⑩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援古證今，足為龜鏡。是知顏回化衛，理未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今臣有勝君之名也。

〔疏〕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其鳩毒而啗⑪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疏〕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絕滅，身遭刑戮，宗廟顛殞。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⑫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疏〕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況顏子匹夫，空手行化，

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也。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嘗，試也。汝之化導，雖復未弘，既欲請行，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疏〕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遜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行以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

〔注〕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彊禦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剛猛之性滿寔內心，彊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準。

常人之所不違，

〔注〕莫之敢逆。

〔疏〕為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籍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剝之，以求快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不能成，況乎鴻範聖明，

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故守其本意也。

〔疏〕飾非闇主，不能從人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為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疏〕外形擊踞，以盡足恭，內心順從，不敢訾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言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己以問宣尼是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祈，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遣善惡於榮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注〕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直前，行比嬰兒，故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為徒類也。擊手踞足，罄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污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為耶。是以為人所為，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為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疏〕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謫，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迹，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復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箴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為徒。

〔疏〕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諫，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諫，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於何而可也。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疏〕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善，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

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疏〕夫聖人虛己，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茲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慮可不，既非忘淡薄，故知師其有

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顏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無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注〕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疏〕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為說心齋。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乖心齋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皞天不宜。

〔注〕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皞天。言其氣皞吁也。以有為之心而行道為易者，皞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為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顏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

簞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為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官商，反聽無聲，凝神心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

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稟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墮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疏〕夫子謂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智感物。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疏〕若也。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示勿。彊顯忠貞，必遭於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既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疏〕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

得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絕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為虛寂，應感則易；有為思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與斯譬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為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麤淺，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必須率性任真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夫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真源，而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驚，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遣於形，內忘於智，則墮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

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的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號太昊。几蘧者，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為應物綱紐，伏犧几蘧行之以終其身，而況世間凡鄙疏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疏〕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而僭稱王。齊，

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丘，是為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來，王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齋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注〕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齋侯迹爾往來，心無真實，至於迎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況乎五等，如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為憂慄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為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

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為懽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為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日之憂為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冰炭聚結，非患如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減，饜無欲清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

〔疏〕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用粗餐，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饜人不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注〕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

〔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愁，內心熏灼。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愆？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疏〕忝為人臣，濫充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疏〕戒，法也。寰寓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疏〕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

〔疏〕夫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違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

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齊，事齊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受君命，但當適齊，有何閑日謀生慮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遙以言傳意也。

〔疏〕凡交游鄰近，則以性情靡順；

相去遙遠，則任言以表忠誠。此仲尼引己所聞勸戒諸梁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疏〕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怒。為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善怒，若其順情，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真

實，聽者既疑，似使人妄構也。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莫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

〔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間，為使實難，必須未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有間。

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格言，為當來之軌轍也。

〔注〕本共好戲。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注〕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始戲謔，則情在喜；逮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世間喜怒，情使例然。此舉鬪力以譬之也。

泰至則多奇巧；

〔注〕不復循理。

〔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酒淫泆也。

〔疏〕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後，無後尊卑，初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之為譬。

泰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

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簡步，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

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為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徧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徧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為浮偽巧言徧辭諂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風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息弗鬱，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更起譬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

〔疏〕夫尅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歛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君，寬則得衆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疏〕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禍者邪？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疏〕承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輒為遷改者也。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獎，強令成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疏〕改於君命，強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

〔疏〕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獎，故能長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

〔疏〕心之所惡，強勸而成，不及多

時，尋當改悔。可不慎與。

〔疏〕處涉人世，衡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慎。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為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間，乘有物以遨遊，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中和之心，斯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矣。

何作為報也。

〔注〕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為齊作報故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為致命最易，而已。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自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瞶也。顏闔自魯適衛，將欲為太子之師傅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瞶稟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為儲后^④之傅，故詢道於哲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稟性兇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軌制憎己，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淫顛蹙，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疏〕己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己。既知如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奈之何？

〔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蘧瑗，故陳其所以。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疏〕戒，勗也。己身不可率耳。防慎儲君，勿輕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則歎其能問，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迕，和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迹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二條，略標方術。既未盡

善，猶有其患累也。

就不欲入，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能，斯不出也。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疏〕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

蹶，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滅絕，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反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

光同塵，而自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齊彼之名。崩躓惡其勝己，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害之。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町，畔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卻頓生乖忤。

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侈之貪求，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疏〕螳螂，有斧蟲也。夫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

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闔欲以己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之當車轍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傅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爲分決，若使虎自齧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養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蜃，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屎溺至賤，以大蛤盛之，情有所滯，遂至於此也。

適有蚊蟲僕緣，

〔注〕僕僕然群著馬。而拊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蚊蟲，相聚緣馬，主既愛惜，率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胸毀首者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參差，即遭禍厄，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山之西有轅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睹茲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無用為用。其大蔽，牛，繫之百圍，

〔疏〕絜，約束也。櫟社之大⁵⁶，特高常木，枝葉覆蔭，木蔽千牛，以繩束之，圍纒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疏〕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岑岑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捎雲。堪為船者，旁有數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甚衆。唯有匠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

〔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任立以觀看。自負笈以從師，未見材其若此怪大匠之不顧⁵⁷，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之辭⁵⁸費，訶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

〔疏〕櫟木體重，為船即沉，近土多敗，為棺槨速朽⁵⁹。疏散之樹，終於天年，亦是不材之木，故致閑散也。

以為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櫟既疏脆，早毀何疑也。

以為門戶則液滿，以為樹⁶⁰則蠹。

〔疏〕滿，脂汁⁶¹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戶則津液滿而脂出，為梁柱則蠹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疏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注〕凡可用之木為文木。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為文木也。匠石歸寢，櫟社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為當將我不材散木邪？為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柤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孰則剥⁶²，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疏〕夫果蓏之類，其味甚饒⁶³，子實既熟，即遭剝落，於是大枝折折，小枝發泄。此豈不為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塗打擊，名為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此。培，打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

之，

〔注〕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耳。

爲予大用。

〔注〕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文木，頻來顧盼，欲見誅鄰，懼天斧斤，翦乎死地。今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爲予大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夭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爲散，櫟社以材能爲無用，故謂石爲散人也。汝炫才

能於世俗，故鄰於天枉；我以疏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爲用全其生者，則何爲爲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爲社也。

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爲不知我

以無用爲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爲羞恥，豈榮之哉。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疏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爲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注〕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

〔疏〕疏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能夭折，所以爲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讚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

結駟千乘，隱將^①芘其所賴。

〔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為物長，故為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域。駟馬曰乘。蕪，蔭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麤長，枝葉茂盛，垂^②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四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綦既睹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致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為棺，棺，完也。周棺為槨也。夫梁棟須直，卷曲所以不堪；棺槨藉牢，解散所以不固也。

啣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

〔疏〕以舌啣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悶不止。醒，病酒^③也。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衆諸無用，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注〕天^④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天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⑤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和光所以不耀。故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彼櫟社，方茲異木，是以嗟歎神人用^⑥，不材也^⑦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為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概也，亦扞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斲為扞概，以擊扞獼猴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尺四尺之圍，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輒取之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

〔疏〕禪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卑^⑧，合者謂之禪傍。七八尺圍，其木極大，貴富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為棺材者，當斲取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為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塗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為之患害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辭具，然後敢用。

〔疏〕頹，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狗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頹之豚，白頹不駢之犢，痔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將人沉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疏〕女曰巫，男曰覡。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棄而

不用，以為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侔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頹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為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頤頤隱在臍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為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

〔疏〕會撮，高豎貌。五管，臍也。五臟之臍，並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偃偻低頭，遂使臍臍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髀股攣縮而迫於脅肋也。

挫鍼治癢，足以餬口；

〔疏〕挫鍼，縫衣也。治癢，洗浣也。餬，飼也，庸役身力以飼養其口命。鼓莢播精，足以食十人。

〔疏〕莢，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箕莢，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莢，謂布著敷卦兆也。播

精，謂精判吉凶辯精靈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疏〕邊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竄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疏〕國家有重大徭役，為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六石四斗曰鐘。君上憂憐鰥寡，矜恤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德也。而況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年，免乎人間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劣淺深，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盡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周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誚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

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疏〕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福，夭折所以為禍。

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己；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⑤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澆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己效物，必致危亡，猶如畫地作迹，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掩，以己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

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其晦迹韜光，宜放獨化之無為，忘遺應物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也。

吾行^⑥卻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疏〕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為有材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燈炬，為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為才能，夭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

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悵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疏〕楸柏橘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丘之木，白顙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為有用之用，而不知支離其德為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①《闕誤》引江南李氏本「其」下有「所行」二字。
②郭慶藩引文「相」作「規」。
③《闕誤》引張君房本「殆」在「而」字下。
④郭慶藩引文改「庸」作「容」。
⑤王孝魚校云，覆宋本作「万」，蓋至之破體。
⑥《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術」作「術」。
⑦王孝魚依世德堂本改「若」為「苦」。
⑧郭慶藩引文「至」作「行」。
⑨郭慶藩引文「居」上，作「龍逢比干」，而下句無「比干」二字。
⑩郭慶藩引文「違」作「逆」。
⑪郭慶藩引文「伏」作「仗」。
⑫郭慶藩引文「陷」作「陷」。

- ① 趙本無「之」字。
- ② 郭慶藩引文「逆」下有「连」。
- ③ 趙本「快」作「使」。
- ④ 郭慶藩引文「因」上有「乃」字。
- ⑤ 王孝魚依趙本改「性」為「信」。
- ⑥ 郭慶藩引文「面」作「向」。
- ⑦ 趙本無「之」字。
- ⑧ 王孝魚依下疏文改「成」作「前」。
- ⑨ 王孝魚依《闕誤》引張君房本及注文在「而」上補「心」字。
- ⑩ 趙本無「之」字。
- ⑪ 郭慶藩引文「盱」作「汙」。
- ⑫ 郭慶藩引文「人」作「攀」。
- ⑬ 郭慶藩引文「嘗」下補「回」字。
- ⑭ 郭慶藩引文「也」作「已」字。
- ⑮ 郭慶藩引文無「矣」字。
- ⑯ 郭慶藩引文「盡」作「虛」。
- ⑰ 郭慶藩引文「凝靜其心」四字不重。
- ⑱ 世德堂本「為」作「謂」。
- ⑲ 「而為」二字依四庫本作「為而」。
- ⑳ 郭慶藩引文「然」作「燃」。
- ㉑ 郭慶藩引文「熏」作「燠」。
- ㉒ 郭慶藩引文「亂臣」作「禮視」。
- ㉓ 郭慶藩引文「無」上有「事」字。
- ㉔ 依郭慶藩引文「前」字疑為「茲」字之誤。
- ㉕ 郭慶藩引文「性」作「信」。
- ㉖ 原作「意」，諸本皆作「莫」，故改正。
- ㉗ 「有問」二字郭慶藩引文改作「雖」(難)「闕」。
- ㉘ 郭慶藩引文「彼」下有「者也」二字。
- ㉙ 四庫本「荒」作「流」。

- ① 郭慶藩引文「太」作「大」，下同。
- ② 四庫本無「已」字，郭慶藩引文「已」作「以」。
- ③ 郭慶藩無「也」字。
- ④ 郭慶藩引文「后」作「君」。
- ⑤ 郭慶藩引文「愆」作「憊」字。
- ⑥ 郭慶藩引文「哉」上有「也」字。
- ⑦ 郭慶藩引文「四」作「而」字。
- ⑧ 原作「三」，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作「二」。
- ⑨ 郭慶藩引文「反」作「變」。
- ⑩ 郭慶藩引文「齊」作「濟」。
- ⑪ 王孝魚依正文及郭注改「在」作「至」。
- ⑫ 郭慶藩引文「厄」作「害」。
- ⑬ 浙江書局本、《闕誤》引江南李氏及張君房本「蔽」下有「數千」二字。
- ⑭ 郭慶藩引文「大」作「樹」。
- ⑮ 依郭慶藩引文此句作「此大怪匠之不顧」。
- ⑯ 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亂」作「辭」。
- ⑰ 郭慶藩引文「朽」下有「折」字。
- ⑱ 郭慶藩引文「樹」作「柱」。
- ⑲ 郭慶藩引文「汁」作「汗」。
- ⑳ 郭慶藩引文「剥」字重。
- ㉑ 郭慶藩引文「甚饒」作「堪食」。
- ㉒ 郭慶藩引文「鄰」字與下句「翦」字互易。
- ㉓ 郭慶藩引文「枉」作「折」。
- ㉔ 郭慶藩引文改「櫟」作「樂」。
- ㉕ 王孝魚依世德堂本及盧校改「譽」作「喻」。
- ㉖ 郭慶藩引文「失」下有「之」字。
- ㉗ 《闕誤》引張君房本「隱將」作「將隱」。
- ㉘ 依郭慶藩引文「乘」字疑「垂」之誤，故改。
- ㉙ 郭慶藩引文「病酒」二字互置。

- ① 郭慶藩引文「天」作「夫」，四庫本仍作「天」。
- ② 趙本「乘」作「臣」。
- ③ 郭慶藩引文「用」下有「之」字。
- ④ 郭慶藩引文無「也」字。
- ⑤ 郭慶藩引文無「卑」字。
- ⑥ 郭慶藩引文「齊」作「臍」。
- ⑦ 「管」字疑漏，今依諸本及正文補。
- ⑧ 郭慶藩引文「命」下有「也」字。
- ⑨ 郭慶藩引文「有」作「才」。
- ⑩ 郭慶藩引文「年」作「季」。
- ⑪ 「以」字疑漏，今依四庫本、郭慶藩引文補。
- ⑫ 王孝魚依趙本改「得」作「德」，下同。
- ⑬ 《闕誤》引張君房「吾行」作「郤曲」。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

《德充符》而為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

門人多少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疏〕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徙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真趣，是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虚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充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疏〕宣尼呼王駘為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為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傅，諮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

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注〕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丘將誘引宇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從，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為物所歸，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委，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疏〕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注〕斯須之也。

〔疏〕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疏〕靈心安審，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為命，而無怪^①迁。

而守其宗^⑤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⑥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⑦，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注〕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

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迁物而不懼。

〔疏〕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⑧其宜也。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故^⑨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⑩然無不適也。〔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睹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其心也。

〔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物與彼我。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注〕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彼，王駘也。謂王駘修身修己，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作其慮，不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真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耀，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眾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鑒者，非為止以求鑒也。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

〔疏〕鑒，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鑒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眾者，為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鑒

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携，而眾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眾止。

〔注〕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生，人，眾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為眾歸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柏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駘聚眾，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疏〕人稟三才，命受蒼旻，圓首方足，其類至多。至如挺氣正真，獨有

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①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悉自然，既非正己，復能正物。正己正物，自利之^②。他，內外行圓，名為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入，故為標的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

要譽，忘死忘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

而況官^③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忘於生死。而況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疏〕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疏〕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

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為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豈容有全兀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君^④人無心，止水留鑒，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唯彼王駘，冥真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之，彼且何曾以為己務。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疏〕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⑤，

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注〕羞與別者並行。

〔疏〕子產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今其必不並己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

〔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雖有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

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

〔疏〕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朝政，便為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鑒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

〔疏〕鑒，鏡也。夫境明則塵垢不止，

止則非明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己虛忘，子乃自矜，深乖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不不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為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

〔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

衆。不顯過狀，將罪歸己，謂己之過，不久²⁸存生，如此之人，世間寡少。鄭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疏〕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²⁹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

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³⁰。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笑³¹。

我佛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佛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況己形好，嗤彼之³²兀，如此之人，其流甚衆。忿其無知，佛然暴怒，瞋忿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疏〕在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遣累³³。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是我之性情³⁴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遣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³⁵，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遣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疏〕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己吾則厭其多言也。

〔疏〕蹴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遺欲，多在物先。既被識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己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刖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為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

〔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綱，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煩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寧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其全生。答淺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

〔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蘧廬久處，芻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況賢

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死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賓賓，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行聖迹，賓賓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為者也？

彼且蘄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

〔疏〕蘄，求也。詛詭，猶奇譎也。在

手曰桎，在足曰梏，即今之桎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忘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則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刪《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耻。亦猶行則影

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釁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注〕惡，醜也。

〔疏〕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為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為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疏〕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為物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為其媵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疏〕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疏〕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它窮為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疏〕夫儲積倉廩，招迎士衆歸湊，本希飽腹。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由食往也。

又以惡駭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疏〕駘它容形，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明其聚衆，非由色往。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說招携，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疏〕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真，未曾役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

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

〔疏〕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群聚於前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從然，今駘它為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旬，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

人傳國焉。

〔注〕委之以國政。

〔疏〕日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之也。

汜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疏〕汜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汜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疏〕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卹，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汜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為卿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

宰，實懷憂卹，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魯無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己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哀公陳己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譬，以答哀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己類，所以為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己類，棄捨而

去。駘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

〔注〕娶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娶將安施。

別者之履無為愛之；

〔注〕所愛履者，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娶履者以足武為本。

〔疏〕娶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飾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娶資。是知娶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履無所用，無武則娶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娶履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為原，二者無

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注〕恐傷其形。

〔疏〕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惇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況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注〕採擇演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具，尚能降真人，感貞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

它未至言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使魯侯虛襟授其朝政，卑己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常有言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疏〕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

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能然。此則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日夜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舍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逍遙也。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

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當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疏〕兌，徧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兌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使日夜無卻，

〔注〕泯然常任之。

〔疏〕卻，間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間斷也。

而與物為春，

〔注〕群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是之謂才全。

〔疏〕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為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轍。工人，洞鑒妍醜

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況至人冥真合道，和光而物，模楷蒼生，動而常寂，故云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疏〕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以謂之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歸功於物者，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而不離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夭死。用斯治術，為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隳肢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視己形如隙影，友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美，一至於斯。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太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疏〕闔，曲也，謂彎曲全腫而行。脈，脣也，謂支體拆裂，偃僂殘病，復

無脣也。甕，盆也。脰，頸也。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瘤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之頸，翻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疏〕大[●]癭支離，道德長遠，遂使齊侯衛主，忘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難也，故謂形為所忘，德為不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此乃真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疏〕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以救妖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之，大聖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

〔疏〕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謀謨，何用智慧？不散亂彫斲，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祇為和光利物，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鬻，食也。食，稟也。天，自然

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己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疏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注〕掘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害；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注〕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群聚世間。此解有

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閔囂恪，形係人群，與物不殊，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警，高大貌也。警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疏〕若無性智，何名為人？此是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

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既名為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無是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遂成性而內理其身者也。亦何則？蘊虛照

之智，無情之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疏〕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止於所稟之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

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

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漆几也。惠子未遣筌蹄，耽常筌^①理，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怠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②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疏〕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天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辯析明^③理，執持己德，炫耀眾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眾人之口，不能伏眾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① 郭慶藩引文「同」作「之」字。

② 郭慶藩引文「之」作「也」字。

③ 郭慶藩引文「委」作「妄」。

④ 郭慶藩引文「怪」作「乖」。

⑤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宗」下有「者」字。

⑥ 郭慶藩引文「夫」作「萬」。

⑦ 郭慶藩引文「異」作「遠」。

⑧ 世德堂本「忘」作「亡」，下同。

⑨ 原作「放」，今依四庫本及郭慶藩引文改正。

⑩ 世德堂本「曠」作「擴」。

⑪ 四庫本「說」作「脫」，郭慶藩引文「說」作「蛻」。

⑫ 郭慶藩引文無「之」字。

⑬ 郭慶藩引文「過」作「遇」。

⑭ 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生」疑誤，當作「鑿」。

⑮ 《闕誤》引張君房本「也」下有「正」字。

⑯ 趙本「鍾」作「種」。

⑰ 郭慶藩引文「季」作「序」。

⑱ 《闕誤》引張君房本此句作「堯舜獨也正」，「正」下有「在萬物之首」五字。

⑲ 郭慶藩引文「云」作「曰」，並有「下首唯有松柏」六字，與下句「上首唯有聖人」對應。

⑳ 郭慶藩引文「之」作「利」。

㉑ 唐寫本「官」作「官」。

㉒ 郭慶藩引文「君」作「至」。

㉓ 「師者之嘉號也」六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足。

㉔ 趙本「遜」下有「也」字。

㉕ 《闕誤》引文成李張諸本無「不」字。

㉖ 郭慶藩引文「足」下有在「字」。

㉗ 郭慶藩引文「犯」作「亡」。

⑤ 郭慶藩引文「久」作「合」。

⑥ 趙本「知」下有「我」字。

⑦ 趙本無「也」字。

⑧ 「矣」字依四庫本和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作「笑」。

⑨ 郭慶藩引文「之」作「殘」字。

⑩ 郭慶藩引文「累」下有「也」字，世德堂本無。

⑪ 王孝魚依注文「情」下補「能」字。

⑫ 世德堂本無「矣」字。

⑬ 原作「若」，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正。

⑭ 郭慶藩引文「全」上有「實」字。

⑮ 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志」疑誤，當改作「忘」。

⑯ 郭慶藩引文「俗」作「物」。

⑰ 王孝魚依正文「與」下補「之」字。

⑱ 「而」字依趙本及疏文當刪。

⑲ 王孝魚依注文「於」上補「比」字。

⑳ 趙本無「而」字，下同。

㉑ 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使」當作「飾」。

㉒ 郭慶文刪「使」字。

㉓ 郭慶藩引文「足」下補「則」字。

㉔ 郭慶藩引文改「愛」作「受」。

㉕ 趙本「猶」作「无」，四庫本「猶」作「可」。

㉖ 王孝魚依劉典文《補正》改「所」作「斯」。

㉗ 郭慶藩引文移「涉」字于「治」字前。

㉘ 敦煌本「卻」作「陳」。

㉙ 原作「底」，四庫本和郭慶藩引文皆作「混」，又依文意改正。

㉚ 「徹」當為「轍」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校改。

㉛ 王孝魚依《應帝王篇》名實不入句下疏文改「和」作「利」。

㉜ 后同。

㉝ 王孝魚依注文改「也」作「此」，今從其說。

⑤⑥ 原作「人」，諸本皆作「之」，又依文意改正。

⑤⑦ 趙本作「性」。

⑤⑧ 「人」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作「大」。

⑤⑨ 郭慶藩引文「悖」作「俗」。

⑤⑩ 趙本「獨」作「及」。

⑤⑪ 郭慶藩引文無「也」字。

⑤⑫ 郭慶藩引文「矣」作「識」字。

⑤⑬ 郭慶藩引文「常筌」作「內名」。

⑤⑭ 「也」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他」。

⑤⑮ 王孝魚依劉文典說改「明」作「名」。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七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注〕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注〕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

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注〕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

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肢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聞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疏〕人之所為，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自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自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夭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注〕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注〕夫知者未能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注〕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遣，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注〕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

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注〕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何謂真人？

〔疏〕假設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真人，不逆寡，

〔注〕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疏〕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大順群生，假令微少，會不逆扞者^①也。

不雄成，

〔注〕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豈雄據成績，欲處物先邪。

不謨士。

〔注〕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謨以致之。

〔疏〕虛夷忘淡，士衆自歸，非關運心謀謨招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注〕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疏〕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注〕言夫能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疏〕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

假，至也。真人達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介

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士，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注〕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注〕當所遇而安也。

〔疏〕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其食不甘，

〔注〕理當食耳。

〔疏〕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耽滋味，故不知甘美。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注〕乃在根本中來。

〔疏〕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注〕氣不平暢。

〔疏〕嗑，喉也。哇，礙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

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噎之中恒如哇礙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注〕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注〕與化為體。

〔疏〕氣聚為生，生為我時；氣散而死，死為我順。既冥於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注〕泰然而任之。

〔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注〕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疏〕翛然，無係貌也。翛然獨化，任理遨遊，雖復死往生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注〕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

其生，而猶伏^⑥探求死意也。

〔疏〕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執滯。豈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遇斯適也。

受^⑦而喜之，

〔注〕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喜所遇也。

忘而復之，

〔注〕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疏〕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注〕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智德^⑦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注〕所居而安為志。

〔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⑧能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其容寂，

〔注〕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頽頽；

〔注〕頽，大朴之貌。

〔疏〕頽，頽也。頽，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閑雅，相貌端嚴。日角月玄^⑨，即斯類也。

淒然似秋，

〔注〕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注〕生物非為仁也。

喜怒通四時，

〔注〕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應，威恩適務，寬猛逗機。同素秋之降霜，初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育，寧有意

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風動，木茂花敷，覆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四序。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注〕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疏〕真人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堯攻叢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弔民間罪，雖復滅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注〕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疏〕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若芻狗百姓，故無

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注〕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惑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注〕至人無親，任理而自存。

〔疏〕至人無親，親則非至人也。天時，非賢也；

〔注〕時人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疏〕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

此乃小智，豈是大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注〕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疏〕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行名失己，非士也；

〔注〕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疏〕矯行求名，失其己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為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注〕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疏〕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己，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之哉。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注〕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

〔疏〕姓狐，字不偕，古之賢人，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

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沉於廬水。伯夷叔齊，

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

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

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而死，屍沉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蹈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亢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注〕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疏〕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虛己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注〕沖，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

〔疏〕韜晦沖虛，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

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注〕常遊於獨而非固守。

〔疏〕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遨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注〕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疏〕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閑，與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邴邴，喜貌也。隨變任化，所遇斯適，實忘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注〕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凝寂，應物無方，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濳乎進我色也，

〔注〕不以物傷己也。

〔疏〕濳，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

故能濳聚群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德也；

〔注〕無所趨也。

〔疏〕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為，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厲乎其似世乎。

〔注〕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疏〕厲，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之拘羑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

〔注〕高放而自得。

〔疏〕聖德廣大，警然高遠，超於世表，故不可禁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注〕綿邈深遠，莫見其門。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綿難測。心如路絕，孰見其門，昏默音

聲，似如閉門，不聞見也。

愧乎忘其言也。

〔注〕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愧然也。

〔疏〕愧，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物為政之方也。

以刑為體，

〔注〕刑者，治之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注〕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疏〕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禮物為馭^①，物之羽儀。

以知為時，

〔注〕知者^②，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注〕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俯順物情。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注〕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讎，法者民之父。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注〕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疏〕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注〕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居^③，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為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群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注〕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注〕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間^④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愧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為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群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淡窅然？故文^⑤云孰肯以物為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注〕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

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注〕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疏〕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爲徒，

〔注〕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爲徒。

〔注〕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爲類也。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爲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注〕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疏〕雖復天無彼我，人有之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

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

體斯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注〕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疏〕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注〕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疏〕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注〕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

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衆人，稟氣蒼昊，而獨以天爲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注〕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疏〕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以爲君王爲勝己尊貴，尚殞身致命，不敢有避，而況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注〕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泉源旱涸，鱸鮪困苦，共處陸地，頰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逍遙，雞犬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蹙躓以為仁，踉蹌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响濡，人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注〕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善而非桀惡，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興，自茲為本也。豈

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响濡聖迹，同年而語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注〕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老既無能，暫時間逸；死滅還無，理歸停憩；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邪。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注〕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疏〕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注〕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舉

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注〕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闇冥，以譬真理玄邃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曰新，驟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巋然。豈知冥中貿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

〔注〕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疏〕遁，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注〕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遯之有哉。此乃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情，豈流

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

〔注〕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為樂可勝計邪。

〔注〕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疏〕特，獨也。犯，過也。夫大冶洪鑪，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注〕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疏〕夫物不得遯者，自然也，孰能逃

遯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注〕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注〕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疏〕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從容平淡，群有欣憾，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傅，人放效之。而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注〕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

〔疏〕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注〕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

〔注〕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注〕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逃，天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注〕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

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

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注〕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亶古，不為耆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狶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通之道，故能驅馭群品，提挈二儀。又作契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也。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

〔疏〕伏犧，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道也。為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疏〕維斗，北斗也，為衆星綱維，故謂之維斗。忒，差也。古，始也。得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持天地，心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疏〕日月光證於一道，故得終始照臨，竟無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疏〕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為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嶽為太山之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群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疏〕顓頊，即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為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疏〕禹強，水神名也，亦曰禹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青桃。顏容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疏〕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稱彭祖，善養性，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殷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年，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注〕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

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傅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傅巖版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我清泰。傅說，星精也。而傅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 ①「自」疑為「目」字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作「目」。
- ②郭慶藩引文「遣」作「絕者」。
- ③郭慶藩引文改「知」作「人」。
- ④郭慶藩「扞」作「忤」。
- 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郭慶藩引文「伏」當作「復」。
- ⑥趙本「受」作「愛」。
- ⑦郭慶藩引文「德」作「惠」。
- ⑧郭慶藩引文「操」作「力而」。
- ⑨郭慶藩引文「玄」作「弦」。
- ⑩世德堂本脫「蒙」字，四庫本同。
- ⑪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人」均作「仁」，又依正文當改，下疏文「人」亦當改作「仁」。

⑫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人」均作「之」，郭慶藩引文「人」作「天」。

⑬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效」作「循」，四庫本作「殉」。

⑭ 原作「子胥餘紀他」五字，依郭慶藩及正文、疏文改作「胥餘」。

⑮ 原作「決」，疑「抉」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正。

⑯ 原作「中」，諸本皆作「沖」，故改正。

⑰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郭慶藩引文「固」下皆有「守」字，故補。

⑱ 《闕誤》引文如海、張君房本「喜乎」作「喜也」。

⑲ 《闕誤》引文、張本重「崔」字，「已乎」作「已也」。

⑳ 又引文，張本世「乎」作「世也」。

㉑ 郭慶藩引文「馭」作「御」。

㉒ 「者」字依郭注本，四庫本補。

㉓ 趙本「居」作「君」，四庫本「居」作「羣」。

㉔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間」均「閒」。

㉕ 郭慶藩引文「文」上有「前」字。

㉖ 「者」疑「老」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當改正。

㉗ 趙本無「哉」字。

㉘ 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共」當改作「冥」。

㉙ 原作「方」，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郭慶藩引文改正。

㉚ 「化為人」三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補。

㉛ 郭慶藩引文「過」作「遇」。

㉜ 《闕誤》引張君房本「天」作「少」。

㉝ 「本」字依正文當改作「古」字。

㉞ 世德堂本「神」作「人」。

㉟ 世德堂本無「爲」字。

㊱ 「知」疑「格」字誤，故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八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為綦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綦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注〕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疏〕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疏〕睹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景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疏〕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

欣然請學。嫌其所問，故抑謂其非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疏〕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為道，智用明敏為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道，女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邊，未為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疏〕庶，慕也。幾，邇也。果，決也。

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成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注〕外，猶遺也。

〔疏〕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注〕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天下萬境疏遠，所以易忘；資身物親近，所以難遣。守經七日，然後遣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注〕都遺也。

〔疏〕墮體離形，坐忘我喪，運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注〕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夫至道凝然，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睹斯勝境，謂之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注〕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注〕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新運新^③，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偶之子也。

殺^④生者不死，生生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⑤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

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其為物，無不將也。

〔注〕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

〔注〕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疏〕將，送也。夫道之為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注〕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注〕任其自成，故無不成。〔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之也。

其名為撓寧。

〔注〕夫與物冥者，物繫亦繫，而未始不寧也。

〔疏〕撓，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⑥，道濟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撓而寧者也。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

〔注〕物繫而獨不繫，則敗矣。故繫

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撓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為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謠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威德顯彰，謳謠滿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冥，

〔注〕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注〕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疏〕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注〕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為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疏〕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叙莫逆於虛玄，迷忘言於至道。

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為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疏〕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疏〕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疏〕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為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子舉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注〕沴，陵亂也。

〔疏〕僂，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齊，膊聳則肩高於項，而咽頂句曲，大槌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

其心間而無事，

〔注〕不以為患。

〔疏〕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復槩懷。故雖曲僂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為事。

跼蹐而鑿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注〕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疏〕跼蹐，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己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首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注〕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疏〕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為雞為彈，則求於鴞鳥，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注〕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注〕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

死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注〕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為懸解。若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心不能自解，故為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注〕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疏〕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來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奔

欲死。既將屬續，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注〕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無為怛之也。

〔疏〕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邊，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

〔疏〕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為人，忽然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藏為鼠之肝，或化四支為蟲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注〕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疏〕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辭也。夫孝子侍親，尚驅馳唯命。況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注〕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從，則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注〕理常俱也。

〔疏〕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注〕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祥，善也。犯，遇也。鑊，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造劍，妻名鑊，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鑊。夫洪鑪大冶，鎔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爲之。而鑪中之金，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爲良劍。匠者驚嗟，用爲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爲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爲人，而造化之中，用爲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注〕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

解則無不可也。

〔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爲鑪冶，陶鑄群物，錘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注〕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疏〕成然是閑放之貌，遽然是驚喜之貌。寐，寢也，以臂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逍遙。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爲寤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

〔注〕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

其間也。

〔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爲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爲而爲，非爲之而爲，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疏哉。雖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爲而爲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注〕無所不任。

〔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注〕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俱無所窮竟。

〔疏〕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注〕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父琴張。

就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憾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注〕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猗，相和聲也。夫從無

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猗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春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注〕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疏〕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羸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為方外所嗤，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注〕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

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迹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內，所以為異之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注〕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注〕皆冥之，故無二。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為人；體萬物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

〔注〕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

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為決疣潰癰，

〔注〕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癰，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注〕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疏〕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注〕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疏〕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注〕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墮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注〕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茫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逍遙，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為之物也。前既遺物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為而為事業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目哉。

〔注〕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疏〕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注〕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注〕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

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注〕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己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復降迹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注〕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外內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注〕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注〕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主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

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注〕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相忘；道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啣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注〕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注〕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

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注〕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為君子，乖道背德為小人也。是以行蹙躓之仁，用踈跂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為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慼，聲不哀慟。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注〕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經，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慼，契方外之忘懷。魯人睹其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注〕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注〕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疏〕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注〕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槩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注〕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注〕不違化也。

〔疏〕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注〕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疏〕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

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遣；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為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注〕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

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疏〕方今正化為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注〕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疏〕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為昏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有旦宅而無情死。

〔注〕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

其情不以為死。

〔疏〕旦，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為宅舍之日新，利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注〕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疏〕孟孫冥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注〕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注〕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

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注〕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注〕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厲，至也。且為魚為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辯，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注〕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

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待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注〕資者，給濟之謂。

〔疏〕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己身報行，亦須明言示物。此言意而迷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疏〕而，汝也。奚，何也。軹，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注〕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殘。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注〕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疏〕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心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疏〕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眇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譬意而遭堯黥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注〕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疏〕無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

之多力人，為聞道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為聞

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

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

今何妨自然之理，今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

冶之間，則是有修學冶鍛之義。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

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注〕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

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

告，恐非造物之至。

〔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

劓息黥，令我改過自新，乘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疏〕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言於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懇懃，亦無容杜默，雖復

不可言盡，為汝梗槩陳也。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為仁，

〔注〕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為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

整，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青春和

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然也。而許由師於至

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為意而說息黥補劓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注〕日新也。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注〕自然，故非巧也。

〔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

無矣，老豈有邪。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

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源，衆形刻彫，咸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

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

此所遊已。

〔注〕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疏〕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回益矣。

〔注〕以損之為益也。

〔疏〕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遺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之謂乎。曰：可矣，猶未也。

〔注〕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

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為累更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注〕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列下文。

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

〔注〕蹴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

〔疏〕隳，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聽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注〕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隳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惔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注〕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注〕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遣如此，定是大賢。丘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搗謙退己，以進顏回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

曰：子桑殆疾矣。裹飯而往食之。

〔注〕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疏〕雨經三日已上為霖。殆，近也。

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

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餒，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關父母，為是人夫，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率爾詩詠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注〕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相與於無相與，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賤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注〕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惜之有哉。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八

① 趙本無「道」字。

② 郭慶藩引文改「有」作「其」字。

③ 郭慶藩引文「運新運新」四字作「運運新新」。

④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殺」上有「故」字。

⑤ 依郭慶藩引文和正文當補「既死」二字。

⑥ 郭慶藩引文「救」作「惠」。

⑦ 郭慶藩引文「脩」作「循」。

⑧ 郭慶藩引文「也」作「而」。

⑨ 原作「一」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二」。

⑩ 郭慶藩引文「雖」作「離」。

⑪ 郭慶藩引文「齊」作「臍」。

⑫ 原作「問」，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問」。

⑬ 依世德堂本「之」字當刪，浙江書局本無「之」字。

⑭ 世德堂本「變」作「而」。

⑮ 趙本無「夫」字「者」字。

⑯ 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官」均作「管」。

⑰ 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有」當改作「友」。

⑱ 趙本上「弘」字和下「弘」字俱作「冥」，四庫本上「弘」字和下「弘」字俱作「私」。

⑲ 王孝魚依世德堂本改「揮」作「見」。

⑳ 郭慶藩引文無「之者」二字。

㉑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極」作「及」。

㉒ 原作「若」，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作「共」，故改。

㉓ 趙本「大」作「人」。

㉔ 郭慶藩引文「沓」作「沓」。

㉕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壹」俱作「一」。

㉖ 世德堂本「往」作「生」。

㉗ 原作「旦」，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正。

㉘ 郭慶藩引文「新」下有「耳」字而無「利」字。

① 郭慶藩引文「異」作「累者」二字。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宜也」二字作「乃」字。

③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錘」俱作「捶」。

④ 世德堂本「知我」作「我知」。

⑤ 郭慶藩引文「刻彫」二字倒置。

⑥ 原「或」疑「咸」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

⑦ 郭慶藩引文「極」下有「也」字。

⑧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淋」俱作「霖」字。

⑨ 「相與」二字，依郭慶藩引文補。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九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迷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注〕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

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知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群變，屬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注〕夫以人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臧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于，自得之

貌。伏犧之時，淳風尚在，故卧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注〕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遣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注〕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注〕任其自得，故無偽。
〔疏〕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注〕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肩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己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注〕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

〔注〕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克。又蚤蟲至小，山嶽極高，令其負荷，無

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注〕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注〕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注〕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注〕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疏〕矰，網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

經，誣罔之甚矣。而曾二蟲之無知。

〔注〕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況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活物，不亦妄哉。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注〕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不悅豫我心。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注〕任人之自為。

〔疏〕夫造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

〔注〕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莽眇，深垠之謂。壙垠，宏博之名。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為哉。蓋無為者也。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注〕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帛術，輒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為如此？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注〕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注〕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注〕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嚮應，涉事理務，彊幹果

決，鑿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

〔注〕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注〕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藉，繩也。猨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獼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疏〕既其失問，故驚懷變容，重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注〕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為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為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注〕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注〕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歡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注〕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注〕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注〕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迹，具《逍遙篇》，今不重

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

〔注〕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余未造實。

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注〕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注〕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亢對，既無大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注〕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睹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

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注〕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關而不發，示其凝淡，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

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為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注〕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睹，有類濕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

〔注〕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注〕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腑也。而機發於踵。

〔注〕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注〕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為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虚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耶。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沖莫勝。

〔注〕居太沖之極，浩然治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沖，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

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注〕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注〕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疏〕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聚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桓，或龍騰踴，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

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汎水、濫水、汜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略叙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提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注〕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

也。

〔疏〕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

〔注〕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注〕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

虛己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

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注〕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

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

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

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頽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

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從

於物，而揚波塵往，隨流世間，因任

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

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己迷，始覺壺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習尚無為，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注〕忘貴賤也。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爨

火，忘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

等。

於事無與親，

〔注〕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

事，無親疏也。

彫琢復朴，

〔注〕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

任真，復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注〕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

內達心智，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注〕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一以是終。

〔注〕使物各自終。

〔疏〕動不乖寂，雖分擾而封哉；應

不離真，常抱一以終始。

無為名尸，

〔注〕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

寄，故無復為名譽之主也。

無為謀府；

〔注〕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

為謀慮於靈府耳。

無為事任，

〔注〕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為，不復於

事，任用於己。

無為知主。

〔注〕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

知，以主於物。

體盡無窮，

〔注〕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而遊無朕；

〔注〕任物，故無迹。

〔疏〕朕，跡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注〕足則止也。

〔疏〕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為不足者也。

而無見得，

〔注〕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注〕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注〕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⑤，應而不藏，

〔注〕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注〕物來乃^④鑒，鑒不以心，故雖天

下來照^⑤，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

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忘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注〕為者敗之。

〔疏〕夫運四朕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途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九

①《闕誤》引張君房本「度人」作「庶民」。

②世德堂本無「狂」字。

③郭慶藩引文「耳」作「也」字。

④世德堂本「知」作「如」。

- ⑤ 郭慶藩引文「活」作「治」。
- ⑥ 世德堂本「豫」作「預」。
- ⑦ 四庫本、浙江書局「主」作「王」，下同。
- ⑧ 郭慶藩引文無「係累」。
- ⑨ 原作「由」疑是「田」字誤，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皆作「田」，故改正。
- ⑩ 浙江書局本「喜」作「熹」。
- ⑪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既」作「無」。
- ⑫ 郭慶藩引文「聲」上有「嘆」字。
- ⑬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正」作「止」。
- ⑭ 「第」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 ⑮ 原「聊」疑「耶」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
- ⑯ 「聚」字疑漏，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 ⑰ 原作「極」，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正。
- ⑱ 郭慶藩引文「踴」作「躍」。
- ⑲ 郭慶藩引文「處」作「虛」字。
- ⑳ 浙江書局本「寧」作「寧」，郭慶藩引文作「冥」。
- ㉑ 郭慶藩引文「往」作「俗」。
- ㉒ 郭太藩引文「自直」作「直自」，「忘淡」作「淡忘」。
- ㉓ 世德堂本「迎」作「逆」。
- ㉔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乃」字俱作「即」。
- ㉕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來照」俱作「之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拇，足①大指②也。謂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注〕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

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注〕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

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注〕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注〕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為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注〕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

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為尚，以此為用，不亦謬乎。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注〕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總十二也。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注〕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效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輿，仲

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鱮，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稟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纒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注〕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樛杙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為墨。此

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蹙蹙，由自恃也，亦用力之貌。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楊墨豈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楊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

〔注〕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拇，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知率性多仁，乃是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效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注〕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而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駢，

〔注〕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注〕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

〔疏〕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望枝，乃謂枝而跂，而跂實非跂也。

長者不為有餘，

〔注〕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注〕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楊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此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注〕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鶴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

逍遙。而或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注〕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稟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注〕夫仁義自是入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注〕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

是入之情性者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注〕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斲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為四指。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橫欲決駢斲枝，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斲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注〕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

今世，猶末代。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或者捨己效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興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

〔注〕夫貴富所以可饜，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效彼以饜竊非望哉？

〔疏〕饜，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己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樸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注〕夫仁義自是入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

囂，猶謹聒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迹，囂囂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狀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己效物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疏〕屈，曲也。折，截也。响俞，猶嫗撫也。揉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漶之樂；嫗撫偏愛

之仁，响俞執迹之義。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

〔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纏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注〕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

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响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注〕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睹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注〕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己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敖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功用之

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下惑也。

〔注〕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注〕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為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疏〕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注〕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

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樸；虞舜

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注〕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注〕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

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①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己效人，易奪真

性，徇物不反^②，不亦悲乎。注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注〕夫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疏〕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癡瘖禿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疏〕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疏〕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學人；穀，孺子也。楊雄云：男壻婢曰臧；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藏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疏〕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

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疏〕伯夷徇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注〕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

者，何是何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注〕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

〔疏〕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徒到置，非關真

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注〕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效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乖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注〕率性通味乃善。

〔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效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注〕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

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己效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注〕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也，豈復執己陳之芻狗，治先王之蘧廬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為善，不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注〕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或者睹曾史之仁義，言放效之可成；聞離

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歧，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注〕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聽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注〕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偽學外顯，效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

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注〕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疏〕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①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注〕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

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

① 王孝魚依《釋文》補。

② 郭慶藩引文「言作也」。

③ 《闕誤》引張君房本「方作□」。

④ 郭慶藩引文無「而」字，「之」字在「言」下。

⑤ 郭慶藩引文「正」作「望」。

⑥ 「望」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⑦ 王孝魚依正文改「非」在「其」下。

⑧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雖」作「舉」。

⑨ 郭慶藩引文「以」下有「生」字。

⑩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盤」俱作「槃」，下疏文同。

⑪ 郭慶藩引文「反」作「及」。

⑫ 王孝魚依正文在「名」下補「家」字。

⑬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辯」俱作「辨」，王孝魚依世德堂本改「辯」作「辨」。

⑭ 郭慶藩引文「墨翟、楊朱」作「曾參、史魚」。

⑮ 郭慶藩引文「致」作「致」。

⑯ 郭慶藩引文「結」作「疊」。下「超」字疑為「起」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改。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①，此馬之真性也。

〔注〕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齧，齒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齧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縻阜棧而馬服養之乎。況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不企，即生涯可保。

雖有義^②臺路寢，無所用之。

〔注〕馬之真性，非辟^③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

〔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之

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況清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茅茨，安茲甕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轡，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注〕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

〔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剪其毛；刻，謂削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轡，謂約前兩脚也。阜，謂槽櫪也。棧，編木為椗，安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馬真性，而橫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多。況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檟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注〕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

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疏〕檟，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策，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軌，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策，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疏〕範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

巧，善能治木，木之曲直，必中鉤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圓；陶者匠人，浪為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注〕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注〕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注〕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

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比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注〕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注〕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注〕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注〕混芒^⑤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芒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間；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注〕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

〔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

故山禽野獸，可羈係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注〕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注〕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注〕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注〕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蹙蹙為仁，踉跄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注〕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蹙蹙，用力之貌。踉跄，矜恃之容。澶漫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拳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偽斯起。踉跄恃裁非之義，蹙蹙夸偏愛之仁，為漫澶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之禮，於是宇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

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注〕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官商黼黻，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注〕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

可尚之迹。

〔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己此矣。

〔注〕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摩，摩也，順也。踉，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頸而摩順，怒則分背而踉踏，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

〔疏〕衡，轅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上當顛，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闐，曲也。驚，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苦，是

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苦，是

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緘扼，抵突御人。竊轡即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勒。良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注〕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

〔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注〕此民之真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

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跂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注〕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跂跂自矜，好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一

- ① 原作「陸此馬」，疑誤，諸本均作「而陸」，故改正。
-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義」均作「義」，下並同。
- ③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辟」俱作「辭」。
- ④ 郭慶藩引文「室」作「窰」。
- ⑤ 浙江書局本「芒」作「苙」，郭慶藩引作「茫」，下同。
- ⑥ 郭慶藩引文刪「以」字。
- ⑦ 趙本無「矣」字及注首「夫」字。
- ⑧ 郭慶藩引文「已」作「以」，下同。
- ⑨ 王孝魚認爲依王叔岷說當改「陸」作「然」。
- ⑩ 郭慶藩引文「踏」作「蹈」，下同。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二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肩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繩也。肩，關鈕也；鐻，鎖鑰也。夫將爲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堅固肩鐻，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鐻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注〕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夫攝緘滕固肩鐻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

鈕之不牢，向之守備，翻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①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為盜積也。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脩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犁也。耨，鋤也。

闔四境②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③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注〕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

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注〕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恒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胤胄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注〕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馳^①，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注〕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群遺書，萇弘謂叔向

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馳，裂也。亦言：馳，剝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躡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注〕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

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之，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注〕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塗，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潔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注〕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注〕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疏〕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注〕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智慧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

豈得措意，必至之宜。死，息也。天下平而無故矣。

〔注〕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疏〕故，事也。絕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故無有為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注〕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惓無為，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

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注〕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為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翻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衆。以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

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注〕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疏〕逐，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表，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注〕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

故絕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疏〕盜跖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用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注〕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注〕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注〕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棄絕聖者，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注〕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注〕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樸還淳而歸鄙野。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注〕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翻為盜資。掊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注〕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

五德也。既殘三王，又毀五帝，蘧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注〕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疏〕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羲造也。夫耳淫官徵，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金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

張，無為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之謂。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注〕夫以蜘蛛結。蜨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

〔疏〕鈎，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擺，折也，割也。工倕稟性機巧，運用鈎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效，舍己逐物，實此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擺割倕指，則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蜨丸，豈關矜企人事，

若天機巧也。事①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注〕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攘，却也。玄，原也，道也。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己效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閉浮辯之口，攘去蹇蹇之仁，棄擲踳跂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疏〕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履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其天下者也。

〔注〕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耀，而揚波混俗，剽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己，炫耀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注〕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疏〕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

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注〕足以紀要而已。

〔疏〕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注〕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注〕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注〕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贏，裹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近^①，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注〕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憺，清虛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注〕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疏〕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為畢。以繩繫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筍，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為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末羅落而取獸也。罝罟，免網也。即以智治於物，寧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注〕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

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疏〕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偽也。夫滑^②稽堅白之智，譎說^③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注〕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④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也。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注〕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臧穀業畢，

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注〕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辭也。只為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亂。恃，亂也。燦，銷也。墮，壞也。附地之徒曰喘奕，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炎涼為之愆叙，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¹⁵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憒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注〕啍啍，以己誨人也。

〔疏〕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啍啍，以己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圓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並萬物¹⁶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二

- ① 郭慶藩引文「信」作「言」。
-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境」俱作「竟」。
- ③ 《闕誤》引張君房本「聖人」作「聖智」，下同。
- ④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胞」作「胞」，下同。
- ⑤ 郭慶藩引文「群」改作「佯」。
- ⑥ 王孝魚說「以」字當依《說苑》原語文改作「而」。
- ⑦ 郭慶藩引文「表」作「表」。
- ⑧ 原作「結」，疑「結」之誤，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文意改正。
- ⑨ 郭慶藩引文改「事」作「語」。
- ⑩ 趙本無「也」字。
- ⑪ 郭慶藩引文「近」作「迹」。

- ⑫ 「骨」字依正文改作「滑」。
- ⑬ 郭慶藩引文「說」作「詭」。
- ⑭ 趙本「止」作「正」。
- ⑮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民」作「機」。
- ⑯ 「並萬物」三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三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注〕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

若不宥之，復恐效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注〕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

有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注〕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

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

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

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

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乖靜性

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

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

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

久者，天下無之。

〔注〕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泣人，桀以不愉取物，

不合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

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

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

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居處無常，

〔疏〕毗，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

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

姓喜，毗陽暄舒；桀使人怒，助陰慘

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夏不

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

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

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注〕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

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

以靈知喜怒哀擾亂群生而振蕩陰陽

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

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

度昏亡，萬事天落也。

〔疏〕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真，

既乖憲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

足，

〔注〕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注〕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疏〕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

獨也。鷙，猛也。於是喬偽詰責，卓

爾不群，獨懷鷙猛，輕陵於物，自堯

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

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

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

宇宙之藏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注〕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

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

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

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

迹，故為匆匆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

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疏〕匆匆，謹謹也，競逐之謂也。人

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

慮，事出萬端，匆匆競逐而不知止。

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撓擾，終

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

是淫於聲也；

〔疏〕悅，受^③染也。淫，耽滯也。希

離慕曠，為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

〔疏〕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

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

於淫也；

〔疏〕禮者，擊跏曲拳，節文隆殺。樂

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

浮華技能，愛樂更助官商淫聲。

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

於疵也。

〔注〕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

矣。相，助也。

〔疏〕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

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

〔注〕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

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

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

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

本無，企慕乖真，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

嚮卷儉^④囊而亂天下也。

〔注〕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

故為嚮卷儉囊也。

〔疏〕嚮卷，不舒放之容也。儉囊，忽

遽之貌。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

安任，嚮卷自拘，夸華人事，儉囊急

速，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致斯弊

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

也。

〔注〕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

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

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為楷模，痛

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注〕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誠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蘧廬，一至於此，莊生自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注〕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蒞天下，恒自無爲。雖復無爲，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注〕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

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注〕解擢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注〕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注〕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注〕若遊塵之自動。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清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去留非已。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注〕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為治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注〕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疏〕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撓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注〕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疏〕人心排他居下，進己在上，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注〕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如禁之

囚，櫻煩困苦。
淖約柔乎剛彊。

〔注〕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剛彊。

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注〕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並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剡，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違情起怒，寒甚凝冰；順心生喜，熱喻焦火。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注〕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俛仰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注〕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注〕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儼驕。儼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儼發驕矜，不可禁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

〔注〕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

〔疏〕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為聖，櫻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釁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肱，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疏〕肱，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為規矩，立法度以為楷模，尚不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讜兜也，為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峽，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也。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故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注〕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

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疏〕施，延也。自黃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桀跖行小人之行為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為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互為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譏，

〔疏〕誕虛信實，自相譏誚。

而天下衰矣；

〔注〕莫能齊於自得。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注〕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是非，熾然大盛，于涂故天

年夭枉，性命爛漫。爛漫，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注〕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疏〕聖人窮無崖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注〕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疏〕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椎鑿，穿木之孔竅；刑法，

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

伏處大^⑤山嶮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

乎廟堂之上。

〔注〕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

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⑥櫻

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

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

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

於上，民困於下矣。

〔疏〕脊脊，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

大亂，罪由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

藪，人君雖在廟堂，心恒憂慄，既無

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

〔疏〕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

也，夾脚及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黥劓五刑，

遂使桁楊者盈衢，殊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注〕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

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

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

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於

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噫歎息，傷

固陋不已，愧而不^⑦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

〔注〕桁楊以接榴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⑤尚之，尚之則驕^⑥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榴之為哉。

〔疏〕接榴，械楔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械不楔不牢，桎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櫻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注〕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仁義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注〕法其所以櫻也。

〔疏〕絕竊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即宇內清平，言大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疏〕德化詔令，宇內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①，故往見之，

〔疏〕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疏〕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

〔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注〕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疏〕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淺，不過形質，乖深玄之致。是抵訶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注〕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疏〕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乖造化，必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疏〕族，聚也。分百官放^②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降，木尚青而棄落；攬搶^③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玄象荒怠。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疏〕翦翦，狹劣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其狹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

〔疏〕黃帝退，清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避謹囂，藉白茅以潔淨，閑居經時，重往請道。邀，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注〕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疏〕使人治物，物必櫻煩，各各治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蹶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注〕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冥深遠，昏默玄絕。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注〕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疏〕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注〕任其自動，故間靜而不夭也。

〔疏〕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注〕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疏〕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汝內。

〔注〕全其真也。

〔疏〕忘心，全真也。

閑汝外，

〔注〕守其分也。

〔疏〕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為敗。

〔注〕知無崖，故敗。

〔疏〕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注〕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

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

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注〕但當任之。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網維萬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伊感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注〕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注〕天，無為也。

〔疏〕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注〕徒見其一變也。

〔疏〕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極。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注〕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疏〕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下遇堯季之時，應為湯武。

皇王迹自夷險，道之^①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注〕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睹於光明，死則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注〕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疏〕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

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注〕與化俱也。

〔疏〕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游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注〕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注〕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注〕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

鴻蒙方將拊髀爵^①躍而遊。

〔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②，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為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為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澤為先也。

雲將見之，

〔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由，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疏〕倘，驚疑貌。贊，不動也。叟，

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乘自然變化遨^③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二氣不降不升，鬱結也。六氣不調，

〔疏〕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疏〕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

〔疏〕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疏〕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故掉頭不答。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注〕而自得所求也。

〔疏〕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注〕而自得所往也。

〔疏〕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注〕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疏〕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鞅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注〕以斯而已矣。

〔疏〕浮游猖狂，虚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注〕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隨我迹，便爲物放效也。

願聞一言。

〔疏〕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注〕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疏〕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譎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注〕離其所以靜也。

〔疏〕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注〕皆坐而受害也。

〔疏〕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明也，向陽啓蟄。

噫，治人之過也。

〔注〕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疏〕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注〕言治人之過深。

〔疏〕重傷禍敗屢嘆。噫，嘆聲。

僂僂乎歸矣。

〔注〕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使歸。

〔疏〕僂僂，輕舉之貌。嫌雲將治物爲禍，故示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注〕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疏〕徒，但也。但處心無爲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注〕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

〔疏〕倫，理也。墮形體，忘身也。吐

聰明，忘心也。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滓溟，

〔注〕與物無際。

〔疏〕溟滓，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注〕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

莫然，無知；滌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注〕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注〕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本，乃離自然性也。

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

〔注〕闕問則失其自生也。

〔疏〕道離名言，理絕情慮。若以名問道，以情闕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注〕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點之行，立身以來，方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

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己喜懼，異己嫌惡也。

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

〔注〕心欲出羣為衆雋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己功名，超出羣衆。

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注〕衆皆以出衆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

〔疏〕人以競先出乎衆為心，此是恒物鄙情，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為衆傑。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注〕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所謂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

謀也。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注〕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

〔疏〕用一己偏執為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利，不知為喪身之大患也。

此^①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疏〕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為一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②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注〕己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為帝王之主，論存己矣^③無一成，語亡也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此一句傷嘆君王不知僥倖為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注〕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為，翻為物用。己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注〕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為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注〕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

知，用群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注〕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注〕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排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饜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④哉。故非至貴也。

〔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人^⑤欲出衆而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⑥。

〔注〕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

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注〕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盡物懷抱。

為天下配。

〔注〕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疏〕配，匹也，先感為主，應者為匹也。

處乎無響，

〔注〕寂以待物。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無方。

〔注〕隨物轉化。

〔疏〕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挈汝適復之撓撓，

〔注〕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

〔疏〕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羣品，令歸自本性，則無為至也。

以遊無端；

〔注〕與化俱，故無端。

〔疏〕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注〕玄同無表。

〔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見。

與日無始；

〔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疏〕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注〕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疏〕頌，贊，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合同，外不闕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注〕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注〕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疏〕己既無矣，物焉有哉。

睹有者，昔之君子；

〔注〕能美其名者耳。

〔疏〕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為君子也。

睹無者，天地之友。

〔注〕睹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睹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

〔注〕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疏〕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注〕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

〔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注〕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諭筌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注〕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注〕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雖偏愛狹博，周普廣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注〕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示折旋，內敦

積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注〕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注〕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注〕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注〕順其自為而已。

〔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注〕自然與高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

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注〕不謀而一所以為身。

〔疏〕顯出妙一之道，豈得待（顯）謀而後說。

會於仁而不恃，

〔注〕恃則不廣。

〔疏〕《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故無恃賴。

薄於義而不積，

〔注〕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籛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留。

應於禮而不諱，

〔注〕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注〕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注〕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注〕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籍不敢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注〕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不令雜於性本。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注〕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

〔疏〕物之稟生^①，功用萬殊，如蜨^②、蝗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為，性中

者不可不為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注〕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

〔疏〕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注〕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閉虛玄道性，故觸事面墻，諒無從而可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闇天人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蹙，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注〕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疏〕無事無為，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注〕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為，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道也；

〔注〕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

臣者，人道也。

〔注〕各當所任。

〔注〕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

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注〕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為也。必不能鑒理，即勞

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新

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為等均，所謂

亭之毒之。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三

① 郭慶藩引文「靜」上有「其」字。

② 四庫本、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天」均作「失」。

③ 郭慶藩引文「受」作「愛」。

④ 「儉」，四庫本、世德堂本、浙江書局均作「儉」，郭慶藩《莊

子集釋》作「猶」，下注文同。

⑤ 郭慶藩引文「非」作「而」。

⑥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無「自」字。

⑦ 趙本「聖」作「至」。

⑧ 趙本「大」作「太」。

⑨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若」均作「故」。

⑩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無「遂」字。

⑪ 郭慶藩引文「不」下有「知」，「愧」上有「無」。

⑫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斯」作「思」。

⑬ 浙江書局本、趙本「驕」均作「矯」，下同。

⑭ 王孝魚依《闕誤》引張君房本成疏改「上」作「山」。

⑮ 郭慶藩引文「放」作「於」。

⑯ 郭慶藩引文「攬槍」作「機槍」。

⑰ 浙江書局本「間」作「閒」。

⑱ 「大」疑「天」之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當改。

⑲ 「漠」疑「真」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注文當改。

⑳ 郭慶藩引文「之」作「則」。

㉑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髀爵」作「脾雀」，下同。

㉒ 王孝魚依《釋文》改「木神」作「神木」。

㉓ 「放」疑「遨」之誤，依郭慶藩引文當改。

㉔ 趙本「予」作「子」。

㉕ 「效」字疑衍，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當刪。

㉖ 「嘆」字疑遺，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補。

㉗ 趙本「僊」作「仙」。

㉘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之」均作「知」。

㉙ 郭慶藩引文「點」作「默」。

㉚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無「衆」字。

㉛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此以」作「以此因」。

㉜ 世德堂本無「其存人之國也」句。

㉝ 郭慶藩引文「已矣」二字作「則固」，下句「亡」下「也」字作

「則」。

① 世德堂本「之」下有「也」字。

② 「人」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補。

③ 世德堂本「響」作「嚮」，下同。

④ 郭慶藩引文「博」作「劣」。

⑤ 「廣」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注文補。

⑥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無「其」字。

⑦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身」俱作「易」。

⑧ 此處〔疏〕文原缺，今依郭慶藩引文補足。

⑨ 此處〔注〕文原缺，今依郭慶藩引文補足。

⑩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讓」俱作「辭」。

⑪ 「禮」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當改作「理」。

⑫ 郭慶藩引文「生」作「性」。

⑬ 「羌」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作「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四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注〕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生我並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注〕一以自得為治。

〔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為一。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注〕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注〕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

〔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宗；物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注〕任自然之運動。

〔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注〕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

〔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王道。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注〕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

自居下，用道觀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注〕官各當其所能治矣。

〔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注〕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注〕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注〕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注〕使人人自得其事。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注〕技者，萬物之不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為，故真技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注〕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技便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為

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為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注〕一無為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為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為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注〕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失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刳，去也，灑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

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最為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者邪。

無為為之之謂天，

〔注〕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疏〕無為為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之天。此不為為也。

無為言之之謂德，

〔注〕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注〕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惜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注〕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衆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注〕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注〕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疏〕位居九五，威誇萬乘，任庶物之不同，順蒼生之為異，而羣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故執德之謂紀，

〔注〕德者，人之綱。

〔疏〕能持已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注〕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循於道之謂備，

〔注〕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注〕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注〕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注〕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閑，德澤滂沛，故為羣生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注〕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為，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嶽也。

不利貨財，

〔注〕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復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注〕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注〕所謂懸解。

〔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為樂，性命夭促，不以為哀。

不榮通，不醜窮；

〔注〕忘夭壽於胸中，況窮通之間哉。

〔疏〕富貴榮達，不以為榮華；貧賤窒塞，不以為醜。辱壽夭嘗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注〕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為私分也。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注〕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有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注〕不顯則默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必也顯智，豈曰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注〕蛻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為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己，況窮通夭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濇然清潔，明燭鬢眉。淵則嘆其居寂，以深澄，濇則嘆其雖動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注〕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真起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注〕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官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注〕應感無方。

〔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注〕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疏〕素，真也。逝，往也。王盛^⑥不驕不矜，任真而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注〕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注〕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為，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注〕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⑦而不唱，不為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夭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

乎。此謂王德之人。

〔注〕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美，故為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注〕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注〕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疏〕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注〕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⁸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注〕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注〕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聘，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⁹歸，遺其玄珠。

〔注〕此寄明得真之所由。

〔疏〕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

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

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者，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真之處，後用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注〕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疏〕索，求也。故絕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注〕聰明喫詬，失真愈遠。

〔疏〕喫詬，言辨也。離言不可以辨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疏〕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

辨，用力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注〕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疏〕離婁迷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墮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清廉潔己，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稟，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注〕謂為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注〕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遙能屈致。情事不決，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于天下。

〔注〕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徵，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注〕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

夫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多聞見。今齧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鋒捷辯，計數宏達，德行性機，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爲患。危亡之狀，列在已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注〕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注〕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齧缺但知審禁蒼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注〕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悅乎天理，則物皆喪己，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注〕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今齧缺以己身為本，引物使歸，

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注〕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效人，馳驟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爲緒使，

〔注〕將興後世事役之端。

〔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爲，而任知御物，後世勞役，自此爲端。

方且爲物絃，

〔注〕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疏〕絃，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注〕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盼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衆宜，

〔注〕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疏〕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注〕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疏〕將我已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

化，物既失之，我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恒。

〔注〕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注〕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藪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

可能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注〕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為，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適可為衆人之父，而未可為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為，為無為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父中之父。

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為衆生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注〕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

〔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亂。二途皆以智為率。

北面之禍也，

〔注〕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疏〕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注〕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疏〕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注云，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之德，光臨天下，請

祝願常^①富，庶享多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為繁撓，而能體之者，廢無為。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夫子胤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為之德，適可以益有為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我曰言汝有無雙照，便為體道聖人；今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注〕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天地造化為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注〕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為也。

夫聖人，鶉居

〔注〕無意而期安也。

而鷔食，

〔注〕仰物而足。

〔疏〕鶉，鷓鴣也，野居而無常處。鷔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鷓鴣，供膳裁充，方茲鷔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注〕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注〕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

〔注〕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間也。

〔疏〕間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嘉遁閑居，逍遙遁世。所謂隱顯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注〕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為一，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羣俗以消升。何必鼎湖之舉，獨為上仙，安期之壽，方偁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注〕氣之散，無不之。

〔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屆于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唐虞之世，南面偁孤，逮乎有夏，退耕於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之聖明，其德如是。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俛乎耕而不顧。

〔注〕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倜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

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疏〕闔，何不也。落，廢也。俛俛，耕地之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高遠迹，以明絕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注〕無有，故無所名。

〔疏〕泰，太，初，始也。無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注〕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注〕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慤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氛氳升

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注〕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也。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注〕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稟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注〕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注〕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

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憎愛。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注〕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

〔注〕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疏〕緝，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與本，罄無不合，故曰緝緝。是混俗揚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緝緝。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注〕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疏〕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注〕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

論無的，故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做效，以己而制物，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注〕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為辯，雄辯分明，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為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惕心慮也。此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奪，枝分葉派也。

執狸之狗成思，獫狁之便自山林來。

〔注〕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疏〕猿狙，獼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傑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猿猴本居山林，逶迤故曠，為挑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貓者，竹鼠也。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注〕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

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猿狙之能，高張懸寓之辨，今物效己，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注〕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悉皆有存，我以理觀照，盡見是空也。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注〕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疏〕時在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倣效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注〕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注〕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注〕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疏〕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己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間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疏〕薦，獻也。蔣間及季，姓也。勉，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勉，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為政之道。當時率師，恐不折中，敢陳所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為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清約，然後拔擢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注〕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偽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為面南之德，何異乎螳螂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

〔注〕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睹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耀以炫衆。人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懸，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注〕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迥，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

投迹者衆。

〔注〕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耀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者多也。

蔣閭勉覩覩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覩覩，驚貌也。汙，無所見也。

乍聞高議，率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汙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乖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注〕大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自

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率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注〕溟滓，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

〔疏〕溟滓，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各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為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注〕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搯搯，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伉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記²⁴二賢以明稱混沌。

子貢曰：有²⁵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械器，庶力少功多。輒進愚誠，未知欲否？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洸湯，其名爲²⁶榘。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似洸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所用桔槔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注〕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胸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懸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爲。此來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忤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

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注〕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徒？作何學業？

曰：孔丘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羣物；獨坐弦歌，抑揚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天下。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注〕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疏〕幾，近也。汝忘遺神氣，墮壞形體²⁷，身心既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矣；以己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業。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疏〕卑陬，慙忤之貌。頊頊，自失之貌。既被抵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疏〕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

夫子也。向見之人，脩何藝業，遂使先生一睹，容色失常，竟日崇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問。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注〕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疏〕昔來稟學，宇內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道德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未體乎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注〕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疏〕夫事以適時為可，功以能遂為成。故力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稱遂之機。子貢述昔時所聞，以為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汇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注〕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

者之同乎世也。

〔疏〕今丈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茫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所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注〕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疏〕瞽，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為。縱令舉世贊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盼；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

受，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注〕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疏〕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混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云不真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注〕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注〕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

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注〕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注〕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疏〕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時達，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寄此二

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值海涯。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爲焉？

〔疏〕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爲治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疏〕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知此則天下太平，彝倫攸叙，聖治之術，在乎茲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

〔注〕皆因而任之。

〔疏〕夫所乖舛，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睹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爲，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注〕使物爲之，則不化也。

〔疏〕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爲，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注〕言指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爲故。

〔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盼，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顯字者，言用顯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

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

以下次列德神二。

願聞德人。

〔疏〕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注〕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注〕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注〕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②天慶悅，率土安寧。

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怛悵^③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

用斯二事，以况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注〕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止^④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注〕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注〕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即照而亡，墮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注〕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闡塞也。

〔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注〕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間而未嘗不逍遙快樂。既達物我虛幻，是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注〕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睹四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疏〕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師，衆也。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懼此患也。

〔疏〕懼，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懸隔。以斯商度，互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

〔注〕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注〕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字內清爽，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注〕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疏〕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髡，病而求醫。

〔疏〕鬢髮如雲，不勞施髡，幸無疾恙，豈假醫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注〕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焦[㊦]然，憔悴貌。夫孝子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注〕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注〕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疏〕上拙習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注〕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注〕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疏〕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注〕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為忠；任其當理，豈將此當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注〕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願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茲耳目，既無心於為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為理物，其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注〕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

事而無傳。

〔注〕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為孝。諛，偽也。諂，欺也。不以正求人謂之諂。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諂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注〕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肖，未知正理的在可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注〕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疏〕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為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佛然作色。

〔注〕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注〕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勃，佛，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己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注〕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以聚眾，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眾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譬字者，言合珪璧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注〕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諛，翻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愚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注〕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疏〕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注〕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大聲不入於里耳，

〔注〕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注〕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

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樂，悅然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注〕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注〕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途，至言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注〕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為南，二惑既生，垂脚不得，一人亦無

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注〕即而同之。

〔疏〕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不推，誰其比憂，

〔注〕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注〕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

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疏〕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匆迫貌。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火而看之，情意匆忙，恐其似己。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別。既削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性一也。此且起譬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疏〕此合論也。桀跖之縱兇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真之處實同。

且夫失性有五：

〔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此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聞道，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

〔疏〕五臭，謂羶薰香腥腐。悞，塞也，謂刻賊不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顛額也。外書呼為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寃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痾，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疏〕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

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疏〕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言楊朱、墨翟，各擅己能，失性害生，以此為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偽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而為得者，則何異乎鳩鴉之鳥在樊籠之中，偁其自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為冠也。鷩者，鳥名也，似鷲，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鷩冠。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搢，珪，亦插也。搢，插。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

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插笏約其外形，背無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鴉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疏〕支，塞也。盈，滿。柵，籬也。纏繳，繩也。眈眈，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縉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纏繩。既因弊如斯，而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此乎。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四

- ① 趙本「已」作「止」。
- ② 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事」當改作「技」。
- ③ 《闕誤》引張君房本「藏」作「沈」。
- ④ 郭慶藩引文「嘗」作「尚」。

- ⑤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叙」作「寂」。
- ⑥ 郭慶藩引文「盛」作「德」。
- ⑦ 郭慶藩引文「和」上補「示」。
- ⑧ 郭慶藩引文「不」上補「非非」二字，刪「不」下「非」字。
- ⑨ 趙本「還」作「旋」。
- ⑩ 郭慶藩引文「常」作「壽」。下「庶享多福」作「多其男子」。
- ⑪ 郭慶藩引文無「間音」二字。
- ⑫ 王孝魚云，依王叔岷說當改「理」為「通」。
- ⑬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已」作「紀」。
- ⑭ 原作「盍」，依正文改正作「闔」。
- ⑮ 「不」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補。
- ⑯ 郭慶藩引文「應」改作「者」。
- ⑰ 郭慶藩引文刪「之」字。
- ⑱ 王孝魚依趙本刪「所」字。
- ⑲ 郭慶藩引文「師」作「爾」。
- ⑳ 「東」疑「陳」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改。
- ㉑ 郭慶藩引文無「輯」，音集「三字」。
- ㉒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汎」俱作「悶」。
- ㉓ 「復」疑為「履」之誤，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當改。
- ㉔ 郭慶藩引文「記」作「託」。
- ㉕ 《闕誤》引張君房本「有」下有「機」字。
- ㉖ 《闕誤》引張君房本「為」作「桔」。
- ㉗ 郭慶藩引文「體」作「骸」。
- ㉘ 郭慶藩引文「適」下有「時」字。
- ㉙ 郭慶藩引文「警」下補「是」字。
- ㉚ 郭慶藩引文「斯」字改作「有」。
- ㉛ 郭慶藩引文「古」上補「向」字。
- ㉜ 郭慶藩引文「普」上補「以」字。
- ㉝ 「勃」疑「悵」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
- ㉞ 「上」疑「止」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

- ㉟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焦」俱作「燠」。
- ㊱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導」俱作「道」。
- ㊲ 《闕誤》引張君房本「相」下有「罪」字。
- ㊳ 原作「華」，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作「荇」，故改，下疏文同。
- ㊴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垂」作「缶」。
- ㊵ 依趙本改「令」作「舍」。
- ㊶ 「珪」及以下「亦插也」插插猶「八字」文意混亂，當依郭慶藩引文改作「插也。笏，猶珪，謂插」七字。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五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轉，萬物生成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化無方，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注〕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智救時，

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注〕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為；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注〕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注〕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褒枉，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注〕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曠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注〕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為之美，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為平，道德用茲為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

〔注〕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⑦。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⑧矣。

〔注〕倫，理也。

〔疏〕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會於真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注〕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注〕夫無爲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無爲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注〕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

為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為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注〕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原，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美^⑨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疏〕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兩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注〕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為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注〕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疏〕進爲，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為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注〕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為也而尊，

〔注〕自然為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為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注〕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為虛靜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注〕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注〕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注〕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

〔注〕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戾。

〔疏〕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為師，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生靈，假令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也。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注〕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闢天地，造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注〕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亦復何夭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注〕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為功，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為之妙。

此之謂天樂。

〔注〕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注〕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注〕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定。祇為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責，有何禍崇。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為躁君，故萬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注〕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注〕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為。盛德如此，堯之為君也。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注〕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注〕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

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君主無為，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為，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為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為有事，勞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注〕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疏〕無為者，君德也；有為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為，則君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既乖天然，

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注〕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疏〕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王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故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注〕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默而已。

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注〕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

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注〕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

施上，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注〕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疏〕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

德淳樸，治之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要，故無為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劓，四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浮偽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為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者，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

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為治末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經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注〕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

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疏〕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注〕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注〕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

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愨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注〕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注〕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注〕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注〕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閑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注〕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

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注〕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注〕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注〕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問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注〕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僭過，故宜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注〕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是非，以為鑒誠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注〕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臧^①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注〕官^②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智之明暗^③，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其位。

仁^④賢不肖襲情，

〔注〕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夸炫物也。

必分其能，

〔注〕無相易業。

〔疏〕夫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注〕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注〕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為治之體，必隨世污隆，而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為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⑤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速論賞罰，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知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注〕治人者必順序。

〔疏〕迂，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迂逆物情，適可為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注〕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注〕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注〕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疏〕重叠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為帝王之法，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敖無告，

〔注〕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疏〕敖，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

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敖亦有作傲字者，合不用也。

不廢窮民，

〔注〕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歸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憐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為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大。既領堯答，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既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注〕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注〕此皆不為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注〕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日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搗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

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歎美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疏〕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

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睹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己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為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為周之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

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教十二經也。委曲敷演，故繙覆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要而論，莫先仁義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率性不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大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為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注〕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為世教也。

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注〕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偽，故興噫歎，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注〕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為矜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注〕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⑤至矣；

〔注〕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己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注〕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僭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僭負仁義，強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安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注〕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不明，過由仁義；故發噫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國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趼脚生泡漿創也。成

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敢息，途路既遙，足生重趼。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注〕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故發此譏也。而棄妹，不仁也。

〔注〕無近恩，故曰棄。

〔疏〕妹，猶味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注〕至足，故恒有餘。

〔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弘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之間，格量真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注〕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崖岸^⑥，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注〕不以其言槩意。

〔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注〕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卻，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己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注〕脫，過去也。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注〕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注〕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注〕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注〕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注〕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

〔疏〕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慚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注〕進趨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於人，自為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衝然，

〔注〕衝出之貌。

〔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睅眙充詘也。

而頰頰然，

〔注〕高露發美之貌。

〔疏〕頰頰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敖於物。

而口闕然，

〔注〕虡豁之貌。

〔疏〕郭注云，虡豁之貌也。謂志性強梁，言語雄猛，夸張虡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注〕踉跄自持之貌。

〔疏〕義，宣也。踉跄驕豪，實乖曲禮，而修飭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注〕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誼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

〔注〕不能自舒放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每事拘持。

發也機，

〔注〕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注〕明是非也。

〔疏〕不能慮遺，達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

知巧而睹於秦，

〔注〕秦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秦，則拙於抱朴。

〔疏〕秦，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為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為之多

事。

凡以為不信。

〔注〕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注〕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

風化，外則阻隔蕃情，蠹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猥亦然，舉動

睚眦，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為夫子也。

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小，待之成體，

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

物，囊括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美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神人，誰能定其粗妙

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注〕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

忘己，即動即寂，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

〔注〕靜而順之。

〔疏〕楛，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世之人，奮動權楛，

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注〕任真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寓，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遺棄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既無事，心閑神王，何困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注〕進道德也。

賓禮樂，

〔注〕以情性為主也。

〔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之浮華，主無為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注〕定於無為也。

〔疏〕恬淡無為而用不乖寂，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①往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②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注〕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

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注〕得彼^③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偕。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注〕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輿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④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雕斫也。釋，放也。齊君翫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實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

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

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耐比乎道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芻狗，曾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

夫斲輪失所則罕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注〕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效。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注〕當古⁵⁵之事，已滅⁵⁶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⁵⁷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五

①「薄」疑「轉」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改。

②「方」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補。

③「闕誤」引張君房本「自」下有「然」字。

④「中」字依郭注本、四庫本補足。

⑤郭慶藩引文「褒」作「邪」。

⑥「闕誤」引張君房本「至」下有「也」字。

⑦「於靜」二字郭慶藩引文作「故平至也」四字。

⑧「闕誤」引張君房本「倫」作「備」。

⑨郭慶藩引文「美」作「義」。

⑩世德堂本無「此」字。

⑪郭慶藩引文「藝」作「葉」。

⑫「者」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⑬「下」和下句「上」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互換。

⑭趙本無「言」字「至」字。

⑮「闕誤」引張君房本「神」下有「也」字。

⑯「德」疑為「僭」之誤，依郭慶藩引文當改。

⑰「藏」疑「滅」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

⑱世德堂本「官」作「言」。

⑲「照」疑「暗」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當改。

⑳「仁」字依諸本補。

㉑郭慶藩引文「悉」作「為」。

㉒趙本作「太」。

㉓世德堂本「已」作「以」。

㉔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無「而」字。

㉕郭慶藩引文原作「時」，改作「矣」。

㉖原作「林」，疑為「朴」之訛，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

㉗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境」作「竟」。

㉘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如」俱作「知」。

㉙「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重「淵」字。

- ① 郭慶藩引文改「許」作「誦」。
 ② 郭慶藩引文「猶」前有「我」字。
 ③ 王孝魚依宋本及疏「彼」下補「之」字。
 ④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者」均作「爲」。
 ⑤ 趙本「古」作「今」。
 ⑥ 趙諫議本「滅」作「減」。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六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注〕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地其處乎？

〔注〕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注〕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

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注〕皆自爾。

〔疏〕山嶽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注〕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注〕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注〕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為。

孰隆弛是？

〔疏〕隆，興也。弛，廢也。言誰興雲雨而灌注滂沱，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①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噓吸

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注〕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注〕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詔，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具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注〕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悖^②，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注〕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決己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太宰未達深情，重間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疏〕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真

仁，何勞再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注〕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為一，何親疏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疏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為其顯折，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

足以言之。

〔注〕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之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注〕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間，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注〕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志既勝愛，有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猿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注〕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比兼忘天

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注〕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注〕泯然常適。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注〕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勉強勵力，捨己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並焉；

〔注〕並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並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注〕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注〕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

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注〕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疏〕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注〕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注〕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徽，順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自然也。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疏〕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初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矣。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注〕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注〕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注〕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

〔注〕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疏〕償，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注〕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注〕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注〕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注〕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阮乃

谷，悉皆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卻守神，

〔注〕塞其兑也。

〔疏〕塗，塞也。卻，孔也。閉心知之孔卻，守凝寂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兑也。

以物為量，

〔注〕大制不割。

〔疏〕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己也。

其聲揮綽，

〔注〕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也。

其名高明。

〔注〕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注〕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

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

〔注〕不失其度。

〔疏〕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注〕常在極上住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注〕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注〕故闡然恣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注〕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注〕無所復為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為，且吟且詠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注〕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所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引覆前子欲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注〕夫形充空虚，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而等量；

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墮體出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為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注〕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遺怠，故郭注云，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注〕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為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注〕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

林樂而無形；

〔注〕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

〔注〕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幽昏而無聲。

〔注〕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趣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注〕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注〕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窈冥，斯動而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注〕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注〕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注〕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注〕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稟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

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注〕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注〕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注〕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禍崇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注〕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怠退，其迹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注〕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

顏淵曰：何也？

〔疏〕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檀梨，第五狙猿，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筭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筐筭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齋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注〕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

取莫^①曰蘇。爨，炊也。眯，魔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筐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

處，寢卧其傍，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魔。故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教游於仁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因於此。良田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注〕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

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為賊，故與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魔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為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疏〕此合論也。蘄，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注〕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

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注〕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率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夫相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

嚼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注〕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疏〕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猿狡獸，諭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猿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禮服，猿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嘔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嘔蹙，更益其美，是

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嘔，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己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嘔之過也。

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注〕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猶所由也，嘔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嘔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

至道不？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注〕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

豈得告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聖以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注〕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亦不能止住於胸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注〕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

〔疏〕中既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注〕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注〕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

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冥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注〕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

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

不可多取。

〔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注〕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注〕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蘧廬，逆於傳舍也。觀，見也，

亦久也。夫蘧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覺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注〕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

〔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為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注〕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遙，無為也；

〔注〕有為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注〕全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為逍遙累盡，故能無為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注〕不貸者，不損己以為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注〕遊而任之，斯①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偽，逍遙任適而隨化，遨②游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注〕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貪，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羶燥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注〕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注〕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③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聞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殺④，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關矣。

〔注〕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事合於正

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啮⑤膚，則通夕不寐矣。

〔注〕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啮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為害必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效他，喪其本性，其為害也，豈眯目啮膚而已哉。啮，齧也。

夫仁義憐⑥，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注〕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憐毒，甚於蚊虻，憤⑦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憤字者⑧。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注〕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⑨德而立矣，

〔注〕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⑩

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為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①，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②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注〕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然^③，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注〕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

〔注〕俱自然耳，無以偏向。

〔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

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黑也。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注〕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多。唯恐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注〕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注〕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淳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注〕謂老聃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注〕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予口張而不能噲^④，予又何規老聃哉。

〔疏〕噲，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聞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所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

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敖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為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受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

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犧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注〕若非之，則強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強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注〕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為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注〕教之速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之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天矣。

〔注〕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順，

〔注〕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偽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為禍變。廢無為之迹，興有為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所加，必須天道也。

殺盜非殺，

〔注〕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注〕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為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注〕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驚，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注〕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為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注〕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注〕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

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為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嶽瀆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僇叙。

其知僭於蠶蠹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疏〕僭，毒也。蠶蠹，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蠶蠹，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況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注〕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蹶蹶，驚驚貌也。子貢欲救^①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貌^②，排擯五帝，指斥三皇，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蹶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注〕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注〕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夫白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注〕鴝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注〕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注〕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注〕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注〕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鳥鵲^③，魚傳沫，細要者化，

〔注〕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

在水中，傳沫而為牝牡，蜂取桑蟲，

祝為己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

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注〕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

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

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注〕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六

①《闕誤》引張君房本有「作」在。

②「勃」疑「悖」之訛，今依郭藩引文改。

③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耳」作「矣」。

④原作「比」，諸本皆作「北」，又依文意故改正。

⑤郭慶藩引文「有復劣無」四字作「有优有劣」。

⑥郭慶藩引文「鵲」作「鵲」。

⑦原作「道」，諸本皆作「適」，又依文意故改正。

⑧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捨」字疑漏，故補。

⑨郭慶藩引文「息」作「息」。

⑩趙本「全」下有「也」字。

⑪原作「任」，諸本皆作「住」，又依文意故改正。

⑫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補「所」字。

⑬王孝魚依上下文補「故」字。

⑭郭慶藩引文「莫」作「草」。

⑮郭慶藩引文改「諭」作「喻」。

⑯「亦」字郭慶藩引文刪。

⑰趙本無「況夫」二字。

⑱「也」字依趙本當刪。

- ①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性可」俱作「由假」二字。
- ② 《闕誤》引張君房本「名」下有「者」字。
- ③ 世德堂本「斯」作「則」。
- ④ 「敖」字當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作「遨」。
- ⑤ 趙本無「則」字。
- ⑥ 原作「救」，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作「殺」。
- ⑦ 浙江書局本「嗜」作「嗜」，下疏文同。
- ⑧ 浙江書局本「憐」作「憐」，下疏文同。
- ⑨ 「憤」疑「憤」之訛，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當改。
- ⑩ 郭慶藩引文「者」下有「不審」二字。
- ⑪ 「總」，浙江書局本作「摠」，四庫本作「摠」。
- ⑫ 趙本「乘」作「乘」。
- ⑬ 王孝魚說「放」疑作「做」。
- ⑭ 《闕誤》引張君房本重「傑」字。
- ⑮ 原作「傑」，依正文改作「然」。
- ⑯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嗜」下同有「舌舉而不能訶」六字。
- ⑰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人」上有「至」字。
- ⑱ 郭慶藩引文「而」上有「開」字。
- ⑲ 郭慶藩引文刪去「至」字。
- ⑳ 郭慶藩引文「企」作「踞」，下同。
- ㉑ 《闕誤》「王」作「皇」。
- ㉒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不」上有「也」字。
- ㉓ 世德堂本「皇」作「王」。
- ㉔ 郭慶藩引文「治」作「狀」。
- ㉕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黃」上有「昔」字。
- ㉖ 唐寫本「殺」作「服」。
- ㉗ 郭慶藩引文「正」作「主」。
- ㉘ 「隳」疑「墮」之訛，依正文改正。
- ㉙ 浙江書局「憐」作「憐」，下疏文同。
- ㉚ 郭慶藩引文「救」作「效」。

- ㉛ 郭慶藩引文「貌」作「邈」。
- ㉜ 《闕誤》引張君房本「而」下有「感」字，下句而下同。
- ㉝ 《闕誤》引張君房本「故」下有「曰」字。
- ㉞ 浙江書局本「孺」作「孺」。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七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異世俗，卓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中，削迹巖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申狄卞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疏〕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為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斯則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疏〕建海內之功績，立古今之鴻名，致君臣之盛禮，王天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熙常道，既而尊君王而服遐荒，強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皋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

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疏〕棲隱山藪，放曠阜澤，間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

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

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注〕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亦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

〔疏〕吹冷呼而吐故，呶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為通美。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

〔注〕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注〕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疏〕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真契理之

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注〕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疏〕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己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注〕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為道，聖人以無為為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注〕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疏〕恬惔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為，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法為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為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注〕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阻險^①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休心於恬惔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平易則恬惔矣。

〔注〕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疏〕豈唯休心恬惔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惔矣，是知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注〕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心既恬惔，迹又平易，雖心與

迹，一種無為，故愍^②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邪炁祲炁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注〕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疏〕夫恬惔無為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之矣。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注〕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注〕蛻然無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為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注〕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疏〕凝神靜慮，與太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與陽炁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注〕無所唱也。

〔疏〕夫善為福先，惡為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為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

〔注〕會至乃動。

〔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不得已而後起。

〔注〕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已，止也。機感通^③至，事不得止而後起^④，應，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注〕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

〔疏〕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為，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天災，

〔注〕災生於違天。

〔疏〕合天，故無災也。無物累，

〔注〕累生於逆物。

〔疏〕順物，故無累也。

無人非，

〔注〕與人同者，衆必是焉。

〔疏〕同人，故無非也。

無鬼責。

〔注〕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注〕汎然無所惜也。

〔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似浮漚之暫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係戀也。

不慮，

〔注〕付之天理。

〔疏〕心若死灰，絕於緣念。

不豫謀，

〔注〕理至而應。

〔疏〕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注〕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炫耀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

〔注〕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疏〕逼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憂也。

其神純粹，

〔注〕一無所欲。

〔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

其魂不罷。

〔注〕有欲乃疲。

〔疏〕恬淡無為，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注〕乃與天地合其⁸恬淡之德也。

〔疏〕歎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違心則悲，順意則⁹樂，不達違

從，是德之邪妄。

喜怒者，道之過；

〔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之妄心，是德之愆咎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注〕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

〔疏〕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恬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注〕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疏〕抱真一之玄道，混囂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注〕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疏〕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之極，其孰能然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注〕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疏〕守分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

待，恬淡之至也。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注〕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蒼生，至¹¹論忤之與逆，厥

理不殊，顯虛粹兩義，故再言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注〕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炁枯竭矣。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注〕象天德者，無心而階會也。

〔疏〕象者，法效也。言水性清平，善鑒於物。若混而雜之，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澹猗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為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况聖人心虛皎潔，鑒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注〕無非至當之事也。

〔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湛。此覆釋前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注〕常在當上住。

〔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而不變。

淡而無為，

〔注〕與會俱而已矣。

〔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接，亦不廢無為。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注〕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大道之運行，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注〕况敢輕用其神乎。

〔疏〕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但出良劍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因為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柙中而

藏舉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况寶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注〕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注〕所育無方。

〔疏〕化導蒼生，含育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為同帝。

〔注〕同天帝之不為。

〔疏〕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為審實之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為也已。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注〕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疏〕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注〕精者，物之真也。

〔疏〕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注〕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道則貴守之迹^①。

〔疏〕莊子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為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

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注〕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羶，庸得謂之純素哉。

〔疏〕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囂塵之內而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籟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謂得真道之人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七

- ①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問」作「聞」。
-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導」作「道」。
- ③ 《闕誤》引張君房本「休休焉」作「休焉休」。
- ④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阻險」作「險阻」。
- ⑤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殷」當改作「慤」。
- ⑥ 王孝魚依上疏改「通」作「逼」。
- ⑦ 「赴」疑「起」之訛，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
- ⑧ 世德堂本無「其」字。
- ⑨ 「即」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作「則」。
- ⑩ 郭慶藩引文改「至」作「此」字。
- ⑪ 郭慶藩引文「鬱」字上有「擁」字。
- ⑫ 浙江書局及成疏本「敢」下均有「輕」字。
- ⑬ 唐寫本無「同」字。
- ⑭ 「然其道則貴守之迹」一句浙江書局本作「然其迹則貴守之也」，四庫本無「也」字，趙本之作「迹」。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八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①學以求復其初；

〔注〕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

初，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智於偽法，治於真性，矜而矯之，已困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逾近而道逾遠也。

滑欲於俗^②，思以求致其明；

〔注〕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逾遠。

〔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昏亂者，為貪欲於塵俗故也。今

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注〕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蔽，塞也。蒙，昏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注〕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恬靜之法養真質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注〕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為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為，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

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如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注〕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

〔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注〕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疏〕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通於物，故以大道為名也。德無不容，仁也；

〔注〕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注〕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理既宜矣，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注〕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

〔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不矜驕，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注〕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於真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注〕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疏〕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注〕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夫不能虚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注〕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言人彼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茫昧之中而與時世為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

知，無所用之，

〔注〕任其自然而已。

〔疏〕當時混沌之時，淳朴之世，舉世恬淡，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炁和而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即無災害，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注〕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淡，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為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德下衰，

〔注〕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注〕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

推，順之而已。

〔疏〕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變生為熟，伏羲則服牛乘馬，創立庖厨，畫八卦，以製文字，放蜘蛛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注〕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夫德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祿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苟且欲安於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是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注〕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疏〕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為華偽。

離道以善，

〔注〕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己效人，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

險德以行，

〔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真，晦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偽，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注〕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注〕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為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注〕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為之烟塵，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彗孛。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注〕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疏〕前既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注〕初，謂性命之本。

〔疏〕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是民始成蠢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注〕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疏〕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浮，廢棄無為之道，亦由無為之道，廢變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注〕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疏〕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弘以馭世，而澆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注〕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

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疏〕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為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小，無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注〕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注〕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

〔疏〕謬，偽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羣；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非藏其智而不發，雖發而不炫耀，但時逢謬妄，命

遇屯遭，故隨世污隆，全身遠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注〕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注〕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天下。既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故無朕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注〕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注〕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豈有休戚於其間哉。

此存身之道也。

〔注〕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寧，任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①身者，不以辯飾知，

〔注〕任其真知而已。

〔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之行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

〔注〕此澹泊之情也。

〔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毒害以困苦蒼生也。

不以知窮德，

〔注〕守其自得而已。

〔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爲^②哉。

〔注〕危然，獨正之貌。

〔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寂，恒反自然之性，率性而動，復何為之哉？言其無為也。

道固不小行，

〔注〕遊於坦塗。

〔疏〕大道廣蕩，無不制圍，小成隱道，固不小行矣。

德固不小識。

〔注〕塊然大通。

〔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為識鑒也。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

〔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注〕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疏〕夫己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注〕全其內而足。

〔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無為，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之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今世之人，澆浮者衆，貪美榮

位，待此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為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③也，物之儻來，寄也。

〔疏〕儻者，意外忽來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暫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注〕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扞禦，豈有情於留悵也。

故不為軒冕肆志，

〔注〕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不為窮約趨俗，

〔注〕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

〔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甘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囂俗。

其樂彼與此同，

〔注〕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

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

故無憂而已矣。

〔注〕亦無欣歡之喜也。

〔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注〕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

〔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悵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注〕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為顛倒

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八

①「俗」字浙江書局本重，四庫本不重，《闕誤》引張君房本亦不重。

②《闕誤》引張君房本「俗」作「故」。

③《闕誤》引張君房本「忠」作「中」。

④「理」疑「禮」之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疏文、注義當改。

⑤《闕誤》「徧」作「偏」。

⑥「彼也」二字郭慶藩引文作「必己」。

⑦《闕誤》引張君房本「得」作「應」。

⑧四庫本「濼」作「雁」。

⑨「後」疑「既」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改。

⑩「民始成蠹亂」五字郭慶藩引文作「蠹民成亂始」。

⑪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行」均作「存」。

⑫《闕誤》引張君房本「為」下有「乎」字。

⑬《闕誤》引張君房本「命」下有「之有」二字。

⑭「甚倒置也」四字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其倒置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九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注〕言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炁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崖曠闊，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辯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

己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己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爲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注〕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爲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爲輕，仲尼之聞爲

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注〕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爲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冰，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注〕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滸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

《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爲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

奚以自多。

〔注〕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⑦，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睹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

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疏〕壘空^⑧，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注〕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

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⑨，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注〕不出乎一域。

〔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注〕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為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並覆釋前少仲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⑩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

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①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己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己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注〕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別^②，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其所知，抑以為定。

時無止，

〔注〕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注〕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注〕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注〕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大而不多，

〔注〕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注〕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也。

證彙今故，

〔注〕彙，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彙，明也。既知小大，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遙而不悶，

〔注〕遙，長也。

掇而不跂，

〔注〕掇，猶短也。

〔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悒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注〕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注〕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注〕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不以死為死，不以生為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⑩也不足以為欣悅，其死也不足以為禍敗。達死生之不二，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注〕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注〕所知各有限也。

〔疏〕強知者乖真，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注〕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注〕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知己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己企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注〕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

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注〕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⑪

〔注〕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埤，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形，^⑫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注〕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注〕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注〕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

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注〕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注〕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爲利，

〔疏〕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不賤門隸；

〔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為賤也。

貨財弗爭，

〔注〕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

財，曾無爭競也。不多辭讓；

〔注〕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注〕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注〕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力。

不賤貪污；

〔注〕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於貪污。

行殊乎俗，

〔注〕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不染，故行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注〕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曾無乖異也。

為在從衆，

〔注〕從衆之所為。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己，故凡厥施為，務在從衆也。

不賤佞諂；

〔注〕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注〕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遠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注〕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乎。

聞曰：道人不聞，

〔注〕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注〕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

故《老經》云，上德不德。

大人無己。

〔注〕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己也。

約分之至也。

〔注〕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

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為在物性之中，為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注〕各自足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以麤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注〕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注〕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惑。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物，豈貴

賤在乎己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注〕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未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地以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注〕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

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為耳視而脚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減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

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殺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

〔注〕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也。〔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疏〕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婿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效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注〕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疏〕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

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疏太子，太子奔鄭，取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穴，言其器用

大小不同之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

〔疏〕騏驥驂騑，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狴，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鼠，不及狸狴。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者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注〕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鴟，鴟鵂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則眼闔，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鴟鵂而已。故隨其性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注〕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

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²⁵，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²⁶，心，妄為偏執，將己為是，不知他以為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心為是，不見己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原²⁷，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聞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注〕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

語及於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為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²⁸夫；

〔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與兵篡弒，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篡堯舜以絕嗣，白公效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篡奪也。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興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注〕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

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衛修道，於何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衆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注〕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衍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注〕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人²⁹，應須

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注〕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為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注〕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齊物。若執一為行，則與理不冥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注〕公當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楷模於物，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亭毒黎元，必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注〕天下之所同求。

〔疏〕繇繇，賒長之貌也。若衆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注〕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濟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注〕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承接扶翼也。

是謂無方。

〔注〕無方，故能以方物為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注〕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鳧鶴長短，分足性齊。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注〕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

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不恃其成；

〔注〕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注〕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注〕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注〕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

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注〕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為迅速，如馳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注〕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注〕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注〕以其自化。

〔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

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遲以所疑。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注〕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注〕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

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非謂其薄之也。

〔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注〕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注〕安乎命之所遇。

〔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注〕審去就之非己。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莫之能害也。

〔注〕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注〕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
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
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
須涉乎外迹，皆非為也。任之自然，
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注〕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恣人任
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注〕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
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
得矣。

〔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
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
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
性，動而寂者也。

躡躡而屈伸，

〔注〕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躡躡，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
應世，隨物汗隆，或屈或伸，曾無定
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注〕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
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靜，常
居樞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
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疏〕何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
人之道，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
首，穿牛鼻，是謂人。

〔注〕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
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
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
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
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
人事，故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
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

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辯所由，

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
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注〕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
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
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
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注〕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
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
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駑勵驥而
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
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
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注〕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
者有限，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
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注〕真在性分之内。

〔疏〕夫愚智夭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内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疏〕憐是愛尚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鼓，足似人脚，而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之内，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夔。昔黃帝伐蚩尤，以夔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蚘，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蚘；蚘則以有羨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妙理。又解：憐，哀愍也。夔以一足跳躑，憐

蚘衆足之煩勞，蚘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愍風無質而冥昧；風以飄颻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顛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蚘以救其病者也。

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疏〕蹠蹠，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中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蚘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夔以人情起問，蚘以天機直答，必然之

理，於此自明。

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疏〕蚘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注〕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³³，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³⁴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

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疏〕脅，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注〕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爲，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搗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踏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爲之飛揚，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

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踏亦有作躡字者，躡，籍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絃歌不輟。

〔疏〕輟，止也。宋當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爲御。匡人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尅爲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愛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

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注〕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注〕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注〕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注〕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注〕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

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羸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遂謝錯誤，解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

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同，離同爲異；以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汙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

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没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磚也。跗，脚踏也。還，顧視也。軒，井中赤蟲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遊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世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塹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况則滅跌没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注〕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疏〕擅，專也。跖，安也。蛙呼鼈為夫子也，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培^②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暫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夸於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注〕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繫，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不可容，故右膝纔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右膝以^③拘，於是逡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為至，無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旱。旱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浩汗，溟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培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注〕以小羨大，故自失。

〔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汙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鼈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

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注〕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④。

〔疏〕商鉅，馬蚊也，亦名商鉅，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蚊子負於丘山，商鉅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蛙與？

〔疏〕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培^⑤井之蛙乎。此結譬也。

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注〕言其無不至也。

〔疏〕趾，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旻蒼之上，

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爽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注〕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注〕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疏〕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真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錐匄而歸耳。

〔注〕以此效彼，兩失之。

〔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都。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

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呿，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迹綸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為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

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剖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塗之中？豈欲剝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塗中。

〔注〕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為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

相。惠施博識瞻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注〕揚兵整旅。

〔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為實錄，心靈恐怖，慮有阽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鷖，子知之乎？夫鵷鷖，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鵷鷖，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

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生奪己，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

之鷦，遇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注〕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疏〕鴟以腐鼠為美，仰嚇鵷鷖；惠以國相為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注〕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注〕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

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十九

- ①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涯」均作「崖」，下同。
-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蛙」作「龜」，意同。
- ③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墟」均作「虛」。

① 王孝魚依正文改「海」作「河」。

② 趙本無「於」字。

③ 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在」下當補「於」字。

④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快」作「快」。

⑤ 原作「穴」，依正文改作「空」。

⑥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連」作「運」。

⑦ 浙江書局「毫」作「豪」，下同。

⑧ 郭慶藩引文「極」作「舉」。

⑨ 「降」疑「別」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

⑩ 王孝魚依下句「生」上補「其」字。

⑪ 《闕誤》引張君房本「便」下有「耳」字。

⑫ 「中」字依下正文「期於有形」句改作「形」。

⑬ 王孝魚依上句「不」上補「所」字。

⑭ 原作「微」，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粗」。

⑮ 《闕誤》引張君房本「人」下有「之塗也」三字。

⑯ 趙本無「而」字「也」字。

⑰ 「接」，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俱作「棲」，四庫本作「擾」，

趙本無此句。

⑱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之」下有「也」字。

⑲ 郭慶藩引文「惑」作「戚」。

⑳ 王孝魚依下句補「以」字。

㉑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脣齒」二字重。

㉒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地」均作「均」。

㉓ 郭慶藩引文改「域」作「成」。

㉔ 郭慶藩引文「原」作「源」。

㉕ 《闕誤》引張君房本「纂」下有「之」字。

㉖ 原作「夫」，依郭慶藩引文和上下文改正。

㉗ 「汎汎」，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作「泛泛」。

㉘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一」均作「之」，趙本「一」上有「之」字。

㉙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天」作「乎」。

㉚ 趙本無「也」字。

㉛ 趙本無「哉故」二字。

㉜ 趙本無「者也」二字，四庫本無「者」字。

㉝ 趙本無「莫不」二字。

㉞ 趙本無「乃」字。

㉟ 依《釋文》「蓋」字應刪。

㊱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得」作「遇」。

㊲ 《闕誤》引張君房本「堯舜」下有「之時」二字，下句「桀紂」

下同。

㊳ 郭慶藩《莊子集釋》正文「吾」作「出」，王孝魚校世德堂本

「跳」上無「出」字，《闕誤》同，引江南古藏本作「出跳」，無

「梁」字。

㊴ 原作「坎」，依正文及下文改「坎」作「培」。

㊵ 郭慶藩引文「以」改作「已」。

㊶ 趙本有「也」字。

㊷ 同。

㊸ 「郡」依郭慶藩引文當改作「都」。

㊹ 《闕誤》引張君房本「子」上有「且」字。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

河南郭象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注〕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注〕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①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

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官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為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注〕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為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豈不甚愚癡。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

〔注〕內而形者，知足而已^②。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注〕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暫息，其為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注〕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昏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注〕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③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注〕唯中庸之德為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注〕故當緣督以為經也。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

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注〕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誣誣，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競，所歡樂者，無□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④不樂也。

〔注〕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⑤矣，

〔注〕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為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為為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注〕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玉為上樂，用美言佞善為令譽，以無為恬澹

寂寞虛夷為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為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注〕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為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注〕百姓足^⑥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為，近在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注〕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注〕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為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為寧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為，兩儀相合，昇降灾福泰而萬物化生，

若有心為之，即不能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注〕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注〕無有為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注〕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為種植。既無為種植，豈有為耶。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注〕若有為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注〕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為虛廓而昇降，生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

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為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踞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

盆，甕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甕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睹察初

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注〕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甕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為叔也。冥，闇也。伯，長。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

〔疏〕蹶蹶，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蹶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蹶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死生為晝夜。

〔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注〕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饒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饒然，無潤澤也。

撒，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

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疏〕睹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由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

髑髏深矚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注〕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矚蹙頰，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憂愁蹙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為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罐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

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注〕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盜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注〕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

太牢以爲膳。

〔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爲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

亦猶顏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鰒，隨行列而止，

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鱸，泥鱸也。鰒，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饒，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爲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注〕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注〕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注〕各以所遇爲樂。

〔疏〕撻，技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爲死，以死

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注〕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

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幾？

〔注〕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繼，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蛙蟻之衣，

〔疏〕蛙蟻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舄，

〔疏〕屯，阜也。陵舄，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陸，即變為車前也。

陵舄得鬱棲，

〔疏〕鬱棲，糞壤也。陵舄既老，變為

糞土也。

則為烏足，

〔疏〕糞壤復化生烏足之草根也。

烏足之根為蟻蟮，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

〔疏〕蟻蟮，蟻也。胥，胡蝶名也。

變化無恒，故根為蟻蟮而葉為胡蝶也。

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鳩掇。

〔疏〕鳩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

此蟲，狀如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

骨之沫為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為斯彌之蟲。

斯彌為食醯。

〔疏〕酢醯中蟻蠓，亦為之醯雞也。

頤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

〔疏〕軛亦蟲。

瞽芮生乎腐蠹。

〔疏〕瞽芮，蟲名也。腐蠹，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蟲。

羊奚比乎不尊，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寧；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注〕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

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或有識變為無識，

或無識變為無識，或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

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

①世德堂本「遇」下「者」字，趙本無。

②趙本「知足而已」作「厚形知足」。

③郭慶藩引文改「有」作「否」。

④《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未之」二字作「未知之」，趙本作「未知」。

⑤《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誠樂」二字作「而誠者為樂」。

⑥趙本「足」作「定」。

⑦依郭慶藩引文和上下文當補「為」字。

⑧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濟」俱作「齊」。

⑨「踞」字疑漏，依正文補。

⑩郭慶藩引文刪「生」字。

⑪郭慶藩引文改「是」作「理」。

⑫《闕誤》引張君房本「子」上有「向」字。

⑬王孝魚依上正文「其」上補「聞」字。

⑭《闕誤》引張君房本「從」作「泛」。

⑮《闕誤》引張君房本「人間」作「生人」。

⑯「贖」依正義改。

⑰依上下文及郭慶藩引文「實」當改作「憂」。

⑱「委」，成疏作「透」；「蛇」，郭慶藩《集釋》作「蛇」，《釋文》同。

⑲《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故異也」三字作「好惡異」。

⑳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汝」俱作「若」。

㉑依《釋文》原本「蠅」改作「蝸」。

㉒「並」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爲「督芮」。

㉓「或」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注〕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①之所無奈何。

〔注〕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

醜，命之脩短，奚及貧富貴賤，愚智

窮通，一毫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

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

外，為己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

皆智慮之所無奈之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②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

〔注〕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

矣，有餘則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

夫頤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

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

〔注〕守形太^③甚，故死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

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

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注〕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

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注〕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己所制。而世

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資貨，厚養

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注〕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

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為哉。

〔注〕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為也。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注〕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為無為，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注〕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為養形者，無過棄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注〕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損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注〕俱不為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注〕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注〕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注〕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者，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注〕還輔其自然也。

〔疏〕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注〕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關尹^①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老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窒，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混跡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注〕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疏〕冥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

之。

〔疏〕夫不為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性澹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智，分別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列。居，予語汝。

〔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注〕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注〕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⑥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超貌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注〕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

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注〕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正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注〕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澹，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注〕冥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比混沌而為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注〕終始者，物之極。

〔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為造化也。而聖人於任乎自然之境，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注〕飾則二矣。

〔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養其氣，

〔注〕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注〕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注〕萬物皆造放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亦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郤，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懼。

〔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况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須復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還於外物而情無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注〕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

〔疏〕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澹，不為物傷，而況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冥矣。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注〕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

〔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讎者不折鎡干，

〔注〕夫干將鎡鄒，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疏〕此第二論也。干將鎡鄒，並古

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怒此劍而折之也，其為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

〔注〕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伎逆褊

心之夫，終不怨恨，為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論也。

是以天下平均。

〔注〕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注〕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內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為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聞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注〕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

開人者，知之用也。

〔疏〕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

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注〕知用者，從感而求，勑而不已，斯賊生也。

〔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者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注〕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真。

〔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

用，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

土盡真，蒼生無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疏〕痾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籟之中，遇老公以竿承蟬，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注〕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

〔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注〕所失愈多。

〔疏〕時節猶久，累丸微多，所承之蜩十失其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注〕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疏〕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到於斯，是以承蜩蟬猶如俛拾。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注〕不動之至。

〔疏〕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蜩翼，蜩翼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注〕遺彼故得此。

〔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爲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其痾僂文人之謂乎。

〔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痾僂文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枳，因以爲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回嘗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顏面怪之，故問夫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注〕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疏〕顏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夫物雖稟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

〔注〕没人，謂能驚沒於水底。

〔疏〕注云：謂驚沒水底。驚，鴨子也。謂津人便水，沒入水下，猶如鴨

鳥沒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

〔注〕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也。

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注〕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疏〕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潭，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注〕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疏〕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①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注〕所遇皆閒暇也。

〔疏〕率性操舟，任真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閒。豈唯操舟，學道亦

爾，但能忘遣，即是達生。

以瓦注^①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

〔注〕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鈎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堞，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黃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遣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注〕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為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為貴重黃金，故內心昏拙，豈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注〕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疏〕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懷道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腎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疏〕開之謂祝腎為夫子，拔簪，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敢輒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篲以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

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注〕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注〕曰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

入也。

〔疏〕注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單豹也。

無出而陽，

〔注〕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注〕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遺，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注〕名極而實萬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

相戒，不敢輕行，彊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注〕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疏〕衽，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節，衽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深為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莢，說彘，

〔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冠。筴，圈也。彘，猪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

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禴。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

〔疏〕黍，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

飾之俎也。說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為之乎？

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俎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注〕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疏〕錯，置也。豚，畫飾也；楯，筴車也；謂畫輜車也。聚俎，棺椁也。為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內，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為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為之。為彘謀則去白茅彫俎，自為謀則取於軒冕楯車，而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者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疏〕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

〔疏〕諛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悶之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疏〕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

既聞公有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

〔疏〕夫人忿怒則瀆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疏〕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

令人心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炁當身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公問所由，答言有鬼。

沈有履，竈有髻。

〔疏〕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如美女，著赤女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疏〕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蠱躍之；

〔疏〕人宅中東北墻下有鬼，名倍阿鮭蠱，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憤，帶劍持戟。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疏〕豹頭馬尾，名曰泆陽。

水有罔象，

〔疏〕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丘有萃，

〔疏〕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山有夔，

〔疏〕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徬徨，

〔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疏〕蹶，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爲霸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注〕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

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省子爲王養鬥雞。

〔疏〕姓紀，名省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爲齊王養雞，擬鬥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疏〕養經十日，堪鬥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響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強盛，心神尚動，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疏〕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之鳴，以無變懼。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注〕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

〔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

〔疏〕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有黃河縣絕之處，名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鼉者，似鼈而形大；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三十里，至於水族，尚不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

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敖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為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為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注〕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疏〕湍沸旋入，如磴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反出者，汨也。既

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郭注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磴為磨，磨翁而入，是磴釭轉也。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注〕任水而不任己。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開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注〕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注〕不似人所作也。

〔疏〕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虎形，刻木為之。彫削巧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之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

〔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為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為鐻之時，未嘗輒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齋戒清潔以靜心靈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

〔注〕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

情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

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注〕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

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注〕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

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為鑿者，然後就手加工焉。

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為。

則以天合天，

〔注〕不離其自然也。

〔疏〕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

故以合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注〕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疏〕所以鑿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

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

〔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

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爲組繡織文，不能過乎此之妙也。

使之鈎百而反。

〔疏〕任馬旋回，如鈎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注〕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

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故其靈臺而不桎。

〔注〕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者也。

〔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注〕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注〕是非生於不適耳。〔疏〕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要，履帶當閑適。亦猶心懷

憂戚，為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注〕所遇而安，故無所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事，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注〕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疏〕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疏〕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述道而怨迍遭，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厄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歲不熟，禾稼不

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縻

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賓棄，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注〕闇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介於胸臆。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注〕凡此真性，皆塵垢也。

逍遙乎無事之業，

〔注〕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茫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遙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囂塵之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

〔注〕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

長而不宰。

〔注〕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疏〕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⑤勞；長養黎元，豈斷割而從己。事出《老

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疏〕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蒙養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間，子慶嗟歎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已居世，

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被困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歎，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注〕各有所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注〕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哉。

〔疏〕驪，小鼠也。鵠，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款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娛鵠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二十一

- ①《弘明集·正誣論》引「知」作命。
- ②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無「以」字。
- ③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太」作「大」，下同。
- ④「關尹」二字依郭慶藩說及正文當補。
- ⑤《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色」上有「形」字。
- ⑥郭太藩引文改「二」字作「而」。
- ⑦《闕誤》引張君房本「止」作「正」。
- ⑧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命」俱作「分」。
- ⑨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敖」當改作「邀」。
- ⑩郭慶藩引文「論」改作「喻」，王孝魚云，「喻」「論」古字通，但此「喻」字疏文前皆作「喻」。
- ⑪《闕誤》引劉得一本「天」作「人」。

⑫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勸」俱作「勸」。

⑬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無「故」字。

⑭郭慶藩引文改「猶」作「尤」，改下句「微」作「增」。

⑮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概」作「厥」。

⑯郭慶藩引文改「不」作「能」。

⑰《闕誤》云：《呂覽》「注」作「致」，餘同。

⑱《闕誤》引劉得一本「高」上有「見」字。

⑲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萬」俱作「當」。

⑳《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取」作「最」。

㉑《闕誤》引張君房本「椽」作「豢」。

㉒郭慶藩引文改「數」作「煩」。

㉓王孝魚依《釋文》「泥」上補「汗」字。

㉔王孝魚云，今本無此「注」，「注」疑司馬之誤。

㉕《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者」上有「見」字。

㉖原作「功」，疑爲「巧」之訛，依郭慶藩引文改。

㉗浙江書局本「滑」作「骨」。

㉘《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其」下有「由」字。

㉙趙本無「乃」字。

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也」作「耳」，趙本無「也」字。

㉛《闕誤》引文、成、張本俱無「知」字。

㉜「無事」二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注文補。

㉝郭慶藩引文刪「我」字。

㉞趙本「來」下有「者」字。

㉟《闕誤》引劉得一本「則」下有「安」字。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二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為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

處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①，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注〕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為也，不材者無為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注〕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

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為；

〔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諂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

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一上一下，以和為量，

〔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為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注〕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注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柱^②，尊則榮，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①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有為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為則損也。賢以志高，為人之所謀也。

高，為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己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

〔注〕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

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

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

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

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

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注〕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

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⑤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

澤，故為人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

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⑥胥疏^⑦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疏〕戒，慎也。隱約，猶斟酌也。

旦，明也。胥，皆也。言雖飢渴，猶

斟酌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江湖之

上，扶疏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

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

〔疏〕機辟，置罟也。言斟酌定計如

此，猶不免置罟之患者，更無餘罪，

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

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注〕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

化也。

〔疏〕剝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

洒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

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注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

〔注〕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遙，名建立無為之道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

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

君既懷道，民亦還淳。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

禮之所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

〔注〕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

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

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注〕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注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注〕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餘其胸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為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注〕真謂欲使之南越。

〔疏〕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注〕形倨，躓礙之謂。

〔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注〕留居，滯守之謂。

〔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為君車。

〔注〕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戴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注〕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注〕絕情欲之遠也。

〔疏〕寧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注〕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注〕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注〕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為我已見有於人者憂。

有，深成病累也。

〔注〕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

鬼尊賢，矜人恤衆，為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注〕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注〕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注〕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疏〕虛己，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為姓。衛之大夫也。

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

〔疏〕言為鍾先須設祭，所以為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①，之子，周之大夫。

言見鍾壇極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注〕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注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注〕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注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注〕任其純朴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己。

儻乎其怠疑；

〔注〕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注〕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

物也。又：芒昧恍惚，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注〕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留止也。

從其疆梁，

〔注〕順乎梁^①也。

隨其曲傳^①，

〔注〕無所係也。

〔疏〕傳，張戀反。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傳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注〕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①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①毛不挫，

〔注〕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注〕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疏〕塗，道也。直致任物，已任枉損，况資大道，神化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蔡二國之間。居之徒衆既

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餒，七日不起火食，

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注〕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

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曰：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也。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跌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注〕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

紛紛跌跌，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脅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注〕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注〕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次叙。

是故其行列不斥，

〔注〕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注〕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注〕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銜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

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注〕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為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

俗，脩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耀己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

〔注〕恃功名以為已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隳，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隳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注〕功自衆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注〕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

〔注〕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注〕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

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注〕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迹無責焉。

〔注〕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注〕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為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

〔注〕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析徒衆，獨逃山澤之中，捐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杼粟。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注〕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

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注〕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雎，隱者也。孔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搆魯君，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偃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為如此耶？

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注〕布，謂財帛也。

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亦以為財則少財，以為累重則多累。輕負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注〕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注〕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由無故以離。

〔注〕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

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明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注〕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翱翔閑放，逍遙自得，絕有為之學，棄聖迹之書，不得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月加進益焉。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注〕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今其戒慎，依語遵行，故桑雩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泠字者，泠，曉也。

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注〕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疏〕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注〕任朴而直前也。

〔疏〕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注〕朴素而足。

〔疏〕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疏〕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

粗布為服而補之，廩，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

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頓，故

問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

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

〔注〕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疏〕柎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

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聒字者，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猿

得直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灣弓乎。

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疏〕柎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

夫猿得有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

視，非謂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注〕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疏〕此合論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疏〕焱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焱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

〔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虞度，謂言仲父廣己道德而規造

大位之心，愛惜己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注〕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注〕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無始而非卒也，

〔注〕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注〕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注〕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注〕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注〕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注〕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已。

〔疏〕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注〕感應旁通為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注〕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注〕非己求而取之。

〔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凝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注〕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注〕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為盜竊，況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

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注〕避禍之速。

〔疏〕鷦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目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注〕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得久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注〕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天下樂

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

〔疏〕聖德遐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注〕莫覺其變。

〔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注〕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注〕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注〕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失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為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注〕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疏〕雕陵，栗園名也。樊，籬也。謂遊於栗園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類，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

莊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

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注〕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注〕目能睹，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庇，不覺有身；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其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注〕相為利者，恒相為累。

〔疏〕既睹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注〕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諱之。

〔注〕諱，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侯也，諱，問也。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出門庭。姓藺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閉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注〕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

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清淵。

〔注〕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

〔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身者也。既睹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性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注〕不違其禁令也。

〔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為夫子也。夫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注〕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培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令，斯

忘身也。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

虞人謂我偷栗，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注〕言目賢之道，無時而可。〔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二

① 趙本作「不重材與不材之間」。

② 「直」疑「真」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正。

③ 「柱」和下句「榮」字，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挫」字和「議」字。

④ 郭慶藩引文改「財」作「賤」。

⑤ 郭慶藩引文改「法」作「患」。

⑥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且」俱作「且」。

⑦ 唐寫本「疏」下有「草」字。

⑧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徧」俱用「徧」。

⑨ 「周王慶忌」疑誤，依《釋文》當作「慶忌周王」。

⑩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梁」俱作「衆」。

⑪ 「傳」依《釋文》及世德堂本當改作「傳」。

⑫ 依正文及文意「情」字疑當作「窮」。

⑬ 趙本「毫」作「豪」。

⑭ 趙本無以下「子惡死乎曰然」六字。

⑮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無「其」字。

⑯ 趙本同，郭注本「零」作「爭」，世德堂「零」作「辱」。

⑰ 郭慶藩引文刪「重」字。

⑱ 敦煌本「愛」作「受」。

⑲ 王孝魚依上文改「籍」作「迹」。

⑳ 趙本作「騰」。

㉑ 王孝魚依下文「爵祿並至祿上」補「爵」。

㉒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物」作「化」。

㉓ 郭慶藩引文改「詠」作「視」。

㉔ 郭慶藩引文刪「無」字。

- ④《闕誤》作「蹇」，云：「張本作「蹇」。」
 ⑤趙本作「常」。
 ⑥郭慶藩引文改「言」作「發」。
 ⑦《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入」下有「官」字。
 ⑧「諸夫」二字原缺，今依四庫本補。
 ⑨王孝魚依《闕誤》引成本及郭注改作「令」。
 ⑩《闕誤》引文張本均無「栗林」二字。
 ⑪趙本無「言以出」三字。
 ⑫《闕誤》引劉得一本「人」作「之」。
 ⑬趙本「可」下有「也」字。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三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類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疏〕居在郭東，因以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

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爲人也真，

〔注〕無假也。

〔疏〕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注〕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注〕虛而順物，故真不失①。

〔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寂也。

清而容物。

〔注〕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疏〕郭注云，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注〕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注〕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真正梗耳，

〔注〕非真物也。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並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注〕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真道，墮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溫，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溫伯雪子賢人，請欲相見，溫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疏〕溫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

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疏〕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

何邪？

〔疏〕前後見客，頻自嗟歎，溫伯僕隸，怪而問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注〕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疏〕擊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注〕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注〕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焉。

仲尼曰：若夫子者，目擊而道存矣，亦

不可以容聲矣。

〔注〕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說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矢。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瞠，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趁，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注〕夫心以死為死，乃更更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蕙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

以生死，哀之次也。

〔注〕皆可見也。

〔疏〕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可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注〕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疏〕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注〕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

〔疏〕見日出謂之存，睹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注〕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注〕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疏〕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錢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也。

效物而動，

〔注〕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注〕恒化新也。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而不知其所終；

〔注〕不以死為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形，

〔注〕薰然自成，又奚為哉。

〔疏〕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稟氣成形，無物使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注〕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注〕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

〔疏〕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罕執固守，不能暫停，把臂之間，欻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注〕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

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今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注〕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注〕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

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注〕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

〔注〕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熱然不動，搖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

〔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燿，忘遺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注〕初未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為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注〕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為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為其無法可辨。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為汝議乎其將。

〔注〕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為汝議論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真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注〕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注〕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注〕未嘗守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

明，日遷月徙，新新不生^⑨，故日^⑩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

〔注〕自爾故無功。

〔疏〕玄功冥濟，故莫見為之者也。生有所乎萌，

〔注〕萌於未^⑪聚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注〕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

〔注〕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化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

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注〕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注〕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

〔注〕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

生崖之事也。而死生無變於己，喜怒豈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注〕愈不足患。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注〕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注〕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

已為道者解乎此。

〔注〕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復累心。唯當脩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言以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說而免於脩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洿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注〕不脩不為而自得也。

〔疏〕洿，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脩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脩為？自然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注〕醯雞者，甕中之蠅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注〕此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醋甕中之蠅蠓，每遭物蓋甕頭，故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

〔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譏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疏〕履，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綬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己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辨說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

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注〕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晉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注〕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疏〕有虞，舜也，姓媯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頻被躓頓，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

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注〕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疏〕儻儻，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坐，裸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注〕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心施餌，聊自寄此逍遙。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注〕竟無所求。

常釣也。

〔注〕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鬚頰，乘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駁，亦有作駢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頰，好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教令於王，是以蹴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令命，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敕令，無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舍以受諫書也，亦言是諫士之館也。庾，六斗四升也。為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却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

〔注〕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注〕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注〕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汙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注〕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

〔疏〕俄頃之間，拜為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

何以夢爲乎？

〔疏〕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注〕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注〕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注〕盈貫，謂溢滿也。

措杯水其肘上，

〔注〕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御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貫也。措，置也。御寇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滿，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停

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注〕矢去也。箭適去，復畎沓也。

方矢復寓。

〔注〕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堞，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

滿重沓，破括方全，插孔復於寓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注〕不動之至。

〔疏〕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掘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疏〕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逡巡，猶却行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注〕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①而泊然自得也②。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注〕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疏〕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太空等量，故能上闕青

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③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疏〕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歡，若為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疏〕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注〕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

〔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泯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注〕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疏〕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犧黃帝不得友。

〔注〕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④人也。

〔疏〕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

微極妙，縱有智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賊之徒，何能劫剝，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

〔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己；況於爵祿，豈復棲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注〕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己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為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注〕言有三亡徵也。

〔疏〕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

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賤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注〕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注〕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注〕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三

①「失」字依四庫本及正文改。

②《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道」作「導」。

③郭慶藩引文「矢」作「矣」。

④王叔岷云，「執臂」當作「交臂」。

⑤「人」疑「今」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

⑥唐寫本無「故」字。

⑦王孝魚依正文改「搖」作「掘」。

⑧依四庫本「而」當改作「爾」。

⑨郭慶藩引文「生」作「住」。

⑩依正文「日」當作「日」。

⑪「未」字依四庫本補。

⑫四庫本「故」下有「也」字。

⑬郭慶藩引文刪「也」字。

⑭依上下文「秦」當改作「晉」。

⑮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槃」俱作「般」。

⑯浙江書局本「境」作「竟」。

⑰趙本無「也」字。

⑱郭慶藩引文改「魯」作「鄭」。

⑲四庫本「敵」作「軟」。

⑳四庫本「也」作「已」。

㉑四庫本「機」作「幾」。

㉒趙本無「也」字。

㉓王孝魚依正文改「之」作「中」。

㉔四庫本、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其」均作「於」。

㉕四庫本「而」作「於」。

㉖四庫本無「也」字。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四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弇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為。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為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者疑似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耳。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疏〕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注〕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疏〕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為證也。

道不可致，

〔注〕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也。

德不可至。

〔注〕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疏〕夫上德不德，若為德者，非至德也。

仁可為也，

〔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有為而已矣。

義可虧也，

〔疏〕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僞也。

〔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真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注〕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為澆，道喪淳漓，逮于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為道者日損，

〔注〕損華僞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注〕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

〔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僞，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為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不為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

今已為物也，

〔注〕物失其所，故有為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為大

人乎。

〔注〕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疏〕倒置之類，浮僞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為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注〕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注〕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往來，變化無定。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注〕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注〕患生於異。

〔疏〕夫氣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色。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氣耳。

〔注〕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疏〕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真一，而冥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注〕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

〔疏〕彼無為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遺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逃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適可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注〕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注〕任其自為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注〕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注〕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為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注〕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疏〕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欣戚。今言百千萬者，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注〕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

〔疏〕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注〕豈待為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翩然，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

〔注〕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①為小，待之成體。

〔注〕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①。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注〕日新也。

〔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住，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嘗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注〕不待為之。

〔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叙天然，豈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注〕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

〔注〕挈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油然

無係，不見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注〕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

知其所以畜也。

〔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

被，日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

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注〕與天同觀。

〔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

理通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

〔疏〕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

師也。汝之容貌端雅，忽為邪僻，視

聽純一，勿多取境，自然和理歸至汝

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

度，令無放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

道，居乎汝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

也。心既虛夷，視亦平直，故如新生

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

去之，

〔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

道，事等睡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

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

〔注〕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

無情直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

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

〔注〕獨化者也。

〔疏〕媒媒晦晦，息照遣明，忘心忘

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

人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

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

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己身之內，

得有此道不乎？既逢師傅，故有咨

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注〕夫身者非汝所有也，塊然而

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道哉。

〔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

能詮。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

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

身非我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

〔注〕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疏〕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注〕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注〕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疏〕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注〕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疏〕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

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

〔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掇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疏〕疏淪，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掇擊，打破也。崖，

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衷。然玄道窅冥，難可言辯，將為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注〕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於精，

〔注〕皆由精以至粗。

〔疏〕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中；人倫有為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

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注〕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

〔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胎生，禽魚八竅而卵生，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注〕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

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注〕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注〕言此皆不得自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注〕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

聖人之所保也。

〔注〕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

〔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墻，不加其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注〕容恣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澄深大，故譬玄道。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注〕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

〔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注〕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注〕各取於身而足。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乏者，聖人君子之道。此

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注〕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乏。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注〕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注〕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為人，曾無所係也。

將反於宗。

〔注〕本逐末也。

〔疏〕既無偏執，在置為人，故能反本還原，歸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

〔注〕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暗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注〕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蓏有理，

〔注〕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注〕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天道，譬

彼果蓏，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注〕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注〕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徒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注〕調偶，和合之謂也。

〔疏〕調和庶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注〕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遇調偶隨時，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

〔注〕乃不足惜。

〔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為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隙，歛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

入焉。

〔注〕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漻是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注〕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注〕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

〔注〕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弢，墮其天表，

〔注〕獨脫也。

〔疏〕弢，囊藏也。表，束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忘於生死，故墮解天然之弢裘也。

紛乎宛乎，

〔注〕變化烟燼。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注〕無為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

魄往天，骨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

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注〕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

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

從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

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注〕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

形之，所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注〕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表復無形

質，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

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注〕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

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論耳。

彼至則不論，

〔注〕恍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

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注〕闇至乃值。

〔疏〕值，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

契玄理，若顯明間見，則不會真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

之謂大得。

〔注〕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

得。

〔疏〕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

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

求，多聞求不如於闇塞。若能妙知

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

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

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

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注〕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注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

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

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

聞屎溺，故瞋而不應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注〕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

怪此，斯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

稗。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

〔注〕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

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

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

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豨，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注〕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

〔疏〕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為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注〕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徧無徧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徧，咸皆有道。此重明

至道不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注〕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三者，相與敖游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

〔注〕此皆無為故也。

〔疏〕此總歎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為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

寥已吾志，

〔注〕寥然空虛。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真，性志九

夷，寂寥而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注〕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注〕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還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注〕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注〕馮閔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寥廓，恣變化之所知，故不知也。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閔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注〕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注〕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注〕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

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注〕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之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疏〕姓柯，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柯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疏〕隱，憑也，闔，合也。參，開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

〔注〕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疏〕曝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而驚，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注〕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疏〕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堯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注〕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注〕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

〔注〕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手自得耳。

〔疏〕姓奔，名垺，隱者也。繫，屬也。

聞龍吉之亡，傍為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

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注〕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冥，猶非真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疏〕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為名也。既而泰清以知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為略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數而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注〕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

真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注〕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

〔注〕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注〕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

〔注〕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

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注〕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注〕所謂貴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貴^①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注〕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

之智者，可謂外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注〕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②遠，以

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唯空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注〕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

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③。

〔注〕拈^④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鉤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椎也，謂能拈捶鉤推，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

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

〔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鈞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注〕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鈞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為用，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注〕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

問，還用應答。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注〕虚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注〕思求更致不了。

〔疏〕先求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注〕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無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注〕言世世無極。

〔疏〕言子孫不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注〕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

〔注〕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注〕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注〕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注〕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注〕取於自爾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己於彼，忘懷亭毒，不仁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注〕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注〕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者耳。

安化安不化，

〔注〕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

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槩意也。

安與之相靡，

〔注〕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為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注〕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狝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

〔注〕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狝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狝韋彷徨之苑囿，軒轅敖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

也，而況今之人乎。

〔注〕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整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令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注〕至順也。

〔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注〕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瓦，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害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注〕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

與。

〔注〕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注〕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忘生欣惡，忽睹高山茂林，神皋奧壤，則欣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注〕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注〕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

〔注〕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蜣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注〕受生各有分也。

〔疏〕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注〕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

也。至理之為，無為可為，故去為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注〕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四

- ① 四庫本「狂屈」二字不重。
-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官」俱作「官」。
- ③ 郭慶藩引文改「無」作「答」。
- ④ 王孝魚認為「裁非」疑「裁制」之誤。
- ⑤ 趙本「效」作「放」。
- ⑥ 依王叔岷說以下當補「死生」二字。
- ⑦ 《闕誤》引劉得一本「天下」作「天地」。
- ⑧ 《闕誤》引劉得一本「今」作「合」。
- ⑨ 四庫本「豪」作「毫」，注疏同。
- ⑩ 趙本「質」下有「也」字。
- ⑪ 依四庫本及正文「無」當改作「道」。
- ⑫ 《闕誤》引張君房本「孫子」作「子孫」。
- ⑬ 「也」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當改作「借」。
- ⑭ 「卵生八竅」四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足。

- ⑮ 四庫本「化」作「時」。
- ⑯ 世德堂本「肢」作「枝」。
- ⑰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巍巍」作「魏魏」。
- ⑱ 《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俱作「遺」。
- ⑲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本」俱作「不」。
- ⑳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度」當改作「庶」。
- ㉑ 原作「東」，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俱作「哀」，又依正文改正。
- ㉒ 「形」字依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當刪。
- ㉓ 《闕誤》引張君房本、成疏本「必」下有「謂」字。
- ㉔ 四庫本「至」作「驚」。
- ㉕ 「語」字据王孝魚說當依正義改作「志」。
- ㉖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近」當改作「還」。
- ㉗ 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由」俱作「遊」。
- ㉘ 四庫本「豪」作「毫」，下同。
- ㉙ 王叔岷、劉文典均謂「不見」下當有「不言」二字。
- ㉚ 原作「責」，依四庫本及正文改作「貴」。
- ㉛ 趙本作「步」。
- ㉜ 王孝魚校云，唐寫本「豪」作「鉤」。
- ㉝ 王孝魚依《釋文》及世德堂本改「拈」作「玷」。
- ㉞ 四庫本「而足」作「死生」。
- ㉟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無「一」字。
- ㊱ 唐寫本「者」下無「物」字。
- ㊲ 「猶其有物也」五字劉得一本不重。
- ㊳ 方括號內文字原文漏，今依四庫本補足。
- ㊴ 「不仁」二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 ㊵ 四庫本無「者」字。
- ㊶ 敦煌本「人」作「之」。
- ㊷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使」上有「與我無親」四字。
- ㊸ 敦煌本無「知」字。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五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

〔注〕畫然，飾知；絜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臣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今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注〕擁腫，朴也。

鞅掌之爲使。

〔注〕鞅掌，自得。

〔疏〕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

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注〕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注〕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

住三年，山中大熟，畏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本

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

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

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

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

相共尊而爲君，主南面之事，爲立社

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

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爲南面之主，

既乖無爲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

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注〕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

故不爲也。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

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

於萬寶，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

其生有之德也。實，亦有作寶字者，

言二儀以萬物爲寶，故逢秋而成就

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

〔注〕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

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

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注〕不欲爲物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

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

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

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

欲禮我爲賢，尊我爲主，便是物標

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注〕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

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

楚既虔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

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

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

〔注〕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

〔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

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

非鯤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鯤鯨之所周旋。而鯢鱖小魚，反以為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疏〕尊貴賢人，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注〕去利遠害乃全。

〔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為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注〕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

〔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注〕二子，謂堯舜。

〔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注〕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別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效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植蓬蒿之草以為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注〕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如擇簡毛髮，梳以為髡，格量米數，炊以供餐，利益蓋微，為捐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注〕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

道，何足救世。

舉賢則民相軋，

〔注〕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注〕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拖盜如何。

〔疏〕相盜。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爭為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

〔注〕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弒，謀危社稷，正晝為盜，攻城穿壁，日中穴阨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

〔注〕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趺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趺，庚桑弟子也。蹴然，驚悚貌。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益云：趺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注〕中⁶其分也。

抱汝生，

〔注〕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注〕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彊⁷相法效也。

〔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論⁸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注〕未有閉之。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注〕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疏〕闢，開也，間，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於間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

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

〔注〕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間⁹，以彰問旨。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¹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青蟲。越雞，荆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腰，能化桑蟲為己子，而不能化藿蠋。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雖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疏〕贏，裹也，儋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

〔疏〕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趯曰：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

〔注〕挾三言而來故。

〔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譏之言衆也。

南榮趯懼然顧其後。

〔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衆來之說，顧盼其後，恐有多人

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疏〕俯，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俯首羞慚，仰天歎息，神魂恍忽，精彩章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聖蘧廬，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桑楚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

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

〔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儋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茫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及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疏〕榮趯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及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瘡疣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疏〕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鬱鬱乎。然而其^①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疏〕歸家一句，遣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乎，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注〕捷，關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①失而後為通也。

〔疏〕獲者，繫縛之名。捷者，關閉之目。繁者，急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所獲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注〕偏獲由不可，況外內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獲^①溺，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②，病者猶未病也。

〔疏〕閭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忘，機又不悟，不謂^①飲藥以加其病。

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

端，學門匪一，今^②所謂，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誨，輒奉為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注〕不離其性。

〔疏〕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注〕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注〕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豈用卜筮。

能止乎？

〔注〕止於分也。

〔疏〕不逐分外。

能已乎？

〔注〕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注〕全我而不效彼。

〔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

能儻然乎？

〔注〕無停迹也。

〔疏〕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注〕無節礙也。

〔疏〕順物無心也。

能兒子乎？

〔疏〕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

〔注〕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嗑，喉塞也。嘎，聲破。任氣出

聲，心無喜怒，故終日嗥號，不破不

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

〔注〕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掬，拘寄，勞倦者，為其淳和與

玄道至德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

〔注〕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疏〕瞬，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

目，不偏滯於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注〕任足之自行，無所趣。

〔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的詣也。

居不知所為，

〔注〕縱體而自任也。

〔疏〕恬淡無為，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

〔注〕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

〔注〕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是衛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注〕若能自改而用此言，更欲目

謂至人之德。

〔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

合於玄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注〕能乎，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束仁義，其日固久，余聞

聖教，方解衛生。譬彼冬冰，逢茲春

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因學致

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答越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注〕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興感，故能同

蒼生之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

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

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疏〕撓，擾亂也。夫至人虚心，順

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羣生，

絕謀謨於黎首。既不以事為事，何

利害之能擾乎。

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注〕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

敏，重問老君。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注〕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

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

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云能者，獎勵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答南榮。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冲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注〕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尚無冥昧之責，何入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注〕夫德宇泰然而定，則真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

〔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為道德之器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注〕天光自發，由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遐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注〕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疏〕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注〕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為蒼生之所舍止，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注〕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

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注〕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疏〕夫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為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注〕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疏〕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注〕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注〕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

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注〕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

〔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者智，遇物生心，終不預謀所為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注〕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染，智既凝寂，境自虛通。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注〕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注〕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為哉。

不足以滑成，

〔注〕安之苦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真，安時達

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內於靈臺。

〔注〕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注〕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注〕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注〕持則失也。

〔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己而發，

〔注〕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注〕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

〔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真之人妄心乖嘿。誠，實

也。未曾反照實智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注〕事不居其分內。

〔疏〕業，事也。世事撓擾，每入心中，不達違從，故不能舍止。

每更為失。

〔注〕發由己誠，乃為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為得，翻更喪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讎怨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注〕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不懼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

〔注〕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為於分內者，雖行而無名迹也。券外者，志乎期費。

〔注〕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為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注〕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注〕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注〕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為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安隱，愚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注〕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為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注〕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注〕身且不能容，則雖己非己，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疏〕褊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憚于志，鑢錐為下；

〔注〕夫志之所撻，焦^①火凝水^②，故其為兵甚於劍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鑢錐，良劍也。夫憚毒傷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綠，不疾而速，故其為損害甚於鑢錐。以比^③校量，劍戟為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寇，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胸中，其寒凝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勅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注〕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④，其成也毀也。

〔注〕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毀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注〕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己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注〕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注〕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疏〕夫出愚惑，妄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為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注〕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可謂得死滅之本。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注〕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失死不殊，故與鬼為一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注〕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無本，

〔注〕歛然自生，非有本。入無竅。

〔注〕歛然自死，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有還無，無乃無竅穴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疏〕剽，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云。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處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尋求今古，竟無本末。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注〕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

〔疏〕有所出而無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注〕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疏〕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責宇中，竟無來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注〕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推求代叙，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

〔注〕死生出入，皆歛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

〔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之名，推窮性理，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可見也。

是謂天門。

〔注〕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為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為造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注〕死生出入，皆歛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

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

〔疏〕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矣。

有不能以有為有，

〔注〕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有之未生，誰生其有？惟求浙有，竟無有也。

必出乎無有。

〔注〕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

〔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有，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有。

〔注〕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效生明矣。

〔疏〕不問百非四句，一抄皆無，故謂

一無有。

聖人藏乎是。

〔注〕任其自生而不生生。

〔疏〕玄德聖人，冥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為至。

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為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

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為有物也。

將以生為喪也，

〔注〕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為反也，

〔注〕還融液也。

〔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以死為喪。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為喪，以其無也；以死為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死生。是以分已。

〔注〕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為其頭，以生為其形體，以死為其尻。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朋，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注〕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

〔疏〕三者，謂以無為首，以生為體，

以死為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為三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注〕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為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莅職官，因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有無生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內譬也。

有生，賦也，

〔注〕直聚氣也。

〔疏〕賦，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聚氣成疵賦，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注〕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

矣。是無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物有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注〕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理形是非，故或言耳。然是非之移，非忠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注〕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非。名不寄言，則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臄胾，可散而不可散也；

〔注〕物各有用。

〔疏〕臘者，大祭也。臄，生百葉也。胾，備也，亦言是牛臄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枝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為是；若是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期偃焉，

〔注〕偃，謂屏廁。

〔疏〕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圍圜而便尿也。飲食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圜為是，是非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恒，觀室顯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為是舉移是。

〔注〕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注〕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

〔疏〕夫悲忘生死者，則無是無非者也，祇為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遣生，是將安寄？故知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

〔注〕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乘是非；

〔注〕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注〕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芻狗萬像，名實何於。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己為質；

〔注〕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為是非之主。

〔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己為名實之主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為己節，

〔注〕人皆謂己是，故莫通。

〔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為節操也。

因以死償節。

〔注〕當其所守，非真脫也。

〔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慤乎不拔，期死執之也。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注〕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疏〕以炫耀為智，晦迹為愚，通徹為榮名，窮塞為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注〕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注〕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鸞二蟲，以蓬蒿為是。二蟲同是，未為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鳩，鳩同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注〕稱己脫誤以謝之。

〔疏〕蹶，蹋也，履也。履蹋市塵之人不相識者之節脚，即謝云，己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為也者。

兄則以嫗，

〔注〕言嫗詡之，無所辭謝。

〔疏〕蹋著兄弟之足，則嫗詡而憐之，不以言愧。

大親則已矣。

〔注〕明恕素足。

〔疏〕若父蹋子足，則默然而已，不復辭費。故知言辭往來，虛偽不實。

故曰，至禮有不人，

〔注〕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己，不允人者己外，何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注〕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哉。非之有。斯至義。至知不謀，

〔注〕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至仁無親，

〔注〕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無心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注〕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具顯釋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疏〕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之謬妄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疏〕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

歡樂，六者德家之患累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疏〕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彼能，六者蔽真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注〕盪，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胸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通，虛則恬淡無為，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法，故欽仰於道。

生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為；

〔注〕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為，為而無為，非有為也。

為之偽，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偽情，分外有為，謂之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注〕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親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

〔疏〕睨，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注〕若得已而動，則為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習，不得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動無非我之謂治，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習，不得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注〕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注〕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之實，故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

〔注〕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疏〕羿，古之善射人。工，巧也。羿彎弓放矢，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名，使己無令譽，不可得也。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注〕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論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注〕工於天，即佞於人矣，謂之全

人，全人則聖人也。

〔疏〕佞，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天^①然，善能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注〕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疏〕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倣倣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己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已矣。

而況吾天乎人乎。

〔注〕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疏〕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注〕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假有一雀，羿善射，射必得之。

此以威猛，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注〕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疏〕大^②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為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厨而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為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而籠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

〔注〕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侈而棄之。

〔疏〕介，則也。侈，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為容儀。殘則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無復在懷，故侈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注〕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不怖懼也。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

〔注〕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己效人，遂棄忘於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注〕無入之情，則自然為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

因人於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注〕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

〔疏〕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注〕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也。

〔疏〕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為出。故知為本無為，怒本不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注〕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平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

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五

- ①「臣」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補。
- ②王孝魚依注文校改「舒」作「飾」。
- ③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氣」皆作「成」。
- ④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有」當改作「實」，下文「育」當改作「實」。
- ⑤原作「授」，疑「授」之訛，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正。
- ⑥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中」俱作「守」。
- ⑦原作「疆」，疑「疆」之訛，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正。
- ⑧郭慶藩引文改「諭」作「喻」。
- ⑨郭慶藩引文改「問」作「聞」。
- ⑩《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無「日」字。
- ⑪原作「俛」，疑「俯」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改正。
- ⑫王孝魚依上句改「也」作「使」。
- ⑬郭慶藩引文改「畢」作「果」。
- ⑭郭慶藩引文改「生」作「性」。
- ⑮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熟」俱作「孰」。
- ⑯「其」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⑰「捕」疑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捷」。
- ⑱「已」疑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已」作「無」。
- ⑲「靈」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正文當改作「獲」。

⑤ 高山寺本無「然其病」三字。

⑥ 王孝魚認為當依正文改「謂」作「猶」。

⑦ 郭慶藩引文「今」下補「之」字，並改下文「謂」作「請」，改「請」作「護」。

⑧ 郭慶藩引文「勞」上補「而不」二字。

⑨ 趙本無「若」字。

⑩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更欲目」三字俱作「便欲自」，趙無此三字。

⑪ 王孝魚云：依《闕誤》引張本及注文當在「人」下補「物見其物」四字。

⑫ 趙本無「自然」二字。

⑬ 世德堂本「至」下有「也」字。

⑭ 原作「有」，諸本皆作「是」，故改正。

⑮ 郭慶藩引文「嘿」作「理」。

⑯ 「輒」疑「輒」之訛，今依郭慶藩引文改。

⑰ 《闕誤》引劉得一本「每」下有「妄」字。

⑱ 浙江書局本「間」作「閒」，高山寺本作「冥」。

⑲ 「焦」，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焦」，下疏文同。

⑳ 「凝水」，郭慶藩引文均作「疑水」，王孝魚依宋本及下疏文改作「凝冰」，下並同。

㉑ 郭慶藩引文「比」作「此」。

㉒ 高山寺本「也」下有「成也」二字。

㉓ 依正文當有「鬼」字。

㉔ 「以」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補。

㉕ 王孝魚依下句改「意」作「竟」。

㉖ 「尋今」二字不通，依郭慶藩引文當補足作「尋求今古」。

㉗ 《闕誤》引張君房本「入」作「出入」。

㉘ 《闕誤》引文如海本「守」作「宗」。

㉙ 「明」疑「朋」之訛，依上下文改。

㉚ 原作「王」，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正。

㉛ 「百」疑「有」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當改。

㉜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張本「偃」下有「溲」字。

㉝ 「與」字「併」字疑筆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上下文當改正。

㉞ 郭慶藩引文「於」作「施」。

㉟ 趙本「足」作「是」。

㊱ 「直」疑誤，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真」。

㊲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今」上俱有「非」字。

㊳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敏」當改作「默」。

㊴ 「者」疑誤，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作「虛」。

㊵ 郭慶藩引文改「裁」作「是」。

㊶ 《釋文》「謬」作「繆」。

㊷ 「王」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生」。

㊸ 郭慶藩引文「欲」下補「也」。矯性「三字」。

㊹ 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各」均作「名」。

㊺ 「天」原作「夫」，依正文當改。

㊻ 王孝魚依王叔岷說改「而」作「所」。

㊼ 「太」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作「大」。

㊽ 「夫」原作「天」，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正。

㊾ 郭慶藩引文「人」作「合」。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六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

〔注〕嗜欲好惡，內外無可。

〔疏〕黜，廢退也。擊，引却也。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

病也；君屏點嗜欲，擊去好惡，既不偏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注〕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愜其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

能，不若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疏〕謂馬前齒。

曲者中鈎，

〔疏〕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疏〕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疏〕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王所馭也。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蹠足緩疏，又如奔佚，觀其神彩，若忘己身，

如此之材，天子馬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塵埃遠隔，既非教習，

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注〕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咨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縱，六經為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注〕是直樂鵠以鍾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

乎？

〔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疏〕夫藥無貴賤，瘡疾則良，故直告犬馬，更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注〕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綱，或遭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注〕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犬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

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黽黽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效其側者乎。

〔注〕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疏〕柱，塞也。踉食人也。蹵，行聲也。夫時遭暴亂，運屬飢荒，逃避波迸，於虛園宅，唯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狙獫黽黽，蹵徑斯在，若於堂宇人位，虛廣間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聲效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效吾君之側乎。

〔注〕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疏〕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滋逃客，羈弊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聲效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干，求也。久處山林，殫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若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頽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注〕不以為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以為君恣其奢侈。

此並是無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注〕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為君子，不可樂之以為長；居卑下為百姓，不可苦之以為

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為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注〕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注〕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和同而惡姦私者。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為病。君獨有病，其困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脩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注〕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注〕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注〕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為，必殆隳敗無為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

〔注〕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為惡之器具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注〕民將以偽斷之耳，未肯為真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真，故近偽本也。

形固造形，

〔注〕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必造。

成固有伐，

〔注〕成則顯也。

〔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注〕失其常然。

〔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注〕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注〕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嶢也。錙壇，官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為義，亦無勞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官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注〕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

無以巧勝人，

〔注〕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疏〕大巧若拙，各敦樸素，莫以機心爭勝於人。

無以謀勝人，

〔注〕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疏〕忘心遺慮，率其直知，勿以謀謨勝捷於物。

無以戰勝人。

〔注〕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

〔疏〕先為清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物。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注〕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己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

〔注〕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

〔疏〕誠，實也。撓，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撓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注〕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

殘，免脫傷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

〔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為驂，在左為御。前馬，馬前為導也。後車，車後為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注〕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子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注〕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

〔疏〕異，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爲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注〕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六合之內，謂囂塵之裏也。瞽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遨游，以此安居而逍遙處世。本有作車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注〕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撻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痊，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游心物外，治身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注〕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爲天下。

〔注〕令民自得，必有道也。〔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

黃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注〕馬以過分爲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爲此答。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注〕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疏〕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疏〕辯類縣河，辭同炙輠，無談說端故，則不歡樂。

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

〔疏〕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問訊，辭鋒凌轢，則不樂也。皆囿於物者也。

〔注〕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於物也。

招世之士興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與於朝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龍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危難，務於濟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食寡衣褐，形容顛頓，留心寢宿，唯在聲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注〕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世有迍邐，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名勳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注〕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為市，故謂之市井也。

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注〕業得其志故勸。

〔疏〕衆庶之人各有事，旦暮稱情，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注〕事非其巧則惰。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注〕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注〕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注〕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注〕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

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疏〕比^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⑥有次第，方之歲叙炎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注〕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馳驚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注〕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為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字內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注〕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為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子曰：可。

〔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滯辨，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注〕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⑦相非乎？

〔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辯，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知次定用誰為是。若天下皆堯，何為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⑧，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懸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惑之俗，自是非徒^⑨，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注〕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注〕隨調而改。

〔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為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注〕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

〔疏〕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注〕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為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為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注〕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注〕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閻也

不以完，

〔注〕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

〔疏〕閻，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躋其子於宋，仍命以此，不亦我是？

其求鈺鍾也以束縛，

〔注〕乃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注〕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鈺，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偶境域；束縛鈺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為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躋閻者，

〔注〕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注〕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

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于江濱之側，投躋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輒入他人舟上，而船未離岑，已共舟人鬪打，不懷恩德，更造怨辭，愚猥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此之類也。岑，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注〕瞑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郢，乃因。郢人，謂泥畫之人也，堊者，白善土也。漫，汙也。莊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疏〕去堊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不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

而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注〕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疏〕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為霸主者，管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既將屬纊，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付國政，與誰為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事猥之人，不如己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鈎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

〔注〕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一榮辱，故己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忘卑隸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注〕故無棄人。

〔疏〕不及己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淳樸，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叔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注〕敏，疾也。給，續括也。

〔疏〕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怖懼也。蓁，棘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搔，騰擲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衆狙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便敖王，王既怪怒。急速射之。搏捷矢。

〔注〕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接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世。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注〕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

〔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

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注〕以得見子綦為榮。

〔疏〕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齊主暫睹，以見為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

何得見而則之？只為不能滅迹匿端，故為物之所賣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失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己慕他，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注〕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疏〕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著，與衆妙相符，故曰而深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注〕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

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古³⁴人欲飲，必先³⁵祭其，宜僚瀝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注〕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注〕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曰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注〕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默³⁶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熊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

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藉實知，高枕而逍遙，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贊揚玄道也。

丘願有喙三尺。

〔注〕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注〕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注〕此，謂仲尼。

〔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訟以默者，此則默語懸隔，丘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文勢，不關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注〕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注〕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疏〕天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辨，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注〕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

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注〕非其外，故不能舉。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注〕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

〔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注〕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曾不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注〕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為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而不處，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無爵，

〔注〕有而無之。

死無謚，

〔注〕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雖謚而非己有。

〔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

實不聚，

〔注〕令萬物各知足。

〔疏〕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名不立，

〔注〕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注〕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忘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注〕賢出於性，非言所為。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為大乎。

〔注〕大人愈不可為而得。

〔疏〕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大乎。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注〕唯自然乃德耳。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有心求大，於理尚乖，況有情為德，固不可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注〕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叙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注〕知其自備者，不捨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疏〕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我之際淡然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己心也。

反己而不窮，

〔注〕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為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會己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注〕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而矜之。

大人之誠。

〔注〕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

〔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九方，姓也；歎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歎，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歎令相之，八子之中，誰為吉善。

九方歎曰：梱也為祥。

〔疏〕梱，子名也。言八子之中，梱最祥善也。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疏〕瞿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

〔疏〕索然，涕出貌。方歎識見淺近，以食肉為祥，子綦鑒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悲而出涕。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疏〕自，從也。方歎小巫，識鑒不遠，相梱祥者，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歎道術，理盡於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

〔注〕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疏〕牂，羊也。奧，西南隅未地，羊位也；牂，東南隅辰地也，辰為鶉位；故言牂生也。夫羊須牧養，鶉因畋獵，若祿藉功著，然後可致富貴。今梱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牧而忽有羊，不田而獲鶉也。非牧非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注〕不有所為。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注〕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物，自足於性分之內，敖遊乎天地之間，所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注〕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疏〕忘物，故不為事；忘智，故不為

謀；循常，故不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

〔注〕斯不為也。

〔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遙，故不與物更相撓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

〔注〕斯順耳，無擇也。

〔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為乎。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注〕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

〔疏〕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注〕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怪異之徵祥也。今吾子

未有怪行而有怪徵，必遭殆者，斯乃

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

吾是以泣也。

〔注〕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

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關天命，是以泣也。

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

〔注〕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

〔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梱聘燕，途道之上，為賊所得，略梱為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刖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疏〕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梱之

既遭刖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

云：渠公，屠人也，賣梱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疏〕鬻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注〕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成行偏愛之仁，乖於淳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澆季，將來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贊則相勸勉，與所惡則眾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注〕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

〔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立功聚眾，莫先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情，無誠實者

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

〔疏〕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假夫仁義為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注〕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鳩毒，斷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覘也。

〔注〕覘，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

〔疏〕覘，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注〕外賢則賢不偽。

〔疏〕夫賢聖之迹，為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

之妙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④，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注〕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

〔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⑤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⑥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蝨寄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大官室苑囿。蹄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間，用為温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諭流俗寡識

之人，耽好情欲，與豕蝨濡需喜歎無異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疏〕域，境界也。蝨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注〕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俯前彎卷而偃偻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况百姓。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⑦而十有萬家。

〔疏〕舜避丹朱，又不願眾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

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承儀，蒼生蒙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注〕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慙念蒼生，憂憐凡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寧。偃僂攣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

〔注〕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注〕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疏〕煬，溫也。夫不測神人，親疏一觀，抱守溫和，可謂真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注〕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道，不濡沫，相忘於江湖，故魚得計。此斥虞舜羶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注〕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真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注〕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其變也循。

〔注〕未能絕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蒼生，曾不逆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注〕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注〕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注〕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注〕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

〔疏〕莖，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壅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猪苓根也，似猪卵，治渴病。

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無貴賤，瘡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

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所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疏〕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狡免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讀之。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注〕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

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疏〕鴟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脰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注〕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

〔注〕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功勳，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相必相為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也。

〔注〕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注〕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疏〕恃，賴也。攬，損也。風之與

日，相與守河，於河攬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注〕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

〔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為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注〕有意則無崖，故殆。

〔疏〕殉，遂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注〕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注〕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凶灾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注〕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己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注〕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伐。有待之心，其日固久。

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

〔注〕己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己能，成功而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注〕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注〕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疏〕世有明人，是為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疏〕踐，蹶，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之所謂也。

〔注〕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逍遙。是以地藉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合論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標能知七大之者，可謂造極。自此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注〕道也。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

大陰解之，

〔注〕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也。

大目視之，

〔注〕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注〕因其本性，今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也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注〕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體達之。

大信稽之，

〔注〕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

大定持之。

〔注〕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注〕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注〕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注〕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注〕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注〕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

不知而後知之。

〔注〕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注〕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注〕各以其分。

有實也。

〔疏〕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治之，成資實道。

古今不代，

〔注〕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注〕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賴古以為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

〔注〕推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推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注〕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

〔疏〕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是何為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注〕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疏〕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此乃欲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遺於不惑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六

- ① 郭慶藩引文「則」作「斯」。
- ② 「大」字依正文當改作「犬」。
- ③ 《闕誤》引文如海、張君房本「乎」俱作「于」。
- ④ 世德堂本「又」作「而」。
- ⑤ 郭慶藩引文「食」作「良」。
- ⑥ 郭慶藩引文「滋」作「茲」，「弊」作「旅」。
- ⑦ 王孝魚依〔注〕文改「徒」作「走」。
- ⑧ 原作「胃」疑為「胸」之訛，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文意改正。
- ⑨ 「焚」當作「榮」。
- ⑩ 「敖」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作「遨」。
- ⑪ 《闕誤》引文成張三本「事」俱作「辭」。
- ⑫ 趙本無「故可囿也」四字。

⑬ 世德堂本「教」作「樂」。

⑭ 「儉」疑「倫」之訛，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

⑮ 「此」疑「比」之訛，今依正文改。

⑯ 郭慶藩引文改「成」作「咸」。

⑰ 趙本無「復」字。

⑱ 依上下文，「大」當作「火」。

⑲ 郭慶藩引文「徒」作「他」。

⑳ 「為」字世德堂本在「獨能」下，趙諫議本在「亦以」下。

㉑ 世德堂本「拂」作「排」。

㉒ 「之網」疑「之側」之誤，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當改。

㉓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漫」作「慢」。

㉔ 郭慶藩引文「郢」作「癭」，「乃」下「因」字作「回反」二字。

㉕ 王孝魚依江南古藏本及李氏本改「謂」作「諱」。

㉖ 原作「若」，諸本皆作「君」，又依文意改正。

㉗ 原作「長」，依上文改「長」作「叔」。

㉘ 四庫本「揉」作「抓」。

㉙ 四庫本「猶」下有「能」字，「搏」下無「之」字。

㉚ 浙江書局本「鋤」作「助」。

㉛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口」均作「中」。

㉜ 「生」疑「失」之誤，今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當改。

㉝ 「大」字依正文，〔注〕文改作「古」。

㉞ 郭慶藩引文認為「先」字宜在「其」下。

㉟ 「沉」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注文改作「默」。

㊱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外」均作「分」。

㊲ 趙本「凶」下有「也」字。

㊳ 「九」字依正文補。

㊴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況」下有「於」字。

㊵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地」下有「也」字。

㊶ 郭慶藩引文改「賞」作「償」。

㊷ 趙本「之」下有「也」字。

㊸ 「之」字依郭慶藩引文改作「立」。

㊹ 郭慶藩引文「標」作「標」，下同。

㊺ 王孝魚依正文「悅」下補「自」字。

㊻ 《闕誤》引張君房本「鬣」下有「長毛」二字。

㊼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墟」均作「虛」。

㊽ 趙本無「耳」字。

㊾ 世德堂本「也」作「之」，趙本無「也」字。

㊿ 《闕誤》引張君房本「之」作「人」。

①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乎」均作「夫」。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謂」俱作「請」。

③ 「成」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作「伐」。

④ 趙本「不亦」作「亦不」。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七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疏〕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疏〕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冀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疏〕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

也。王果，賢人，嫌彭陽貪榮情速，故盛稱隱者，以抑其進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己不知，故問何為，庶聞所以。

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擲，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江渚以逍遙；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庶，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事迹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注〕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疏〕顛冥，猶迷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

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注〕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己於王者，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夫遭凍之人，得衣則煖；被暍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暍，雖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禦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其內。賢士尚然，況乎真聖，斯志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

〔疏〕韜光為窮，顯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膝步於廣成，斯皆道在則尊，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注〕不以為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注〕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

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蔭庇群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注〕望其風而靡之。

〔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真，斯人化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注〕使彼父子各歸其所。

〔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間^①其所施。

〔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一。

〔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間暇從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

〔注〕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綢繆，

〔注〕所謂玄通。

〔疏〕綢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縣解，體知物境空幻^⑤，豈為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同盡一體矣，

〔注〕無外內^⑥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所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注〕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

〔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

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注〕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⑦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無^⑧名字，為有清塵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注〕任知其^⑨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為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幾，攀緣念慮，寧有住時。假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注〕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⑩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為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

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

〔注〕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凝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

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注〕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論^⑪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注〕性之所安，故能久。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注〕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諭其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皈望桑梓，暢然喜歡。況喪道日淹，逐未來久，今既還原反

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緝，

〔注〕緝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注〕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性也。

〔疏〕緝，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皈其重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為樂也，豈易言乎。

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注〕衆之所習，雖危猶間，況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縣，人衆數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況得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注〕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

物，物自成。

〔疏〕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庶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注〕忽然與之俱往。

〔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凝寂一道，巖然不化。

闔嘗舍之。

〔注〕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之乎？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倣倣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注〕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倣倣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為修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徇也。夫師猶有稱徇，況捨己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

〔注〕都無，乃冥合。

〔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

何做傲，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

〔注〕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爲師傅，玄默端拱而不爲也。

從師而不囿；

〔注〕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疏〕從，任也。囿，聚也。虛淡無爲，委任師傅，終不積聚而爲己功。

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注〕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

〔疏〕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己。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

〔注〕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疏〕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

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於彼，羸然閑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

〔注〕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疏〕傅，輔也。盡，絕也。孔丘聖人，忘懷絕慮，故能開化群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注〕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序之名耳。爲計於時日，故有生死，生死無矣，故歲日除焉。

無內無外。

〔注〕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疏〕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遣，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故魏侯曠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犀首^①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名衍爲此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係其牛馬。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鉞，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羈係牛馬，緒^②勳酬賞，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疏〕季，姓也；昔者古之稱^①；魏之賢臣也。胥靡，徒役人也。季^②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基，犀首方為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遺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

〔注〕蝸至微，而有兩角。

〔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云：我識之矣。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注〕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

〔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觸氏^①，頻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

〔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

〔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疏〕君以意則四方上下有極不？斯^②理物，又質魏侯。

君曰：無窮。

〔疏〕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注〕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

若存若亡乎？

〔疏〕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也。

君曰：然。

〔注〕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

〔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諫不虛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疏〕昔在河東，國號為魏，魏為強秦所逼，徙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疏〕辯，別也。王之一國，別於六合，欲論大小，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無辯。

〔注〕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

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疏〕自悟己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

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注〕自悼所爭者細。

〔疏〕惘然，悵悵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覺己非，惘然悵悵；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注〕曾不足聞。

〔疏〕嗃，大聲；映，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嗃大；若吹劍環，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劍映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疏〕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

〔疏〕極，高也。總總，衆聚也。孔一應聘，門徒甚多，卑馬威議，驚異常。故漿家鄰舍男女群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

是自埋於民，

〔注〕與民同。

自藏於畔。

〔注〕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疏〕混迹泥滓，同塵氓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注〕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注〕規是生也。

〔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注〕所言者皆世言。

〔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注〕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虚心无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

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己也，

〔注〕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

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為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

佞，耻聞其言，况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而何以為存？

〔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久當逃避，汝何為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注〕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鑑，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盛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注〕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卿也。

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搔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疏〕為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

耕地不深，鉏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疏略，故致斯報也。

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疏〕變，改也。耕，治也。耰，芸也。去歲為田，亟遭飢饉，今年藝植，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鉏耨而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飧，故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

遯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注〕夫遯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為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

〔注〕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為祆孽。萑葦害黍稷，欲惡傷真性，皆

由鹵莽浮偽故致其然也。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注〕扶疏則神氣暢。

〔疏〕蒹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扶疏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末非易謀也。

尋擢吾性，

〔注〕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遂使拔擢真性，不止於當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

洩膏是也。

〔注〕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洩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處所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疏〕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

曰：始於齊。

〔疏〕栢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

〔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注〕殺人大災，謂自此以下事。大災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

〔疏〕離，罹也。災，禍也。號叫上

天，哀而大哭，愍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畜之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疆相推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哭之，明畜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睹所病，

〔注〕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

〔疏〕軒冕為榮，戮耻為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睹所爭。

〔注〕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

〔注〕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便群品奔馳，因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注〕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

〔注〕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為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注〕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⑤，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物而愚不識，

〔注〕返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

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衆也。大為難而罪不敢，

〔注〕為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違者，斯罪之也。

重為任而罰不勝，

〔注〕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注〕適其足力則皆至。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注〕將以避誅罰也。

〔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注〕主日興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疏〕譎偽之風，日日而出，偽衆如草，於何得真。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注〕當責上也。

〔疏〕夫知力窮竭，譎偽必生；賦斂

益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夫³⁷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注〕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疏〕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訕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疏〕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蘧瑗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睹其門而測其根也。

〔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如此，何為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注〕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³⁸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知之，銳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³⁹之智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

此⁴⁰所謂然與，然乎？

〔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疏〕畢，大網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猥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何為謚靈？

大弢曰：是因是也。

〔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二人，同濫⁴¹而浴。

〔注〕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注〕以鮒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

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疏〕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遣人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為靈，靈則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注〕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①可謂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敬，用為有道，故謚靈也。

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注〕子，謂蒯瞶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

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己，不亦妄乎。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疏〕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蒯瞶也。欲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升降，故沙丘石槨先有其銘。豈馮蒯瞶，方能奪葬。史與常騫，詎能識邪。

少知問於太公調

〔疏〕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太公調。假設立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疏〕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鄉間丘里，風俗不同，故假問答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

〔疏〕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為風俗也。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疏〕如采丘里之言以為風俗，斯合異以為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

〔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注〕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

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內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咸能自濟，物各得理，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注〕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

〔疏〕功歸於物，故為無為，不執此為^①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注〕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叙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貿不定。

禍福淳淳，

〔注〕流行反覆。

〔疏〕淳淳，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注〕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或於彼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

自殉殊面，

〔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己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注〕正於此者，或差於彼。〔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注〕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卑澤，林籟極多，隨材量用，必無棄擲。

大人取物，其義亦然。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注〕合異以為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大^②山而為基本，此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注〕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彊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

〔注〕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字之曰道。

〔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注〕所謂道可道也。

〔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曰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注〕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

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注〕凡此事故云為趨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矯，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叙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注〕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為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而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叙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

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注〕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疏〕睹，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有，豈復留情物而推逐發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注〕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使，為也。季真以無為為道，接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為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

〔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

用意測其所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注〕皆不為而自爾。

〔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注〕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為過患也。

或使則實，

〔注〕實自使之。

〔疏〕滯有為也。

莫為則虛。

〔注〕無使之也。

〔疏〕溺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注〕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注〕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阻。

〔注〕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喪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

〔注〕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

憂之。

〔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注〕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為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注〕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既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注〕恒不為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注〕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

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注〕舉一隅便可知。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虛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注〕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足，圓備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注〕天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⑤極。

〔注〕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七

- ①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之」均作「名」。
- ② 浙江書局本「撓」作「撓」。
- ③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人」均作「而」。
- ④ 浙江書局本「間」作「閒」，下注文同。
- ⑤ 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約」當改作「幻」。
- ⑥ 世德堂本「外內」作「內外」。
- ⑦ 王孝魚依世德堂本改「師」作「帥」。
- ⑧ 「元」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無」。
- ⑨ 王孝魚依趙本改「其」作「而」。
- ⑩ 郭慶藩引文改「夫」作「天」。
- ⑪ 郭慶藩引文改「論」作「喻」，下同。
- ⑫ 四庫本「其」下有「體用其」三字。
- ⑬ 王孝魚依覆宋本及王叔岷說刪「之」字，四庫本無。
- ⑭ 世德堂本「耳」作「而」。
- ⑮ 王孝魚依疏文及趙本「首」下補「公孫衍」三字。
- ⑯ 郭慶藩引文改「緒」作「叙」。
- ⑰ 此句不通，郭慶藩引文作「子，(者)有德之稱」。

- ⑱ 「夫」字依正文改作「季」。
- ⑲ 「觸氏」二字依正文補。
- ⑳ 郭慶藩引文「斯」上有「因」。
- ㉑ 「如」字依郭慶藩引文補。
- ㉒ 趙本無「耳」字。
- ㉓ 「快」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恨」。
- ㉔ 趙本「損」作「捐」。
- ㉕ 趙本「規」作「視長」。
- ㉖ 郭慶藩引文「召謂」作「請召」。
- ㉗ 「監」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鑑」。
- ㉘ 世德堂本「無爲之至」作「無所不至」，趙本「所」作「爲」。
- ㉙ 世德堂本「致」作「至」。
- ㉚ 趙本「至」作「致」。
- ㉛ 「暢」字四庫本作「傷」字。
- ㉜ 浙江書局本「栢」作「柏」。
- ㉝ 四庫本「灾」作「菑」，與正文同。
- ㉞ 「罪」字依郭慶藩引文改作「罹」。
- ㉟ 趙本「責」下有「有」也。
- ㊱ 郭慶藩引文「剪」下有「千里來霖」四字。
- ㊲ 原作「朱」，不通，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作「夫」。
- ㊳ 世德堂本「甚」作「其」。下文「自尊」下又補「其」字。
- ㊴ 王孝魚依正文改「分別」作「不知」。
- ㊵ 「此」下世德堂本有「則」字。
- ㊶ 《闕誤》引張君房本「濫」作「檻」。
- ㊷ 王孝魚認爲依覆宋本及王叔岷說當改「不」作「亦」。
- ㊸ 四庫本「太」作「大」，下同。
- ㊹ 「無」字依上下文改作「爲」。
- ㊺ 「太」字依正文改作「大」。
- ㊻ 《闕誤》引劉得一本「大」作「廣」。
- ㊼ 「合」字依四庫本改作「舍」。

- ㊽ 「或」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注文改作「使」。
- ㊾ 趙本「去」下有「所」字。
- ㊿ 四庫本「阻」作「徂」。
- ① 世德堂本「有所」作「其有」。
- ② 「之」字依世德堂本當刪。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八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注〕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佯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注〕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萇弘，《外篇》

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萇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注〕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况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火，火尅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生火，守金則金燦。是以誠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燦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②，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注〕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無所逃，

〔注〕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墮惇不得成，

〔注〕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

〔疏〕墮惇，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雖勞形怵慮而卒無所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注〕所希跂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宙。

慰瞽沈屯，

〔注〕非情夷平暢也。

〔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溺，觸物則屯遭，既非清夷，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注〕內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注〕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

〔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焰中和之性。

月固不勝火，

〔注〕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論①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儂然而道盡。

〔注〕唯儂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儂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

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

不事有為，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疏〕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

金，此非黃金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

之水而活我哉？

〔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⑤。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

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注〕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⑥，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鉤頭肉。既為巨鉤，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疏〕號為巨鉤，期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踞其山。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⑦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疏〕期年之外有大魚吞鉤，於是牽

鈎陷沒，馳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鬣，遂使白波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若魚，海神也。澗，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代末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敦玄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輕，量也。

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累，細繩也。鮓鮓，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繩，趨走溉灌之溝瀆，適得鮓鮓，難獲大魚也。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干，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作縣者，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注〕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疏〕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曰先起。儒弟子發冢為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為。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注〕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疏〕接，撮也。摩，按也。顛，口也。控，打也。撮其鬢，控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角制，而之不能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注〕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

〔注〕耳却近後而上僂。視若營四海，

〔注〕視之儻然，似管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偃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忽忽，觀其儀容，似管天下，未知子之族姓是誰。督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

〔注〕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子。

仲尼揖而退，

〔注〕受其言也。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注〕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蹙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注〕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驕警，則陳恒之徒是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驚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夫於本性，故窮窶。

亡其略弗及邪？

〔注〕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

〔注〕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可徧，故警慢者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注〕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惠之。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注〕隱，括；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注〕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注〕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注〕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注〕矜不可載，故遺而弗^⑮有也。

〔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擾撓物心，運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

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闕門。

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疏〕自，後也。宰路，江畔淵名。姓

余，名且，捕魚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

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

遂剗龜也卜之。

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疏〕筴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筴計吉凶，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注〕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

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

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

華^⑯，將死天^⑰，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

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注〕網無情，故得魚。

〔疏〕網無情而得魚，諭^⑱聖人無心，

故天下歸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注〕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

遣間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

也。

去善而自善矣。

〔注〕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疏〕遣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注〕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歧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

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

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崖，故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注〕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注〕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影響，自有智昏菽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由性；之無者，不可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注〕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流蕩逐物，逃遯不返，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注〕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愚迷之類，執志愨然，雖復家被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而不知回顧，流遯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注〕所以爲大齊同。

〔疏〕夫時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爲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可以爲臣爲君而相賤輕。流遯之徒，不知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注〕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留滯。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注〕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

〔疏〕夫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爲學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注〕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疏〕豨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注〕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順人而不失己。

〔注〕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注〕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注〕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其我。

〔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

〔疏〕徹，通也。顫者，辛臭之事也。夫六根無壅，故徹聰明不蕩於外，故為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注〕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跖則衆害生。

〔注〕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注〕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知，為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帶桑中之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徹，則

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殷，非天之罪。

〔注〕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哽塞，以害生崖；通蹶二徒，皆不當理。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注〕通理有常運。

〔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竅。

〔注〕無情任天，竅乃開。

〔疏〕竅，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滯溺不通。

胞有重閔，

〔注〕閔，空曠也。

〔疏〕閔，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

〔注〕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室无空虚，則婦姑勃谿；

〔注〕爭處也。

〔疏〕勃谿，爭鬥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姑爭處，無復尊卑。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注〕攘，逆。

〔疏〕鑿，孔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注〕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溢乎名，

〔注〕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為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

〔注〕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更相賊害。《內篇》云：

名者相軋者也。

謀稽乎諛，

〔注〕諛，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稽，考也。諛，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

知出乎事，

〔注〕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鬥斯至。

柴生乎守，

〔注〕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注〕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耨於是乎始修，

〔注〕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疏〕鋤，耨之類也。耨，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注〕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鋤耨既修，芸除苑葦，幸逢春日，鉏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注〕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

皆媿可以休老，

〔注〕非不老也。

〔疏〕翦齊髮鬢，媿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沐浴。

寧可以止遽。

〔注〕非不遽也。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靜可以止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注〕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

事務也；豈是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彩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注〕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

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之。

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捨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注〕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帥，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注〕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為卿。鄉黨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偽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偽以慕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注〕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聞湯讓務光，恐其及己，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

失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疏〕筌，魚筍也，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蓀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兔置也，亦兔彊也，以繫係兔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論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注〕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八

①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與木」二字互置，並補「木」字。

② 浙江書局本「絃」作「絃」。

③ 世德堂本「知」作「之」。

④ 郭慶藩引文改「論」作「喻」。

⑤ 《闕誤》引張君房本「遊」下有「說」字。

⑥ 郭慶藩引文「機」作「機」。

⑦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驚」俱作「驚」。

⑧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趨」俱作「趣」。

⑨ 郭慶藩引文改「問」作「聞」。

⑩ 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字」作「者」。

⑪ 浙江書局「摩」作「壓」。

⑫ 《闕誤》引張君房本「出」下有「拾」字。

⑬ 《闕誤》引張成二本「行」下俱有「易」字。

⑭ 唐寫本「矜」上無「終」字。

⑮ 「求」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弗」。

⑯ 「幸」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作「華」。

⑰ 郭慶藩引文「天」作「灰」。

⑱ 郭慶藩引文改「論」作「喻」。

⑲ 趙本無「則」字。

⑳ 「及」，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反」。

㉑ 世德堂本「大」作「人」。

㉒ 唐寫本無「日」字。

㉓ 唐寫本無「乃」字。

㉔ 趙本「正」作「政」。

㉕ 「丘」字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改作「辛」。

㉖ 原作「元」，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無」字。

㉗ 「舛」字依郭慶藩引文及文意改作「孔」。

㉘ 《闕誤》引文張二本「林」俱作「楸」。

㉙ 唐寫本「勝」下有「也」字。

㉚ 趙本「覺」作「齊」。

㉛ 《闕誤》引張君房本「沐」作「沐」，高山寺本同。

㉜ 「筌」，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筌」。

㉝ 郭慶藩引文改「彊」作「涼」。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九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注〕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

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注〕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疏〕重言，長老鄉間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注〕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疏〕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卮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注〕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①者也。

〔疏〕籍，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語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注〕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注〕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注〕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己同見則應而為是，與己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注〕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

〔注〕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疏〕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②者，是非先也。

〔注〕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③以年老居先，亦無

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注〕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注〕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

一，故不齊也。

言與齊不齊也，

〔注〕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注〕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注〕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注〕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

他既空，然可斯泯。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注〕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

〔疏〕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注〕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注〕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注〕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

始卒若環，

〔注〕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注〕理自爾，故莫得。

〔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注〕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與時俱也。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

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注〕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疏〕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注〕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

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注〕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注〕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注〕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

機，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之口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

〔注〕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注〕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勗惠子，止而勿言，吾徒庸淺，不能逮及。

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疏〕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①不泊，吾心悲。

〔注〕泊，及也。

〔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

泊，及也。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注〕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為親求祿，雖復悲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注〕係於祿以養也。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注〕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賃而稱孝子，三仕猶為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

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①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注〕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疏〕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注〕外權利也。

〔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二年而從，

〔注〕不自專也。

〔疏〕順於俗也。三年而通，

〔注〕通彼我也。

〔疏〕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注〕與物同也。

〔疏〕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注〕自得也。

〔疏〕為衆皈也。

六年而鬼入，

〔注〕外形骸也。

〔疏〕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注〕無所復為。

〔疏〕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注〕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注〕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

理窮衆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

〔注〕生而有為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沈溺有為，適皈死滅也。

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注〕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无自也。

〔注〕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注〕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注〕皆已自足。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注〕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注〕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夏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注〕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注〕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⑤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⑥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⑦也，奚稍問也。

〔注〕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

得，無所可待，獨化而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注〕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注〕影似形而非形。

〔疏〕蜩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蟻蟮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蟻蟮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蟻蟮而有蟬，蟬亦不待蟻蟮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蜩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

獨化之理彰也。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

而況乎以無^⑧有待者乎。

〔注〕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他物乎。是知一切萬法^⑨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注〕直自彊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彼者，形也。彊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邁，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疏〕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答。

〔疏〕自覺己非，默然悚愧。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洒也。櫛，梳也。屆，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巾櫛，肘行膝步，盡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

李，未有閑庸。今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注〕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睢盱，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勢，矜莊耀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汗辱也；盛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子居也。

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蹙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虔恭，敬奉尊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注〕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

煬，然火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氈席，妻捉梳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

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注〕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夸，混迹同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九

- ① 世德堂本「借」下無「者」字。
- ② 高山寺本「年耆」二字作「來」。
- ③ 郭慶藩引文改「置」作「是」。
- ④ 高山寺本「無」上有「言」字。
- ⑤ 原作「大」，據成疏改作「夫」。
- ⑥ 郭慶藩引文依上句「有」上補「而」字。
- ⑦ 郭慶藩引文改「以」作「此」。
- ⑧ 郭慶藩引文改「是」作「義」。
- ⑨ 趙諫議本「也」作「化」。
- ⑩ 世德堂本無「而」字。
- ⑪ 趙諫議本「觀」作「鶴」。《闕誤》同，張君房云：「鶴雀」作「觀鳥雀」。
- ⑫ 《闕誤》引張君房本「其」下有「私」字。
- ⑬ 郭慶藩引文改「也」作「而」。
- ⑭ 郭慶藩引文改「其」作「有」。
- ⑮ 四庫本「影」作「景」，下同。
- ⑯ 「撮」字依成疏及《闕誤》引張君房本補。

⑰ 浙江書局本「叟」作「搜」。

⑱ 「無」字依郭注及《闕誤》引張君房本補。

⑲ 原作「去」，疑訛，今依郭慶藩引文改正。

⑳ 原作「昆」，疑訛，今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正。

㉑ 原作「司」，今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正。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喚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清^①，所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疏〕戶^②字亦有作户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携妻子，不踐其土^③，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狗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④君，求王子搜只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以玉^⑤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玉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國之人，頻弑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援^⑥，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論，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

不得，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意。

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飼也。

居疏陋之間巷，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北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

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

〔疏〕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

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若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悅拊心，責夫罪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疏〕子陽嚴酷，人多怒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獬狗，遂殺子陽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

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乃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正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

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是白素，裏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

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

〔疏〕縱，躡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

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疏〕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

以儉繫奢，故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疏〕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覓束脩，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姦慝，飾車馬以銜矜夸，君子耻之，不忍為之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疏〕以麻緼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剥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種決。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

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①後決也。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響，韻叶官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②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③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疏〕飡，麩也。作，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④勝也。

〔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⑤之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①，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為儕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餒，營無火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②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

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咎，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③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

〔疏〕削然，取琴聲也。挖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④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⑤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崇。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歸^⑥，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怨，逍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潁陽^⑦，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

淵。

〔注〕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疏〕北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壘上曰畝，下曰畎。清泠淵，在南陽西嶧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壘畝，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泠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字贄，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

應須強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人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注〕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

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疏〕廬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⑩，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

〔疏〕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疏〕爲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爲己福，願人之險以爲己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疏〕遽，速也。速爲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

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注〕《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之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⑫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

亦非聖人矣^⑬。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

① 郭慶藩引文「清」作「情」。

② 原作「後」，疑誤，今依正文改正，下同。

③ 原作「大王」，疑訛，依上下文及郭慶藩引文改正。

④ 原作「元」，疑誤，今依四庫本改正。

⑤ 四庫本「玉」作「王」。

⑥ 原作「暖」，疑訛，依正文改作「援」。

⑦ 高山寺本「君」下無「能」字。

⑧ 郭慶藩引文依正文改「之」作「亦」。

⑨ 原作「飯」，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作「飼」。

⑩ 《闕誤》引張君房本無「者」字。

⑪ 高山寺本無「且」字。

⑫ 高山寺本「豈不命邪」作「豈非命哉」。

⑬ 《闕誤》引張君房本「弦」下有「歌」字。

⑭ 郭慶藩引文改「根」作「跟」。

⑮ 「回」字依四庫本及上下文補。

⑯ 《闕誤》引江南李氏本「利」作「羨」。

17 世德堂本無「自」字。

18 趙諫議本無此「重傷」二字。

19 原作「情」疑誤，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作「損」。

20 趙諫議本「擇」作「釋」。

21 趙諫議本「雪」作「露」。

22 高山寺本「德」作「得」。

23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娛」作「虞」。

24 均依上下文及郭慶藩引文改。

25 四庫本「務」作「督」，下文同。

26 「以」字依四庫本補。

27 四庫本「稠」作「稠」。

28 「人」字依正文補。

29 四庫本「與」下有「之」字。

30 原作「同」，今依四庫本改作「相」。

31 高山寺本「喜」作「熹」。

32 原作「無」，疑誤，今依上下文及郭慶藩引文改作「亢」。

33 「人」字依趙諫議本補。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為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疏〕鋪，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疏〕傲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⑤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⑥於季，願望履幕下。

〔疏〕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睹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

〔疏〕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鍾，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

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令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眾民，不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篡弑，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

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篡弑，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

行，誰惑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蒞，事既不逮，身遭蒞，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疏〕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危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耻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

〔疏〕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阿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

壽盡天命者也。死字有作豕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豕，作猪。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疏〕為達道者之所嗤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

之境，何異乎騏驎馳走過隙孔。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伋伋，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遽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惟增其弊。狂狂失真，伋伋不足，虛偽之事，促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

子曰：然。

〔疏〕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注〕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顛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疏〕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藏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①，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前。藏，謂藏獲也。聚，謂擊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藏獲比夫^②子，則慚忤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弊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胸，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疏〕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為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疏〕夫儒者多言，強為名位；墨者兼愛，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己；殉其所不為，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苟得，皆共談玄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皈根，合於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

〔疏〕所爲，真性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爾真性也。

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注〕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疏〕自比干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之人深宜誠慎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財富則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取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己為超絕

流俗，過越世人；況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爲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

〔疏〕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心靈，而愚者妄爲之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疏〕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

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爲之謀，德者爲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嗜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

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爲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爲驕矜，不以錢財

為娛翫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弑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

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賺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嗛，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醪醴，耳聒官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佞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憤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

疾也。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墻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壑壁，譬彼堵墻，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耻辱邪。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慙而論之，豈非憂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窗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

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惓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注〕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一

- ①《闕誤》引劉得一本「樞」作「摑」。
- ②四庫本「距」作「拒」。
- ③《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徒」下有「於」字。
- ④四庫本「太」作「大」。
- ⑤趙諫議本「鋪」作「脯」。
- ⑥趙本「辛」下有「然」字。
- ⑦原作「蒞」，疑訛，今依四庫本改作「蒞」。
- ⑧「蒞」通「蒞」。
- ⑨《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六」作「七」。

⑩四庫本「伯夷叔齊」四字不重。

⑪《闕誤》「六」作「四」，引江南古藏本云：「四」作「六」。

⑫《闕誤》引張君房本「離」作「利」。

⑬依原文及郭慶藩引文，此句「死」字當于「豕」字互換，下句「走」字當于「乞」字互換。「作豕，作猪」句當改作「豕，猪也」。

⑭「任」疑「狂」之筆誤，依四庫本及上下文改正。

⑮四庫本「汲汲」作「汲汲」。

⑯「則有作色」高山寺本作「則作色」。

⑰郭慶藩引文改「夫」作「天」。

⑱郭慶藩引文改「以」作「與」。

⑲以正文「之」當作「兄」。

⑳原作「昔」，疑訛，依文意及郭慶藩改正。

㉑郭慶藩引文「飯」作「歸」。

㉒世德堂本「申」作「勝」。

㉓趙諫議本「尚」作「上」。

㉔原作「家」和「財」，依上下文及郭慶藩引文改「家」作「財」，「財」作「則」。

㉕四庫本「賢」作「聖」。

㉖《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亦」下有「猶」字。

㉗浙江書局本「管」作「筦」。

㉘張君房本「慰」作「辱」。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二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真胸，故語聲難瀝。斯劍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

〔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爲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疏〕敦，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劍，故問之。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

〔疏〕鋒，劍端也。鏑，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爲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爲劍刃也。

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爲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

為環也。

韓魏為鈇；

〔疏〕鈇，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纔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

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

德，德化也。以此五行，匡制區宇，

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

殺，自然之道也。

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

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疏〕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

下旁通，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

言哉。既以造化為功，故無不服也。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

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

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

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

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

意以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

地而知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

也。但能依用此劍而御于邦國，亦

字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

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劍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

侯之斂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

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鬥

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

趙王，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

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疏〕環，繞也。王覺己非，深懷慚

惡，命莊子上殿以展愧情，繞食三

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慙，豈復能殮

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

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二

① 張君房本無「令」字。

② 高山寺本「三劍」上均有「之」字。

③ 高山寺本「魏」作「衛」，下同。

④ 趙諫議本「賢良」作「堅聖」，世德堂本及趙本「忠聖」作「忠勝」，四庫本「忠聖」作「忠直」，四庫本「豪桀」作「豪傑」。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三

河南郭象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

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子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答云姓孔。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迢遼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拏，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疏〕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警效，卒用此言，助丘不

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逮乎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虚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諸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①事，乃無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

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

廷^⑤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⑥泰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⑦；

〔疏〕摠，濫也。非是己事而強知之，謂之叨濫也。^⑧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己親者，雖惡而舉，與己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諛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為友朋，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狠戾之

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睇

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己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所有功名，還歸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注〕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

孔子愀然

〔疏〕自竦也。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此四事。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爲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爲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爲之，真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疏〕法效自然，寶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徇物無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耻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爲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疏〕從迷適悟爲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不可語

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

〔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人授綬，猶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橈響，方敢乘车。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無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

此。孔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①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注〕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

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②所以為至人之道也。〔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三

- ①《闕誤》引張君房本「交」作「皎」，四庫本同。
- ②郭慶藩引文改「拓」作「托」。
- ③《闕誤》引張君房本「待」作「侍」。
- ④高山寺本「憂」作「處」。
- ⑤高山寺本「廷」作「朝」。
- ⑥高山寺本「不」下有「亦」字。
- ⑦原作「總」，今依四庫本改作「摠」。
- ⑧此處疏文缺，今依成疏原文補。
- ⑨劉文典補正本「舉」作「譽」。
- ⑩高山寺本「離」下無「身」字。
- ⑪此句高山寺本作「今不脩身而求之於人」。
- ⑫高山寺本「悲」作「疾」。
- ⑬又「未發」作「不嚴」。

- ⑭又「未」作「不」。
- ⑮「四事」上文及郭慶藩引文補足。
- ⑯高山寺本「論」下有「其」字。
- ⑰高山寺本「不」下有「為」字。
- ⑱高山寺本「賢」作「貴」。
- ⑲原作「因」，依四庫本改作「固」。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四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己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聞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曰：吾嘗食於十漿，

〔注〕賣漿^①之家。

而^②五漿先饋

〔注〕言其敬己。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睹其容觀，競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

〔疏〕更問驚由，庶陳己失。

曰：夫內誠不解，

〔注〕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謀成光，

〔注〕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注〕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謀，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注〕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而整其所患。

〔注〕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為物標杓，使人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①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注〕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己，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喪，嘉其

自覺，故歎善哉。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注〕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為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履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其間，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頤，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寇聞師友立，不言而歸，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履，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注〕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疏〕顯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注〕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來感己。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注〕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搖而應之，滅迹匿端，有何偁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

毒也。

〔注〕細巧入人為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為鳩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注〕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遙。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注〕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注〕祇，適也。

〔疏〕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

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注〕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注〕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辯，父黨小兒，遂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

〔注〕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己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

〔疏〕闔，何不也。秋栢，勁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

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為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注〕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

彼故使彼。

〔注〕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注〕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疏〕言緩自恃於己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

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注〕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掙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諭。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注〕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

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為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注〕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注〕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衆人也。

〔疏〕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①，天而不人。

〔注〕知而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注〕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泚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罄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

〔注〕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

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注〕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注〕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兵，恃之則亡。

〔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注〕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搴芳草以相

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為。

敝精神乎蹇淺，

〔注〕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為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注〕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大清。

〔注〕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注〕為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注〕任性大寧而至。

〔疏〕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秦，應對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枯槁而顛顛，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

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注〕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痒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為卿相，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圾乎仲尼。

〔注〕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性，仲尼何以安也。方且飾羽而畫，

〔注〕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

畫，非任真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儀，喪其真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偽辭華，析派分流爲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注〕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黔黎，而不知己無信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注〕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

〔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

居民上，何足可安哉。

彼宜汝與？

〔注〕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頤與？

〔注〕效彼非所以養己也。

〔疏〕予，我也。頤，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俱失也。

誤而可矣。

〔注〕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注〕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注〕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己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注〕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貴恩也。商賈不齒，

〔注〕况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客尚不齒理，况君子士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注〕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不得不齒，爲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注〕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

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注〕靜而當，則外內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宵，闇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闇惑之人，罹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注〕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

〔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注〕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願而益，有畏若不肖，

〔疏〕願，慤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真，而心益虛浮也；有其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懷而遠，

〔疏〕懷，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注〕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疏〕縵，緩也。鈇，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縵，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注〕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火，雖復難知，未為無迹。

徵●驗具●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疏〕遠使忠佞斯彰，咫尺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彼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願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疏〕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避。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注〕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注〕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夫，鄙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異，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注〕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睫

〔注〕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注〕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疏〕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為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

〔注〕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疏〕叱，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己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注〕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恣媚也。髯，髭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

事，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注〕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快，仰首不能俛執也。困畏，困苦怯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注〕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讎隙。

仁義多責。

〔注〕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注〕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②；

〔注〕肖，釋散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真性虛照，傀然懸解，無係戀也。

達大命者隨，

〔注〕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不厭其長久^③，以為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注〕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介^④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

〔疏〕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周於己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

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為薄，賣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領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注〕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有驕釋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祭^⑤宗廟曰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注〕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體聞生而曠職，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為孤犢不可得也。况祿食之人，例多夭折，嘉遁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鳶，鷂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

將欲厚葬，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
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注〕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
物之自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真平
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
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注〕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
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
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徵，應
也。

明者唯爲之使，

〔注〕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
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
使，何能役人也。

神者徵之。

〔注〕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
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

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注〕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
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
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
應不及忘應，格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
亦悲乎。

〔注〕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
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
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
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
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
迷忘^⑤如此，深可悲哉。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四

① 四庫本「漿」作「贊」，下同。

② 原作「日」，疑訛，依四庫本改作「而」。

③ 依注文「驚」當作「敬」。

④ 王孝魚依《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文如海、張君房本補，
據成疏亦當有「無」字。

⑤ 郭慶藩引文「無能覺悟」作「無能覺無能悟」。

⑥ 《闕誤》引文成李三本俱無「胡」字。

⑦ 「死精」二字當在「怨」下，依四庫本及郭慶藩引文改移。

⑧ 「不」字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補。

⑨ 依四庫本及王孝魚說「往」當作「性」。

⑩ 王孝魚校改「論」作「喻」。

⑪ 《闕誤》引張君房本「人」上有「至」字。

⑫ 四庫本「導」作「道」。

⑬ 四庫本「瞑」作「冥」。

⑭ 趙諫議本「汲」作「汲」，注同。

⑮ 「將然」二字依四庫本及王孝魚校注改作「從事」。

⑯ 原作「心」，疑誤，今依四庫本及郭慶藩引文改正。

⑰ 郭慶藩引文改「責」作「貴」。

⑱ 四庫本「事」作「士」。

⑲ 四庫本「外內」作「內外」。

⑳ 四庫本「訊」作「訊」。

㉑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順」作「慎」。

㉒ 王孝魚依上下文補「徵」字。

㉓ 原作「心」，依郭慶藩引文及上下文意改作「具」。

㉔ 依正文注文「夫」當移于「而」下，故改。

㉕ 原作「累」，疑誤，依正文及郭慶藩引文改作「異」。

㉖ 原作「眼」，疑訛，依注文及四庫本改作「睫」，《釋文》亦
然，下同。

㉗ 「怯」字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補。

㉘ 《道藏》本「肖」作「消」。

㉙ 原作「人」，疑誤，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作「久」。

㉚ 原作「分」，疑訛，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作「介」。

㉛ 原作「擬」，誤，依文意及郭慶藩引文改作「祭」。

㉜ 四庫本作「其功之外也」。

㉝ 郭慶藩引文改「忘」作「妄」。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五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注〕為以其^①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

〔疏〕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為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理也。

曰：無乎不在。

〔疏〕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注〕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為義。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夫虛凝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注〕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注〕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巖然不假，謂之至

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也。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注〕此四名^②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③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寔，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

〔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

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是以蕃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為意^①，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注〕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注〕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哀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注〕本數明，故末^⑤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

夫聖心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

六通四闢^⑥，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注〕所以為備。

〔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時而變化，隨機運動，無

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注〕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注〕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

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

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秋》褒貶，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注〕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同也。

天下大亂，

〔注〕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聖賢不明，

〔注〕能明其迹，又未易也。

〔疏〕韜光晦迹。道德不一，

〔注〕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注〕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通。

察焉以自好。

〔注〕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

惡，故與一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思察，隨其情好而為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辯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①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注〕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注〕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

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注〕况一曲者乎。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况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注〕全人難遇故也。

〔疏〕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彼我紛紜，遂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術，一往逐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注〕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

也。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

〔注〕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驚，各私所見，咸率己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譎，遂使蒼生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注〕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奢華，物我窮儉，未嘗^②綺麗，既乖物性，教法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注〕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勉

厲其志行也。

而備世之急，

〔注〕勤而儉則財有餘，故^①急有備。

〔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

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

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

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己之大循^①。

〔注〕不復度眾所能也。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

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有在

於是者。姓禽，字滑釐，墨翟弟子

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

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過甚，

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

死無服。

〔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

名也。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

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言

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

〔注〕夫物不足，則以鬪為是，今墨子

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

〔疏〕普汜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

足，故無鬪爭，以鬪爭為非也。

其道不怒；

〔注〕但自刻也。

〔疏〕克己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注〕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

乎己也。

〔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己既勤

儉，欲物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注〕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

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鍾鼓羽毛，

嫌其侈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

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

〔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

法，悉有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

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注〕物^①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

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

非所以為愛也。

〔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

三^①王，下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

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於

己身也。

未敗墨子道，

〔注〕但非道德。

〔疏〕末，無也。翟性^①尹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是果類乎？

〔注〕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凶

哀吉樂，世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

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注〕穀，無潤也。

〔疏〕穀，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薄，其為道乾穀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注〕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注〕王者必合天下之懽心而與物俱往也。

〔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虚心忘己，大順羣生，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疏〕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實塞隄防，通決川瀆，救百六之

灾，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⑤天下之川；

〔疏〕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

禹捉耜掘地，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往來，九州雜易。

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為盪，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無胼，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⑥，置萬國。禹大聖也，形勞天下也如此。

〔注〕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睹其性之適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聞啓之泣，無暇暫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

賴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股無肉，膝脛無毛。禹之道聖，尚自艱辛，况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注〕謂自苦為盡理之法。

〔疏〕裘褐，粗衣也。木曰跣，草曰躄也。後世墨者，翟之弟子也。裘褐

跣躄，儉也。日夜不休，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疏〕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乖於禹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注〕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疏〕訾，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觭，音奇。對辯曰偶。侔，倫次也。

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己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

獨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辯相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

〔注〕尸者，主也。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注〕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注〕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

其行則非也。

〔注〕為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疏〕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注〕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注〕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注〕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也。

捋求之不得也，

〔注〕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注〕所以為真好也。

〔疏〕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顛顛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

才士也夫。

〔注〕非有德也。

〔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

〔注〕伎，逆也。

〔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於衆無逆伎，立於名行以養

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注〕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每願字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首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注〕華山上下均平。

〔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注〕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

以聊合驩，以調海內，

〔注〕強以其道聊令合，調令和也。

請欲置之以為主。

〔注〕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疏〕聊，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注〕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注〕所謂聊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不許戰鬥，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注〕聊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注〕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所謂被人輕侮而不耻辱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注〕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為太少乎。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注〕斯明自為之大小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注〕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

〔疏〕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注〕謂民亦當報己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注〕揮斥高大之貌。

〔疏〕圖傲，高大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為苛察，

〔注〕務寬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己寬容，終不用取捨之心苟且伺察於物也。不以身假物。

〔注〕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注〕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乖道逆行。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為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為內，

〔疏〕為自利，內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注〕未能經虛涉曠。

〔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注〕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注〕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謀，守法而往，酷而無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者，故有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

愛也。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

〔注〕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

〔注〕性其性乃至。

道則無遺者矣。

〔疏〕萬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

〔注〕泠汰，猶聽放也。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到守此，用為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注〕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注〕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

〔疏〕譏髀，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注〕欲壞其迹，使物不殉。

〔疏〕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

椎拍^②，斡斷，與物宛轉，

〔注〕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

〔疏〕椎拍，答撻也。斡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拍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注〕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昏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為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注〕任性獨立。

〔疏〕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注〕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所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疏〕磨，磴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磴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無是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注〕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己，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磴等，行藏任物，動靜無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注〕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注〕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遍物也。

〔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若夜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

慎到之惑，其例如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注〕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

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豪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注〕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適為其怪也。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注〕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注〕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窳然，惡可而言？

〔注〕逆風所動之聲。

〔疏〕窳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窳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執

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注〕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

而不免於魴斷。

〔注〕雖立法而魴斷無圭角也。

〔疏〕魴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魴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不免於非。

〔注〕躔，是也。

〔疏〕躔，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所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注〕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

〔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注〕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

知，略有梗槩，更相師祖，皆有稟承，非獨臆斷，故嘗有聞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道為精，用有為事，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

〔注〕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無有，

〔注〕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注〕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

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括囊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

教，每以凝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注〕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身也。

形物自著。

〔注〕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注〕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縣鏡，其逗機也似響應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注〕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闡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注〕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夭年；

雌柔謙下，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注〕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注〕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

〔注〕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疏〕貪資貨也。

己獨取虛，

〔注〕守冲泊以待羣實。

〔疏〕守冲寂也。

無藏也故有餘，

〔注〕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歸然而有餘。

〔注〕獨立自足之謂。

〔疏〕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己，在物至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注〕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恩惠，食苟簡之田，立不貸之圃，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為於物耳，以此為行而養其身也。

無為也而笑巧；

〔注〕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

〔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偽也。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

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注〕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咎，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灾殃。以深為根，

〔注〕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注〕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

〔注〕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水氣無爽也。至順則全迂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注〕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注〕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注〕全其性也。

〔疏〕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真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

〔注〕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注〕任化也。

〔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注〕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注〕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根。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

〔注〕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簡，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炁混俗，未嘗簡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注〕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沉滯闇濁，咸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卮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滿則

傾，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況至言。而著艾之談，體多真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注〕其言通至理，正常萬物之性命。

〔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智，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

不譴是非，

〔注〕已無是非，故恣物而_●行。

以與世俗處。

〔注〕形羣於物。

〔疏〕譴，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瑰瑋而連犴無傷也。

〔注〕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瑰瑋，宏壯也。連犴，和混也。

莊子之書，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

〔注〕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

也。諛詭，猶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諛詭滑稽，甚可觀閱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注〕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爲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下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_●適而上遂矣。

〔疏〕闢，開也。弘，大也。閔，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真宗調適，上達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言此《莊書》，雖復諛詭，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感已，終不蛻而捨之也。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注〕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爲汪汪然，禹拜_●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惚，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_●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

色，何厚之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

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無窮而有窮，

〔疏〕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窮與物相盡也。

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我知天下^②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遞，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汜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為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犬可以為羊；

〔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

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法皆然也。

輪不踞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踞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踞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

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無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柎；

〔疏〕鑿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巖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寂，故《肇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豪

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疏〕鏃，矢耑也。夫幾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踞不動，鏃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為二，添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為三也。亦猶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者也。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白為黑也。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斯卒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

未當理，故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

〔疏〕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柢，體也。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疏〕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莊乎。施存雄而五術。

〔疏〕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真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住。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

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

〔疏〕徧為陳說萬物根由，並辯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

〔疏〕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衆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

蚊蟲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溢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注〕：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

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瀉以素真，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十五

- ① 四庫本以其「作其所」。
- ② 「者」字依趙諫議本、四庫本改作「名」。
- ③ 原作「操」，疑誤，依四庫本改作「參」。
- ④ 高山寺本無爲意二字。
- ⑤ 王孝魚依王叔岷說「末」作「度」字。
- ⑥ 四庫本「關」作「辟」。
- ⑦ 世德堂本「百」作「有」。
- ⑧ 王孝魚改「常」作「嘗」。
- ⑨ 四庫本「故」作「而」。
- ⑩ 四庫本「循」作「順」。
- ⑪ 「物」字疑漏，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⑫ 原作「君」，依正文及郭慶藩引文改作「三」。

① 「翟性」二字依正文及郭慶藩引文補。

② 四庫本「昔」下有「者」字。

③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本「雜」俱「滌」。

④ 四庫本「風」「雨」二字互易。

⑤ 高山寺本「好」下有「者」字。

⑥ 「首」字依王孝魚校注補。

⑦ 王孝魚依趙本改「亦」作「必」。

⑧ 郭慶藩引文改「異」作「萬」。

⑨ 「又」原作「後」，「焉」原作「也」，依四庫本改。

⑩ 「柏」疑「拍」字筆誤，今依四庫本改正。

⑪ 四庫本「聚」作「見」。

⑫ 王孝魚依宋本改「理」作「埋」。

⑬ 高山寺本無「容」字。

⑭ 四庫本「寂」作「芴」。

⑮ 趙諫議本「儻」作「黨」。

⑯ 「兩」字依四庫本改作「而」。

⑰ 四庫本「調」作「稠」。

⑱ 「亦」字依四庫本改作「拜」。

⑲ 高山寺本無「也」字。

⑳ 四庫本無「下」字。

㉑ 「肇」字以前面疏文補。

㉒ 原作「重」，疑訛，依正文及郭慶藩引文改作「動」。

㉓ 原作「任」，不通，依上文及郭慶藩引文改作「住」。

（韓星點校）

003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

經名：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北宋陳景元撰，約成書於元豐甲子（1084）。十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叙

碧虛子造

太史公曰：莊子嘗爲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三卷，又梁曠有南華論二十五卷。陶隱居真誥序錄曰，莊子受長桑公微言，撰內篇七卷，以三言爲題者，當是法璇璣之環轉，三景之煥明，故造真誥，編爲七日，亦用三字爲標。隱居著述蓋有所宗焉。唐天寶中，詔

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是知南華之義所來尚矣。僕自鬚角好誦是經，非事趣時，破卷而已，斯乃道家之業，務在長生久視，毀譽兩忘，而自信於道矣。豈與有待者同日而論哉。今述章句，復成七卷，謂離章辯句，委曲枝派也。以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爲內，實漆園命名之篇也。其次止以篇首兩字或三字爲題，故有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或謂外雜篇爲郭象所刪修，又按陶隱居曰莊子作內外篇，而不言其雜篇，復覽前輩注解，例多越略，殊難稽考。今輒於二十六篇之內取兩字標目而一段成篇者，得駢拇、馬蹏、肱篋、刻意、繕性、說劍、漁父七篇，以配內立名，而曰外篇。其次讓王、盜跖、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天下，十有九篇，比乎內外之日則奇偶交貫，取其人物之名則條列自異，考其理則符陰陽之數，究其義則契言默之

微，故曰雜篇。今於三十三篇之內，分作二百五十五章，隨指命題，號曰章句，逐章之下，音家解義，釋說事類，標爲章義。書成，嘗數其正經，得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十亡其四矣。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公孫龍三篇，以備討尋。烏乎，後之學者不幸不見漆園簡莢之完，篇章之大體妙指浸爲諸家裂。元豐甲子歲上元日叙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莊子姓莊名周，或字子休，宋之蒙城人也。

與梁惠王、齊威王同時，嘗為漆園吏。師長桑公子，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之曰南華。論其學本於黃老，又師楚人蜎淵。後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闡編郎。唐開元十九年五月四日，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列子號曰冲虛真經，庚桑子改為洞靈真經。南華者，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

內篇道遙游一

內七篇目，漆園所命名也。夫人能无己，然後功名泯絕，始可以語其道遙游矣。道遙游者，以其獨步方外，矜誇未忘，故次之以齊物論。夫齊也者，忘物而自齊也；而未齊者，即有彼我之論焉。彼我循環，入環中之空則齊矣。能以空自齊者，未識死生之主，故次之以養生主。主者，精神骨骸之真君也。形猶薪也，主猶火也。夫能存火者，薪也，薪盡則火滅矣。唯善養者，莫知其盡。復有獨耀者，不能與人群，故次之以人間世。夫處汗而不染者，善能和光同塵，同塵故有德，故次之以德充符。德形則物忘，唯隱晦者才全，才全則可以為師，

故次之以大宗師。為師者，莫如真人，真人豈得有心哉，无心則可以貳造化，故次之以應帝王。夫帝王者，大道之原，教化之主，居四大之一，為萬物之尊。廣矣深矣，相者莫能測矣。其駢拇而下，别无指義，編次皆重復衍暢七篇之妙云。

順化道遙

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嵇康云，取其溟漠无涯也。梁簡文帝云宵冥，无極也。鯤公渾切，爾雅，魚子也。名鯤者，謂魚卵初化，未辯鯨鯢。取其混同之義，蓋言鯤爾。鯢之將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鵬古字作朋，以為朋黨之義，故出聲與衆禽不别也。蓋言朋輩爾。朋之將飛，不知其幾千里也。南冥南海也，義同北冥。齊諧戶皆切。司馬彪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搏徒端切。鳥飛空，以爪搏風作勢騰翥也。扶搖爾雅云，颺風也。色邪也嗟切。助句，不定之辭，後倣此。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坳堂於交切。成无英云堂庭坳陷之地。芥，吉邁切。李頤云小草也。則膠古肴切。又如字。李云黏也。風斯相支切。析也。今培薄回切。益也。禮記曰，墳墓不培。培猶治也。夭於表切。司馬云折也。闕於葛切。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蝸田聊切。司馬云蟬也。鸞鳩於角切。本亦作學，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小鳩也。毛詩

草木疏云，鶻鳩，斑鳩也。我決喜缺乎。穴二切。李云疾也。搶七良切。司馬云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突也。榆音踰，木名。枋而止音方，李云檀木也，文如海及江南古藏本作搶榆枋而止。控苦貢切。司馬云投也，引也。崔云叩也。莽莫浪，莫朗二切。蒼七蕩切。又如字。成云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三餐七丹切。果然文本作顛，飽貌。春束容切。糧音良。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作之二蟲又何知。朝菌其隕切。司馬云犬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白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檉也。問文云欵生之芝也。晦朔朔，旦也；晦，冥也。蟪音惠。蛄音姑。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蜩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蛸蛄也。或曰山蟬，春鳴者不及秋，秋鳴者不及冬。楚詞云寒蟄也，一云夏蟬也，生於麥梗中，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冥靈本作楨，李云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大椿丑倫切。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方也。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此大年也見成本舊闕。彭祖成云姓錢名鏗，帝嚳之遠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者必能養人，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特聞崔本作待聞。

極變逍遙

湯史記云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字天乙，有聖德，放桀於南巢。棘李云湯時賢人，博物者也。窮髮崔云北方无毛地也，山以草木為髮。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斥昌石切。指名也，一曰大也。鵙亦作鷓，於諫切。雀類也。翱翔五刀切。回飛也。行下孟切。比毗至扶至二切。李云合也。而玉篇音能，奴登切。說文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偁賢能也。或如字而，安也，易宜建侯而不寧。鄭氏讀，今不取。徵如字，司馬云信也。崔云成也。宋榮子司馬云宋國賢人。猶然笑之李云謂猶以為笑。加沮慈呂切。敗也。數數音朔，下同司馬云，猶汲汲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渝切，謂計數也。列子李云鄭人，名圍寇，或作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陸機要覽云，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于八荒。泠然音零。成云輕舉貌。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謂之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之辯平免切。辯者變也。郭象注云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惡乎音烏。成云猶於何也。無己音紀。

無己逍遙

堯史記云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年登

帝位，都平陽。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今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凡二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而崩，葬陽城，於詩為唐國。許由高士傳云，字仲武，陽城槐里人。遁耕穎水之陽，箕山之下，謚曰箕公。燭火音爵，又子召切。字林云炬火也。一云燿火，謂小火也。時雨成云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浸子鳩切。灌古亂切。天下治直吏切。致理成功曰治。直基切，理也，下不再出以義求之。鷓子遙切。鵙音遼。郭璞云桃雀也。成曰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偃鼠如字，說文鼯鼠也。李云鼯鼠也。成云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蹶，蹶有三甲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內出大鼠，其狀如牛，土人謂之偃鼠，天時將災，鼠則從山中出遊吠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稼盡耗也。庖人鮑交切。掌厨人也。周禮有庖人職。尸祝之六切。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太常祝也。謂執祭版對尸而祝之。一云傳鬼神辭曰祝。樽子存切。本作尊，酒器也。俎側呂切。肉器也。

無功逍遙

肩吾李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懷道人也。

接輿音餘，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隱之賢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伴狂不仕，常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聘之不應，於是夫負妻戴以游山海，莫知所終。无當丁浪切。司馬云言語

宏大无的當也。驚怖普布切。懼也。逕古定切。庭敕定切。李云逕庭謂激過也。成云過差也，亦是直往不顧之貌。藐音邈，又弭沼切。簡文云遠也。姑射音液，李食亦切，山名，在北海中。倬約昌略切。李云柔弱貌。處子文云謂守雌靜而不為物所傷也。疵在斯切。病也，司馬云毀也。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狂梁王切。李云癡也。瞽音古，目无縫如鼓皮也。與乎音豫，及也，下同。之觀古亂切。聾鹿工切。耳不聞也。瞽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盲。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唱，未嘗求人而為人所求也。旁薄剛切。又作磅。礪薄博切。司馬云旁礪猶混同也。萬物以為一句絕。世斬音析，求也。乎亂本作乳，古治字，後人轉寫作亂。弊弊扶世切。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浸子鳩切。稽音雞，至也。溺奴歷切。塵垢古口切。猶染汙也。枇悲矣切。糠音康，猶煩碎也。陶徒刀切。範土也。鑄朱庶切。鎔金也。堯舜堯已解前章，史記云舜，謚法仁聖盛明曰舜。顓帝六世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生於姚墟，因即姓姚。生於媯水，亦曰媯氏。目有重瞳，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二十以孝聞，三十總百揆，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都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无名逍遥

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商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商冠也。以冠爲貨。越會稽山陰縣。斷丁管、徒短二切，司馬作敦敦斷也。四子司馬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之陽扶云切。成云汾水出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今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鳥了切。李云猶悵然。成云深遠貌。喪其息浪切。

適物逍遥

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惠王相。魏王成云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爲魏，後爲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爲梁，僭號稱王。貽音怡，遺也。瓠音護。種章勇切。而實五石成云大可容受五石也。盛音成。剖普口切。判也。成云分割也，瓢毗遙切，勺也。則瓠戶郭切。又音護，下同。本作鑿，音鑿。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淺，受水則零落而不容也。吁然許橋切。李云吁，虛大貌。崔作誇。吾爲于僞切。掎之方垢切。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愧悲切。龜手，黑皮皴皴也。泝扶經切。浮也。泝普歷切。李云泝聲也。成云泝猶擗也。統，繭也。謂擗繭於水中也。統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統。李云泝泝統者，漂絮於水

上。統，絮也。以百金以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謂百斤也。鬻音育，賣也。技竭彼切。術也。以說始銳切。又如字。有難乃旦切。之將子匠切。大敗必邁切。不慮以爲大樽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所謂腰舟也。慮，謀思也。蓬之心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而不暢，曲士之謂也。

无為逍遥

樗敕魚切，木名。成云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也。或云似椿。擁腫章勇切。李云猶盤癭。不中丁仲切。下同。卷曲音權，成云不端直也。同去如字，李羌呂切。狸力之切。狂姓生二音。司馬云狃也。成云野猫也。敖者五到切。支遁云伺彼怠傲，謂承夫間殆也。司馬音邀，謂伺邀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音條。不辟音避，下倣此。機辟毗亦切。成云機關之法，覆車之類也。罔罟音古。成云罟罟也。犛牛呂之切。李音來。成云犛牛猶鹿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云。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成云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彷徨剛切。徨音皇。彷徨猶翱翔也。一本作方羊，廣雅云彷徨徙倚也。成云縱任之名也。安所困苦哉文本作安所窮困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碧虛子造

內篇齊物論二

齊我

南郭子綦音其。成云楚昭王之庶弟，莊王之司馬，名定，字子綦，有道之士，居于南郭，因以為號。隱於斬切。憑也。几音紀。而噓音虛，吐氣為噓。嗒焉吐苔切。解體貌。似喪息浪切，下同。其偶五口切。匹也，對也。司馬云偶，身也，身與神為偶。成云身與神為匹，物與我為偶。文云喪偶者謂忘形神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謚成，字子游。何居斤於切。處也。槁木古老切。人籟力帶切。簫管之音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管長二尺。郭璞云簫管長一尺二寸，一名為籟，今詳其義籟者，取其聲之衆也，故有地籟天籟，非止簫籟之稱也。地籟衆竅之聲也。天籟即人籟地籟之聲，會歸天然，故曰天籟，夫音扶。大塊苦怪、苦對二切，元氣也，混成也。司馬云大朴之貌。噫乙戒切。文云吐氣也。萬竅苦甲切。怒呶胡刀切。成云猶鼓怒呶叫也。文云出聲也。參參良救切。長風之聲

也。李作颺，通作參。畏於鬼、烏罪二切。佳醉癸、子唯二切。李云畏佳，山阜貌。成云扇動貌。之竅崔本作窾。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窾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似研音雞。柱上方木也。今之斗楮是也。簡文云構櫨也。似圈起權、其院二切。杯圈也。徐邈曰如羊豕之闌圈也。似白其九切。注者烏携、烏蛙二切。司馬云若注曲也。汚者音烏。司馬云若汚下也。激經歷切。如水激也。古弔切。司馬云聲若激喚也。謫者音孝，李虛交切。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謹謫之聲。叱者昌實切。司馬云若叱咄聲。吸者許及切。司馬云若噓吸聲。叫者古弔切。司馬云若叫呼聲。謔者音豪。司馬云若謔哭聲。突者於堯切。一音查，司馬云深者也，若深突突然。咬者於交切。又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唱于如字。唱喁五恭切。又音愚。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冷風音零。李云冷冷小風也。小和胡卧切。下同。飄風鼻遙切。司馬云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飄。厲風司馬云大風也。向云烈風也。濟子細切。向云止也。調調音條。刁刁都堯切。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比竹毗志、必履二切。自取成云猶自得也。

齊智

大智閑閑何間切。安也。小智閒閒古莧切。間別也。炎炎于廉切。成云猛烈也。簡文云美盛貌。詹詹音占。李云小辯貌。崔作閭閭。魂交文云寐則魂神，交合是陰闔也。其覺古孝切。形開文云覺則形識開張，是陽闔也。與接為構人世接識，構結權愛。縵者末旦切。寬慢也。窖者古孝切。深固也。密者隱匿也。小恐曲勇切。惴惴之瑞切。心不寧也。縵縵昏忘其性也。機括古活切。機弩，牙括箭括。詛側據切。呪也。盟音明，誓也。其殺色界切。衰也。其溺奴狄切。其厭於葉切。沒也。如緘古咸切。繩也。老洫弋質切。深也。義取深溺。江南古藏本作溢。復陽陽謂生也。哀樂音洛。熱之涉切。司馬云不動貌。姚音遙，輕浮貌。一云長也。佚音逸，縱放貌。一云過也。啓詰以切。開張貌。態敕代切。僞淫貌。一云意也。蒸之膺切。成菌其隕切。芝菌也。得此忘言之道，亦常道也。未有疆名，故云此也。真宰養生主也。其眈除忍切。兆也。百骸户皆切。成云百骨節也。六藏江南古藏本作五藏六府。夫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

形氣四，故曰九。舊本云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也。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眩古來切。司馬云備也。簡文云兼也。其遞音弟。真君太一尊也。茶然乃結切。簡文云疲病困之狀。芒乎莫剛切。芒味也。成心謂妄成是非之心也。與有如字，黨與之與也。神禹史記云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禪成功曰禹。字文命，鯀之子，啓之父也。神禹者，謂大禹治水有神功，故謂之神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年百歲也。吹也如字，又叱瑞切。猶鳴也。馘音苦豆切。司馬云鳥子欲出，卵中而鳴曰馘音。一云破卵出鷄曰馘。

齊是非

道惡乎隱音烏，下同。真偽或作真詭。

崔本作真然者也。儒墨儒學宗周公文王，墨學宗夏禹。道樞尺朱切。如戶樞之義，中空而轉物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夫指馬之義，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解疏者旨歸不同。今按公孫龍六論，內有白馬指物二論，乃知漆園稽考述作，有自來矣。故備錄二論，附章句餘事之後，以示將來云。故爲于僞切。下以義求之。莛音廷。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病癩也。西施司馬云夏姬也。按

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苦回切。大也。簡文本作弔。危九委切。成云奇變也。憍怪音決。李云憍乖也。怪，異也。其分如字。復通扶又切。下以義求之。幾矣音機。盡也。謂之道句絕。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勞。狙公七徐切。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猿狙者也。廣雅云狙，獼猴也。賦芋音序，與籽同，橡子也。賦謂敷布之義。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昇，暮四昇。天均崔本作鈞，陶鈞也。昭文之鼓琴司馬云古之喜琴者。師曠成云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或云賢大夫。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能致鬼神。之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也。惠子之據梧成云謂惠施以梧爲机，據而談論，猶隱机者也。或謂梧爲琴，非是。故載之末年以其始好不廢，故書之於今也。堅白之味終夫離堅白，合同異，前輩亦講說不一，今備錄公孫龍堅白論，續指物白馬論之後，以補闕疑。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音倫，綸，緒也。崔云琴弦也。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雖我亦成也。滑疑古沒切。亂也。所圖圖者，蜺畫限域也。謂域於分內，紫而不用也。秋毫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至秋而尖細，故以喻小也。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殤。巧曆謂巧於曆數也。

齊道

有封封，域也。有眡之忍切。眡，界畔也。李音具，謂封域眡陌也。有左有右左陽右陰。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如字。有辯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又謂爭門之爭。不稱尺證切。不賺欺算切。盈也。又獲藏食處也。不賺者，猶無所蓄藏也。徐邈音謙，謂不貪故無所謙遜也。仁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不伎之鼓切。逆也，害也。園五丸切。圓也。幾向其衣切。天府無不藏。葆光無不蔽也。

齊治

堯舜並解道遙篇。宗膾古外切。胥息徐切。敖五高切。三國名也。崔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一云宗膾、叢支、胥敖，蓬艾喻其蕃國卑小。十日並出鴻烈解云，堯時十日並出，謂沃孽蠻也。羿射之中其九日，烏落而死者，謂九日潛退也。

齊物

齧五結切。缺丘悅切。王倪五嵇切。高士傳云，王倪齧缺並堯時賢人。惡乎音烏。下同。庸詎其據切。字林未知詞也。庸謂庸常也。詎，何也。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魴音秋，魚名。惴之瑞切。慄音栗。恂音荀。並恐懼戰悚貌。猿猴音袁侯。芻初俱切。小爾雅云秆謂之芻。

豸音患。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豸，以所食得名。

麋音眉。成云似鹿而尾長。薦穢練切。司馬云美

草也。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螂音即。蛆子餘

切。蜈蚣也。爾雅云蒺藜蜈蚣似蝗，大腹長角，能食

蛇腦。帶崔云蛇也。螂蛆好食蛇眼。鴟尺夷切，

鴟也。鴟於加切，鳥也。嗜市志切。獮匹羨切。

狙七餘切。司馬云獮狙一名獮狎，似猿而狗頭，其

雄喜與雌援交，異類牝牡也。獮音葛，狎音臧。或以

獮狙為二名，獮狎為二名皆非也。為雌如字，又音

妻。毛嬙在良切。越王美姬也。麗姬力知切，

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也。決喜缺切。驟士救切。

決驟，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為決驟。樊然音煩。

樊然猶糾紛也。殺亂何交切。謂殺饌之雜亂。

泓戶故切。向云凍也。崔云洄洄也。飄風振海

毗霄切。見江南李氏本，舊闕。

齊死生

瞿鵠子其俱切。士之道號也，猶如鵠冠子。

長梧子名立，李云居長梧下，因為號。簡文云

長梧封人。夫子向云瞿鵠之師。孟浪並如字。

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

崔云不精要貌。或云率略也。之行下孟切。黃

帝即本朝聖祖天尊也。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

四日，真宗皇帝御製聖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降臨記云，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之數是趙之始祖，吾於世有

功，故再降，乃軒轅黃帝母氏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史記云生而能言，後得道昇天。聽救定切。

瑩於迴切。認可道為妙常，猶視玉色以耳聽也。

時夜謂雞能司時夜。見彈徒旦切。鴞于驕切。

毛詩草木疏云，大小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可以

作炙。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鴞，古人重其炙，固當肥

美，一名梟，一名鴞，吳人呼為魍魎，惡聲鳥也。賈誼

云鴞似鴞，其實一物也。一曰鸚鵡妖鳥也。之奚

音兮，何也。審何聲也。旁日月薄葬、蒲光二切。

依也。挾戶牒切。崔本作扶。宇宙治救切。尸

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脗武軫切。

李云無波際貌。向音脗，若兩脗之相合也。滑古

沒切。亂也。向本作汨。昏音昏。滑音紛亂，未定

貌。愚苾徒奔切。苾然無知，直往貌。劉得一作

苾，莫報切，注云若愚而昏苾說文艸覆蔓也。相蘊

於本切。積也。予惡音烏下惡乎同。惡死烏路

切。弱喪息浪切。文云秦人孩孺移家于楚，戀楚

忘秦，故云弱喪。麗姬已解在前。艾封麗戎國

艾地，守封疆人之女。王所崔云獻公僭僞王。蘄

音析，求也。覺音教，下同。竊竊竊竊，自私貌。

如竊盜之自私也。弔如字。弔生曰唁，弔死曰弔。

詭九委切。其解音蟹。者是旦暮遇之也。達

道之士，以萬世猶旦暮，王子年拾遺記云，扶桑萬歲一枯長，生人視之如旦暮，此其類爾。

齊同異

黠闇音暗。李云黠闇不明貌。惡能音烏，下同。

天倪崔寔二音，自然之分。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其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亦无辯然。若

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

江南古藏本，舊无矣字。化聲爭辯是非之聲，其猶

變化耳。曼音萬。衍以戰切。文云不停滯貌。司

馬云无極貌。振暢也，止也。无竟極也，窮也。

崔作境。

齊因

罔兩郭云，景外之微陰。向云景之景也。崔

本作罔浪，云有無之狀。曩乃蕩切。李云曩也。無

特獨也。或作持。操與音餘。蛇蚶音附。成云

蛇蚶，蛇蛻皮也。蝸翼成云蝸翼非翅也，謂蟬蛻殼

也，與寓言篇蝸甲同。言非如蛇蚶蝸翼之類，有所

因待，吾之獨化出於自然，何所待哉。

齊化

胡蝶徒協切。蛺蝶也。栩栩况甫切。文

云適性貌。成云忻暢貌。徐云喜貌。崔本作翩翩。

自喻李云快也。成云曉也。志與音餘，下同。

覺古孝切。遽遽音渠。李云有形貌。文云驚怪

貌。崔本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今本亦作

遽。

內篇養生主三

養性分

有涯魚佳切。分也，又作崖。緣督以爲經緣，由也。督，正也。經，常也。以養羊尚切。

得生理

庖丁白交切。庖人，丁其名也。成云掌厨丁役之人。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

文惠君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於綺切。所踦音螳，觸也，刺也。砉然呼鴟切。司馬云皮骨相離聲。響然許文、許亮二切。奏進也。騞然呼獲切。崔云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切。下同。桑

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湯天子之樂名。經首司馬云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或云秦樂名。諱音熙，歎聲也。技具綺切。下同。所好呼報切。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不以目視集道遺照。官知止官，法也。法在知止而理未可停，是以一朝解九牛也。而神欲行空窾已忘。批備結、鋪迷二切。擊也。大郤去逆切。謂閒郤交際之處。大窾苦管切。空也。肯苦等切。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許叔重云骨肉肯肯著也。綦苦挺切。司馬云猶結處也。文云肯綦謂

交聚也。大軻音孤。郭云軻戾大骨也。崔云繫結骨也。良庖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一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衆也。劓音刑，磨石也。爲戒于僞切。下同。謏然化百切。成云骨肉相離之聲也。已解音蟹，下同。牛不知其死也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提刀徒嵇切。躊直留切。踏直於切。閑豫貌。善刀而藏之善，穩善也。收刀不羸惡也。

遺刑累

父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宋人也。惡乎音烏。介音戒。崔本作兀，又作，既，斷足也。郭云介，偏則也。天與其人與並如字，又並音餘。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使獨司馬云一足曰獨，或獨曰介。有與如字。郭云兩足共行曰有與。

遠樊籠

澤雉澤中之雉也。一啄陟角切。不斲音析，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雖王于况切。志氣盈豫貌又盛也。

釋縣解

老聃吐藍切。廣聖義云字伯陽，或字聃，生楚國苦縣瀨鄉，身長九尺，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三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居岐山之陽，西伯

詔爲守藏史。康王時爲柱下史，昭王時西度函關，在周二百餘年。秦失本又作俠，各依字讀。老君友也。三號戶羔切。其人也文本作至人也。少者詩照切。遁天徒遜切。逃遁天理也。倍情布對切。加也。倍加俗情也。哀樂音洛，下同。二本作憂樂。縣解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火傳直專切。傳者，相傳繼續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碧虛子造

內篇人間世四

化導

顏回 史記云字子淵，魯人也，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仲尼史記云姓孔名丘，字仲尼，魯人，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大聖之德，回之師也。衛君司馬云衛莊公蒯聵也。按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公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為莊公。蓋是出公輒也。行下孟切。獨崔云自專也。國量音亮。若蕉似遙切。蕉，不堅之草，言德澤虛美也。醫於其切。思其所行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丑由切。愈也。所行見江南李氏本舊闕。諱音熙，歎聲也。若往而殆刑耳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所為子偽切。相軋於黠切。輾轢也，車所踐也。信缸苦江切。簡文云慤實貌。疆其兩切。銜熒絹切。賣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人惡烏路切。下惡不肖同。有其美也崔本作人惡，育云賣也，與上銜賣義相貫矣。菑音灾，下同。菑夫音抉。惡用音烏。若唯无詔

句絕，告也，言也。其捷在接切。熒之戶扁切。桀史記云謚法，賊民多殺曰桀。關龍逢成云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紂史記云謚法，殘義損善曰紂。王子比干成云紂之叔父忠諫而被剖心。拊音撫。李云偃拊謂愛憐之也。下拂符弗切。違戾也。以擠子計切。排也。是好呼報切。叢支才公切。胥敖解在齊物篇。有扈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郡。按即今京兆鄠縣也。虛厲如字。又音墟。居宅无人曰虛，死而无後曰厲。語我魚據切。下同告也。惡惡音烏。未允聲也。下同。容與成云放縱也。文云自恣其情也。不訾音紫毀也。斬乎音析。擊其驚切。蹠其里切。擊，拱手也。蹠，踉蹌也。曲拳音權。禮容貌。无疵才斯切。病也。謫之陟革切，罰也。不謀徒協切。軍中反問曰謀。師心自信成心也。有心而為之其易邪心一之，見張君房本舊作，有而為其易邪。皞天胡老切。皞，明也不宜說文，宜者，所安也。不茹音汝。食也。葷許云切。辛菜也。未始得使句絕。謂未曾得使虛心而的有此身也。其樊區域也。闕者苦穴切。空也。生白白者，陽明也。吉祥止止吉，祥道也。夫虛靜絕念則道集矣。坐馳形坐而心馳也。夫徇辭俊切。李云使也。所紐女九切。系也。

成云綱紐也。伏羲許宜切。即太皞，三皇之始也。几蘧其居切。向云古之帝王也。散焉悉旦切。李云放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為散。

命使

葉公音攝。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遠孫，沈尹戌之子。為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時北狄伐楚，楚昭王懼，使子高求救於齊將使所吏切。下待使同。將，命者也。王使音史役也令也慄之音栗，李云懼也。常語魚據切。下同。寡不道以權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權。執粗音麤。糯也。不臧作郎切。善也。爨七亂切。欲清七性切。字宜從清，從清者假借也。清，涼也。熱與音餘。下慎與同。以任而林切。哀樂音洛，下同。不易如字，移也。又以豉切。云輕易也。而惡烏路切。下同。乎諒誠信也。喪息浪切。下同。易以豉切。下同。

偏辭音篇，崔本作論，音辯。氣息弗然符弗切。崔音勃。心厲如字，李音賴。刻核幸格切。漢書宣帝傳云，綜核名實于吉。太平經有核事篇，古人以核作劾通用。

師傅

顏闔胡臘切。崔本作盧。魯之賢人，隱者也。先事魯定公，後適衛為靈公太子師傅。靈公左傳云名元，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太子司馬云蒯

贖也。後爲莊公。遽其居切。伯玉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天殺天然好殺爲德。无方李云方，道也。爲蹶其月切。敗也。爲沃於喬切。地反物爲沃。爲孽魚列切。灾也。或作孽。嬰兒崔云喻驕遊也。無町徒頂切。畦戶圭切。李云町畦，畔埒也。无威儀貌。无崖文云无禮法也。无疵似移切。病也。螳螂音堂郎。有命斧之蟲。勝任並平聲。幾矣文本作幾殆矣。爲其于僞切。下同。媚養成云順則悅，媚可以馴狎。盛音成，下同。矢或作屎同。以蠖市軫切。蛤類。溺奴弔切。劉得一作尿，從尾從水，蚊音文。蠹孟庚切。僕緣普木切。向云僕僕然，蚤蠹緣焉，稠概貌。崔音如字。云僕，御也。而拊音撫。

不材惡名

匠石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名也。曲轅音袁，曲轅，道名也。櫟力狄切。不材之木也。社封土曰社。土，吐也。云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其大蔽必世切。數千牛見張君房、成玄英、文如海本，舊闕。絜奚結切。集韻云絜束知其小大也。顏師古注漢書云：絜，繞也。百圍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也。十仞七尺曰仞。觀者音官。下同，匠伯伯，長也。爲衆匠之長也。不輟丁吻切。厭於艷切。散木悉旦切。木以不材爲散。速腐奉

斧切。爛也。液音亦。櫛亡言，莫千二切。司馬云液，津液也，謂脂出櫛櫛然也。崔云黑液出也。蠹丁故切。見夢胡薦切。惡乎音烏，下同。文木謂才之美也。櫛梨側加切。櫛均必切。柚余救切。果麻力果切。木子曰果，草子曰麻。泄思列切。萎泄在地也。苦其崔本作枯。培普口切。擊也。而幾死之散人句絕。又惡知散木匠石以不材爲散木，櫟社以材能爲无用，故謂匠石爲散人也。覺古孝切。而診直信切。占夢也。詬呼豆切。厲如字，詬辱也。厲，病也。且幾音機。近也。翦乎子淺切。伐也。

神不矜能

南伯子綦即齊物篇南郭子也。伯，長也。商之丘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千乘駟馬曰乘。將隱芘其所賴見張君房本，舊作隱將芘其所賴。材夫音扶。拳曲音權。軸直竹切。解如衣軸之直解也。啾食紙切。鯁許救切。狂醒音呈。病酒曰醒。

材致不祥

荆氏司馬云地名，一旦里名，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楸柏桑宜此三文本也。拱恭勇切。把百雅切。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七餘切。猴音侯，獼猴也。之杙以職切。成云杆槪也，以繫杆獼猴也。司馬本作扒，音八，云欲以栖戲狙猴。

崔本作拔，音跋，云枷也。三圍徑尺曰圍。之麗如字，屋椽也。求禪音膳。傍薄剛切。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故解古賣、佳買二切。被除也，祭鬼也。頽息黨切。頽也。亢鼻苦葬切。司馬云高也。頽折故鼻高又仰也。痔直里切。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

疏德養身

支離疏成云四支離坼，百體寬疏，因以爲名。頤以之切。於頂司馬云脊曲頸縮也。淮南子云脊管高於頂也。會古外、古活二切。撮子外、子活二切。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頸低，故髻指天也。五管在上李云管，膺也。五藏之膺皆在上也。兩髀音陛，崔云僕人腹在髀裏也。爲脅許劫切。司馬云脊曲髀立，故與脅並也。挫寸卧切。摧也。鍼執金切。司馬云挫鍼縫衣也。治解音懈，故衣也。謂補衲舊衣也。餽口音胡，食也。鼓箴初革切。崔云鼓箴揲著也。播精崔云卜卦占兆也。以食音嗣。攘如羊切。三鍾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

有用致患

孔子適楚史記云孔子圍於陳蔡，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適楚。僅音覲，纒也。畫地音獲

郤曲郤曲乞約切。退也。謂退身曲全也。郤曲
郤曲見張君房本，舊作吾行郤曲。轉寫誤也。郤音
乞逆切，今不取。

內篇德充符五

鑑道

兀者五忽切，則足曰兀。王貽臺殆二音。
魯人未見傳記。從之如字，李才用切。下同。常

季仲尼弟子。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在駘後，
未得往師之耳。而王于况切。盛也，勝也。其

與庸亦遠矣仲尼自伏庸下，不亦太甚。地覆
芳服切。墜直類切。而守其宗者也見江南藏

本，舊闕。肝膽丁覽切。所喪息浪切。下同。
最之徂會切。聚也。鑑古暫切。流水崔本作

沫水。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
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

見張君房本，舊闕。保始之徵李云徵，成也。終
始可保成也。九軍，李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

九軍。簡文云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
也。自要一遙切。六骸身首四支也。假人古

游內

申徒嘉成云鄭之賢人。姓申徒名嘉，兀足

者也。子產姓公孫名喬。字子產，鄭之賢相也。

無人即伯昏瞀人也。古有道之士，列子嘗師之。
不足以自反邪張君房本無不字。羿音詣堯時

善射人。穀音邁，張弓也。中，郭云弓矢所及為穀
中。中地丁仲切。下不中同。佛然扶弗切。暴

怒貌。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
邪見張君房本，舊闕。子索色百切。蹴然子六

切。驚慙貌。乃稱如字，舉也。
務全

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字也，无足趾也。
踵朱勇切。向云頻也。崔云无趾故踵行。見賢遍

切。子不謹前句絕。前行下孟切。語魚據
切。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君房本无其字。

寶賓中外无主貌。蘄音祈。諷尺叔切。諷九
委切。諷詭奇異也。幻滑辦切。桎之石切。木在

足也。桎古毒切。木在手也。
德平

魯哀公定公子，名將。惡人醜貌。哀駘
臺殆二音。它徒何切。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衛

國之士也。常和戶卧切。下同。惡駭胡楷切。
雌雄李云禽獸屬也。期年音基，而四時日期。

傳國大專切。悶然音門，李云不覺貌。汜若浮
劍切。不係也。醜乎自可惡也。崔本作媿。无

幾居豈切。俄頃也。與樂音洛。常使所吏切。

一本作遊。狔子徒門切。與豚同。食音飲，成云
謂飲其乳也。少許照切。少頃也。眴若本亦作

瞬，音舜，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眴目，若少頃之間也。
嬰資所甲切。成云飾武之具，武王所造，形似方

扇，嬰以木為，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俠
車兩邊，將軍行師，陷軍而死，及其葬日，不用嬰資。

資，送也。之履俱遇切。復也。取妻七句切。
以滑音骨。於兌徒外切。悅也。無郤去逆切。

間也。能離力智切。閔子史記云名損字子騫，
魯人，仲尼弟子，在四科之數，不仕大夫，不食汗君

之祿，甚有孝行。
德志

闐音因。跂音企。支離无脈市軫切。
闐，曲也，跂，不正也。闐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

正，卷縮也。无脈，名也。又闐跂偃者也。跂，行也，
脈臂也。說始銳切。下同。衛靈公已出人問世

篇。脰音豆，頸也。肩肩胡田切。李云羸小貌。
甕烏送切。瓮烏葬切。李云甕瓮大瘿貌。大瘿

一領切。瘤也。齊桓公史記云襄公庶子，小白
也。謚法，辟上兼國曰桓。為孽魚列切。惡用

音烏，下同。不斲陟角切。斲，斲也。無喪息浪
切。天鬻音育，養也。天食音嗣，亦如字。受

无情

眇亡小切。眇乎，謙小貌。警牛刀切。警乎，夸大貌。惡得音烏，下同。好惡呼報，烏路二切。倚於綺切。槁苦老切。梧音吾。而瞑音眠。成云槁梧乃夾膝几也。惠子好談名理，行則倚木而吟，坐則凭几而睡。天選宣轉、息戀二切，授也，與也，任也。嗚无理之言謂之嗚。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碧虛子造

內篇大宗師六

真人行

庸詎其庶切。庸，用也。詎，何也。不暮段乎切。謀也。不慄音栗。不濡而朱切。濕也。登假更夏切。至也。其覺古孝切。深深內息貌。真人之息以踵章勇切。踵，足跟也。故腎脉起於足跟也，火在水下，故息無所不之。衆人之息以喉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其嗑音益，郭云咽喉也。哇獲媯切。崔云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惡死烏路切。不斲音欣，喜也。不距音巨，李云欣出則悅生，距入則惡死。翛然音蕭。成云無係貌。頽息黨切。頽也。頽渠追切。徐去軌切。郭云大朴貌。向本作頽然。說文權也。淒然七西切。煖然音暄。徐况晚切。故樂音洛。行名下孟切。狐不偕成云姓狐字不偕。或云堯時賢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務光成云黃帝時人，身長七尺，耳長七寸。又云商時人，餌藥養生，好鼓琴，湯與

天下不受，乃負石自沈于盧水。伯夷叔齊搜神記曰，孤竹國有女悅其門下，書生飲其墨汁而生子，棄猪圈中，猪虛之不死，其上生一根竹，直上與林相交，家人以為神，便收養之，及長有武力，後夏后氏列土而封之，遂為墨胎氏，號曰孤竹君。成云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默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父死兄弟相謙，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文王崩，武王代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于河東首陽山，采薇而食，終餓而死。或曰夷齊謚號也。謚法曰，克教乘義曰夷，執正克莊曰齊。箕子胥餘成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又云箕子胥餘，沫身為厲，被髮佯狂，紂之叔父諫紂不從，被囚奴戮。或云胥餘者，伍子胥也，諫吳王不從。抉目而死，沈尸于江。又云吳王賜子胥屬鏹之劍，自死。紀佗徒河切。成云湯時逸人，跋于窾水而死。申徒狄商時人，負石自投于河。解在盜跖篇。其觚攻乎切。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邴邴音丙。簡文云明貌。崔乎取狠切。向云動貌。簡文云遠貌。滄乎敕六切。簡文云聚也。又滯也。厲乎厲嚴也。崔本作廣，云苞羅廣也。警五羔切。王云高邁於俗也。綽昌略切。寬也。其卓竹角切。獨化之謂。泉涸戶各切。竭也。相濡音儒，吐沫也。以沫音末。相忘音亡。

不遜化

大塊苦對切。解在齊物篇。伏音逸。於壑火各切。所遜杜本切。遷也，逃也。為樂音洛。可勝音升。善天徐廣注史記云，天，幼少也。張君房本作少，詩照切。

得道妙

可傳直專切。太極未見氣也。六極地數六，故曰六極，乃陰之極者也。先天悉薦切。

長於丁丈切。狶韋氏許豈切。司馬云上古帝王名。以挈苦結切。成云驅馭群品，提挈二儀。伏戲音義，三皇之君，取犧牲以充庖。以襲氣母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謂道也。又云伏戲入同元氣，故稱曰皇。維斗李云北斗為天下綱維。

終古不忒它得切。差也。謂歷於終始，指建為常，無有差忒。堪坏扶眉切。又音胚。司馬云神名，人面獸身。崑崙山名，在北海之北。馮夷司馬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謂河伯也。大川黃河也。肩吾神名。太

山東嶽也。黃帝已出齊物篇。玄宮黃帝之後高陽氏也，生有靈異，得道處于真宮，真宮，北方宮也。禺强音虞。山海經云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强。北極山名。西

王母西王母傳云，西王母者，姓緜氏，字婉衿，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乃西華至妙洞陰之極尊，戴華

勝，佩虎章，崑崙山穴名曰少廣，王母常居焉。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或曰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彭祖解在逍遙篇。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音霸。傳說音悅。以相息亮切。

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傳說，商相也。武丁，商王高宗也。夢得傳說使求之於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傅巖板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之東維也。傳說一星，在尾星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崔本此下更有其生无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遜。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

才道相胥

南伯子葵或云即南伯子綦也。女偶音禹，古之有道女人也。年長張丈切。孺子如喻切。稚子也，弱子也。惡惡乎音烏。未允聲也。已解人間世，篇後不復出。下惡乎音同。卜梁倚卜梁，姓，倚，名，有才器人也。亦易以豉切。參

日音三。朝徹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道也。故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殺生者不死戮貪生之賊者，身存。生生者不生進益生之妄者，速死。櫻寧音嬰，謂聖人隨物動靜，雖櫻而寧也。高誘注

呂覽，櫻猶戾也。副墨謂副貳翰墨者，典教也。自此已下，皆寓言耳。洛誦灑洛讀誦也。瞻明見

理曰瞻明。聶許慎說文，附耳小說也，謂密相許與也。需役音須，待也。役，使也，用也。待使謂行用也。於謳烏侯切。頌美盛德也。玄冥謂淵幽也。冥，漠也。悟道幽漠也。參七南切。寥力彫切。參，承也。寥，空也。謂參承道極也。疑始莫知其未始有始也。自副墨至淵冥七重，方可高參寥廓；至疑始九重，方入太无難測之鄉，大道无始之境矣。

死生友

子祀鴻烈解作子水，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偻。

子輿音餘。子犁禮兮切。子來四人並方外之士。為尻苦羔切。偉哉韋鬼切。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鑑于井，皆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音駒。司馬云體拘攣不申也。曲僂力主切。曲，腰也。

發背背骨發露也。句俱遇切。贅之稅切。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狀似贅，言其上向天也。有沚音麗，陵亂也。跣步旧切。躡悉田切。旋行不直貌。而鑑古暫切。嗟乎此子輿亂也。汝惡烏路切。下同。曰亡如字。浸子鳩切。漸也。為彈徒旦切。鴉戶驕切。炙章夜切。解在齊物篇。哀樂音洛。縣解音蟹，下同。无所係也。喘喘尺軟切。環而繞出。叱避昌失切。

无怛丁達切。驚也。倚其於綺切。鼠肝蟲臂以况微賤也。不翅詩智切。則捍胡旦切。

捍，抵也。鑢，音莫邪。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造劍，妻名鑢，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鑢。王子年拾遺記云，昆吾山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草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其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籤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鑢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大鑢力奴切。惡乎音烏。成然魂交也。遽然音渠，形開也。覺古孝切。

相忘友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並方外之友。相與猶親也。撓而小切。挑徒了、徒堯二切。莫然莫无也。謂寂爾无言。有閒俄頃也。侍事見張君房本，舊作待。編曲必連切。謂編次辭曲以和琴也。李云曲蠶薄也。相和胡卧切。我猶崔本作獨。人倚於宜切。辭也。是惡音烏。下同。命之命名也。疣音尤。決古穴切。疣胡亂切。潰胡對切。端倪音瀝。芒然莫剛切。无係貌。彷彿剛切。徨音皇，彷彿逍遙，皆自得逸豫之名。憤憤工内切。亂也。以觀古亂切。示也。相造七報切。詣也。下同。相忘音亡，下同。道術如字，邑中道也。或音遂，言溝遂非

是。畸人居宜切。不偶也。而侔於天音謀，等也，亦從也。獨行之人不偶於俗，而從於天然也。

无情死

孟孫才李云三桓後，名才，魯之賢人。崔云才或作牛。惡知音烏，下同。如覺古孝切。下同。駭形崔本作咳，云有嬰兒之狀。旦宅形爲神舍，言遷易之速，猶旦暮之宅。所以乃說文，乃，象氣之出難也。庸詎其庶切。下章同。而厲厲，至也。造適造，作也。獻笑獻，陳也。及排皮皆切。排，推也。寥天一力彫切。謂天之寥寥，高遠也。一者，不二也。

游道域

意而子李云賢士也。資汝資給也。爲軹之是切。辭也，語助也是也。黥其京切。劓魚器切。李云毀道德以爲仁義，不似黥乎。破冥同以爲是非，不似劓乎。遙蕩縱散也。恣睢許維切。自得貌。轉徙无係貌。又變化貌。其藩父煩切。區域也。盲者一本作眇，盲瞽解在逍遙篇。以與音豫，及也。下同。黼黻音甫弗。白與黑爲黼，黼似斧形也。黑與青爲黻，黻兩已相背也。之觀古亂也。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法師疏云，無莊，古之美人也，好莊飾爲務，遇高丘先生以理誨之，遂悟乃遺其莊飾之美。據梁，古之多力人也，力能換梁易柱，以力陵物。遇羨門子，以

道教之遂悟，乃失勇伎之事。鑪音盧。錘之睡，之藥二切。李云錘鴟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成云鑪，竈也，錘，鍛也，謂治鍛之義也。曰噫音醫，歎聲也。崔云辭也。又作意，謂呼意而名也。我爲于僞切。整子兮切。碎也。長於丁丈切。

坐忘

復扶父切。見賢遍切。下同。蹴然子六切。變色貌。墮許規切。壞也。離形力智切。去起呂切。无好呼報切。

推極委命

淋雨音霖，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爲霖。殆病殆，危殆也。食音嗣。不任音壬。而趨七住切。崔云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內篇應帝王七

不言之教

齧缺五結切。下丘悅切。王倪五兮切。二人已出齊物篇。四問而四不知謂再四之問。或齊物篇中四問子知物之所同是乎，一問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二問也；然則物无知邪，三問也；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四問也。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與天下，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泰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又无名之君也。

藏仁才剛切。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簡文本作臧善也。以要一遙切。泰氏之世見劉得一本，舊闕。徐徐司馬云安隱貌。于于司馬云无所知也。簡文云徐徐于于，寤寐之狀。

无為之治

日人實切。中如字，又音仲。始李云賢人也，肩吾之師。崔本无日字。以語魚據切。庶民見張君房本，舊作式義度人。欺德欺，妄也。涉海鑿在洛切。下同。河溟海浩渺，波涌難涉，穿鑿為河，必无成理。確乎苦學切。堅貌。矧則能切。罔也。弋逸織切。以繩繫箭而射之。鼯鼠音兮，小鼠也。神丘社壇也。熏香云切。

自然之化

天根喻无氣也。無名人喻道也。皆寓言。殷陽文云山名，在衛州。山南曰陽，又云地名。蓼水音了，水名。不豫間豫也。莽莫蕩切。眇妙小切。六極之外陰陽之表也。壙苦廣切。垠力黨切。帛帛音藝，法也。於淡徒暫切。於漠音莫。

聖人无名

陽子居居，名也。子，男子通稱也。嚮許亮，許兩一翻。疾彊梁不容惡也。物徹疏明用聰明也。不勸其眷切。勞也。胥相也。易音

亦。技其綺切。藝也。係如字。休心勅律切。來田田獵也。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爰音袁。狙七餘切。之便毗肩切。齧來狸二音。來藉慈夜切。踐也，與躡通用。蹴然子六切。改容貌。功蓋侔也。化貸吐代切。有莫舉名莫，无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

聖人无常心

神巫曰季咸季咸，姓名也。巫，覡男女之通稱也。心醉迷惑其道。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无其文向秀本作无。江南古藏或作玩，又作既玩既並，非是。得道與音餘。世亢苦浪切。必信夫句絕。相汝息亮切。下同。嘻音熙，嗟也。鼻吾許亮切。地文地以不動為文。不震不正一本作不讓不止，動靜不發也。杜德機蘊道息念也。有瘳丑留切。天壤天以發生為壤。名實不入毀譽，不入靈府。機發於踵生氣一動，上下融和。不齊側皆切。下同。鯢五兮切。桓鯢，鯨魚也。桓，盤桓也。之審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審當為蟠，蟠，聚也。崔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鍾亦聚也。淵有九名鯢止流濫沃沈雍汙肥，是為九淵。鴻烈解有九旋之淵，至深也。自失如字，徐音逸。已滅不見也。委於危切。蛇以支切。至順之貌。弟如字，舊音頽。靡順貌。一云頽靡不窮貌，一云遜伏也。波流波流，至

順，莫測貌。為其于偽切。妻爨七判切。食豕音嗣，下同。彫琢竹角切。塊然苦對切。紛然而芳云切。亂也。然見張君房本，舊闕。封哉不散也。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寄託

无朕直忍切。兆也。

開兑

儵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无形也。渾胡本切。沌徒本切。寶玄真經曰，三氣未分謂之混，五行未彰謂之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合和為兒。神速譬有為，合和譬无為。七竅苦叫切。孔也。渾沌死崔云不順自然，彊開耳目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碧虛子造

外篇駢拇八

養正性命

駢步田切。並也，併也。拇音母，謂足拇指

連第二指也。枝指如字，崔音歧，謂指有歧也。

而侈昌是切。多貌。於德德者，容德也。盜跖謂

容美為父母之遺德也。附贅章銳切。廣雅云疣

也。釋名云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又瘤結也。縣疣

音尤。說文云贅也。列於五藏才浪切。下同。

文云肝木仁也。肺金義也，心火禮也，腎水智也，脾

土信也。夫含識之徒，稟生之類，仁義之性，物皆有

之，少之與多，自然已定，雖顏孔相去一分，終莫之

及，況異於斯者乎。今性多仁義者，必相矜而失

性；性少仁義者，又相企而喪真。奔馳於矜企之

塗，流蕩於是非之境，上下夸企，豈是道德之正邪。

若乃人安其性，多少之情為一，物守其分，仁義之理

自齊，任官各當其材，天下無不理矣。淫僻匹亦

切。下同。於仁義之行下孟切。崔云駢枝贅疣

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

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

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

益其疾矣。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舊本云而

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君房削去方字，與下文多於

聰者相類。駢於明駢拇為不足者，比五指之數則

謂之虧矣。駢明為多者，以兼倍他性，則謂之有餘

矣。文章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黼黻音甫

弗，解在大宗師篇。煌煌音皇，光也。又目炫貌。

非乎言是也。離朱即離婁也。司馬云黃帝時

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又千里見針鋒。是已猶是

也。五聲一本作音。官商角徵羽。六律黃鍾、

大簇、姑洗、蕤賓、夷則、无射。金金鍾石磬。絲

竹琴瑟簫管。黃鍾君之音也。大呂六呂。師

曠解在齊物篇。擢德音濯，拔也。簧鼓音黃，

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史記云，曾參字子輿，

行仁；史鮪字子魚，行義。纍劣彼切。瓦如字。

結繩聚无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竄七亂

切。微也，藏也。句紀具切。司馬云竄句謂邪說，

微隱穿鑿文句也。敝本亦作弊，音婢。跬犬藥

切。敝跬，分外用力不前貌。楊墨楊朱，秦人；墨

翟，宋大夫。鳧音符。脰形定切。鶴戶各切。

齷恨沒切。齷也。啼音提。蒿目好羔切。蒿目

喻昏亂，以其多憂致目昏蒿蒿然。饜吐刀切。貪

也。囁囁許嬌切。謹聒企慕貌屈折之熱切。謂

屈折支體為禮樂也。俞與喻二音。謂嘘俞顏色為

仁義之貌。纒音墨，索也。索悉各切。誘然皆

生謂相誘呼聚，以樂其生也。誅息有切。連連

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之間。以撓而小切。

亂也。性與音餘。此下可以意求，後皆倣此。三

代夏商周。殉辭俊切。營也。又云殺身從人曰

殉。藏作郎切。崔云好書曰藏，又善也。方言云，

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藏，女而婦

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

謂之獲。穀孺子曰穀，又善也。牧羊牧養之牧。

挾音協。筴初革切。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

尺四寸。博塞悉代切。博奕之類也。漢書云，吾

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之博塞也。成公行五道而

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伯夷死名於首陽伯

夷已解大宗師篇。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盜

跖死利於東陵漢書云盜跖，秦之大盜也。東

陵，泰山也。又陵名，今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惡音

烏。屬其時欲切。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

下同。俞兒音榆，黃帝時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

曰膳，俞兒和之以簧桂，為人主上食。之行下孟

切。

外篇馬蹏九

智慧生偽

馬釋名云，武也，在下而行者也。蹏音提，

馬足甲也。禦魚呂切。敵也。齧恨沒切。齧也。

翹祁饒切。舉也。足崔本作尾。而陸音陸，跳也。張君房本作陸，馬健也。義許宜切。養也。

臺義臺猶高臺也。路寢大室也。伯樂音洛。

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燒之燒鐵以燻之。

剔之刺歷切。剪毛也。刻之削甲也。雒之羈維其頭。江南古藏本作絡。羈古宜切。勒也。畢

丁邑切。絆前兩足也。編之必然切。阜才老切。櫪也，槽也。崔云閑闌養馬之所也。棧士板切。編

本作檀，似牀曰棧，以禦濕也。又木棚也。驟之士救切。整之整之以衡軛。齊之齊之以鑣轡。

概其月切。銜也，鑣也。飾音式，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驢也。鞭必然切。笄初革切。馬槌也。帶皮

曰鞭，无皮曰筴，槌，竹瓜切。陶道刀切。窯也。埴埴時刀切。土也，埴土可以為陶器。又土黏曰埴。

中規丁仲切。下同。天放崔本作牧，云養也。填填音田，質重貌。顛顛丁田切。專一貌。蹊

音兮，徑也。隧音遂，道也。舟梁舟船橋梁。連屬其鄉王云，既无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遂長

丁丈切。攀普班切。援音袁。牽也，引也。闕去規切。惡乎音烏。不離力智切。素樸普剥

切。蹙步結切。蹙悉結切。成云用力貌。踳直

氏切。跂丘氏切。成云矜恃貌。澶徒旦切。漫武半切。成云縱逸貌。摘救歷切。辟匹壁切。成

云折節貌。純樸不殘成云木金曰純樸，未彫曰不殘。犧樽音義尊。司馬云畫犧牛象以飾樽也。

王肅云刻為牛頭。又音先河切。畫鳳凰羽以飾樽，婆娑然也。珪璋音圭璋。銳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不離別離之離。交頸頸，領也。相靡靡

也。相踳大計，徒兮二切，踳也。小踳謂之踳。衡扼於革切。衡轅前橫木縛軛。又馬頸者也。

月題徒兮切。崔云馬額上當顛，如月形者也。又謂縣在額上，制如月形。介古太切。倪五圭、五

第二切。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闔扼音因，曲也。鷲救二切。曼武半切。鷲，抵也。曼突也。闔扼

鷲曼，距扼遲頓也。司馬云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鷲曼，旁出也。詭九彼切。銜口中勒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音竊轡也。崔云詭銜竊轡，戾銜概

盜艱轡也。赫呼白切。胥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含

哺音步。縣跂音企。踳直氏切。跂丘氏切。好呼報切。

外篇胠篋十

絕聖棄智

胠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為胠。一云發也。

篋苦櫛切。探吐南切。囊乃剛切。匱其位切。

檻也。必攝結也，收也，緘古咸切。滕崔本作締，同徒登切。約也。緘滕，皆繩也。肩古熒切。

關也。鑄古穴切。紐也。崔云環舌也。揭其謁切。又音桀，舉也，擔也，負也。擔丁甘切。而趨

七須切。走也，唯恐丘用切。向之亦作曷，許亮切。為大盜于偽切。下同。罔罟音古，同之通

名。耒力對切。犁也。一云耜柄也。耨乃豆切。鉏也。或云以木為鉏柄。所刺七智切。闔戶臘

切。社稷封土曰社，封穀曰稷。邑屋州閭鄉曲者三百畝為屋，三千六百畝為邑，二十五家為

閭，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家為州。田成子史記云齊大夫，田常也。魯哀公十四年，田常弑

君簡公，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自敬仲食采于齊，至威王為齊侯，故十二世也。曷嘗不法聖

智哉舊作曷嘗不法聖人哉。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

聖人生而大盜起，搢擊聖人，聖人已死，聖人不死，雖重聖人是乃聖人之過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也，自此已上十一聖人。張君房本並作聖智，令從

張本。龍逢斬被桀斬首。比干剖普口切。比

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莨直良切。

弘池救紙切。池，裂也。莨洪，周靈王賢臣也，景

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莨洪。又云劉康譏之，於王曰，莨洪遺叔向書曰，子起晉兵以攻周，晉殺劉氏。靈王乃剔莨洪而殺之于蜀矣。又云

鉞裂而死又剖腸曰池。子胥靡容池切。靡爛于江，解在大宗師篇。故跖之石切。之藏才浪切。

魯酒薄而邯鄲音寒丹，趙國都也。圖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

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後，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无乃太甚，

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

相由也，亦是感應。宣王名熊良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奮，穆王之子。又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

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

故圍邯鄲也。掙普口切。擊古歷切。聖智謂破碎聖智，故曰絕聖棄智也。縱舍音捨。盜賊盜

賊所利謂金寶，故曰不貴難得之貨。聖智已死大盜不起白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

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盜，則大盜息矣。聖智不死

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

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无益。權衡李云權稱錘也，衡稱衡也。錘，直偽

切。符璽音徒，符分為兩片，合而為一，今銅魚木契也。璽，玉印也。矯之居表切。竊鈎鈎帶也。

揭其謁，其列二切。斧鉞音越。能禁居鳩切。下不可禁同。摘玉持赤切。崔云猶投棄也。殫

音丹，盡也。鑠絕詩灼切。李云燒斷也。崔云消壞也。下不鑠同。竽音于。成云竽形似笙，並布管

瓠，內三十六簧為竽，十九簧為笙。瑟本亦作笙，成云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伏羲

造。膠音交。擺呂係切。李云折也。崔云撕也。工倕音垂，堯時巧人也。之行下孟切。鉗巨炎

切。閉也。攘如羊切。却也。不僻四亦切。燻音藥，云火光銷也，又散也。容成氏至神農氏

此十二氏皆古帝王。驪力池切。畜氏江南古藏本作驪連氏。伏羲音希。樂其音洛。羸音盈，

裏也，負也。糧音良。而趨七于切。上好呼報切。下同。弩暖五切。畢弋機兔網曰畢，網有

柄，形似畢星。繳射曰戈，弩牙曰機。鈎餌如志切。罔罟音曾。筍音苟，取魚竹器也。成云

曲梁也，亦筓也，鈎，釣也。餌，魚餌也。罟謂之罔，罟魚網也。削格上息約切，下古百切。削格所以

施羅網也。成云以竹木為之，今鹿角檜也。羅落罟子斜切。罟音孚，成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

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今切車也。漸毒將庶切。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又漸毒，猶深害也。頡戶

結切。滑乎八切。謂難料理也。又不正之語也，亦姦黠也。解苦懈切。垢苦豆切。詭曲之辭，又並

如字。謂辯能解釋垢穢，猶解嘲也。每每母罪切。說文，草盛上出也。今言每大亂，謂其亂如草之盛

也。上悖必內切。薄食也。下爍失約切。銷也。中墮許規切。壞也，毀也。之施始豉切。

喘本作喘，川充切。奕耳轉切。動蟲也。又无足蟲也。又地行之虫曰喘奕。肖音消。翹祁饒切。

飛空之蟲曰肖翹。李云翹飛之屬也。舍夫音捨符。種種章勇切。種種謂守種類不相侵奪，謂淳

厚也。役役之佞役役猶伋伋，謂姦黠也。恬徒謙切。惔徒暫切。惔惔之純，之閏一切。郭云以己誨人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碧虛子造

外篇刻意十一

守純素

刻意刻，削也，謂刻意令峻也。意者，心之用也。又意志也。尚行下孟切。離世力智切。高論力困切。怨誹音沸。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己不遇也。爲亢苦浪切。李云窮高曰亢。枯槁苦老切。所好呼報切。下同。此朝直遥切。藪素口切。釣魚雕叫切。與釣同。呼吸許及切。熊經如字，又古定切。烏申禽之展足曰申。導引李云導炁令和，引體令柔。澹大暫切。之質質，正也。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平易則恬惓矣。見張君房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邪炁似嗟切。下同。去起呂切。其覺古孝切。純粹雖遂切。不罷音疲。非樂音洛，下同。好惡烏路切。於忤五故切。逆也。干越之劍李云干谿越山俱出良劍。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劍。柙而户甲切。下蟠音盤。

外篇繕性十二

恬智相養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

思以求致其明。見張君房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繕時戰切。補也。滑音骨，亂也。智生而无以智爲也。見張君房本，舊闕。信行下孟切。下以行小行同。樂徧江南本作徧。史記云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注云，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奇、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偏略。又云及夫敦樂而无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不冒莫報切。覆也。混胡本切。芒莫剛切。崔云混混芒芒，未分時也。澹徒暫切。不擾而小切。應節見張君房本，舊作得。燧人音遂。伏戲音義。燧人伏戲，皆古之帝王。凜古堯切。淳音純。離道力智切。心與心識如字，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先職。博溺乃瀝切。世喪息浪切。下同。弗見賢徧切。危然郭云獨正貌。司馬本作危，獨立貌。崔本作危，音如累塊之危，危然自持，安固貌。又何爲乎哉。見張君房本，舊作又何爲哉。樂全音洛，下同。非性命之有也。見張君房本，舊作非性命也。儻來吐黨切，意外忽然來者耳。崔作黨，衆

也。可圍魚呂切。與禦同扞也。不爲于僞切。下同。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篇說劍十三

神武

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

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雖然，亦恐寓言以暢意也。喜劍許記切。下同。夾門音協。好之呼報切。下同。不厭於監、於豔二切。悝苦回切。太子名。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募音慕。說王解也，如字。又音悅。與使所吏切。幣從才用切。蓬頭步公切。謂著兜鍪也。有眊故如蓬，成云髮亂如蓬。突鬢必刃切。鬢毛突出云。又云謂鬢髮短，可凌突人也。垂冠將欲門，故冠低傾也。一曰突騎帽也。曼胡莫干切。曼胡之纓，謂纓纓无文理也。成云屯項抹額也。短後之衣成云爲便於武事也。瞋目赤真切。張也。語難艱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又乃旦切。既怒，言語爲人所畏難。與見賢徧切。下劍見同。王脱土活切。千里不留行十步殺一人，則千里无敢拒者。乃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者

也。一本作教士。敦都昆切。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御杖直亮切。用杖也。燕音煙。谿石城爲鋒。成云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此地居北，故以爲鋒。鋒，劍端也。齊岱爲鏐五各切。成云齊國岱岳在東，故以爲鏐。鏐，劍刃也。又劍稜也。晉衛爲脊。成云晉衛二國近趙地，故爲劍脊也。周宋爲鐔。音淫。成云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爲鐔。鐔，劍環也。又劍珥也，其旁鼻也，帶所貫鐔也。又音尋。韓魏爲鈇。古協切。成云韓魏二國在趙之西，從以爲鈇。鈇，劍把也。又云鐔從稜向背，鈇從稜向刃也。裹以音果。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五行以五行制區字。刑德論刑德臨御群生。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止也。制論開持行，皆鑄造行用也。芒然莫剛切。四鄉四方也。肝肺芳廢切。竊爲于僞切。三環繞也。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服斃婢世切。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外篇漁父十四

貴真

緇維司馬云黑林，名也。或作帷。杏壇司馬云澤中高處也，杏生其上。又壇名也。漁父或

云是范蠡也。鬢眉一本作須眉。交白交，俱也。一本作皎。揄音遙，謂垂手衣內而行也。袂面世切。距陸距，至也。飾禮一本作飭，音敕齊民齊，等也。謂齊等之民也。又平民也。君與音餘。下同。以危或作僞。其分又作介離也。杖杖即橈也。方言楫謂之橈，或從舟。挈音如，說文，持也。又女居切，牽也。還鄉香亮切。或作嚮。緒言猶先言也。又餘論也。竊待或作侍。咳苦代切。唾吐卧切。相丘息亮切。助也。曰嘻香其切。笑聲也。之好呼報切。下同。丘少詩召切。下同。而經經，營也。又理也，度也。不屬音燭。長少丁文切。後遇長同。不勝音昇。行不下孟切。工技其綺切。貢職或作賦。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比也。攘伐攘除也。不飭音敕。八疵祀知切。病也。之摠覽也，監也。以敗補邁切。毀他曰敗。惡人烏路切。下同。張君房本作德人。之慝他得切。善否悲美切。惡也。兩容顏適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以挂音卦，別也。之叨吐刀切。狠胡壑切。愀然七小切。慙悚貌。愈數音朔。不離力智切。故疆其丈切。下同。歡樂音洛，下同。祿祿如字，又音錄。謂形見爲禮也。司馬云錄領錄也。可與往者往，進也。早湛丁南切。下同。溺也。丘

得遇也。或作遇，謂得過失也。而比如字，謂親見比數也。又毗志切。乃刺七亦切。波定謂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旁車步浪切。萬乘繩證切。下同。伉禮苦浪切。敵也。倨音據。敖五報切。曲要一遙切。磬折之設切。吾語魚據切。

雜篇讓王十五

治內

堯以天下讓許由語在逍遙篇。子州支父音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也。

處身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或云支伯即支父也。

自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勉切。姓善名卷，隱士也。衣皮於既切。下同。其處昌慮切。

高蹈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亦作后之農石戶地名，農，農人也。捲捲音權。勤節貌。葆力

葆蔽用力也。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於海者，皆居其洲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

尊生

太王亶丁但切。父音甫，下同。亶父，文

王之祖也。邠筆貧切。地名也。狄人獫狁也。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

人，是以地害人也。人為地養，故不以地害人也。

因杖直亮切。筴初革切。相連如字相連續而

從之也。舊音力展切。或作捷，同謂擔運物也。岐

山其宜切。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故始

改國曰周。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

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无利而不以求利累

形也。

惡患

越人三世弑其君音試。文云僖王一也，

惠王二也，哀王三也。王子搜素羔切。文云哀王

子名搜也。丹穴南戴日為丹穴，南山洞也，又朱崖

縣也。以艾五蓋切。玉輿玉輅也。一本作王

輿。援音爰，引也。綏車上繩也。而呼火故切。

或作歎。君乎君乎重歎君位之難也。以舍音

拾。非惡烏路切。下及下章真惡同。

知輕重

子華子司馬云魏之賢人。昭僖侯司馬云

韓侯也。攫之俱縛、俱碧二切。取也。廢棄也。

一云攫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其輕於韓又遠句絕。

完身

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哀公也。以幣先

使人召顏闔，欲為相也。苴音羸，有丁麻也。直作

羸者非是。飯牛符晚切。飼也。之使所吏切。

下章同。家與音餘。恐聽謬見張君房本，舊作

恐聽者謬。呂氏春秋引此章，亦作恐聽謬。而遺

唯季切。下章同。復來音服，下章同。緒餘並

如字，謂殘餘也。土救雅切。又如字。苴側雅切。

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李云土苴糟魄也，皆不真物

也。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土，瓦礫也，苴，草

薊也。土鼓薊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云，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

必察其所以之。王以聖人真以持身，餘以為國，

故其動作必察之焉。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

所以為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於此，不必察也。

隨侯之珠隨國近漢水，漢出實珠，隨侯見蛇傷，以

藥封之，後蛇銜明珠徑寸純白，夜光燭室，以報隨

侯。故謂隨侯之珠也。所要一遙切。

遠非義

子陽鄭繆公相也。不好呼報切。即令

力呈切。拊心音撫。佚樂音逸絡。君過古卧

切。經過也。作難乃旦切。下章同。而殺子

陽子陽嚴酷，罪者无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獬狗而殺子陽。

遵法度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昭王名軫，平

王子也。平王聽費无忌讒，殺伍奢，伍員奔吳，已而

吳伐楚，楚大敗，昭王出奔隨。當是時也，有屠羊說

從昭王出奔而復歸國也。從者才用切。彊之其

丈切。見之賢徧切。下同。入郢以井切毀約

如字，徐於妙切。其為于偽切。三旌三公位也。

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妄施

如字，又始豉切。

守節

原憲字子思，魯人，孔子弟子。環堵之室

周環各一堵方丈室也。茨疾私切，蓋屋茅也。以

生草謂以青草代茅蓋屋。蓬戶織蓬為戶。桑

以為樞尺朱切。屈桑條為戶樞也。甕牖音酉。

破甕為牖。一室夫妻各一室。褐以下葛切。

為塞悉代切。以褐衣塞牖也。匡坐而弦歌

匡，正也。歌見張君房本，舊闕。中紺古暗切。李

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又紺中素表，大夫之服。

華冠胡化切。以華木皮為冠。縱履所倚切。或

作屣，又作躡。云躡也。又履不著跟曰屣。又體不

能躡舉而曳之也。杖藜以藜為杖也。應門自對

門也。嘻許其切。笑聲也。逡巡七旬切。却退

也。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故曰希世而行也。比周毗志切。周旋親比，以結朋黨。爲人于僞切。下爲己同。教以爲己學當爲己，教當爲人，今反不然。仁義之慝吐得切。惡也。司馬云，謂依仁託義爲姦惡也。

養志

緼袍紆粉切。司馬云謂麻緼爲絮，論語云衣敝緼袍是也。腫章勇切。噲古外切。司馬云腫噲剥錯也。王云盈虛不常貌。又皮膚皴裂而腫。胼薄田切。胼竹尼切。皮堅也。纓絕繩斷也。肘竹九切。見袖破也。踵決履敗也。商頌追美商之德也。

行修

軒之然切。或作饘。粥之六切。軒粥，厚粥也。軒一音干，謂干餅。絲麻一本作臬麻。自樂音洛。愀然七小切。一本作欣。以羨自累也。羨見江南李氏本，舊作利。行修下孟切。不作在洛切。慙也。

趣高

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瞻子魏之賢人。魏闕司馬云象魏觀闕。人君門也，天子兩觀也。重生直用切。下同。自勝音昇。下同。不能自勝則從句絕。神无惡也見張君房本，舊作乎。萬乘繩證切。

樂道

不糝素感切。甚憊皮拜切。再逐於魯

史記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魯復善待。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由大司寇爲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於是選女樂遺魯君，魯君受之，怠於政事，孔子遂行適衛，此再逐於魯也。削迹於衛削絕也。史記云靈公老怠於政事，不思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終不見用。伐樹於宋史記云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木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其木馬。窮於商周史記云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嘗困于此。圍於陳蔡史記云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從者病，莫能興。藉秦昔切。毀也。又陵藉也。喟然去愧切。語之魚據切。臨難乃旦切。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此十六字見江南古藏本及呂覽，舊闕之。隘音厄，又於懈切。削然如字切。援琴聲也。屹然許訖切。李云奮舞貌。執干干，楯也。亦樂音洛。下同。虞於穎陽廣雅云，虞，安也。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志乎丘首司馬云共伯名

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山，今在河內共縣西。江南古藏本作共伯得志乎丘首。一云共山之首或云丘首。

羞辱

吠古犬切。畝壘上曰畝，壘中曰吠。行下孟切。下章同。漫武諫、武畔切。云汙也。下章同。投歸投也。清泠音零。之淵在南陽郡西嶧山下。

廉清

因就也。卞隨成云，卞隨，懷道而隱者也。務光已解大宗師篇。伊尹史記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无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賊謂陰料時事也。數聞音朔。稠水直留切。或作桐水，又作稠。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其難乃但切。我享受也。廬水音間，司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避世

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界，伯夷叔齊，其國君之二子也。姓名已解大宗師篇。岐陽

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之扶風。叔旦周公名旦，是武王弟，故曰叔。一列一本作級。血牲以牲血釁其盟誓之書，埋之壇下。嘻許其切。祈喜福也。盡治直吏切。下治世同。揚行下孟切。下吾行戾行同。以要一遙切。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周。以塗吾身恐富貴塗汗吾身耳。成云若與周並存，恐汗吾行也。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于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高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无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於塵務之爲，弊也，其次者，雖復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道尚高，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於義，无當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碧虛子造

雜篇盜跖十六

率性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一云柳下邑名。按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寓言也。盜跖之石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黃法師云，季弟名雍爲大盜，秦人謂盜爲跖，故時呼曰盜跖。從才用切。卒尊忽切。下同。穴室摳戶苦溝切。司馬本作樞，尺朱切，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入堡一本作保。鄭注禮記云，小城曰保。能詔詔，告也。或云訓也。竊爲于僞切。下請爲，爲我、竊爲、使爲、以爲皆同。說之始銳切。飄風婢遙切。易辱以豉切。休卒徒於太山之陽，於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膾古外切。說文，細切肉也。舖蒲故切。食也。屈原曰舖其糟。冠古亂切。枝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脇許劫切。司馬云取牛皮爲大草帶。傲倖古堯切。傲倖，冀望

也。願望履幕下，司馬云幕作綦，云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蹟而還也。綦，履蹟也。反走小却行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

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並解禪王篇。窮於齊史

記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復景公恭見孔子，待以季孟之間。魯有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此謂窮於齊也。圍於陳，蔡已解禪王篇。堯不慈不授丹朱天下。舜不孝或謂避逃瞽叟，或謂不告而娶。禹偏枯治水而得疾。湯放其主放桀於鳴條。武王伐紂，誅紂於牧野。文王拘羑里，史記云紂醢九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之二十年，囚西伯於羑里。羑里，獄名，在河內湯陰。而疆其丈切。鮑焦韓嬰云鮑焦周時隱士也，衣弊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千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人重進而輕退，廉士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是而已矣。或云抱木而立，枯焉。申徒狄韓嬰云申徒狄，商時人，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

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介子推史記云介子推晉人也，文公反國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耳。惠懷无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寶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虵爲輔，龍已昇云，四虵各入。其字一虵，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一云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爲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燔死。以食音嗣。燔死音煩，燒也。尾生魯人也。或作微生。磔犬竹客切。張其尸曰磔。史記封禪書云，秦德公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以禦蟲畜。流豕屠者烹豕曰流。操七曹切。

瓢婢遙切。而乞者言上六人不得其死，猶猪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乞或作走。利名見張君房本，舊作離。子胥沈江吳越春秋云，子胥諫，吳王不聽，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嘿嘿。忠臣掩口，譖夫在側。政教道壞，諂諛无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譖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賜屬鏹之劍，令自裁。子胥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比干剖心史記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不過古卧切。超也。病瘦色又切。騏驥音其冀。過隙去逆切。亟紀力切。忽也。或作極。无復扶又切。狂狂不定貌。汲汲音急，不足貌。芒然莫剛切。據軾音式，車前橫木，憑而坐者。得微微，無也。自灸久又切。走料音聊，觸也。頭編音鞭。幾不音析，近也。

行義

子張史記云姓顛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行義篤信。滿苟得寓言也。喻苟且所得以致滿盈之人。盍胡臘切。何不也。爲行下孟切。下同。勸何不爲德行。多信伸信同音。說文，屈

伸也。經典信通作伸，下同。以義求之。臧聚司馬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則作色見張君房本，舊作則有作色。宰相息亮切。下相而同。入嫂先早切。成云桓公名小白，殺兄子糾，納嫂為家，管仲賢人，而臣輔之。為臣或作相。弑君申志切。成云初孔子聞田成子弑簡公，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此賤而下之也，後受田成子聘，兼納其幣，此言行之相違也。論則力頓切。悖戰布內切。亦拂扶弗切。違也。長幼丁丈切。下長子同。五紀司馬云歲日月星辰歷數。文云天為地紀，日為星紀，君為臣紀，父為子紀，夫為妻紀。成云金木水火土，又仁義禮智信，又祖父己身子孫。六位君臣父子夫婦。文云易之六位也。為別彼列切。下同。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成云不與丹朱位，言義殺也。呂覽曰堯有十子，舜有九子。舜流母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庠，身為天子而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史記云，古公有長子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此乃王季為適也。武王伐紂，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管叔，放蔡叔，此乃周

公殺兄也。儒者偽辭史記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門而死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母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且子正為名假設之辭也，為于偽切。下為利同。不監本作鑑。吾昔見張君房本，舊作日人實切。訟於无約如字，徐於妙切。訟，論說也。子胥抉眼史記云子胥諫，吳王不聽，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直躬論語曰，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鮑子已解在前。申子不自理史記云晉獻公太子申生，為驪姬陰令人譖惡，置毒藥於胙中，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疑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申生自殺於新城。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文云仲尼歷聘，不見母亡匡章，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所傳文專切。

安處

无足一本作无知。樂意音洛。下同。故推正而不忘也忘或作妄，言君臣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富貴。邪為智力不足，故不用邪。絕俗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況親自為富貴者乎。慘七感切。怛丹曷切。之恐丘勇切。窮美窮猶盡也。究勢究，竟也。俠人音協。欲惡烏路切。爭四處黃疏云湯武也。按商書云，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其後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徯我后，後來其蘇。此豈非爭四處邪。要名一遙切。亦猶見江南古藏本，舊闕。長阨音厄。管籥音藥一本管籥作壘篋口賺苦簞切。醪醴力刀切。佻音礙。飲食至咽為佻。於馮氣音憤，滿也。下同，言憤畜不通之氣也。上坂見張君房本，舊闕。取慰亦作畏。張君房本。辱不舍音捨，下同。戚醮在遙切。李云顛頽也。疑刳許業切。內周棲疏李云重棲內巾。踠軒外通設備守具也。財單音丹，或作斬。繚音了。纏繞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碧虛子造

雜篇在宥十七

處無為之事

在說文曰存也。宥音又，寬也。淫其性失性曰淫。又耽滯曰淫。遷其德失德曰遷。人樂音洛。恬徒謙切。靜也。瘁瘁在季切。病也，憂也。愉音喻，樂也。毗司馬云助也，并也。喬欽消切。郭音矯。詰公吉切。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敕角切。鷲敕二切。崔云卓鷲，行不平也。之行下孟切。給相足也。匈匈音凶，誼諱競逐之貌。是悖必內切。逆也。是相息亮切。助也，下同。於技其綺切。能也。聖式正切。說文曰通也。成云聖謂聖迹也。藝倪祭切。技能也。於疵疾斯切。斂力轉切。卷眷勉切。司馬云斂卷不申舒狀。儉音倉，崔本作戕。囊本作倉囊，難承受也。崔云戕囊猶搶攘亂也。文云儉囊，忽遽貌。跪其詭切。莅音利，臨也。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此兩句與今所傳道德經稍異，然

與王弼本同。疑開元校勘經時依別本改易之也。今從漆園本為定。尸居龍見尸，神象也。不言而肅。龍見，取其變化而昇。淵默如止水。雷聲聞天下。從容七容切。自在貌。炊昌睡切。累劣偽切。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

聖人虚心

崔瞿求朱切。古之賢人。老聃吐藍切。

汝慎无撓人心於營切。吕覽云，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高誘注云，撓猶戾也，故事也。排皮皆切。淖昌略切。廉劇居衛切。傷也，利也。琢丁角切。縣而天高遠貌。價粉間切。僵也。驕價驕馬之奔逸不可禁之勢。又謂不顧禮法而犯之，如馬之縱逸也。黃帝始以仁義撓人心上古巢居穴處，无火化粒，食之養人，多疾病之苦，黃帝乃垂衣裳，造屋室杵臼耕耨，民始得衣食居止之樂，是由黃帝之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利因謂之仁。蚩尤亂政，殘賊生民，黃帝征而誅之，亦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宜因謂之義。然仁義自然，其來尚矣，而後世不知，徒見其迹，以謂仁義始于黃帝也。股无腠畔末切。白肉也。脰形定切。无毛言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疲弊，股瘦无白肉，脰秃无細毛。謹音歡。兜丁侯切。謹兜者，帝鴻氏之子，即混沌也。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

放謹兜于崇山。投三苗三苗者，緡云氏之子。即饕餮也。三峽音危，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峽。共工共工者，少昊之子，即窮奇也。幽都幽州北裔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施及以豉切。延也。大駭驚也。善否音鄙，惡也。斨鋸音斤據。制焉斨鋸制焉謂加肉刑也。繩墨殺焉崔云謂彈正殺焉，或云罪名已定者，縛以墨繩，未定者，縛以赤繩。縛罪人有降殺也。椎直追切。鑿在洛切。決焉古穴切。謂造枷柙，用椎鑿以決孔竅也。脊脊音藉，在亦切。相踐藉也。一本作肴，肴，亂也。堪苦巖切。巖語咸切。殊死殊，斷也。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相枕之鳩切。桁戶剛切。司馬云長脚械也。楊崔云械來頸及脛者皆曰桁楊。離力智、力氏二切。跂丘氏切。攘臂如羊切。桎之實切。桎古毒切。接音變。摺音習，司馬云接摺械楔也。又接摺桎桎，梁也。鴻烈解云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接摺。鑿在報、在洛二切。杙人銳切。三蒼云柱頭杙也。鑿頭廁木，如柱頭杙。焉知於虞切。嗃矢許交切。矢之鳴者，又猛者也。崔本此下更有有无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生有无也，又惡得无相穀也。凡二十四字。

清静民正

黃帝已解齊物篇。廣成子古之得道人

也。空同山名，云北戴斗極為空同。一云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之山見張君房本，舊作上。質也。形質羸淺。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落，死也。言殺氣多也。翦翦司馬云善辯貌。一曰佞貌。李云淺短貌。或云狹小貌。捐悅金切。棄也。邀之古堯切。遇也。南首音狩，向明也。蹙其月切。驚而起也。吾語魚據切。下同。窈窈烏了切。我為于偽切。下同。有藏才浪切。千二百歲矣。李淳風天无主物薄云，千二百歲謂之十大剋，一曰陰陽之小紀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四八三十二，三百二十；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四六二十四，二百四十；共一千二百之數。百昌百物昌盛也。緝乎武巾切。遠我于萬切。昏乎暗也，司馬云緝昏並無心之謂也。

无為民化

雲將子匠切。李云主雲師也。鴻蒙元炁也。寓言風云炁者，取其无心而利物也。拊髀音陛，股也。雀躍如雀之跳躍也。倘然止尺掌切。司馬云欲止貌。贊然立之二切。李云不動貌。叟素口切。長者之稱。不輟丁劣切。止也。曰吁況于切。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又云風寒，暑濕，燥火，風木，寒水，暑火，濕土，燥金，相火謂之六

氣掉徒弔切。有宋國名也。鞅掌於丈切。衆多也。之放方往切。効也。噫音醫，下同。僊僊音仙，輕舉貌。墮許規切。毀也。吐如字，說文寫也。滓户頂切。溟亡頂切。滓溟，渾然貌。司馬云自然氣也。渾渾户本切。沌沌徒本切。不離力離切。下同。

持勝任道

而惡烏路切。因衆以寧所聞因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技其綺切。衆矣若役我之知達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此攬音覽，與寧同。此以因人之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僥古堯切。倖音幸，求利不止貌。又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為一身之幸會。幾何居豈切。不喪息浪切。同下。

持後處先

挈苦結切。挈，持也。撓撓而小切。聖人以自然携持萬物，適性自動也。惡乎音烏。

道無不為

匿而女力切。藏也。不易如字。薄伯各切。迫也。

雜篇至樂二十二

至樂無為

至樂音洛。篇内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奚惡烏路切。昏昏音昏，張君房本作昏昏。蹲循勿爭委順貌。誣誣戶耕切。李云趣死貌。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為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為誠樂矣。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芒乎音荒，下同。芴乎音忽，下同。芒然物之生，忽然物之出，忽生於無，芒成於有。萬物職職李云繁殖貌。爾雅云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別也。

遺情累

箕踞音據。成云謂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與人居句絕。長子丁丈切。句絕。

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无槩古代切。司馬云感也。成云驚歎也。偃然成云安息貌。巨室天地之間。噉噉古吊切。文云哭聲也。

化空

支離叔滑音骨。介音界。叔二人或以

支幹離散爲善，或以滑稽介獨爲善，叔，善也。冥伯之丘崑崙力門切。之虛音墟，冥冥大丘，峻極之墟。所休休息也。左肘竹九切。一作肘；音跌。云肘足上也。蹙蹙姑衛切。成云驚動貌。集韻，僵也。一曰跳也。蹙與蹙蹙同。惡之鳥路切。下同。塵垢音苟。

兩謬

髑音獨。髑音樓。髑然有形苦堯切。白骨貌，有枯形也。撒苦甲，古的二切。說文作擊，云旁擊也。馬捶拙藥切。馬杖也。愧遺唯季切。凍丁貢切。餒奴罪切。援音袁。枕卧針鳩切。見夢賢徧切。向子之談者見張君房本，舊闕。從然七容切。謂從容休然也。張君房本作泛然。復生音服。深躋音頻。蹙類上子六切。本亦作願，下於葛切。李云躋願者，愁貌。王樂音洛。而復扶又切。爲生人之勞乎見張君房本，舊作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名實

褚音貯。囊也。懷容受也。綆格猛切。汲索也。汲，居及切。而重直用切。海鳥司馬云國語曰愛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非魯侯也。祀於魯廟，故言魯侯，筵之愛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形似鳳皇，鄉音訝。觴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於廟中也。九韶常遙切。

舜樂名。眩音縣，目無常主也。一嚮里轉切。壇大丹切。司馬本作澶，音但，云水涉澶也。洲渚也。食之音嗣。鮪鮪音秋條。隨行戶剛切。委於危切。蛇以支切。寬舒自得貌。譊譊乃交切。喧聲也。咸池洞庭已解天運篇。人卒子忽切。衆也，又寸忽切。還音環繞也。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化機

道從司馬云從道旁也。本作徒。撻居輦切。拔也。蓬步東切。汝果元嘉本作過。養司馬本作暮，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過。歡司馬本作囁，云呼聲謂生也。種章勇切。有幾居豈切。若鼃爲鶉見劉得一本，舊闕。得水則爲繼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士之氣乃相繼而生也。說文繼，續也。一曰反繼爲絕。今本作繼，是反繼也。得水士之際則爲鼃戶媯切。蟻步田切。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蟻之衣。成云青苔布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衣也。生於陵屯徒門切。山阜也。則爲陵烏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草。改名陵烏也。一名澤烏，隨燥濕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

或化爲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爲人也。陵烏得鬱棲則爲烏足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烏在糞壤化爲烏足草。司馬云鬱棲，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烏之中，則化爲烏足也。烏足之根爲蟻蟻音齊曹，蟲名。其葉爲胡蝶音牒，司馬云蚨蝶也。草化爲蟲，蟲化爲草，未始有極。胡蝶胥也胥，相胥也。言物相胥生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司馬云得熱炁而生也。其狀若脫它括切。謂剥皮也。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好也。其名爲鶻其俱切掇丁活切。鶻掇，蟲名。鶻掇千日爲烏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音末，李云口中汁也。爲斯彌蟲名。斯彌爲食醯許兮切。司馬云苦酒上蟻蠓也。食醯生乎頤輅頤輅音怡路，蟲名。生乎黃輓音況，蟲名。黃輓生乎九猷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老也，猷，蟲名。九猷生乎瞽莫逗切。芮如銳切。小蟲也，喜去亂飛。又草名。瞽芮生乎腐音輔。蠶音權，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又云瓜中黃甲蟲。一云螢火蟲。一云蚘鼠。腐蠶生乎羊奚羊奚比毗志切。已上朱書二十字，見張君房本，舊闕。乎不孳息尹切。久竹生青寧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青寧生程尸佞

云，程者，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貊，即豹之別名也。程生馬馬生人史記年表云，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蓋一炁之變，无所不適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碧虛子造

雜篇達生二十三

達生

達生達，暢也。生，有生也。无離力智切。

下同。相天息亮切。

專炁

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周大夫也。不室

珍悉切。蹈火徒報切。之列音例。予語魚據

切。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得是

是者，不形不化之道也。正焉見張君房本，舊作

止。物焉於虔切。之墜直類切。後同。乘亦

音繩。選音悟，爾雅云逆忤也。郭云干觸也。不

慴之涉切。懼也。不折之舌切。鏌音莫。干鏌

邪干將，古之利劍名已，解大宗篇。伎心之鼓切。

李云支害也。字書云狠也。飄瓦匹遙切。李云飄

落也。不開人之人劉得一作不開人之人，舊作不

開人之天。不厭於艷切。幾乎音機。

一志

痴於禹切。僂音縷，文云痴僂曲脊也。承

蝸音條，蟬也。文云承蝸謂黏蟬也。古人用之以為

醢。猶撥丁活切。拾也。五六月司馬云，黏蟬

時也。成云習其累丸近于半歲。累丸劣彼切。下

同。文云謂累彈丸於竿頭也。錙側其切。錙，說文

六銖也。一曰八兩曰錙，音殊銖。說文，權，十分

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為象，十象為銖。概其月切。

株音誅。拘其俱切。與劬同音，立木也。概株枸

者，斷木也。張君房及東南古藏並集韻所說，並從

拘。舊本從拘，恐寫誤。執臂執，持也。若槁苦

矜重

觴深之淵成云觴深，淵名，其狀似杯，因以

為名，在宋國。操舟七曹切。成云捉也。數能

音朔，下同。之覆芳服切。下同。惡往音烏。

瓦投朱戊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泣。李云擊也。

呂覽引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

者殆。其投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

有所重者泄，蓋內掘也。符子曰，夏王使羿射方寸

之帖，徑寸之的，百發而無遺鏃。王曰，善，爾更射

中，賞爾萬金，不中，則削爾十邑。羿色動心戰，射

皆不中。王曰，爾由喜懼為災，萬金為患，故也。此義

相類耳。憚徒丹切。忌，惡也。難也，驚也，懼也。

善牧

田開之李云開之，名也。周威公崔云周

威公竈。成云周公之後，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

威。祝之大切。腎市軫切。或作賢。學生司馬

云學養生之道也。操七曹切。拔蒲末切。李云

杷也。簪以歲切。帚也。而鞭如字，崔本作趨，

云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匿著牢中養之也。趨音

搜，趙趨，行不進也。單豹音善，李云魯之隱人，

張毅成云魯之富人。見高門縣薄簾也，見

見劉得一本，舊闕。无不走也李云走，往也。司

馬云走。至也，言无不至門奉富貴也。

戒微

畏塗阻險之道，可畏懼者也。卒徒子忽

切。卒，衆也，最畏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

衽席而甚切。卧衣也，從竹，卧席也。通作衽。

趣異

祝宗人成云太常六祝，官也。牢筴初革

切。李云牢，豕室也。筴，木欄也，說如字，又始銳

切。彘直例切。奚惡烏路切。豢音患，養也。

見張君房本，舊作憐。篇韻不收，恐轉寫誤，本亦作

犧。曰齊側皆切。後章同。藉在夜切。尻苦羔

切。雉也。彫俎莊呂切。俎，盛肉器也。彫謂畫

飾之也。爲彘于僞切。自爲同。如食音嗣。

糠糟音康，音遭。錯之七故切。置也。豚直轉

切。楯食準切。豚猶篆，楯猶案也。聚僂力主

切。棺槨也。其所異彘者何也見張潛夫本，

舊闕。

釋疑

仲父音甫。諛於代切。說文，可惡之辭也。

論吐代切。司馬云懈倦貌。李云諛論，失魂魄貌。

數日所主切。皇子告敖司馬云姓皇，字告敖。

齊之賢士也。鬼惡音烏。忿拂粉切。滴救六

切。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李云忿，滿也。

滴，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

曰不足也。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則陰凝，故怒；陰發陽

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丁仲切。身當心則

爲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主，

故病也。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

也。漏，神名也。竈有髻音結。司馬云髻竈神

名。著赤衣，狀如美女。户內之煩壤雷霆處

之劉得一本作墳壤，云墳壤中鬼名雷霆。倍音裴。

阿鮭戶蝸切。蠱音龍，司馬云倍阿鮭蠱，神名，狀

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

洸陽音逸，司馬云洸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

云神名也。罔象司馬本作无傷，云狀如小兒，赤黑

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宰所巾切。司馬

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求龜切。狀如鼓而

一足。彷徨音傍。徨音皇。司馬云狀如蛇，兩頭，五

采文。委於危切。蛇如字。穀古祿切。說文，輻

所湊也。轅于元切。說文，輓也。朱冠司馬本作

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惡聞烏路切。

捧芳勇切。輶救引切。李云大笑貌。

紀涖所景切。人姓名。爲于僞切。王司

馬云齊王也。文本作周宣王。虛僑居橋切。李云

高仰頭也。成云虛怯僑矜，自恃意。響許文切。

景於領切。李云應響鳴顧景行。見者反走矣

習成性

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

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古者龍門未鑿，河

出孟門之上也。成云宋國彭城郡有呂梁，水縣注而

下，當是此也。縣水三十切音刃，七尺曰仞。

沫音末。鼃音元。鼃徒多切。鼃必滅切。有

苦病也。拯之拯，救之拯。被髮皮寄切。行

歌司馬本作行道，云常行之道也。長乎丁文切。

下同。與齊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郭云磨翁而旋

入者齊也。關東人呼磴爲磨翁。與汨古忽切。司

馬云湧波也。郭云回伏而湧出者，汨也。

擇材

梓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也，慶，名也。

鑿據巨二音，司馬云樂器也，形似夾鍾，削木爲之，

與虞同。云飛虞，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又鍾鼓之

柎，多飾為猛獸。耗呼報切。損也。烝文云烝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齊側皆切。下同。輒然丁協切。不動貌。公朝直遙切。滑消音骨，亂也。成見賢徧切。其由是與音餘，由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其是與。

過巧

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御。見賢徧切。下同。莊公舊音義云，衛莊公也。中繩丁仲切。下同。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使之鈎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圖而驅之如鈎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顏闔戶臘切。魯之賢人。元嘉本作盧崔同。

忘伎

工倕音垂，堯時巧人。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音雞。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之實切。旋，疾也。工倕施巧旋疾，蓋亦不離于規矩。指畫之間，與物之變化無異而心未嘗稽留者，迺任物性之自然，故神宇凝一而不桎闕也。足履九住切。妄要一遙切。忘是非張君房作忘是非。舊作知忘是非。

審授

孫休成云魯人也。踵章勇切。司馬云至也。而詫敕駕切。司馬云告也。子扁慶子音篇，李云扁姓，慶子字也。成云魯之賢人。臨難乃

且切。賓於必刃切。斥也。惡遇音鳥，下同。芒然武剛切。无心貌。彷徨音傍皇，成云放縱貌。長而丁丈切。明汙音烏。若揭其列切。負也。九竅苦弔切。跛彼我切。蹇紀輦切。而比如字。為具于偽切。以樂音洛，下同。食之音嗣。委於危切。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鱗也。則安平陸而已矣安，見劉得一本，舊闕。款啓李云款，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又款，曲，啓，發也。驪音兮，小鼠。鳩音晏，雀類。

雜篇山木二十四

顯晦在道

山中釋名，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能宣散烝，生萬物也。大木釋名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也。李云木衆，林之總名。白虎通云木，踴也。夫子成云門人呼莊子為夫子也。舍於成云舍，息也。烹普彭切。煮也。无訾音紫，毀也。為量音亮。人倫之傳直專切。司馬云事類可傳行也。則挫子卧切。

文皮為災

市南宜僚了蕭切。司馬云姓熊名宜僚，居

于市南，因為號，楚人也。魯侯文云魯哀公也。成云先王王季，文王先君，周公伯禽也。无須臾離力智切。居成本讀句絕，云離，離散也。居，安居也。豐狐司馬云豐，大也。胥疏胥，相也。疏，稀也。謂相望稀疏也。機辟婢亦切。成云機辟，置罟也。剝形音枯，成云忘身也。去皮起吕切。文云遺魯也。下去欲去君同。灑心先典切。猖狂成云无心也。妄行成云混迹也。可樂音洛。无形倨音據，司馬云无倨傲其形。无留居司馬云，无留安其居。大莫莫，无也。

虛己免害

方舟方，說文，併船也，象兩舟。偏心必善切。爾雅云急也。則呼火故切。下同。號評也。張歛許及切。張開也，歛，斂也。

因循成化

北官奢李云衛大夫居北宮。因為號。奢，其名也。為于偽切。賦斂力豔切。鍾樂器名也。或云鑄鍾十二口。為壇言鑄鍾先須設祭，故為壇也。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為縣，而聲有高下之異。或云架上下兩層也。王子慶忌李云王之族也，慶忌，名也。周大夫也。怪其簡速，故問之。侗乎吐東切。無知貌。儻乎敕蕩切。萃乎在畔切。聚也。芒乎莫郎切。彊梁成云

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曲傅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已者，隨而順之。不挫子卧切。成云挫，損也。大塗成云大道也。

无能遠禍

圍於陳蔡已解禪玉篇。太公任李云太公大，夫之稱，任，其名。子幾音機。子惡鳥路切。下同。紛紛音紛。跌跌音秩。司馬云紛紛跌跌，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迫脇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脇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其緒說文，絲耑也。今取其殘碎之餘也。

行列戶剛切。下亂行同。不斥音尺。成云故衆鳥行列不獨斥棄也。人卒子恤切。終也。明汙音烏。揭其列切。大成之人成云聖德宏博，生成庶品，謂之大成。老君是已。自伐成云伐，取也。者墮許規切。成云敗也。去功起吕切。得行如字，文云天下皆得至人所行之道，至人不處其名。衣於既切。裘褐戶割切。杼食汝切。又音序。

天屬相收

子桑雩音戶，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姓雩名，隱人也。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已上並解禪玉篇。何與音餘。下做此。假古雅切。李云國名，成云晉下邑也。嘗遭晉滅。林回司馬云商之逃民之姓名。成云賢人也。布謂貨財也，布於民間，因以名之。无挹音楫，李云無所執持也。真或作直冷，音零。禹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真道曉悟禹也。冷或爲命，又作令，命令猶教也。

德隱

衣於既切。大布司馬云麤布也。正廩賢節切。司馬云帶也。係履李云履穿故係。而過古禾切。魏王司馬云惠王也。憊皮拜切。司馬云病也。柎音南。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本作擘，歷敢切。蔓音萬，成云擘蔓猶把捉也。王，往況切。長丁亮切。成云自得貌。司正，直良切。云兩枝相去長遠也。羿音詣。蓬蒙符恭切。又音蓬。司馬云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也。睥音計切。睥音詣，李云睥睨，哀視也。枯棘章夜切。枳音紙。枸音矩，並有刺之木也。不便婢面切。亂相悉亮切。比干見賢徧切。徵也夫豈非應驗也。

大達

左據槁木苦老切。謂几也。右擊枯枝謂琴也。焱氏必遙切。古之元爲帝王也。又神農也。犁然力兮切。司馬云犁然猶栗然，清淡貌。有當丁浪切。還目音旋，回眎也。而窺起規切。造大司馬云造，適也。一云造，作也。損易以豉切。下同。窮桎之實切。運化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運物。之泄息例切。司馬云發也。言與之言，猶謂也。鷓鴣音意而。成云鷓鴣，燕也。目之所不宜處昌吕切。言不可止處，目已羅絡知之，故棄之也。不給視說文，給，相足也。謂几所不宜處則不足視也。落其實實，卵也。而襲音習，成云襲入也。社稷文云社稷猶窠也。其禪市戰切。司馬云授予也。成云禪代也。焉知於虔切。下同。

失照

雕音彫。陵之樊音煩。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謂遊栗園藩籬之內也。樊或作埜，古野字。運寸司馬云可四一寸也。感周之顙息蕩切。類也。感，觸也。翼殷不逝目大不睹殷，大也。曲折曰逝。夫翼大逝難，目大視稀，故不見人也。蹇起虔切。舊作蹇。躩驅碧，九縛二切。司馬云疾行也。論語云足躩如也。執彈徒旦切。留之力救切。司馬云宿留同其便也。螳螂音堂郎。執翳於計切。翳謂斧也。螳螂執斧如蓋，以自蔽也。搏之音博，捕也。忘其形說文，形；象形也。忘其身說文，身，身躬也，象人之身。爾雅云我。忘其真真，性也。反入宮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藺力信切。

且子餘切。司馬云蘭且，莊子弟子。從其俗江
南古藏作從其今。栗林虞人文如海本无栗林二
字。爲戮戮，恥之辱。

自賢

陽子司馬云陽朱也。逆旅之有妾一人
見劉得一本，舊作逆旅。人而去起吕切。之行
下孟切。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碧虛子造

雜篇田子方二十五

真寤

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無擇。數偁
音朔下同。谿工李云谿工賢人也。東郭順子
成云居於郭東，因以爲氏，名順子，于方之師。葆
真音保。儻然敕蕩切。司馬云失志貌而語魚據
切。之行下孟切。形解戶真切。口鉗其美
切。土梗更猛切。土，苴也。司馬云土人也，遭兩
則壞。

冥會

温伯雪子李云南國賢人。成云楚之賢人。
魯人成云謂孔子門人也。中國成云魯國也。
陋成云拙也。蘄音祈。振成云動也。從容七
容切。文云規矩，禮義也；龍虎，威嚴也。其道江
南古藏本作導。夫人音符。目擊而道存矣
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又云目
裁往意已達。

密移

瞠若敕庚切。字林云直視貌。不比吡志

切。親比也。滔乎前吐刀切。謂无人君之器，滔
聚其前也。惡可音烏。察與音餘，下哀與同。
有目有趾文云有情之類。薰然許云類冲烝薰
蒸貌。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張慮切。見也。
司馬云吾所以著者，外化也，汝殆庶於此耳。吾一
不化者，則非汝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也郭
云唐肆非停馬處也。又磨，停也。司馬本作廣肆，云
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也。

才德自然

被髮皮寄切。而乾本或作干。熱然乃
牒切司馬云不動貌。少焉詩照切。見曰賢徧
切。眩音縣與音餘下同。掘若徐音兀。槁木
苦老切。離人力智切。口辟必亦切司馬云辟卷
不開也。又婢亦切。成云口開不合也。嘗爲于偽
切。至樂音洛，下同。行小下孟，切又如字。
胸次李云次，中也。能滑古沒切。得喪息浪
切。所介音界解乎音蟹，又戶實切。於沟音
沟，李以略切。挹，取也。醯鷄許西切。郭云甕中
之蠖蠖也。

踐言

魯哀公司馬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
在哀公後百二十年。成云此寓言也。冠古亂切。
圜冠音圓。履句音矩，李云方也。履居具切。
緩戶管切。司馬本作緩。佩玦音決，成云緩者五

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又云本亦作緩者，曳綬佩玦以其事到，而決斷也。或謂玦如環而有缺，逐臣賜玦義，取與之決別也。斷丁亂切。不號號，合也。

內得外豐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

肥史記云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止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謝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實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銍音室，地名，一曰刈，禾人通作銍。忘其賤與之政也，謂忘其飯牛之賤也。有虞氏舜事親至孝，死生不入於胸中，名聞天下，感動人主。

藝精忘形

受揖而立司馬云，受命揖而立也。舐食

紙切。儻儻音坦，李云舒間貌。槃礴傍各切。司馬云箕坐也。羸力果切。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而見形。

詢衆任賢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人者，寓言於太公也。司馬本作文王微服而觀於臧。而屬音燭。頓而占切。成云文王父季，黑色多頓。駁馬邦角切。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瘳乎救留切。成云差也。蹴然子六切。先君王也。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王其无它司馬云无違也。列士壞音怪。下同。植音值。散羣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長丁大切。下同。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缺斛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缺，十斗曰斛。昧然音妹。泛然敷劍切。夜遁塗困切。功成事遂，輜光退身，故曰夜遁。刺焉七賜切。

有心未妙

御寇為于偽切。盈貫古亂切。司馬云鑄也。文云盈貫謂過鑄也。適矢丁歷切。親也。復沓扶又切。下同。成云沓重也。象人成云木偶人，又土梗人也。逡巡七旬切。成云却行也。汗流戶旦切。揮斥音尺，郭云揮斥猶放縱也。

怵然救律切。有恂音荀，爾雅云恂慄也。目之志恂謂眩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怵然也。於中丁仲切。

道充不動

肩吾成云隱士也。孫叔敖楚之賢大夫。栩栩然況甫切。自得貌，又欣暢也。躊躇直留切。躊躇直於切。成云逸豫自得也。四顧成云高視八方也。得劫居業切。彊取也。伏戲音義。无介音界。說文，畫也。一曰聞也。不憊皮拜切。

治身保存

楚王成云楚文王與凡偃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君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是周公之後。

雜篇知北游二十六

冲默

知如字，舊音智，今不取。北游於玄水之上司馬本作玄水之北。隱弁符云切。成云隱則深遠難知，弁則鬱然可見。白水之南成云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闕苦穴切。李云丘名狐者，疑也。闕者，息也。而睹丁古切。狂屈狂，妄也；屈，曲也。之言司馬云之，是也。

唉哀在切。李云應聲也。語若魚據切。其易以豉切。所惡鳥路切。通天地之一炁耳。地之美也。合彼見劉得一本，舊作今。扁然音篇，成云徧生貌。文本作翩然，云日新貌。未離力智切。其內謂不能出自化也。惛然音昏，昧也。張君房本作昏。油然音由，謂无所給惜也。成云无係貌。

神解

被衣如字，又音披。瞳焉敕紅切。不瞬貌。如新生之犢李云未有知貌。若槁苦老切。媒媒音昧。晦晦音誨。媒媒晦晦，無心貌；又冥昧貌。

常道

丞古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或作丞。李云舜師也。有夫音符。委形說文，已也。子孫見張君房本，舊作孫子。委蛇吐卧切。天地之彊陽炁也。郭云彊陽猶運動耳。案言天地尚運動，況炁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

可道

晏於諫切。疏瀹音藥，漬也。成云洗濯也。澡雪成云精潔也。文云靜精神也。掎擊而智普口切。成云打破也。文云棄智也。窅然鳥了切。將爲于偽切。无形謂太初也。精神生

於道謂常道也。九竅苦甲切。皇皇文云无際貌。邀於古堯切。成云遇也。此者此者，冲妙之道也。恂達須倫切，說文，信心也。一曰均也。天不得不高謂天不得此道不能爲高也。道與音餘，下同。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成云博通經典，未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也。以斷端管切。成云棄也。巍巍魚威切。成云高大之偁。運量萬物而不遺夷佳切。亡也。又餘也。見劉得一本，舊作匱。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求位切。

中極

暗音闇，與蔭同。醜隱紀切。郭云暗醜，聚炁貌。幾何居豈切。果麻力果切。文云木子曰果，草子曰麻。白駒文云日光也。成云駿馬也。過卻去選切。成云卻，乳也。注然勃然步忽切。成云注勃，出生之容。油然溲然音流，成云油溲，入死之狀。天弢敕刀切。成云弢，囊藏也。墮其許規切。天裘陳筆切。成云裘，裹束也。紛乎宛乎於院切。成云紛紛宛轉，並釋散貌。

道无不在

東郭子李云居于東郭也，田子方之師。惡乎音烏。螻力侯切。蟻魚綺切。梯大西切。稗蒲賣切。草名。瓦壁步歷切。云瓴甃甃也。

屎尸旨切。溺乃弔切。正獲之間於監古銜切。市履豨虛豈切。每下愈况李云正，亭卒也，今之市令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豨，大豕也。履，踐也。夫市魁履其豕股脚縣蹄之下肥，則知上肥矣。問道亦况下賤，則知道之徧也。一曰况，益也。每履其縣蹄之下難肥之處見其肥，則知上之饒益多矣。或曰况者，意况也。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見張君房本舊闕。

无有一際

周徧咸文云周，无不包也；徧，无不至也；咸，无不備也。澹而徒暫切。寥音遼。彷徨音旁皇。成云放任貌。馮皮冰切。閔音宏，李云馮閔皆大也。郭云虛廓之謂。衰殺色界切。下同。

得道秋豪

姪於河切。荷甘音河，成云姪，姓也，荷甘，字也。老龍吉李云懷道人也。神農成云神農非帝者也。隱几於靳切。闔戶戶臘切。晝瞑音眠。麥處野切。又音奢，司馬云開也。曝然音剝，李云放杖聲也。僻陋足亦切。成云徧僻鄙陋也。慢武半切。又如字。訑徒旦切，成云不專謹也。已矣夫音符。舛音奄。垆音剛。弔李云姓舛垆，名弔，體道人也。繫焉謂爲物所歸投也。

淵之又淵

叩而歎崔本作叩。張君房本作仰。集韻叩

仰同音。說文舉也。詩，瞻仰昊天。舊本作中，恐寫誤。

光景都亡

窅然烏了切。搏之音博。

守一

大馬成云楚之大司馬也。捶鉤之累

切。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為捶也。鉤，帶也。

巧與音餘，下同。而好呼報切。以長丁丈切。

不先物

見賢徧切。又為于偽切。未有子孫而

有孫子言其要有由，不得无故而有傳世。故有子

孫，不得无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无而今

有也。有先悉薦切。下同。

合境

安化成云安，住也。之囿音又。之圃布

五切。相整子兮切。和也。

背俗

山林與音餘，下同。阜壤與成云神阜與

壤。與我无親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而樂音

洛，下同。能禦魚呂切。齊知才細切。又如字。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碧虛子造

雜篇庚桑楚二十七

去智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使也，學徒弟子也。

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

倉。偏得音篇。成云門人之中最勝，故曰偏得。

畏烏罪切。本作岷。壘力罪切。何察注亢倉子

云，畏壘山即羽山也，在徐州。畫然音獲。挈然

苦計也。畫然謂計畫飾智者也。挈然謂契約合仁

者也。皆起之姦偽，失其自然也。又苦結切。提也，

亦仁愛也。遠之于萬切。司馬云，言人以仁智為

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也。擁於勇切。腫章勇

切。郭云擁腫，朴也。鞅掌於文切。或云擁腫不

材。郭云鞅掌不自得。向云二句朴繫之謂。司馬云

皆醜貌。三年成云三歲一閏，入道小成。大壤

而掌切。廣雅云壤，豐也。灑然素珍切。李云驚

貌。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旦夕小利也。歲

計之而有餘向云順天時而大穰。正得秋而

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也。元嘉本作

萬實。環圓也。堵丁魯切。司馬云一丈曰堵，環

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竊竊平章，偶語也。俎

豆側呂切。成云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

器也。俎豆食我於衆人間也。杓音的，又匹么切。

郭云為物之標杓也。王云斯由己為人准的也。司

馬本作鈞，晉的。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

常。尋常之溝則周禮，洫澮之廣深也。洫廣深八尺，

澮廣二尋深二仞也。所還音旋，回也。鮪五兮

切。鮪音秋。為之制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

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擅之也，鮪鮪專擅於小溝也。

步仞之丘陵六尺為步，七尺曰仞，謂廣一步高一

仞也。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又爾雅云四尺曰仞。

孽魚竭切。狐為之祥李云祥，怪也。狐狸喜為

妖孽，言各有宜，宜不失則大人有豐祿也。王云野

狐依之作祿祥也。崔云蠱狐以小丘為善也。祥，善

也。函音含。車之獸李云獸大容車。介而音

戒，廣雅云獨也。一本作分，謂分張也。離山力智

切。吞舟救恩切。碭而失水徒浪切。謂碭溢

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則蟻魚綺切。

苦之又作窮之。深眇彌小切。成云眇遠也。二

子向崔郭皆云堯舜也。殖蓬蒲空切。而櫛側瑟

切。與坎同。說文，梳比之總名也。數米色主切。

而炊昌垂切。向云理於利，小也。竊竊，司馬云細

語也。一云計校貌。軋於黠切。說文軋，輶也，輶，

輶也。輶，輶也，輶，女展切。輶，力的切。

有弒音試，下同。穴仄音回切。向云仄墻也，言無所畏忌。吾語魚據切。南榮越音厨，昌于切。庚桑子弟子也。向音疇；一音紹俱切。徐，直俱切，又救俱切，又處由切。漢書古今人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子作南榮疇，云救躄脚步，百合不休。蹴然子六切。已長丁丈切。將惡音烏。亦辟婢亦切。開也。崔云必亦切。相著也。或間間，廁之間。勉聞道向云勉强也。一本作晚。達耳矣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一本作未達耳。曰奔蜂孚恭切。司馬云小蜂也。一云土蜂也。江南李氏本無曰字。藿蠟音蜀，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蠱也。越雞司馬云小雞也。或云荆雞也。伏扶又切。鳥抱子也。鵠音鶴，又戶沃切。卯力管切。魯雞向云大雞也。今蜀雞也。羸糧音盈，案方言，羸，儻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羸。一音果。曰唯唯癸切。懼然紀具切。文云失容貌。成云驚視貌。一本作懼。朱愚鍾輸切。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也。一曰丹也。朱愚，義取丹心愚蠢也。江南古藏本作秩愚。眉睫音接，釋名云，目毛也。規規李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若喪息浪切。揭其列，其謁二切。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汝亡人哉崔云喪亡性情之人也。惘惘乎文云不知所歸也。所好呼報切。所惡烏路切。息愁

舊作自愁。劉得一作息愁。文如海作愁息。灑濯文角切。鬱鬱呂覽曰水鬱則汗，木鬱則蠹，草鬱則黃。津津文云不淨也。成云尚漏也。猶有惡也李云惡計未盡也。外護音獲，云束縛也。三蒼云佩刀靶韋也。本亦作獲。向音霍，繁多也，概也。而捉側角切。成云捉，持也。內捷其輦切。難也。徐作捷，其偃切。關也，閉也。可繆莫侯切。向云綢繆也。放道如字，向方往切。依也。衛生李云防衛其生，令合道也。能舍音捨，下同。脩音蕭，文云无滯著貌。伺大董切。向救動切。云直而无累之謂三蒼，云殼直貌。文云无不通貌。嗥戶羔切。嗙音益，喉也，咽也。李本作不嗙，音厄，云謂噎也。文本同，云氣不通也。不噎於邁切。司馬云楚人謂啼極无聲為噎，又聲破也。握李云捲手曰握。不挽五禮切。廣雅云捉也。成云搗拳也。文云挽疲懈也。共其崔云共，壹也。文云不偏用力，嬰兒共有此德也。瞋音舜。動也偏音篇。委於危切。蛇以支切。冰解音蟹。交食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交樂音洛。相摠於營切。廣雅云，亂也。若槁苦老切。惡有音烏。

自定

宇泰定心宇大寧也。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君房本，舊闕。敗之補邁切。以滑音骨。靈臺靈府靈臺皆心也。真君，處于內謂之府，真宰游於上謂之臺。不見其誠己而發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丁浪切。爾雅云每，雖也，謂雖有發動，不中當也。券內音勸，券契也。內屬我也，外屬彼也；契內者无名，契外者賈術而已。說文，券，契也。券別書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也。券郭忠恕佩觿券，从刀或从力者，勞券之券。一曰止也。達眷切。每妄更為失妄見劉得一本，舊闕。期費芳貴切。期說文，會也。一曰要也。費，說文，散財用也。賈人音古，同商賈之人，費心於錐刀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苦回切。魁然，不動貌。一曰安也，主也，謂衆人已見其跛求分外而猶自安，可羞愧之甚也。物且且，苟且也，苟且其心，容身不暇，豈能容於人哉。焉能於虔切。莫憚七坎切。廣雅云痛也。鏤鄒音莫耶，良劍名。其分符問切。下同。所惡烏路切。下同。故出而不反謂真蕩而不還也。見其鬼謂陰炁來舍也。出而得是謂得死失者同於得，故曰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廣雅云滅，殄也，盡也。天光已滅，雖有實性，與其冥冥之物不二也。真誥謂之清靈，善爽之鬼。出无本入无竅苦吊切。造化無本，大空無竅也。乎處召據切。下同。有長如字。本剽本作標，甫小切。崔云末也。宇也四方上下為宇也。宙也往

古來今日宙。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君房本，舊作入出。

移是

惡乎音烏。為喪息浪切。以分方云切。為尻苦羔切。一宗一本作守。昭景也著丁略切。甲氏也著張慮切。有生賊也於誠切。司馬云烏簞切。鷹，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披普皮切。分散也。然曰移是賊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臘力闔切。者之有臙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胫古來切。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按臘者大祭，備物而肴有臙胫，此雖從散禮，應具不可散棄也。其偃溲所留切。偃溲，屏廁也。溲見江南李氏本，舊闕。為是于偽切。死償常亮切。廣雅云償報也。蝟音條。鸞音學。移是非今之人也非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禮偽

踉女展切。踐也，履也。驚魚到切。驕縱貌。嫗烏遇切。聲柔貌。文云驚失聲。一曰嫗詡，愍問貌。辟金必碩切。除也。

虚无

之勃必妹切。下同。之謬如字，差也，欺也。一本作繆，亡侯切。繫縛之謂。去德起呂切。惡欲烏路切。之累劣偽切。下同。不盪徒黨切。郭云動也。

德性

德之光一本作先。猶睨魚計切。視也。

拙偽

羿五計切。中微丁仲切。而佞音良，崔云良士也。又音浪。惡天為路切。下同。

智籠

之籠力東切。湯以庖白交切。人籠伊尹伊尹負鼎以干湯，湯知其賢，故順其性以庖厨而籠之。已解禪王篇。秦穆公以羊之皮籠百里奚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籠之也。已解田子方篇。

忘形同天

介者音界，郭云別也。廣雅云獨也。搯畫救紙切。析也，畫飾容之具。今無足，故不復愛之。一云搯，離也。崔云搯畫，不拘法度也。夫復音服。文云復，溫復也。諧音習，文云諧翫也。不餽其愧切。廣雅云遺也。而忘人復者，溫復之謂也。謂翫也。夫人翫習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饋遺之，此至愚不獲人之所惜者也。无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侮之亡甫切。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碧虛子造

雜篇徐無鬼二十八

遷善

徐无鬼緡山人，魏之隱士。司馬本作緡山人徐无鬼。女商成云魏之幸臣。魏武侯名擊，文侯子，治安邑。勞之力報切。唯山林之勞一字如字，餘並下章並力報切。盈嗜時志切。下同。長丁丈切。好呼報切。下章同。惡烏路切。下章同。黜救律切。退也。擊苦田切。爾雅云固也。崔云引去也。司馬云牽也。超然司馬云猶悵然也。少焉詩照切。嘗語魚據切。吾相息亮切。下同。執飽而止成云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是狸德也謂貪如狐狸也。視日司馬云瞻遠也。若、忘其一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无其身也。直者中繩丁仲切。下同。司馬云直謂馬齒，曲謂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成云曲謂項也。成材言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若卹音恤，文云疾也。若失音逸，文云亡也。李云卹失。皆驚竦若飛也。若喪息浪切。下章同。其一言喪其偶也。超

軼音逸，過也。徐，徒列切。崔云徹也。從說子

容切。金板或曰秘識也。司馬云周書篇名。六

豷吐刀切。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越之

流人司馬云越國流人，有罪見流徒者也。又越遠

也。數日所主切。期年音基。逃虚空者司馬

云故壞冢處為虚空也。成云虛園空宅也。黎力西

切。藿徒吊切。柱誅矩切。司馬云塞也。字見

君房本，舊作乎。黜音生。黜由救切。之逕司

馬本作徑，道也。跟位其空音良，跟云欲行貌。

司馬本作良云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謂處虚空

之間也。聞人足音蹇然巨恭切。蹋地聲。成

云人行之聲。而喜矣李云喻武侯无君人之德而

處在防衛之間，雖臨朝矯厲，愈非其意，及得其所

思，猶逃竄之人，聞人足音，安能不蹇然改貌，釋然

而喜矣。馨苦項切。歎苦愛切。李云馨歎，喻言

笑也。但呼聞所好猶大悅，況骨肉之情，歡之至也。

久矣夫音扶，後做此。

修誠

食芋音序。葱韭音久。以賓本作摯，必

刃切。司馬云棄也。李云賓客之賓。欲干李云

干，求也。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

社稷也。萬乘繩證切。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

謂自私之姦也。姦病王云姦者以正從邪，謂病也。

偃兵偃，息也。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司

馬云鶴列，鍾鼓也。文云陣形也。麗譙本作噍，在

道切。司馬云麗譙，樓觀名也。按謂華麗而巉峭也。

文云戰樓也。徒驥司馬云徒步卒也。文云驥馬軍

也。錙壇側其切。錙壇，壇名。成云官名也。文

云戰場也。惡乎音烏。勿撻一營切。又一盈

切。已脫音奪，肉去骨也。他括切。骨去肉也。

此非也。

放心

大隗王罪切。成云古之至人。具茨把咨

切。司馬本作茨，山名，在熒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

昌寓音禹。驂乘繩證切。驂乘，車右也。御車左

也。諂音習，朋蒲登切。崔本作屻，舒氏切。前

馬司馬云二人先馬導也。昆閻音昏。滑音骨。

稽音雞。後車司馬云二人從車後也。襄城之

野今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之南。七聖黃帝

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朋五，昆閻六，滑稽

七。予少詩召切。瞽莫豆切。李云風眩貌。司馬

讀曰暈，謂眩暈也。長者丁丈切。乘日之車司

馬云以日為車，謂乘日新以變化也。車者推移不定

也。少痊七全切。李云除也。且復扶又切。

亦去起呂切。

樂園

不樂音洛。下同。察士李云察識也。成

云機警明察之士也。陵李云謂相陵轢。諱音信，

廣雅云問也。又雖遂切。謂好陵辱責罵人也。之

辭見張君房本，舊作凌諱之事。皆囿音又，文云

滯於一方也。興朝直遙切。中民之士李云善

治民者也。矜難乃旦切。枯槁苦老切。後章

同。宿名宿，久積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為娛，其所

寢宿唯名而已。廣治直吏切。實際謂盟會事。

不比毗志切。成云比，和樂也。下同。商賈音

古。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

通財鬻貨曰商。一云坐賣售曰賈。市井古者因井

為市，故謂之市井。則壯壯猶動也。

謬妄

而中丁仲切。儒墨楊秉成云儒，姓鄭名

緩；墨名翟；楊，楊來也；秉，公孫龍子。魯遽音

渠，成云周初時人。冬爨七亂切。鼎成云冬取十

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造冰成云盛

夏以瓦餅盛老湯，再煮極沸沈，餅井底即自成冰。

為之于偽切。廢一廢，置也。改調徒吊切。无

當丁浪切。合也。方與我辯江南本作方與我

辯，舊本作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扶弗切。文

云拂，反也。相鎮以聲文云鎮，壓也。齊人躡

子於宋音擲，投也。司馬云齊人憎其子，躡之於

宋，使門者守之。今形不全自以為是。鉞鍾音刑，

字林云鉞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壹而大。以束縛

郭云恐其破傷也。按：此言賤子貴鉞，自以為是

也。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惠施叛道而好辯，猶齊人遠子而愛鍾也。未始離力智切。於岑士金切。岑，岸也。成云楚郢之人因寄于江濱之側，投躡守門之家，夜半无人之時輒上人舟，而舟未離岸反與舟人鬥，愧心負理，更造怨詞，迷謬若此，自以爲是。

亡質

從者才用切。郢人以井切。楚都也。漢

書音義作優人，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墍，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今匠石揮斤而斲之。優音溫。堊烏洛切。白土也。漫莫干切。李云塗也。瞑目恣手四字江南本是經，舊本作郭象注，非是。試爲于僞切。

公舉

可不謂云江南李氏本作諱，舊本作謂。

大病大，極也。惡乎音烏。屬音燭。欲與如字，又音餘且鈎鈎，反也。上忘而下畔言在上不自高，於下无背者也。以聖臨人以賢下人江南本作以聖臨人，以賢下人，舊本並作以賢。

戒驕

狙七徐切。吳王文云夫差也。恂然舜荀

二音，司馬云遽也。成云怖懼也。深慕側巾、仕巾二切。成云林叢也。委於危切。蛇餘支切。成云從容也。攫俱縛切。三蒼云攫搏也。搔素報切。

文云勝躡便疾貌。見賢徧切。王射食亦切。下同。搏音博。捷疾葉切。速也。相者息亮切。司馬云佐王獵者也。趨射音促，急也。狙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之狙之猶是也。其便婢面切。以敖音傲，慢也。此殛紀力切。誅也。董梧有道之士，師其德以鋤色。以鋤士居切。成云除去也。去起呂切。樂音洛。

鬻名

隱几於斬切。噓音虛。入見賢徧切。

山穴之口李云齊南山穴也。司馬本作山穴之中。田禾齊君也。尊德，故國人慶之。鬻之羊六切。彼惡音烏，下同。自喪息浪切。

貴默

觴之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孫叔敖

執爵按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魯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公十二年傳云楚有熊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爵亦酒器，受一升。於此言已文云謂古人於會同之處，酌祭之時，祝辭也。弄丸丸猶珠也。弄丸者，謂轉丸之技也。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聊以自適也。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夫聖智之无窮，若轉丸之无止，類獸威之无盡，故宜僚所以示弄丸之技也。而兩家之難乃旦切。解音蟹。司馬云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

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文云白公勝，及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二家大夫曰：宜僚，陸沈之士，一人當五百。並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者，以兩手弄丸不止，眠復不起，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使者各還，具論宜僚之意。二大夫曰：高枕而卧者，示我无爲；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园无爲之物也；兩手弄之不止者，俱至於困也。明兩家構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不復用兵也。甘寢秉羽如字，謂以扇掩面也。司馬本作甕，云讀曰翮，或作翅，雩舞者之所執，崔本作翼。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卧，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无所攻伐也。喙許穢切。三尺三尺言長也。司馬云喙，息也。宜僚弄丸而弭難，叔敖除借以折衝，丘亦願有歎息其三。三尺，七首劍也。成云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无言，假令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彼之謂彼謂宜僚叔敖。一曰彼謂甘寢。此之謂此謂仲尼也。一曰此謂弄丸。總音摠。不能同一本作相同。善吠伐廢切。司馬云不別客主。止也。善言司馬云失本逐末，而言不止。循古而不摩一本作磨。郭云摩，拭也。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己，雖理於今當循於古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摩滅也。

相形

九方歎音因，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皋。爲我于僞切。相吾子息亮切。捆音困。瞿然紀俱切。司馬云喜貌。字林云大視也。索然悉各切。司馬云涕下貌。禦福魚呂切。距也，逆也。而牂音滅，爾雅云牝羊也。於奧烏報切。西南隅，未地羊之位也。一曰豕，牢也。好田呼報切。於突一作突，烏吊切。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火地，火地生鶉也。一曰東南辰地，辰爲鶉鳥也。游於天地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邀古堯切。遇地。樂音洛，委，於危切。蛇餘支切。之償辰羊、時亮二切。還也。怪行下孟切。无幾居豈切。於燕音煙。而鬻音育。易以豉切。別音月。渠公渠公，齊之富，室爲街正，買柵自代，終身食肉至死。一云渠公屠者，與柵爲君臣，同食肉也。

外賢

畜畜李云行仁貌。王云卹愛勸勞貌。其人與人相食與音餘。言將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所惡烏路切。之行下孟切。且假夫禽貪者器司馬云，禽之貪者，殺害无極；仁義貪者，傷害无窮。且假夫仁義爲禽貪之器用也。一覘薄結切。說文，蔽，不相見也。

偷安

暖吁爰切。桑貌。姝音樞，說文曰好佳也。又暖姝，自許貌。濡音儒，安也。需音須。濡雲謂偷安濡潤，須臾之頃。卷音權。婁音縷。卷妻猶拘攣也。言拘檢求名之人，屈己以殉物，物雖懷歸，終當自苦。如舜登庸歷，試以至己身臚腊，招損之由，起於羶行耳。豕蝨音瑟。疏鬣長毛見張君房本，舊闕。奎蹠苦圭切。奎，說文，兩髀之間也。曲隈烏回切。股間也。操煙七曹切。羊肉不慕蟻魚綺切。云舜年長心勞，无愛樂之志，是猶羊肉不慕蟻也。羶也設然切。羶行下孟切。三徙成都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郡也。至鄧之墟邑名。童土云童土，地无草木也。齒長丁丈切。惡衆烏路切。不比毗忘切。下同。和也。煬音羊。和，煬炙也。爲和氣所炙。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云真人无羶，故不致蟻，是蟻棄智也。共處相忘之大道，无沾需之德，是魚行計也。羊无羶行而不致蟻，是羊棄意也。

自晦

以天待人見張君房本，舊作之。董音謹，司馬云烏頭也，治風冷痺。桔梗音結，古猛切。司馬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癢痺。雞壅於容切。司馬云雞頭也，一名芡，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本或作

癰。豕零司馬本作豕囊，一名猪苓，根似猪卵，可以治渴，案四者皆藥草名。是時爲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爲帝，謂其王相休廢，各得所用也。勝言音升。句踐音鉤。越王。甲楯純尹切。楯云扞身蔽目者。棲於音丙。李云登山曰棲。會古外切。稽音雞。種章勇切。越大夫名也。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所以存一本作可以存，言知越雖亡可以存也。鴟尺夷切。目成云鴟目晝闔而夜開，則適夜而不適晝。鶴脰刑定切。解之佳買切。司馬云去也。成云鶴脰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闔於謀身，長於存國也。有損焉有形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累人，故大夫種有以不免也。恃源而往者也水由源往，雖遇風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性雖在於世不能移也。之長丁丈切。茲萃聚也。李云多也。恃其所不踞女展切。李云一足常不移，故能行廣遠也。

棄數

解之音蟹，下同。又佳買切。頡下結切。滑乎八切。頡滑謂錯亂也。揚推音角，三蒼云推敵也。許慎云，揚推，粗略法度。王云推略而揚顯之。惑解佳買切。復於音服。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碧虛子造

雜篇則陽二十九

抑進

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成云魯人，遊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成云，楚大夫也。不譚音談，李云說也。公閱休音悅，隱士也。擲初角切。司馬云刺也。山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陰也。廣雅云邊也。成云茂林也。予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不自顯也。文云宅山傍而為居。顛冥音眠，司馬云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喝音渴。字林云傷暑也。橈乃孝切。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才辯奪之，故能泥橈之也。化卑居高而以卑為本也。本或作而化卑於人也。樂物音洛。而飲於鳩切。綢直周切。繆亡侯切。纏綿也。文云有為交結也。周盡一體所鑿綢繆粗精洞盡，故言周盡一體，一體，天也。復命搖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是復其命也。命之也命名

也。憂乎智而所行恒无幾居豈切。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為者，以形智不至為憂也。不知用智必喪，喪而更以不智為憂。及其賀之所行，有弊无濟，故共憂患根接无須與息，故曰恒无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而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鑑生便有物之美，而為无心人與。作名言鑑耳，故人美之，人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也。好之呼報切。暢然喜悅貌。之緝民忍切。郭云合也。與膾同。司馬云盛也。十九謂見十識九也。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聞。冉相氏息亮切。郭云古聖王也。嘗舍音捨。皆殉辭俊切。所行之備而不洩况壁切。深也，義取染溺也。李音溢，溢也。王云壞敗也。无心偕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之備而物我无傷，故无壞敗也。門尹登恒向云門尹官名，登恒人也。為之于偽切。下同。傅之音付，下同。之名羸音盈。法得其兩見賢徧切。得其隨成之道以司其名，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得也。容成氏老君師也，著書十四篇。

止門

魏瑩音澄，司馬云魏惠王也。與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約乙却切。又如字。司馬云在惠王二十

六年。背之音佩。刺之七賜切。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萬乘繩證切。匹夫從讎成云謂无官職，夫婦相匹偶者也。從讎，報讎也。為君子偽切。下請為君同。拔其國拔者，克城邑而取之，言若拔草木，並得其根。忌也出走成云田忌，齊將也，忌畏而走，或言圍之也。扶救一切。三蒼云擊也，折之舌切。季子魏臣。文云魏國之公子也。又壞音怪。華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而見賢徧切。下同。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王。蝸音瓜，李云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逐北如字，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曰噫於其切。言與音餘。焯然音敞。字林云惘也，成云恨恨貌。有嗃許交切。管聲也。廣雅云鳴也。劍首司馬云劍環頭小孔子。映音血字，映然如風過也。

遠佞

蟻丘魚綺切。李云山名也。之漿李云賣漿之家。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外之以觀也。一曰乎頭屋也。稷稷音總，李云聚貌。聖人僕謂懷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本僕作僕，謂聖人之坏僕也。藏於畔王云修田農之業，是隱藏於壠畔。聲銷音消，司馬云小也。大云銷聲滅迹，人不識

也。不屑屑，絮也。不絮世也。陸沈司馬云當顯而及隱，如无沈而沈也。

治形

長梧封人長梧，地名。成云地多長梧，因以名焉。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也。鹵音魯。莽莫古切。

滅裂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郭云魯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也。司馬云鹵莽猶粗疏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謂斷其草也。變齊改變齊民之法也。一曰才細切，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稷音憂。司馬云鋤也。廣雅云推也。字林云摩田器也。厭滄音孫，舖也。一曰水沃飯曰滄。離其力智切。下同。

以衆爲如字，王云謂凡事所可爲者也。遯離滅亡皆猶衆爲，衆爲所謂鹵莽也。司馬本作衆僞。欲惡鳥路切。之孽魚列切。萑音丸葦類。葦于鬼切。蘆也。兼古恬切。兼葭也。葭音加，亦蘆也。並潰回內切。漏發李云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漂本作療，敷妙切。疽七餘切。瘰疽謂病瘡膿出也。疥音界。癰音邕。洩或作瘦，所求切。膏司馬云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皆爲利欲感動，失其正氣。不如深耕熟耨之有實也。

涉塵

栢矩文云魯人有道之士，欲往齊行化。辜

人罪人也。李云謂應死人也。一云棄市暴死者。疆之其良切。朝服直遙切。而幕音莫，司馬云覆也。號天戶刀切。大菑音灾。離之離，著也。文云被也。匿女力切。文云藏也。不勝音升。

循物

遽其居切。伯玉成云遽姓名瓊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訕起勿切。廣雅云曲也。郭音黜。然與音餘。然乎言未然也。

素定

大豉吐刀切。伯常騫起虔切。豨虛豈切。韋成云，三人並史官姓名。湛丁南切。樂之久也。又音沈。樂音洛。諸侯之際司馬云盟會之事同。濫盧瞰切。說文，汜也。或作檻，胡暫切。浴器也。史鱈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所搏音博，幣帛也，浴巾也。司馬音蔽，云引衣裳自蔽。而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故墓一本作大墓。沙丘地名，在盟津北畔。掘之其月切。洗西禮切。不馮音憑。其子司馬云，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冢也。奪而埋之一本作奪而里之。而汝也。里，居處也。

究理

少知成云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大公調成云道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頤群物，故謂之大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雜篇外物三十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

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庫，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並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無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真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无必

對，內我而外物，以其善惡忠孝不能全生，故曰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龍逢比干已解人間世篇。

箕子狂史記云，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逆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惡來死史記

云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作石椁於北方。姓嬴名惡來，有力者也。紂之嬖臣與紂同

誅。伍員已解胠篋篇。萇弘，周靈王之忠臣，爲劉恭公所譖徙於蜀，自恨忠而被譖，遂自刎腸而死，蜀人憐之，以櫝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碧石名也。呂覽云，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孝己憂成云，孝

己。高宗太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悲李云，曾參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穌。成云遭父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大絃音駭。兩陷

謂善惡之蔽俱陷沒于憂苦之中。鹽音陳。又楮允、救盡二切。蜉音惇。文云不申貌。又柱允、救

轉、餘准三切。司馬云鹽蜉讀曰仲融，言怖畏之氣仲融兩溢，不安定貌。慰愍武巾切。慰，鬱也。愍，悶也。沉屯張倫切。司馬云沉，深也；屯，難

也。憤然音頽。文云无心至頽也。

急難

貸本亦作負，音特。群經音辯云，取於人曰負，與之曰貸。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也。將貸

他代切。與之也。而呼火故切。大聲也。鮒魚音附。廣雅云鮒魚也。鮒音迹。波臣司馬云謂波

蕩之臣。南游說見張君房本，舊闕。激古狄切。西江成云蜀江也。蜀江從西來，故謂西江。吾

失我常與與猶親也，謂魚水常相親也。卑索所白切。枯魚李云猶乾魚也。

趣遠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也。大鈞本亦作鈞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犗古邁切。犗牛也。謂

峰領牛也。餌音二。蹲音存，成云踞坐也。會古外切。稽古兮切。山名，今爲郡也。期年本亦

作期，音基，言必久其事後乃能感也。鎔沒音陷。驚揚一本作驚。奮髻求夷切。李音須。憚丹未

切。赫火百切。千里言千里皆懼。若魚司魚云大魚名也，若海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而

腊音昔。制河本亦作浙，諸設切。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以爲吳會界分。司馬云浙江

今在會稽錢塘。蒼梧或云山名，在嶺南。或云九疑山也。幹才才金切。李云幹量人才也。或作幹

幹，小也。本又作輕。諷說方鳳切。揭其列，其竭二切。竿累劣彼切。竿累謂荆蓀之竿，繭絲之

綸類。累，綸也。灌瀆司馬云溉灌之瀆。守鮠五兮切。鮠音附，李云鮠鮠皆小魚也。縣令縣，

高也。令，譽也。

迹弊

臚力於切。蘇林注漢書云，上傳語告下曰臚，臚猶行也。傳治戀切。向云從上語下曰臚傳，

一音，張戀切。遽也。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將出也。裙襦而朱切。青青之麥司馬云此逸詩，

刺死人也。陵陂彼宜切。布施始豉切。接待也。成云撮也。摩乃協切。字林云摩，一指按也。

其顛本亦作噉，許穢切。司馬云頽下毛也。成云顛口也。金椎直追切。控苦江切。成云打也。

徐別彼列切。分開也。

矜驚

老萊子楚之高士也，常隱蒙山，楚王召而不應，與妻逃於江南，其知所之。出拾薪江南本作

出拾薪。本又作出採薪。舊作出薪。趨下音促，李

云下短也。末俚謂頭前背偃也。後耳司馬云耳却後也。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

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信哉。丘去起呂

切。躬矜爲身矜修善行。容智謂飾智爲容好。蹙然子六切。業可得進乎問可行仁義於世

乎。而驚五報切。矜也。下同，下或作驚。寔其矩切。之行下孟切。易進焉耳易見張君房本，

舊闕。反无非傷也反，逆於理。動无非邪

也似嗟切。動，矜於是也。聖人躊音躊。躊直居切。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成功也。躊躇者，從容興事，雖有成功，聖人不存，猶致弊迹，流毒百世，況乎矜善行而載之不已哉。

智困

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按元公名佐，平公之子，史記作宋元三二年夢見龜。阿門司馬云阿，屈曲簷也。宰路李云淵名，龜所居處予。為如字，又于偽切。使河所吏切。漁者音魚。余音預。且子餘切。史記云姓余名且，於泉陽得龜。覺古孝切。占之史記云，占者，博士衛平。令力成切。會朝直遙切。下同。剝口孤切。七十二鑽左端切。而无遺莢初革切。龜卜七十二兆而无遺失。關氏易傳云，故七十二為經，此所以立曆法也。五之為期，五箇七十二成歲，七百二十為起法，七千二百為統法，七十二萬為通法。氣朔之下收分，必盡為全率，七千二百萬為大率，謂之元紀。鵜徒兮切。鵜音胡，水鳥也。一名淘河。去小起呂切。下同。石師石者匠名也，謂無人為師。匠，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

无用之用

廁足音側，謂足之側也。墊丁念切。崔云下也。致黃泉致，至也。謂人從足之側握之墊下，至于黃泉。

流遁

之行下孟切。任與音餘。覆墜直類切。豨韋氏虛豈切。古帝王。不波波者，高下貌。文云波蕩，物性也。不僻匹亦切。

內通

顛舒廷切。謂審於氣臭。哽庚猛切。塞也。跂女展切。踐也。其寶音豆，穴也。胞並交切。腹中胎也。說文生兒裏也。重直龍切。閩音浪，郭云空曠也。勃谿音奚。勃，爭也。谿空也。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室无空虚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鬥爭也。六鑿在報切。相攘如羊切。郭云逆也。司馬云，謂六情攘奪也。大林丘山之善句絕。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茂林為丘凶之美，茂林伐則烝象損焉。奇才為士人之善，奇才役則精神耗焉。諛音賢，郭云急也。向云堅正急則計生。柴說文，小木散材也。徐鉉四師行野，次立散木為區落，名曰柴籬。郭云塞也。銚七遙切。削也。鐸乃豆切。似鉏田具也。到植時力切。又音值，立也。司馬云鉏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皆子斯，子智二切。本亦作揃，子淺切。三蒼云揃猶翦也。滅本作滅，音滅。字林云，批也。史崇藏經音義云，滅，手拔也。可以沐老老則目角皮皺也。滅，批也，令使手批皺平，可以洗老容，謂摩拭赤宅也。一本作休老。非佚音逸。以賊戶楷切。王云，謂

改百姓之視聽也。徐音戒，謂上不問下也。

遠真

演門似淺切。成云宋城門名，一云楚邑名。官師楚官名。

蕩性

務光紀他徒河切。並解大宗師篇。而跋音存，古蹲字。款水音款，水名。吊之司馬云恐其自沈，故吊之。申徒狄已解大宗師篇。踣音赴，本亦作趨。字林云僵也。李云頓也。

忘荃

荃七全切。崔音孫，苔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苟也。蹶大兮切。兔胃也。又云兔踈也，係其脚，故曰蹶也。胃古縣切。踈，巨亮切。得夫音符。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碧虛子造

雜篇寓言三十一

中道

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謂德重之人所言也。卮言日出音支，李起宜切。夫卮器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以喻中正之言也。夫日出未中則斜，過中則昃，及中則明，故卮言日出者，義取其中正而明也。天倪音崖，成云自然之分也。藉郭云借也。李云因也。子媒成云合也。耆艾五蓋切。經緯文云六經六緯也。成云上下曰經，傍通曰緯。本末文云本道德，末仁義。以期成云待也。陳人成云陳久之人。曼衍以戰切。不斷也。文云不留滯也。惡乎音烏，下同。皆種章勇切。相禪音擅，成云代也。

時化

好呼報切。惡烏路切。藟音悟，又五各切。逆也。

係祿

三釜小爾雅云，六斗四升曰釜。心樂音

洛，下同。三千鍾成云六斛四斗曰鍾。不泊其器切。及也。若參所金切。无所縣其罪乎縣，係也。心再化於祿，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无係於罪也。如觀鳥雀古亂切。鳥見張君房本，舊闕。蚊蟲孟庚切。鳥雀蚊蟲相遇，忽然不覺。王云鳥雀蚊蟲，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叙學

子綦音其。勸公以其私死也私見張君房本，舊闕。歷數在天成象，有曆數可以推。人據在地成形，有人據可以知。惡乎音烏，下同。

獨化

括撮古活切。撮見君房本，舊闕。被髮皮寄切。叟叟本又作搜搜，同，素口切。又音蕭。向云動貌。稍山巧，所教二切。有漸也。蜩甲音條，司馬云蟬蛻皮也。蛇蛻音悅，又吐卧，始銳二切。吾屯徒門切。聚也。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无見張君房本，舊闕。

去驕

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之沛音貝，成云彭城也。今徐州邀古堯切。要也，遇也。玉篇云求也，抄也，遮也。於梁成云宋地也。今汴州。至舍逆旅之舍也。盥音管，澡手也。灑也。漱所救切。盪口也。巾櫛莊乙切。梳之總名也。履俱遇切。履也。睢睢許圭切。仰目也。盱盱

香于切。張目也。蹠子六切。成云慚悚驚懼也。家公李云主人公也。煬羊尚切。向云炊也。

雜篇列御寇三十二

出異

伯昏瞀人音茂，又音務，楚之賢士，隱者也，列子亦師事之。又作无人。奚方李云方，道也。吾驚焉李云見人感已即違道，故驚也。惡乎音烏。十漿子祥切。謂十家並賣漿也。亦作漿。五漿先饋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造。王云皆先饋進於己。不解音蟹。形謀徒協切。郭云便辟也。說文問也。成光司馬云形謀於衷，成光華也。貴老謂重列子過於老人。而整子兮切。亂也。為食音嗣。无多餘之贏音盈无見江南李氏、張君房本，舊闕。萬乘繩證切。而效如字，或作校，古孝切。處己音紀，成云，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獨顯形儀，為物所歸。保汝司馬云，保，附也。无幾居豈切。敦杖音頓。蹇之子六切。賓者本作債，必刃切。謂通客之人也。蹠而先典切。暨其器切。至也。發藥如字，司馬本作廢藥，廢置也。而焉於虔切。搖而本性一本性作才。又无謂也動搖本才以致求者，又非

道德之謂也。小言言不入道，故曰小言。人毒以其多患，故曰人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敢告汝，汝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王云小言為毒，曾无告語也。謂誰相親愛者。既无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汎若芳劍切。

自伐

緩也。緩，名也，鄭國之儒者，名緩。是時儒墨二學方盛，緩欲使弟翟學墨，更受為墨之利。呻吟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又云呻吟，讀誦也。裘氏之地，地名，崔云裘，儒服也。因而名。地祇三年而緩變為儒，翹移切。說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謂學出千日而儒業成。河潤九里，文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使緩弟翟成墨也。闔闔，何不也。嘗視其良，良者，良人斥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為楸栢之實良。或作浪，音浪。冢也。闔嘗視其良。見江南古藏本，舊本作闔胡嘗視其良。相粹才骨切。言穿井之人，為己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怨之。

內照

莊子曰知道易以鼓切。古之至人見張君房本，舊闕。

无益

朱泮音平。漫未旦切。司馬云朱泮漫、支

離益，皆人姓名。屠音徒。單音丹，盡也。千金之家如字，本作賈，亦作價。一本作產。技成其綺切。

乖理

順於兵順或作慎。

敝淺

小夫成云凡夫也。不離力智切。苞苴子餘切。司馬云有苞裹也。竿音干。牘音獨，司馬云竹簡為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成云苞苴香草也。夫辜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非大丈夫之所為也。敝精神婢世，必世二切。蹇淺徒小貌。甘暝音眠。發泄息列切。

曹商宋之小人。為于偽切。宋王司馬云使秦所吏切。乘繩證切。下同。阨巷於懈切。困窘其限切。急也。槁苦老切。項李云羸瘦貌。黃馘古獲切。司馬云謂面黃熟也。從車才用切。隨行也。秦王司馬云惠王也。瘞祖禾切。癩也。舐食紙切。痔治紀切。

觀迹

有瘳敕由切。圾乎魚及切。危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雕琢華藻，支蔓旨要。汝與予頤與汝與，頤與並音。黨與之與也。予音椎。與之，與也。離實力智切。施於始鼓切。商

賈音古。宵人王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訊之音信問也。

察行

貌愿音願，廣雅云謹慤也。有長丁丈切。若不肖外如長者，內不似也。有順或本作慎，古順字殊閏切。理也。王本並江南古藏本並作慎一。本作循。懷音環，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辯也。外慎研辯，常務質訥。縵或半切。李云內實堅外如縵也。釭胡旦切。又音干，急也。一云情貌相反。卒然寸忽切。其則法則也。或作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九徵索也。索其人情。

真德

正考父宋潛公之遠孫，弗父何之曾孫。成云則孔子十八代祖，宋大夫也。而偃紆矩切。而

而夫郭云凡夫也。呂鉅矯蹇貌。孰協唐許協同也。唐堯許由皆崇謙者也，言考父與而夫誰同於唐許也。自好呼報切。而毗匹爾切。郭云嘗也。

必達

窮有八極極，至也。達有三必必者，分之極也。刑有六府府，聚也。美髯人鹽切。緣循文云不能行也。偃快於丈切。文云胸出也。困畏不若人文云怯懦也。三者俱通達

文云三者無用於人，不見任役，俱能達盡其生理者也。六者所以相刑也。見劉得一本，舊闕。傀郭呼乖切。大恬貌。者肖如字似也。

竊祿

人有見宋王成云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佞說宋王，錫車十乘也。十乘繩證切。下同。驕釋直吏切。李云自驕而釋莊子也，成云釋後也，排莊子於己後，自矜先物也。緯蕭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為畚而賣之也。本或作葦，音同。鍛之丁亂切。謂槌破也。九重直龍切。驪龍力馳切。黑龍也。文云毒龍也。領下戶感切。整子兮切。粉夫音符。

樂生

其使所吏切。衣以於既切。或聘君以書幣詔之曰聘。食以音嗣。芻菽初俱切。芻，草也；菽，大豆也。

規葬

珠璣析機二音。或云王者諸侯之棺。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飾棺也。沙謂朱砂，塗之也。黃疏云圓者為珠，不圓為璣。連璧桓譚新論曰，通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已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齋音資。烏鳶以全切。螻音樓。蟻魚綺切。徵成也，應也。

雜篇天下三十三

儒道

果惡音烏。不離力智切。下離性及下章離於同。為行下孟切。章內同。薰然許云切。溫和貌。崔云以慈仁為警聞也。以操七曹切。執也。以稽音雞考也。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數，術數也。尹文子曰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此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者也。百官以此相齒領錄也。蕃息音煩。醇順倫切。六通四闢婢亦切。精粗七奴切。卷內同。謂六炁不塞，四時不閉也。鄒莊由切。孔子父所封邑。搢紳成云搢插，笏也。紳，大帶也。名分扶問切。貴賤之名分。得一偏得一術。察焉以自好呼報切。下同。察焉，小見貌。技其綺切。不徧音遍。稱神尺證切。下章同。

墨教

不侈尺紙切。奢侈也。自矯居表切。厲也。墨翟宋大夫，尚儉素。禽滑音骨。釐力之切。墨翟弟子也。不頤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大。大循三本作順。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又非樂，

謂斥樂之非，不令用樂。節用謂以儉節民度也。汜芳劍切。愛兼利化同已儉為汜愛，兼利。黃帝有咸池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堯有大章章，明也。舜有大韶韶，紹也。言紹繼堯也。禹有大夏戶雅切。言大承二帝也。二帝堯舜也。湯有大濩音護，言救護民也。文王有辟音壁。雍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武王周公作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天子棺槨七重直龍切。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施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同棺，束縮三衡三衽，每束一棺以端長六尺而葬五，重八襲。鄭云重枕，木與茵也，今十重，以棺槨與枕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荀子作天子棺槨十重。末敗末或作未，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為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非歌生應歌而墨以歌為非也。樂而音洛，下同。穀苦角切。郭李皆云无潤也。其行下孟切。章內同。能任音壬。柰天下何柰天下人不堪任墨子之事。湮洪水音因，又音煙，塞也，沒也，掘地而注之海，使水由地下也引。禹之儉同己之道也。支川本或作支流。自操七曹切。橐音託，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釋名耜，似也，似齒斷物。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捶也。司馬云盛水器也。九如字，又音鳩，聚也。滌見

江南李氏本，舊作雜。崔云所治水非一，故曰雜也。天下之川書曰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腓音肥。无跋步葛切。脛形定切。无毛腓脛，腓也；腓腓，腸也；脛腓，腸前骨也。跋，股上小毛也。腓時充切。甚雨崔本作湛，音淫。櫛測筆切。裘褐戶葛切。跂其逆切。躄紀略切。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屨與躄同。一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切，以藉鞋下也。爲服，用也。相息亮切。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苦獲己齒李云二人姓字。而倍音佩。譎音決。相訾音紫。以簡紀宜切。成云獨唱曰簡。說文，牛角一俯一仰曰簡，不侔之辭如此也。不侔誤五二音。巨子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也。之好呼報切。枯槁苦老切。不舍音捨，下章同。

明治

不伎之豉切。逆也。崔云害也。字書云狼也。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或作任心。宋鉞音形。宋人也，著書十八篇，師黃老。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二篇。成云宋鉞尹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以別彼列切。宥爲始始，首也。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者，爲之首也。一曰別有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

別萬有，用斯爲本，以聊音而，王云和也。一云調也。聊和萬物，合則歡矣。合驩以道者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矣。上說音悅。下教上謂國主也，悅上之教下也。一云說猶教也。上教，教下也。疆其丈切。聒古活切。謂疆聒其耳而語之也。見厭於豔切。爲人于僞切。下自爲同。圖傲乎五報切。圖傲乎者，謂不圖傲也。苛察音河，一本作苟。其行下孟切。又如字。

論法

不黨或作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易而以豉切。彭蒙齊人。田駢薄田切。齊人，著書十五篇，有辭辯，慎子云名廣。慎到趙人，著書四十二篇。三人並遊稷下。不徧音遍。泠音零。汰音泰。泠汰，簡練也。謏戶禮切。說文，恥也。一曰謏詬小人怒也。髀戶瓦切。郭云謏髀，訛倪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无任无所施任也。王云雖謹刻於法，而猶能不自任以事，事不與，衆共之則无爲，尚賢所以笑也。縱脱成云縱恣脱略，不爲仁義之德行也。无行下孟切。下人之行同。椎直追切。拍普百切。成云管撻也。斡五管切。斷丁管切。成云行刑也。王云推拍斡斷皆刑戮者所用。宛轉成云變化也。舍是音捨。巍然魚威切。成云不動貌。若飄婢遙切。爾雅云回風

也。之還旋環二音。若磨末佐切。石之隧音退，回也。全而无非磨石所剗，麤細全在人，其德全，无見非責時，言其无心也。无逮已之患江南本作逮，舊作遠。不離力智切。夫塊苦對切。窳況逼，火麥二切。向云逆風聲也。然惡音烏。於魴五管切。斷丁管切。與上義斡斷同，謂行刑也。成云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太齊萬物，故不免於魴斷也。之躔于鬼切。是也。槩乎古愛切。成云梗槩也。文云節槩也。

贊老

澹然徒暫切。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周平王時爲函谷關令。老聃他甘切。即老君也。以濡如充切。若響許丈切。芴乎音忽。谿苦兮切。之垢音苟。歸然去軌切。成云獨立之謂。不費芳味切。損也。雖未至極舊作可謂至極，江南古藏本作雖未至極者，謂言教也，言教乃老君關令應物化人之粗語，耳未是極致之妙，極致之妙豈可言哉。

叙莊

死與音餘，下同。芒乎莫剛切。下同。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一曰虛關也。荒唐謂廣大无域畔者也。一曰孟浪也。不儻丁蕩切。謂儻之儻，不儻者謂守法度也。以簡音羈，不偶也。莊語莊，莊子也。以卮音支。曼衍以戰

切。已解寓言篇。敖五報切。倪音詣，成云敖倪，驕矜貌。不譴遣戰切。瓌古回切。璋于鬼切。奇特也。連狝音藩，謂與物相從不違，故无傷也。參初林切。差初宜切。文云不常貌。諷尺叔切。詭九委切。文云異俗貌。而闢婢亦切。深閔音宏。不蛻音悅，又始銳切。一本作脫。

評惠

惠施多方舊說不錄，其新儀備載章句之下，此不復疏。五車尺蛇切。又音居。舛川兗切。駁邦角切。不中丁仲切。歷或作麻。方睨音詣。汜芳劍切。大觀古亂切。曉辯字林云，辯，慧也。樂之音洛。不踈女辰切。鑿曹報切。杓如銳切。鏃子木切。矢鏃也。驪力知切。捶章藥切。桓團除丸切。之囿音又。其柢典禮切。說文，木根也。又丁計切。倚人如字，本或作畸，音紀宜切。李云異也。黃繚音了，李云賢人也。不墜直類切。霆音廷。徧爲于僞切。隩烏報切。李云深也。蚊音文。蟲孟庚切。駘音殆。蕩舊云駘者，放也，放蕩不得也。悲夫舊音義云郭象之注，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歎膏梁之塗說，余亦晚睹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操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襄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

者也。答曰：夫欲拯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生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萬世，重言書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元貴辯而教无虚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江向東點校)

004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經名：南華真經章句餘事。北宋陳景元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碧虛子造

分章篇目

莊子內篇七

內篇逍遙游 七章

順化逍遙 極變逍遙 无己逍遙

无功逍遙 无名逍遙 適物逍遙

无為逍遙

內篇齊物論 十章

齊我 齊智 齊是非

齊道 齊治 齊物

齊死生 齊同異 齊因

齊化

內篇養生主 五章

養性分 得生理 遺刑累

遠樊籠 釋懸解

內篇人間世 八章

化導 命使 師傅

不材惡名 神不矜能 材致不祥

疏德養身 有用致患

內篇德充符 六章

鑑道 遊內 務全

德平 德忘 无情

內篇大宗師 十章

真人行 不遷化 得道妙

才道相胥 死生友 相忘友

无情死 遊道域 坐忘

推極委命

內篇應帝王 七章

不言之教 无為之治 自然之化

聖人無名 聖人无常心 寄託

開兌

莊子外篇 七

外篇駢拇 一章

養正性命

外篇馬蹏 一章

智慧生偽

外篇胠篋 一章

絕聖棄智

外篇刻意 一章

守純素

外篇繕性 一章

恬智相養

外篇說劍 一章

神武

外篇漁父 一章

貴真

莊子雜篇 十九

雜篇讓王 十八章

治內 處身 自得

高蹈 尊生 惡患

知輕重 完身 遠非義

導法度 守節 養志

行修 趣高 道樂

羞辱 廉清 避世

雜篇盜跖 三章

率性 行義 安處

雜篇在宥 七章

處无爲之事 聖人虚心

清静民正 无爲民化 持勝任道

持後處先

道无不爲

雜篇天地 十七章

以道均化 循道爲治 體道任化

役心失真 視聽喪道 聖人不惑

明君不愧 脩德復古 忘形幾道

不尚賢 抱朴矯俗 神人无迹

均治民足 至德自治 忠孝不顯

民不願惡 趣舍失性

雜篇天道 九章

静鑒 有无利用 本末須道

堯則天地 仁義迂闊 智巧爲竊

至德不遷 塵垢書語 精魄聖言

雜篇天運 八章

調攝陰陽 兼忘天下 樂和入妙

道不應時 受道有器 大惑易性

求治則亂 質悟

雜篇秋水 七章

夸大 藏用 聖勇

曲見 養形忘利 糠粃爵祿

樂全

雜篇至樂 六章

至樂无爲 遣情累 化空

兩謬 名實 化機

雜篇達生 十四章

達生 專氣 一志

矜重 善牧 戒微

趣異 釋疑 不爭

習成性 擇材 過巧

忘伎 審授

雜篇山木 十章

顯晦在道 文皮爲灾 虚己免害

因循成化 无能遠禍 天屬相收

德隱 大達 失照

自賢

雜篇田子方 十一章

真寤 冥會 密移

才德自然 踐言 内得外豐

藝精忘形 詢衆任賢 有心未妙

道充不動 治身保存

雜篇知北遊 十四章

冲然 神解 常道

可道 中極 道無 仕

无爲一際 得道秋毫 淵之又淵

光景都亡 守一 不先物

合境 背俗

雜篇庚桑楚 九章

去智 自定 移是

禮僞 虚无 德性

拙僞 智籠 忘形同天

雜篇徐无鬼 十五章

遷善 修誠 放心

樂囿 謬妄 亡質

公舉 戒驕 鬻名

貴默 相形 外賢

偷安 自晦 棄數

雜篇則陽 八章

抑進 止鬥 遠佞

治形 涉塵 循物

素定 究理

雜篇外物 十二章

无必 急難 趣遠

迹弊 矜驚 智困

无用之用 流通 内通

遠真 蕩性 忘筌

雜篇寓言 六章

中道 時化 係祿

叙學 獨化 去驕

雜篇列御寇十四章

出異 自伐 內照

无益 乖理 敝淺

濫進 觀迹 察行

真德 必達 竊祿

樂生 規葬

雜篇天下七章

儒道 墨教 明治

論法 替老 叙莊

評惠

右三十三篇共二百五十五章

闕誤

逍遙游

亦若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 檜

榆枋而止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闕。 腹猶顛然

見文本，舊作果。 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

舊闕。 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見成元英本，舊

闕。 豈唯形骸有聾瞽哉見天台方瀛觀古藏

本，舊作盲。 請買其方以百金見江南古藏本，

舊闕。 安所困苦哉文作安所窮困哉。

右十三字

齊物論

老洳江南古藏本作溢。 雖我亦成也江

南古藏本作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 仁常而不

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 飄風振海見江南李

氏本，舊闕。 聖人愚芼見劉得一本，舊作芼。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无辯矣。 然若

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

見江南古藏本。

右十二字

養生主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如海

劉得一本，舊闕。 始也吾以為至人也見文本，

舊作其。

右七字

人間世

思其所行則庶幾見李氏本，舊闕。 曰

請若往而殆刑耳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

耳。 術暴人之前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

有心而為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 寡不道

以權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權。 其大

蔽數千牛文成李張本同，舊闕。 將隱芘其所

賴見張本，舊作隱將。 卻曲卻曲見張本，舊作吾

行卻曲。

右二十字

德充符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受命

於地，唯松栢獨也。 正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堯舜獨也。 正在萬物之首，

見張本，舊闕。 計子之德口足以自反邪？文

成李張同，舊作不足以自反邪。 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本舊闕孔丘

之於至人口未邪？見張本，舊作其未邪。

右十四字

大宗師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

乎，厲乎，其似世乎？文成張作邴邴乎其似

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厲乎其似世也。 善少

見張本，舊作天。 故殺生者不死見江南古藏

本，舊闕。 往侍事焉見張本，舊作待。

右七字

應帝王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張本，舊作度

人。 吾與汝無其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既。

不震不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 紛然而封

哉見張本，舊闕。

右五字

駢拇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口於聰明之用也。而枝者不為岐。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歧。

右二字

馬蹏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維。

右一字

肱篋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智，聖智已死。聖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並見張本，舊作人。

右十一字

刻意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右一字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欲思以

求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智，智生而无以智為也，謂之以智

養恬。見張本，舊闕。義明而物親忠也。見江南

古藏本，作中。禮樂徧行。江南古藏本，作徧。

四時應節。見張本，舊作得。又何為乎哉。見張

本，舊闕。軒冕在身非性命之有也。見張本，

舊闕。

右九字

說劍

悝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

右一字

漁父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侍於下風。見張本，

舊作待。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惡者，烏路切。

右三字

禪王

恐聽口謬。見張本，舊作恐聽者謬。弦歌

見張本，舊闕。不以羨自累也。見李氏本，舊作

利。神无惡也。見張本，舊作乎。吾是以知松

栢之茂也，桓公得之莒。齊子紂之亂，小白出

奔莒。文公得之曹。曹人觀晉公子駢脅。越王

得之會稽。越為吳敗，勾踐以敗，卒保於會稽山。

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自桓公並注至會稽山，

四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故許由虞於

穎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

藏本，舊作誤志，舊闕。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

作周。

右五十五字

盜跖

穴室樞戶。見劉得一本，舊作樞。休卒徒

於太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凡天下人

有三德。見張本，舊闕。此七子者世之所高

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六。此六子者无異於

磔犬流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四。操瓢而乞

者皆利名輕死。見張本，舊作離。汝行如桀

紂則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則

有作色。吾昔與子訟於无約。見張本，舊作

曰。則亦猶夕病長阨。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若負重行而上坂也。見張本，舊闕。貪財而

取辱。見張本，舊作慰。

右十一字

在宥

空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以此因人

之國僥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右二字

天地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上五字，義作道。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藏。退己音紀，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已。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並見張本機，舊闕，桔舊作爲。聖人所羞也見張本，舊作聖人羞之。不相罪坐見張本，舊闕。

右十三字

天道

其自然爲也見張本，舊闕。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舊闕。實者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備矣。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同，舊作刑。夫天地至神矣見張本，舊闕。安取道哉見文本，舊闕。非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右九字

天運

孰隆施是李氏作弛。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闕。又奚傑傑然見張本，舊闕。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能訥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

本，舊作乎。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眸子不運而感風化雌應於下風而感風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右十七字

秋水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是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闕。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乎井幹之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闕。

右十四字

至樂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爲而誠者爲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髑髏見夢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闕。泛然以天地爲春秋見張本，舊作從。而復爲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

作人間之勞乎。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若鼃爲鶉見劉得一本，舊闕。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軌，黃軌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乎腐蠶，腐蠶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並見張本，舊闕。

右三十八字

達生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人之入見劉得一本，舊作天。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本，舊闕。人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吾將三月豢汝見張本，舊作憐，篇韻不收。自爲謀則取之其所異處者何也見張潛夫本，舊闕。異雞无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同，舊闕。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口忘是非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本，舊闕。

右一十四字

山木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蹇

裳躩步 見張本，舊作蹇。莊子反入宮三月不庭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 江南李氏成本同，舊作俗。口口虞人以吾爲戮 張文本同，舊作栗林虞人。逆旅之有妾二人 見劉得一本，舊作人。

右七字

田子方

其導我也似父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右一字

知北游

知如字，舊音智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 見劉得一本，舊作通天下一氣。合彼神明至精 見劉得一本，舊作令。子孫非汝有 見張本，舊作孫子。運量萬物而不遺 文劉本同，舊作匱。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 張成本同，舊闕。山林與臯壤與與我无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見江南藏本，舊闕。

右十一字智字在外

庚桑楚

辭盡矣口奔蜂不能化藿蠋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作日，奔蜂不能化藿蠋。十日息愁 江南李氏文劉張同，舊作自。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見張本，舊闕。每妄更爲失 見劉得一本，舊闕。

出入而不見其形 見張本，舊作入出。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宗者 見文本，舊作守。又適其偃溲焉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移是非今之人也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

右十二字

徐无鬼

藜藿柱宇黜黜之逕文 張同，舊作乎。察士无陵諄之辭則不樂 見文成張本同，舊作凌諄之事。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聖而鼻不傷 見江南李氏本，舊四字是郭注。可不諱云 見江南李氏本，舊作謂。游於天地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擇疏鬣長毛自以爲廣宮大囿 見張本，舊闕。古之真人以天待人 見張本，舊作之。

右十二字

則陽

同檻而浴 見張本，舊作濫。氣之廣者也 見劉得一本，舊作大。

右二字

外物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 見張本，舊闕。出拾薪 見張本，舊闕。中民之行易進焉耳 張成本同，舊闕。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本作大

林。沐老 見張本，舊作休。

右五字

寓言

如觀鳥雀蚊蟲 見張本，舊闕。勸公以其私死也 見張本，舊闕。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 見張本，舊闕。而况乎以鬼有待者乎 見張本，舊闕。

右四字

列御寇

无多餘之贏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汝處己 音紀，江南李氏本舊作已。闔口嘗視其良 文成李氏同，舊作闔胡嘗視其良。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見張文本，舊闕。有慎懷而達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順。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 遠生之情者 傀 見劉得一本，舊闕。

右十二字

天下

而九滌天下之川 江南李氏本，舊作雜。雖未至極 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字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真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江向東點校)

005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

經名：南華真經餘事雜錄。北宋陳景元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上

公孫龍論三首

元有六論，今祇錄莊子所引三首。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聞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疏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疏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馬形而守

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疏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兼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己則附之，君之疏己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疏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疏，不可謂無人

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无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无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疏乎。故白者自是自，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

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疏夷狄；則夷狄叛矣，勒兵伐遠，人不堪會，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次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无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澹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无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

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疏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疏，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應所私乎，所私獨應，命適足以增禍，不能靜亂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於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无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疏之在人，私親而背疏則疏者叛矣，疏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虚心玄照，理无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无親，在疏而无疏，雖不取於親疏，亦不捨於親疏，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无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无是非之物，則无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无一日而无物，无一物而非適，故

彊以物爲指者，未可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无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无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无是非，安可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无是非也。豈唯无是非乎，亦无无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其无无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无是非亦无无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无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以有不爲指之无不爲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无不謂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謂无指也，不可謂无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

可謂无，即此萬物无指而又无无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无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无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无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无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无物无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天下有指无物指，誰徑非指，徑謂无物非指。設使有指而无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爲非指乎？誰謂以无物故非指乎？明本无指也。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爲无指，何能與物爲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无是非也。是以聖人三默恬憒，忘是忘非，不弃一能，不遺一物也。

唐天寶手詔

昊天眷命，列祖降靈，休照之儀，存乎祖典。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等，列在真仙，體茲虛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莊子，依舊號曰南華真經，列子號曰冲虛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亢倉子號曰洞靈真經。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下。

南華真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化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

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憒，明獨化之窅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

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游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栢云，道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游；第三，王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游。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

明於理本，不無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達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之，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須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

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上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下

九證心戒並序

禮部尚書楊嗣復撰

嗣復，愚之至也，不知愚而所以愚。每雕訛斲弊，求多譽而自飾，曾未辯巧捷輕，曲爲大妄之枝葉，作大愚之藪澤，但務躁進，不欲靜止。因讀莊周書至孔聖九徵，乃泫然流涕，捫心愧意，方覺弛張不得其妙，通變不得其精，於是火集中腸，冰寒肌骨。同書紳之作戒，仰佩韋以自儆，贊味斯語，欲寡其過，乃屏繁機，操筆硯，各隨本事，妄有褒闡，雖不足發揮聖作，亦表吁嗟，尚其九徵之力也。太行莫並其高，溟津莫同其深。且物不能自大，因人而大之；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無斃，人當鑒而垂譽無極，其九徵之文，即鑒人者也。救必墜。扶必顛，登吉途辯吉士，如沉痾之服良藥，

昏夜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侔之，嘗聞老氏教誇，黃庭神驗，讀之萬徧，必得上昇。上昇之言誘聾俗耳，何者。真隱之士，自保形骸，道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修身修心之書。以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賤其目而不賤其聞，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假立藥宮，欲伸其說，虛張瓊戶，使重斯言。所以同於道者，道以得之；同於德者，德以得之。以心付心，以口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徧，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染妄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真侶，爲出世之高。指名喻仙以勵行者，未可脂肥滿腹，營慮填胸，含蓄是非，包藏喜怒。口念黃庭之字，心迷碧落之門，如刻規矩於冰霜，齊曲直於雲霧，有何功德而自勤哉。於是念黃庭之人，非修黃庭之事也。此九徵之書亦念至萬徧，隨而行之，即知正知非，辯辱辯疑，絕詐防機，百祿來依。於是節貫青松，名高

白日，同上古之君子，爲當代之令人，風格難儔，貞華獨立，未可剛愎好犯，儉虐居中，蹈虛跡危，甘佞樂拙。口念九徵之字，身无一行可觀，如朽木強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乏光輝，徒有虛勞而无實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慎勿失魚而空執其筌，失意而空守其言，此是讀九徵之夫，非行九徵之士也。如藥能療病，必堅服之；書能治身，必堅行之。堅之至，无不愈矣。即存身保命，力不減於黃庭；心淡體閑，道更融於內景。以其拔馳名救物之志，同深居避事之徒，彼利一身，此利多人，弘濟邈然，孔聖之道長矣。而乃不踐倖人之迹，長親長者之車，口出雅言，腹包至行，常能外己，不私於身，還同飲，醴味芝，便是雲行羽化。德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未有己不修而有真德者也。若使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月，一言出而千里響應，一行著而四海趨風者，此修身而得之，未有不修而得之者也。嗣復年四

十一，造次至三品，人多稱幸，凡得其如高名厚利，唯恐不及，自六七載有拯物之願，先自拯之心。但力步煙霄，躡雲霞之路，未足上親天漢，恐雨露之恩不濃，此貪名也，非畏盈懼滿，慎終之心也，非知進退存亡之心也。如此心未決增。負，乘致寇之迫，必待人而拯己，何力能自拯也。今者洗心滌腸，祇荷德語，晝夜慄慄，若臨深谷，必薄嗜捐華，祛情除妄，至于白首，不敢中廢。孔子曰：凡人心難知於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測也。誠哉是言。有貌苦而心柔順者，有貌和而心酷烈者，有貌弱而心勁悍者，有貌剛而心懾怯者。或美其言而失信，寡其辭而好凌，近於禮而善腴，強其氣而无節。又有張君子之腹，陳小人之心，銜虎豹之文，中犬羊之質。又有外示躁撓，中實靜安，不耀己功，陰施惠澤。又有正言馭物，直道觀人，哺糟順時，受汗舍俗。又有禮下於人，言屈於己，顧瞻其行，心之不同。故不可悉識也，君子以此九事觀人者，

以明鏡矚顏，毫微莫隱，流光鑒物，曲直何逃。彼之進不進，此知彼也；此之退不退，彼知此也。周於所驗，已得於心，以驗明周，故存於目，如於九徵之中粗得一者，如蘭生一葉，誰謂无芳；桂長初條，宛然嘉木。得二三者，如漁舟入浦，不揖濁流，樵客登山，不爭俗路。得四五者，如鑊錙之刃，利不可當，璠璣之輝，美不可並。得六七者，如金石在庭，欣逢雅韻，黼黻居篋，喜觀華章。得八九者，如驪龍出海，光透萬重，鵬翼高搏，聲聞六合。如得其人，即傾意而鄰嚮，孰敢不勉以副思齊之至也。高者附之，卑者舉之，屈者伸之，沉者浮之，德者師之，謙者友之，親者厚之，疏者禮之，能自觀也，上之謂他人之所觀也。知上之上幕哉，知下之下懼哉。崔子玉有座右銘，諸葛亮有審心戒，所以桎梏誑妄，羈鎖滿溢。嗣復不敢類古人而創立題目，亦欲因古人而刊削是非，便以九徵心戒爲名，用繩準不遷之行。正文之下，皆嗣復述耳。時大和元年丁未歲夏四月十一

日謹題。

遠使之以觀其忠

夫觀其忠者，當以詐明之，可知心也。何可知心矣。或許疏之而遠，於己，言必恨；或許抑之而屈其心，言必殘；或許誣之而遏其美，言必犯；或許摧之而折其芒，言必凌。又若以利沽之，行必迴；微言激之，心必動；以私私之，事必易；以公公之，事必難。此八者非，忠也。夫君子之用心澄淡无際，而僞以喜怒遠近之節。非理鼓動，探彼性混，必待其詞，觀其厚薄，如淬鋒以礪，剖璧憑砂，若涅而不淄，磨而不磷者，君子之道也。小人狹劣難使大受，不知長者以謬淘真，將虛誘實，而乃輒生愁怨，大啓禍門。言是心苗，立觀得失省之。

近使之以觀其敬

夫觀其敬者，亦僞以是非進退之節，而攻其心，即立如之矣。如近之而不失節，遠之而不失言，怒之而不失禮，樂之而不失容。不慢易，不侮人，不戲言，不輕動。入戶必正，顏色，出

門如見大賓，處之無嫌轉加乎驚惕，縱之謔浪彌覺乎矜莊。不恃寵而縱橫，不仗威而逞欲，此爲至敬也。如見賢若瞽，聞化如聾，好翫無慚，失容爲美，此何足以知敬也。若撻于市又，狎之則怠爲，附之則驕，撻之不清，混之必濁，而乃行无一操，言不三思，失之於周防，皆非敬也。故君子蒙非常之遇，必慎戒小人；蒙非常之幸，必顛覆以斯，忘禮而失敬也。

煩使之以觀其能

人之難信，自伐者多。當欲閱材，必先試驗。委之衆務，煩撓其心，佇彼不周，用審優劣能者，當靜理而必集，不構隙以萌機，處有若无，居多益寡，如或因緣逞志，憑事干人，或首尾相乖，綱斷絕令。十全之略，有始而无終，必就之功，已舉而復墜。是非亂啓，耳目不知所從，策用交生，方寸不能所守。既無曉暢，爲事所昏煩極成憂，沈迷若醉，不赴程則顛倒心魂，自是疲羸，何以能也。如救弊若不足，理劇似閑暇，居衆美而无銜，葺多陋而非

殘，功成益謙，政大轉謹。不求虛譽而進已，不惑邪謀以害公，即理煩之要也。

卒問之以觀其智

意所不思，卒承顧問，辯說合理，是其智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辯而不思，何以謂之明；對而忘禮，何以謂之智。夫能應卒然之問者，變通也。且困而能通，窮則思變，亦君子之道也。所謂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在審慎而言不輕發也。唯通變之時，能不憑奸飾妄，抱曲持邪，辭切而理明，道直而慮遠者，大智也。如或因言立意，驟成損益之階，乘便爲謀，輒啓驕盈之漸，此鄙下也，何足言智。夫水之於人也，壅之即止，決之即流，其要在固隄防，慎汎溢也。人言若水，口是隄防，豈得不思溢而成害。欲言當審之。

急期之以觀其信

緩則易從，急則難守，能難，是其信也。夫信者，爲百行之紀綱，作萬靈之鈐鍵，苟或差忒，必能爲妖。何者？

三光運之而无極，四序行之而不言，此天之信也。順高卑而育物，隨深淺以生成，此地之信也。表聖功而五色，荷禎瑞以重輪，此是日之信也。似鏡之輝纔隱，如鈎之魄復圓，此月之信也。弃兵食而作戒，睹輓軌以存誠，此人之信也。且天之失信，寒暑違，地之失信，萬物衰，兩曜失信，光明虧；人之失信，德無歸。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咎遠於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无徵，故不可信也，寧逃於怨咎哉，夫如是，孰能救歟。

委之以財觀其仁

託之厚利，潛觀其心，欺詐不生，是其仁也。夫鑒明者，塵垢之不汙；神清者，嗜欲之不誤。如貴德尚義，其鑒必明，好禮親賢，其塵不雜，自然貞白似玉，光潔如冰，何垢染之能侵，豈貪嗜之見黷，立我墻仞，物莫之倫，此君子也。夫事有隨時從容之說，不可膠柱而禦之，但以止足爲心，取必有義，且有義之取，人不厭之。小人豁壑爲心，取必無義，且無義之取，人必讞

之。語曰：克己復禮爲仁。蓋檢束於心也。夫臨財不奪其志，可近於克己；見利不易於行，可近於復禮。夫美色者隳端士之操，美利者壞正人之心。戒哉。

告之以危觀其節

陳之急切，告以憂危，執中且堅持正不拔者節也。君子臨難无苟免，以美其節義也。若无義之生而易於死，敗節之存而易其亡，所以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活，君子不爲也。夫仁者有勇，義在其中；小人有勇，禍在其中。君子困不忘禮，危不變節；小人困則易性，危則敗正。且正之一敗，如順險之投暴浪，臨巔之躍飛丸。同已震之迅雷，類絕弦之激矢，往不可復，救之亦難。慎慮精思，則免終身之恨；喜居悲後，能全大節之名。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小人无遠略，懼禍迫己而苟全其身，乃不能保其節也。

醉之以酒觀其則

狂藥雖多詞轉謹敬於未醉，是其

則也。所以三爵知止，百拜酬賓，自无側弁之乖，絕有倒載之恨，蓋所以逃酒禍也。夫酒之於人也，少則氣和，多則神亂，張澁滯之口，攄端靜之心，醜言發而聲氣彌高，戾行彰而風威轉大，是非蜂起，奮袂攘襟，從惡如流，不知所執，爭蹈水火，寧思醉後之慙，力赴猖狂，莫救醒前之患，此狂瞽之人，甘爲所陷。自貽伊戚，不足傷也。如樽俎羅列，盃盃亂飛，德度儼然清規肅物，有敬色而自檢，无怠顏以觸人者，省分而就歡，量器而接宴，懼失則也。語曰：唯酒无量不及亂。聖人猶深戒之。

雜之以處觀其色

不檢婦人，詐爲參雜，觀其笑語，知好色也。夫脩眉艷質，嬋娟麗姿，臉奪芙蓉之紅，顏侵冰雪之白。頂垂金雀，腰佩琅玕，動巫峽之明眸，啓洛神之皓齒。啼堪駐馬，笑可傾城。節夫爲之動容，貞士見之迴顧。香風引媚，心敞恍以不安；日照鉛華，思盤桓而失所。况流俗之人乎。其有能輕滓

穢，屏是妖妍懷器不造心靈，塵性莫能強誘，恥讀桑中之詠，悲看行露之詩，夜秉燭以避嫌，晝低聲而入戶。動不累於己，處无汗其心，闔閭清閑，德範冲粹，聽言同其骨肉，目迸類其仇讎，能以好色之心好賢即善。時人當戒哉。

後序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嗣復淺鈍極矣，亦喜挹此說。今者謬爲纂釋，倍感於心，雖有是言，實无斯行。日省其說，讀而改之，其達者恐我行不及言必憂，迷者喜我行不及言必笑。丈夫既有言也，豈敢中道而廢，當不使相笑者笑，相憂者憂，必有年矣。知余者表余心矣，不知余者曷敢言志。當自省惕而行之。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下

(江向東點校)

006 南華真經新傳

經名：南華真經新傳。北宋王雱（字元澤）撰，約出於紹聖丙子年（1096）。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一、清《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二、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刻印本（簡稱浙江書局本）；三、宋陳碧虛《莊子闕誤》（簡稱闕誤）。

目錄

- 卷一 內篇逍遥游篇
- 卷二 齊物篇
- 卷三 養生主篇

卷四

德充符篇

卷五

大宗師篇

卷六

大宗師篇

應帝王篇

卷七

天道篇

卷八

天運篇

卷九

刻意篇

繕性篇

秋水篇

卷十

至樂篇

達生篇

山木篇

卷十一

田子方篇

知北遊篇

卷十二

庚桑楚篇

卷十三

徐無鬼篇

卷十四

則陽篇

卷十五

外物篇

卷十六

寓言篇

卷十七

讓王篇

卷十八

盜跖篇

說劍篇

卷十九

漁父篇

列禦寇篇

卷二十

天下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王元澤傳

內篇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爲逍遙也，至于鯤、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鷲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遙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

爲知莊子言逍遙之趣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鯤鵬爲大而斥鷃爲小，鯤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鷃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鯤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遙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

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鷲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鯤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鷲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爲累，則亦自足也。

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持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鯤鵬之圖南，斥鴳笑之，斥鴳之騰躍，自以爲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鯤鵬、斥鴳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爾。夫逍遙

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爲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

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鯤之化爲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爲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有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嗚呼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己。神人盡道，無

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為，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道，則與天為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為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為之時也。無為出於有為，而無為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燭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為寶乎？

許由古之無為者，夫既無為，則豈有心於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為無為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為為少而無為為至，則失其所以無為，而名實交起，賓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其極，各為至當。此明有為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無為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

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為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為功，而尸祝以清淨為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為逍遙，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綿綿若存而又有所容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云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

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

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

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爲泝澼絖，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爲小大之本體；

無所用，所以為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樗况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則逍遙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狴、糜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迁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① 陳碧虛《闕誤》云，文如海本「亦」作「則」。

② 《闕誤》「則」作「而」。

③ 《闕誤》引文本及江南舊本「枋」下有「而止」二字。

④ 《闕誤》引文本作「顛」。

⑤ 《闕誤》引文本此句上下有「彼也」二字。

⑥ 《闕誤》引成玄英疏本「秋」下有「此大年也」四字。

⑦ 據四庫本「池」下補「也」字。

⑧ 四庫本作「境」。

⑨ 唐寫本無「而」字。

⑩ 依《釋文》及世德堂本「淖」作「淖」字。

⑪ 《闕誤》引天台山方贏觀古藏本「盲」作「瞽」。

⑫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方」下有「以」字。
⑬ 《闕誤》引文本「困苦」作「窮困」，下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宋王元澤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以為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

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

與於此。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旦暮自然然而然，真宰亦自然然而然，我亦自然然而然也。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無所著，我即真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為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眎也。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眎兆者，真宰也。故曰可行己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而有之以為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為也，真君者無為也，臣妾

上下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⑥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為我爾。人不自明，而遂為有我。有我則物於物，而與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存，則不亦悲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齎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役於物，而內喪其真，質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喪其真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

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為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馯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

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新⁸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自然，是以無是非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

舉忘其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不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為得道。故曰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

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衆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為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衆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冥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胸中惑亂而不果也。胸中惑亂而不果，則徒銜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

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爲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爲一也。物既與之爲一矣，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爲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

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賺。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伎。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爲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

滅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狢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焚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為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

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爲，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爲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爲有，有能爲無？居于清淨之極，而污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菟^⑤，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

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① 浙江書局刻本為「機」字，下同。

② 《闕誤》引李本「夢」作「麗」字。

⑤ 據四庫本改作「白」。
 ④ 世德堂及盧校改「刁刁」作「刀刀」。
 ⑤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溢」作「溢」。
 ⑥ 劉師培云《田子方篇》作「不化」竊以「亡」即「化」訛。俗本以「忘」易之。

⑦ 四庫本「知」作「之」。
 ⑧ 四庫本「新」作「小」。

⑨ 此兩句依四庫本補，底本疑漏抄。

⑩ 《闕誤》引江南古本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

⑪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成」作「周」。

⑫ 據四庫本改「且」為「蛆」。

⑬ 王孝魚依趙諫議本補「飄」字于「山」下。

⑭ 趙諫議本「脂」作「脂」，下同。

⑮ 《闕誤》引劉得一本「范」作「范」。

⑯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占」，故改。

⑰ 四庫本及其他本「乎」上均無「子」字，故刪。

⑱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是也」下「亦無辯」作「其無辯矣」，

下句「然也」下「亦無辯」作「亦無辯矣」。

⑳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其他諸本均作「止」，故改「正」為「止」。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王元澤傳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內萌而以善為善，以惡為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己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木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①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②，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刃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况養生者，必全其生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遂悟庖丁之言而知養

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為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③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為暫來，以死之為暫

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衆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汎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蘊於胸中，故適來則為時，適去而能順；時不為之樂，而順不為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遁而已。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

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為也。無思無為，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①，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⑤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酬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無為，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已

見無對故^⑥。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聞^⑦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為也。顏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為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為卒至於無為，此顏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為萬世法。莊子所以首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為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為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

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得厚信，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熒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

色將平之者，所謂色赧赧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己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默無爲，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此叢敖、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

而爲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顏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

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有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諛，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爲徒，而未得爲無身也。未得爲無身者，未得爲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烏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爲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爲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①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

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為，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為易也。超然有為，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為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自然不可詐，故曰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來舍也。故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有為之名義蘧無之至，有為無為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

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藏，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言之。至于顏闔之傳衛太子，匠石之見齊櫟社，子綦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為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於此。故曰

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死者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生死不介於胸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

度，而非誠之言多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多奇樂。

以巧鬪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此聖賢不為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

外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弗亂而夜氣不存，達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爲而自爲，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吉會，儻銜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知其終極也。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

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違理以益上，則所謂揠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戕不可革而已，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爲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爲心，則無爲而已矣。若其有爲，則非得已，而有爲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能去

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曰乘萬物以爲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爲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子高賢而仲尼終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①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銜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爲累矣；惟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之患。此顏闔之傅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真君也。委質不可不全，故曰形莫就。若真君，不可不和，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攄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趁時應變而與物無忤，蓋能通達其道而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為其決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其順也。顏闔之傅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闔，何異螳螂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忤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榱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翦伐則所以為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

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為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①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己而不斬乎用。存諸己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况。樹之為用，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

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大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楸栢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②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己，而多務銜材以誇衆；衆雖企

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己，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銜其美而內不虧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之累乎？故曰又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盛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道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 ① 王孝魚依趙本「非」下補「全」字。
- ② 《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解」下有「牛不知其死也」六字。
- ③ 《闕誤》引文如海本「其」作「至」。
- ④ 《闕誤》引江南李氏本「其」下有「所行」二字，「則」字屬下句。
- ⑤ 《闕誤》引張君房本「殆」在「而」字下。
- ⑥ 據四庫本「於」作「故」，故改。
- ⑦ 「間」字依上下文及四庫本改作「聞」。
- ⑧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術」作「術」。
- ⑨ 趙本無「之」字。
- ⑩ 趙本、四庫本均無「之」字，故刪。
- ⑪ 《闕誤》引張君房本及注文「而」上補「心」字。

- ⑫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下句作「寡有不道以成權」。
- ⑬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忘」後均有「其身」二字，故補。
- ⑭ 浙江書局本為「大」字。
- ⑮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道」均作「適」，故改。
- ⑯ 原本為「且」，依上下文及四庫本疑筆誤，故改為「且」。
- ⑰ 《闕誤》引江南李氏及張君房本「牛」上有「數千」二字。
- ⑱ 原本為「天」，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疑為筆誤，故改為「天」。
- ⑲ 原本為「喻」，據郭注本、四庫本改為「譽」字。
- ⑳ 《闕誤》引張君房本「隱將」作「將隱」。
- ㉑ 「之以」二字依世德堂本互易。
- ㉒ 原本為「趨」，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為「趨」字。
- ㉓ 《闕誤》引張君房本「吾行」作「卻曲」。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王元澤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爲一，此王駘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

喪智，與化爲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爲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①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爲一；

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②也。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

不聞；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睹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億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鑒也。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不正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所以寓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

要者，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柏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柏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爲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芘藏，生死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生；以不生爲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此王駘所為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為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己，是以下惠同物而袒裼裸裎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內同其命

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為人爾。均為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

也，不能克己，而欲為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

更貌曰：子無乃稱。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

不艱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寶寶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不可不皆不介，薑於胸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不可不，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遁天刑，惡為

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遁，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客，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

以為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為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刑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

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汨于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冥然不務度其始，

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為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為法。故曰其可以為法也。然德之

充者，內有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窳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闔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脈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

所以無迹，忘形則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為其累也。故曰甕甕大瘦，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為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闢跂支離無脈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為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

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為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為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

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為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為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

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闐跂支離無脈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為之最，而

自求合也。物自來合則是是，萬物與我為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①《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宗」下有「者」字。

②原本為「上」，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疑為筆誤，故改為「上」。

③《闕誤》引張君房本「也」下有「正」字。

④原本為「止」，依上下文及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為「正」。

⑤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要」下均有「者」字，故補。

⑥王孝魚校注云，唐寫本「官」作「官」。

⑦《闕誤》引張君房本「邪」下有「吾之自寤邪」五字。

⑧浙江書局本無「矣」字，四庫本有「矣」字。

⑨王孝魚認為，依趙本及疏文「而」字應刪。

⑩趙本無「而」字。

⑪四庫本、浙江書局本「語」均作「與」，聯系上下文故改為「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王元澤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為。夫天之所為者，無為也；人之所為者，有為也。無為則靜，靜則復命；有為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為者，以不知知之也，

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為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為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最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最，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上，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持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

是，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為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盡以真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導於氣也；根不可以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窒氣之出，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慾也，不能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極。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儻然而來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

不忘其始。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愠。故曰受而喜之。忘己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益其真，所以真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所以如此者，其真君

安然而無慮也，其狀貌矍然而無動也，其顙頰朴然而無飾也。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

易內，不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也。若狐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道^②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③，崔乎其不得已乎^④。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知者，知

也，知不凝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日可見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死，暫往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道無終極而我履而不息，故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何行而昇上，故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謂之力行也。故曰真人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一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

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寔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者，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④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爲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①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天」均作「天」，故改。

②四庫本「道」爲「適」。

③《闕誤》引文成張本「喜乎」作「喜也」。

④又引文成張本「已乎」作「已也」，並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已」上有「得」字，故補。

⑤「善」，原脫，據郭慶藩本補。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宋王元澤傳

大宗師篇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深，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爲一，生死榮謝

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爲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爲一，此物之所以係

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云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真空，故無形；

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狶韋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粲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

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為之至。故有體有用，則得道之全真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

物物，其死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為櫻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

爲之真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跼蹐，而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③，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④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儻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儻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己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錒，

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鑄鄒，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未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遽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虛御氣也。撓無極者，所

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死爲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

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及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流，則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之人，則爲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疖。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亡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為外物，以死為復真。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

生，何必泳海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諧，安俟，獨侔於天也。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

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無涕，其心不感，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然無己。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己與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

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謂不感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寄也；無死情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一致而皆為真，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為也；獻笑者，非樂然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為則出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

異造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生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侔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之而不以為大。當其生則為時，當其去則能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為，非聖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為也。以無意而對無為，其於道也，為得矣。此莊子所以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冥，則皆不出於道；散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黥劓之言，而又曰汝遊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者，其道渾而為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其出歸於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

不為巧者，化而不涉為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此所遊己。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顏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竊然盡忘而不介於胸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天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

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為無為。然虞氏不及泰氏者，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護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為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泰氏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乎。

肩吾、接輿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己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內外俱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為為本，而有為為末。無為有為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輿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為。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為，而使然者有為；有為亦不出於飛穴之外也。接輿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

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為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為天地根，又為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人真空之奧也；處壙垠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為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此所以足為帝王矣。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為也。天根者，止知有為也。知無為者，不得不諭以有為，故肩吾答接輿以出已、式義之言也。知有為者，不得不諭之以無為，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為而又能與物不迁，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贍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疏明不勌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歸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侔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

神，而其微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喪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于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昧；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①，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王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昧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

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

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充德，足以為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為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 ① 世德堂本無「為」字。
- ② 「不」字依浙江書局本等改作「卜」。
- ③ 原作「車」，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改作「輪」。
- ④ 趙本「悍」作「捍」。
- ⑤ 世德堂本「疢」作「疣」。
- ⑥ 原作「求」，據四庫本改作「來」。
- ⑦ 原作「輶」，據四庫本改作「軹」。
- ⑧ 依四庫本及其他諸本改「川」為「剡」。

⑨ 趙本「霖」作「淋」。

⑩ 趙本「藏」作「臧」。

⑪ 世德堂本無「狂」字。

⑫ 原作「仕」，據四庫本、浙江書局刻本改。

⑬ 奚侗《莊子補注》根據文義說「知」當作「如」。

⑭ 四庫本「預」作「豫」。

⑮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既」作「無」。

⑯ 依趙本，四庫本改「鄉」為「曷」。又，《釋文》亦作「向」。

⑰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正」作「止」。

⑱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等「茅」作「弟」，《列子·黃帝篇》作「茅靡」。

⑲ 浙江書局本「迎」作「逆」，四庫本作「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宋王元澤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①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

知天則達於無為，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為，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②，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③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④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故靜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知也。故曰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漠者，所謂晦默也；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

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

故曰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瞻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為，人不得不有為。無為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

也；有為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為之妙理

也。夫無為者，必至於有為。有為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為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性，遂稱五事為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為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

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為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其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

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如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見？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為者，為不足以言刑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為之不瞻也，而魁然自以為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云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為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

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①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②，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

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③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鷄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

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而不爲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汎然逍遙。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爲，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

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為道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為得於心，亦

未為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操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不斲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 ①《闕誤》引張君房本「自」下有「然」字。
- ②《闕誤》引張君房本「至」下有「也」字。
- ③《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張君房本「倫」作「備」。
- ④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間」，古通用。
- ⑤原本為「天」，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夫」，又依上下文改為「夫」。
- ⑥《闕誤》引張君房本「神」下有「也」字。
- ⑦《闕誤》引文如海本「道」下有「哉」字。
- ⑧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上下文補「足」字。
- ⑨原本作「先」，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其他諸本改為「失」。
- ⑩近人郭慶藩《莊子集釋》「棄妹」下有「之者」二字。
- ⑪《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重「淵」字。
- ⑫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者」作「為」，四庫本作「者」。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宋王元澤傳

天運篇

夫無為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為，則其道所以不為；神惟能無為而為之，然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云者為雨乎？雨者為云乎？孰隆施①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②之，此謂上皇。夫日月云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為用，則其用所以

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為

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為有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下雖為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瞻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仁未為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自為，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真空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無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

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⑦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黃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黃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用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焱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也。夫無爲，則復命

而反真，故終曰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⑧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

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⑨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鬣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躡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躡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躡而不知躡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皆有爲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比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之妙也。

夫黃帝之事，然爲有爲，而是皆有爲之至也。故有爲之至，則卒入於無爲，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云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一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

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⑥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精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有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⑦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爲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誚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書。書者，爲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爲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爲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爲人者，付之自化也。付之自化，則無所爲，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之？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①《闕誤》引李氏本「施」作「馳」。
②浙江書局本同爲「載」，四庫本、郭慶藩《莊子集釋》均爲「戴」字。

③四庫本同爲「太」，浙江書局本爲「大」。

④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爲「微」，《釋文》作「微」。

⑤「清」下原本遺漏數句，應依四庫本補足：「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但據王叔岷先生說，唐寫本，趙諫議本、《道藏》成玄英本，林希逸《口義》本並無此三十五字，乃疏文竄入正文。

⑥趙本「夫」作「矣」。

⑦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諸本均爲「吾」，故改。

⑧郭慶藩《莊子集釋》「取」作「聚」，四庫本爲「取」。

⑨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諸本「之食」二字均作「橘柚」二字，故改。

⑩《闕誤》引張君房本重「傑」字，趙本同。劉師培說「然」下當補「揭仁義」三字，陳鼓應從之。

⑪《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噲」下有「舌舉而不能訶」六字。

⑫《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人」上有「至」字。

⑬《闕誤》引張君房本「乎」作「哉」。

⑭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皇」均作「王」，下同。

⑮王孝魚校注唐寫本「其殺」作「其服」。

⑯浙江書局本「惜」作「慳」，四庫本作「惜」。

⑰《闕誤》引張君房本「而」下有「感」字，下句而不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宋王元澤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所以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為而滅天矣。此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嗚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整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為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間歟？氣柔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

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惓者，所謂無思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神

不虧則以生死為往來之暫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為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故曰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者，所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預謀也；不以智行己，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灾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灾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

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⁵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⁶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夫，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⁷。

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韜⁸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寶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奧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

同帝。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利者，所以和義者也，衆人重之而已矣。故曰衆人重利。名者，所以為實之寶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遂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故曰賢士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于純，純則至于粹，粹則至于精，精則至于神而已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為矣。故曰一之精通合于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真，而生於世俗之偽心。偽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偽而完治矣。

此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①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②，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耀衆，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內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役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偏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③；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也。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於靜；動出於^④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于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饒，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而不逆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⑤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⑥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⑦者，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者，所謂禮自外

作也。禮樂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⑧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漚^⑨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意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

以為不及於混茫之初，而謂其逮德下衰也。神農、黃帝可謂至平之世也，莊子以為不及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為不及神黃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黃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人守其真性，事任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高世出衆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不加益，所以抱

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損，所以深根而固蒂也。故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全於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

役，如此則正性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微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觀，安知無於根源矣。此莊子因而作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未流可用爲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興世，世衰而不能興道，諸子汎起而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況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道天

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冲而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銜其廣深幽妙而獨居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

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由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

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數於秋毫而見於丘山不盡也；注目而觀丘山，則數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曆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

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睹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諧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爲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故曰，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

無；知東西之相及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權也。能應變而豈以物而為累乎？故形之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故道所以為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為理道之用。不相須，不能相濟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迕而物莫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寒暑、禽獸之不害己也，蓋任之自然而不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安於生死也。故曰，寧於禍福，與之俱出俱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虵曰：吾以一足踳踔而行，予無如矣。

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虵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虵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足用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没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

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規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

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鷁，子知之乎？夫鵩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趨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作此篇，疾世俗，目異於物，而中寓其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與齊物終於夢為胡蝶之意同。讀莊子者，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 ① 下文中「間」字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間」。
- ② 《闕誤》引張君房本「休休焉」作「休焉休」。
- ③ 唐寫本「襲」下有「也」字。
- ④ 唐寫本「邪」字、「過」字、「失」字下均有「也」字。
- ⑤ 依浙江書局本和成玄英疏本「敢」下均有「輕」字。
- ⑥ 唐寫本無「同」字。
- ⑦ 倫下原有「也」字，據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刪。
- ⑧ 四庫本「輶」作「輶」。
- ⑨ 《闕誤》引張君房本不重「俗」字，四庫本同。又依蘇興、劉典文說俗字衍，故刪去其一。
- ⑩ 《闕誤》引張君房本「俗」作「欲」。
- ⑪ 張君房云「知」下重「知」字，通章「知」俱作「智」（王孝魚）。
- ⑫ 「於」字依四庫本及上下文補。
- ⑬ 《闕誤》引張君房本「忠」作「中」。
- ⑭ 浙江書局本、江南古藏本「偏」作「徧」。
- ⑮ 据上下文意，「也」字疑衍。四庫本無「也」下「者」。下句「順乎文禮者」中的「者」字四庫本亦為「也」。
- ⑯ 《闕誤》引張君房本「得」作「應」。
- ⑰ 世德堂本、四庫本「濼」作「濼」，《釋文》作「澆」字。
- ⑱ 《闕誤》引張君房本「爲」下有「乎」字。
- ⑲ 《闕誤》引張君房本「命」下有「之有」二字。
- ⑳ 諸本皆作「井」，故改。「龜」同「蛙」，《道藏》成玄英疏本，林希逸《口義》本，褚伯秀《義海纂微》本并作蛙。
- ㉑ 四庫本「曰」作「嘗」。
- ㉒ 四庫本「由」作「猶」。
- ㉓ 四庫本「丘」作「邱」，下同。
- ㉔ 四庫本「曆」作「歷」。
- ㉕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其他本「者」下有「也」字，故補。

- ㉖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其他本「故」皆作「猶」，故改。
- ㉗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其他本「則」皆作「且」，故改。
- ㉘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知」下有「乎」字。
- ㉙ 趙諫議本無「也」字，四庫本有。
- ㉚ 原本為「子」，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均作「予」，依上下文義亦應作「予」，故改。
- ㉛ 趙本、四庫本「憒」作「輟」。
- ㉜ 《闕誤》引張君房本「堯舜」下有「之時」二字，下句「桀紂」下同。
- ㉝ 世德堂本「跳」上無「出」字，《闕誤》同，引江南古藏本作「出跳」，無「梁」字。
- ㉞ 原本作「往朱馬」，諸本均作「往先焉」，故據以改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宋王元澤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己而與物齊諧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蘊於胸中，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①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己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己無爲，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爲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爲大惑而

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爲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爲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至樂生於無爲，無爲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爲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爲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爲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爲樂之至也。人能無爲，則亦爲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爲乎？故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爲哉。此莊子譏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

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爲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人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

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柳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為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饒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⑤，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⑥。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為，而死未必有為。未必無為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為，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摩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為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譎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⑦。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聖人而與言

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于死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繼，得水土之際則爲蛙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鳩掇鳩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瞽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爲不生，以死爲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

所以存，此列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能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爲樂乎。此莊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⑤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

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何也？然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翕瞻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自有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

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自內而故，以養生為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為外篇；此周為書之意也。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處無為，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與天為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為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

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對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虚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歧其本也；養其氣者，

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歧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錙

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

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物迕，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

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牂。汝，十日戒，三日齊，藉汝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

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嘖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渚子之養雞，梓慶之爲鑲，皆能全其天真，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真全，則所以德全，而合於天。故雞遂至於無敢應，而鑲成而凝於神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

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爲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鑲，鑲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鑲，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鑲，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

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

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乎用矣。此莊子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游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

來觸舟，雖有憚^②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國，而其國所以爲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爲之灾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爲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爲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無爲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予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

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茫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豪^③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忤也，無爲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爲鍾爲壇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跖跖，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扈^①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②。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③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④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枯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

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⑤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⑥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⑦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⑤，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⑥。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螂之言也。夫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螂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

此周之所以遽悟而不出門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⑦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① 四庫本亦有「之」字，而郭慶藩《莊子集釋》無「之」字。
 ②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未之」、「未知」俱作「未知之」，趙本作「未知」，四庫本作「未之」。
 ③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誠樂」作「而誠者為樂」。

④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同為「諸子所言」，郭慶藩《莊子集釋》則作「視之所言」。
 ⑤ 《闕誤》引張君房本「從然」作「泛然」。
 ⑥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故異也」三字作「好惡異」。
 ⑦ 《弘明集·正誣論》引「知」作「命」，《淮南子》《詮言篇》和《泰族篇》亦並作「命」。
 ⑧ 郭慶藩《莊子集釋》本「之」下有「以」字。
 ⑨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色」上有「形」字。
 ⑩ 《闕誤》引張君房本「止」作「正」。
 ⑪ 《闕誤》引劉得一本「天」作「人」。
 ⑫ 趙諫議本、四庫本「厥」作「概」。
 ⑬ 《闕誤》云：《呂覽》注「作」投」，余同。
 ⑭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取」作「最」。
 ⑮ 《闕誤》引張君房本「慄」作「蒙」。
 ⑯ 諸本皆無「汝」字，疑衍。
 ⑰ 《闕誤》引張潛夫本「所」上有「其」字。
 ⑱ 《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者」上有「見」字。
 ⑲ 趙本、四庫本「骨」作「滑」。
 ⑳ 《闕誤》引文如海、張君房本均無「知」字，依上下文意「知」疑是衍文。
 ㉑ 趙本「來」下有「者」字。
 ㉒ 此句據王先謙說應補作：「食之以鱮鮓，委蛇而處，則平安陸而已矣」。
 ㉓ 趙本「材與不材之間」句不重。
 ㉔ 原本為「不」，依諸本皆作「可」，故改正。
 ㉕ 唐寫本「疏」下有「草」字。
 ㉖ 趙諫議本「偏」為「偏」。
 ㉗ 趙本、四庫本「豪」均作「毫」。
 ㉘ 趙本無「子惡死乎曰然」六字。
 ㉙ 世德堂本無「其」字。

31 浙江書局本「辱」作「零」，趙本「辱」作「零」。

32 四庫本「趨」作「趨」。

33 敦煌本「愛」作「受」。

34 趙本「騰」作「騰」。

35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物」作「化」。

36 浙江書局本「有」作「其」。

37 《闕誤》引張君房本「蹇」作「蹇」，浙江書局本亦作「蹇」。

38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入」下有「官」字。

39 《闕誤》引成玄英本「俗」作「乏」。

40 《闕誤》引劉得一本「人」作「之」。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宋王元澤傳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為材，無用為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

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為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強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也^①，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為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為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②，往也蘄見我，今也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

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溫伯雪子，溫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

師，而論道以至於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顏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絕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為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為萬世師，而顏回所以為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侈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

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

也，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爲樂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事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

已爲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爲往來，皆不能爲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萬於心歟？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缺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

時；履句^⑦履者，知地形；綬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⑧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駁馬而徧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境^⑨。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爲於外者有餘，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

列禦寇爲^⑩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至人者，潛行而不窒，所入而皆得，放心於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內，忘於危險而豈有憚懼歟？此伯昏無人所以言其闕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為寓寄，以生死為往來，而況爵祿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祿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為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①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自晦，則入於至道

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
弇之丘，適遭無為謂焉。故無為者，
未免於有為也。未免於有為，則豈
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
也。智以無為之不答，復之陽明而
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
南，澄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
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闕之上者，言
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
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為於無
為也。未為於無為，則亦不足以知
於道。此所以答智以予知之將告若
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
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官而問黃
帝焉。黃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
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
處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
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無體所以
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
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
之所在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
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
聖人不能以知之。故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為狂屈
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
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
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
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
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
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
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
而生，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
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
期；萬物由道而出，未嘗語人以生
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
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為者，任其自然而無所
為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

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天地之不
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
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
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
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
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
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
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
形全精復，則與天為一矣，故曰天和
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為
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
無思無為，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
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
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者，游
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為汝居者，處
於至虛之域。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
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
入道之真理，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

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①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②，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③。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裘，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

夫老聃，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于粗，自無而至于有，故首言昭昭生於冥冥，而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冥者，所謂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爲，無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④，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何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舛罟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為體，在

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微；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烏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答之以無所不在也。

於是^①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答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

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爲。無爲者，未免於有為，是以答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也；此二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遽悟而興於歎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搏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為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為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為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不形乎。不可言者，無名

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有所終極矣，故曰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既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逍遙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復論太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

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以明智而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微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而知粗而必至于精，知微而必至于妙。故光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所謂至于精妙也。至于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而至哉。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者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④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⑤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蓋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於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瞻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豨韋氏之圃，

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臺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游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無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 ① 據四庫本及上下文章改「世」作「也」。
- ② 諸本皆有「曰」字，原本疑漏，並依上下文意補。
- ③ 浙江書局本「也」作「耶」，四庫本「也」作「邪」。
- ④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道」作「導」。
- ⑤ 四庫本「滔」作「蹈」。
- ⑥ 唐寫本無「故」字。
- ⑦ 原本作「方」，依諸本及上下文意改作「句」。
- ⑧ 趙本「般」作「槃」。
- ⑨ 浙江書局本「境」作「竟」。
- ⑩ 諸本此處均有「列禦寇為」四字，故補。
- ⑪ 敦煌本無「復」字。
- ⑫ 《闕誤》引劉得一本「天下」作「天地之」。
- ⑬ 《闕誤》引劉得一本「今」作「合」。

- ⑭ 《闕誤》引張君房本「孫子」作「子孫」。
- ⑮ 奚侗《莊子補注》說「彊」下疑奪「良」字。
- ⑯ 《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匱」俱作「遺」。
- ⑰ 四庫本「故」作「又」。
- ⑱ 《闕誤》引張君房本、成玄英本「必」下有「謂」字。
- ⑲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其他諸本「泰清」前皆有「於是」二字，故補。
- ⑳ 唐寫本「豪」作「鈞」。
- ㉑ 唐寫本「者」下無「物」字。
- ㉒ 「猶其有物也」句，劉得一本不重。
- ㉓ 敦煌本「人」作「之」。
- ㉔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使」上有「與我無親」四字。
- ㉕ 敦煌本無「知」字。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宋王元澤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為，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庚桑楚之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為體，以妙有為用，非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夫得於真空則

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也。虛靜無為，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和；不迂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以尸祝社稷而尊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懌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鱮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

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儻隱過其極，則為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為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螻蟻苦，以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趺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

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異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

非至人不能具之矣。

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夫耳目外也，心智內也，耳目用於外，則心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為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蕩於內者，亦為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閉也。故曰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內外惑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論南榮趺以至人之道也。

趺願聞衛生之經而也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噬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啞不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⁵，

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止⁶乎？不役於物，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己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為累於胸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曰兒子終日嗶而啞不噎，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為有得也，

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曠，偏在不⁷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為。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也。

夫至人者，與物為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虚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為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衛生之

經已。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⁸。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為一；志廣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字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⁹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

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惟絕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如此而強欲求為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于志，鎡錙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

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虚心，心虛則足以有容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為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妄行而戕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曰，丘莫憚于志，鎡錙為下。志帥妄行而氣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而毗陰，其為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為陰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己。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

與鸞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為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為有乎？此萬物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為也。故曰，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為體，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蔽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哀樂不入也。不蔽，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胸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為而為也。故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則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己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為；為本人為，則非得也，故曰為之偽，謂之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①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②，非譽也；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譖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己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于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之所為，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之。有為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① 浙江書局本「也」作「矣」。

② 「日」字疑涉上文「日」字而衍，《闕誤》引江南李氏本、張君房本並無下「日」字。

③ 高山寺本無「然其病」三字。

④ 原底本為「大」，依四庫本及上下文意改作「夫」字。

⑤ 浙江書局本「者」字下有「能乎」二字。

⑥ 「上」字依四庫本、郭注本及正文校改作「止」。

⑦ 「不」字依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及正文補。

⑧ 「物見其物」四字依《闕誤》引張君房本及郭象注文補上。

⑨ 《闕誤》引劉得一本「每」下有「妄」字。

⑩ 高山寺本「也」下有「成也」二字。

⑪ 《闕誤》引張君房本「入出」作「出入」。

⑫ 《闕誤》引文如海本「守」作「宗」。

⑬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偃」下有「渡」字。

⑭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今」上俱有「非」字。

⑮ 趙諫議本，四庫本「胞」俱作「庖」。

⑯ 原本疑漏「外」字，現依諸本補。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宋王元澤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為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

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

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黜黜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蹀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至于所養亦均也，豈有聞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忘嗜慾，遊心於逍遙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

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常無為，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為，而欲為義偃兵以愛民，此無鬼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敦^⑤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為外迹而不為為之，而物之所以順從也。若以可為而為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為，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謂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⑥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⑦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允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水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⑧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

閻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鬥，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況於大道也。具茨之山者，況於道體。無為而寂然，豈有為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能放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真體，則任於無為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為天下，則曰又奚事者，則無為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元所適而已。故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為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為天師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

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所以引匠石為况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

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享，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

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譬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瞻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謚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

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衆。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疏，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羶以悅慕也；於魚得計者，退藏深渺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

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右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爲而亂無爲也。適來所以爲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

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爲之累矣。大夫種者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爲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鴟目鶴脰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形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殆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

於聰也，必期所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為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禍之長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為召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為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之至珍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故曰，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人不能與於此。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為

也；循有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樞者，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頡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感。道不可問，而問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 ① 原本爲「于」，疑誤，今依諸本及文意改作「乎」。
- ② 《闕誤》引文如海、張君房本「乎」俱作「于」。
- ③ 司馬本「跟」作「良」。
- ④ 浙江書局本「而」作「又」，四庫本和世德堂本作「而」。
- ⑤ 四庫本「敦」作「慙」。
- ⑥ 《闕誤》引文、成、張三本「事」俱作「辭」。
- ⑦ 浙江書局本「樂」作「教」，世德堂本、四庫本皆作「樂」。
- ⑧ 世德堂本「拂」作「排」。
- ⑨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之」下有「瞑目恣手」四字。又云：一云四字是郭注。
- ⑩ 江南古藏本及李氏本「謂」作「諱」，《列子·力命篇》亦作「諱」。
- ⑪ 原作「上」，諸本皆作「山」，又依文意，故改正。
- ⑫ 浙江書局本「抓」作「搔」。
- ⑬ 趙諫議本，四庫本「助」作「鋤」。
- ⑭ 趙本無「中」字。
- ⑮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地」下有「也」字。
- ⑯ 浙江書局本「終」作「然」。
- ⑰ 原作「援受」，諸本皆作「暖暖」，又依上下文改正。
- ⑱ 《闕誤》引張君房本「蠶」下有「長毛」二字。
- ⑲ 浙江書局本「墟」作「虛」。
- ⑳ 《闕誤》引張君房本「之」作「人」。
- ㉑ 原作「者」，疑誤，今依四庫本及上下文改作「則」。
- ㉒ 原作「禍」，諸本皆作「問」，又依上下文意改正。
- ㉓ 浙江書局本「之」下有「於」字。

⑳ 趙本「不亦」作「亦不」。

㉑ 唐寫本「惑」下有「也」字。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宋王元澤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惑於儻來之物而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

害之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己以求進，是以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為而抑之也。夫冬則擲鼈于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為如此矣，所謂入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志已而失高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

存，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不言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無我^①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叙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間暇其形，而均施其仁惠，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聖人為心之若是，所以入於寥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惟公閱休能之，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

聖人達綢繆者，所謂玄通微妙也；周盡一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靜也；搖作者，至于動也；以天為師者，宗於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

之名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偁道，其名所以興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諭乎？不相告諭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整物而不為仁，澤物而不為義，其愛未嘗有愛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爲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②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

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③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爲，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為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鬥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已矣。魏瑩不能知於道，有爲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如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為累，而克伐戰鬥

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天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為；任於無為，則天下之大猶喪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為本，民以政為基。為政不可略，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為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為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諭子牢也。豈惟為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決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為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難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亡命以交爭。此栢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此莊子寓意於栢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

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蹇、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鱗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萬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

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于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並，內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後至于子無爲而無不爲，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大人并合而爲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內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

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豈得有爲乎？故曰，無名故無爲者，非不爲也，爲而不見其爲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①。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則陰陽乃氣之所

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所大而強名為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妙用贍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②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

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 ① 四庫本「我」作「人」。
- ② 王孝魚校云，依疏文及趙本「首」下有「公孫衍」三字。
- ③ 原本作「明」，諸本皆作「聞」，又依上下文改正。
- ④ 浙江書局本無「則」字。
- ⑤ 《闕誤》引張君房本「濫」作「檻」。
- ⑥ 浙江書局本「埋」作「里」。
- ⑦ 原本作「方」，據四庫本及上下文改作「萬」。
- ⑧ 浙江書局本「太」作「大」，下同。
- ⑨ 原作「中由」，諸本皆作「由中」，故改正。
- ⑩ 《闕誤》引劉得一本「大」作「廣」。
- ⑪ 趙諫議本，四庫本「徂」作「阻」。
- ⑫ 四庫本「其有」作「有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宋王元澤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①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螭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

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萇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死之辱；孝己、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虚心而忘己，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憤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②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而方貸，見所貸不為必得矣。外物因^③可必歟？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驚^④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⑤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太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為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鯢也，而任公子為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安可逆度歟，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己，可謂能行其己也。以仁聖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無我，豈有矜飾智巧於內外

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然後為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為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為患乎？此亦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為必脫漁

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剝腸而鑽占歟？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亦不可必而已。龜為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

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①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閭，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而與世推移，未水^②嘗有凝滯之

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乃遊於世^③而不僻。與人無迂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失己。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无蔽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徹為明；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徹為聰；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徹為顛；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徹為甘；心無窒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徹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徹為德。夫内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虚，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④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⑤。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争，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乎而不知其然。静然可以補病，皆

媿可以休^⑥。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為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同

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為，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賊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為，所以豫順而也。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① 原本作「愛」，諸本皆作「憂」，又依文意改正。

② 《闕誤》引張君房本「遊」下有「說」字。

③ 四庫本「因」作「固」。

④ 世德堂本，浙江書局本「驚」作「驚」。

⑤ 趙諫議本「趣」作「趨」。

⑥ 《闕誤》引張君房本「出」下有「捨」字。

⑦ 《闕誤》引張、成二本「行」下俱有「易」字。

⑧ 唐寫本「矜」上無「終」字。

⑨ 唐寫本無「曰」字。

⑩ 原作「稀」，諸本皆作「豨」，疑誤，故改正。

⑪ 唐寫本無「乃」字。

⑫ 四庫本無「水」字，又依上下文疑衍，故刪。

⑬ 原作「留」，依四庫本及正文改作「世」。

⑭ 《闕誤》引張、文二本「林」俱作「楸」。

⑮ 唐寫本「勝」下有「也」字。

⑯ 《闕誤》引張君房本「沐」作「沐」，高山寺本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宋王元澤傳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大道，必假言辭而諭之矣。此莊子因而作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慶，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

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為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為迂怪也。故託為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厭也，故推為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卮言者，不為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卮器，傾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然之分矣，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者，周之所用以用而為書也。以三者而訊周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

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此卮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為一，時之所變與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所為者是，則今之所以為非也。今之所為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為非也。蓋才全而能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而以為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懸其罪乎？曰：既已懸矣。夫無所懸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觀雀^⑤。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為親也。為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嘗樂也。仕非為親而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⑥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聖人之道，奧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迂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奧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于大妙，未足以為心得也。顏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矣。然而與聖人有聞者，聖人生而知之矣，安俟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衆罔兩問於影^⑦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⑧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

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⑨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⑩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⑪，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己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己之所具，而無藉於己。故影之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

所藉者，藉於樸素。火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 ① 高山寺本「年耆」二字作「來」。
- ② 高山寺本「曰」下有「言」字。
- ③ 古鈔卷子本、《道藏》成玄英疏、林希逸《口義》、褚伯秀《義海纂微》等皆無「不」字。
- ④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於」上皆有「不可」二字，此處疑漏，故補。
- ⑤ 趙諫議本「觀」作「鶴」，《闕誤》同，引張君房本云：「鶴雀」作「觀鳥雀」（王孝魚校）。
- ⑥ 《闕誤》引張君房本「其」下有「私」字。
- ⑦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影」作「景」，趙本「景」作「影」，下同。
- ⑧ 王孝魚認為依成疏及《闕誤》引張君房本「括」下當補「撮」字。
- ⑨ 趙本「搜」作「叟」。
- ⑩ 王孝魚認為依郭注及《闕誤》引張君房本「以」下當補

「無」字。

● 原作「中」，諸本皆作「巾」，又依文意改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宋王元澤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爲也。有爲，卒至於無爲。無爲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爲患，以寵爲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衣葛，出作入息足以逍遙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

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逍遙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什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爲也。故天之所爲者，與天爲一也。與天爲一，則物之

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蔽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為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囂然不顧，而誑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

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推其餘可以為國家，崇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為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非為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

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祿而使吾^①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②。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道者是以^③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④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⑤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⑥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為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⑦，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

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

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爲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汨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此子貢遽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性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為，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瞽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為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為，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

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為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絕而自適也。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 ① 原作「息」，諸本皆作「食」，故改正。
- ②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玉」作「王」。
- ③ 高山寺本「君」下無「能」字。
- ④ 《闕誤》引張君房本無「者」字。
- ⑤ 高山寺本「今」下無「且」字。
- ⑥ 浙江書局本「士」下有「也」字。
- ⑦ 高山寺本「豈不命邪」作「豈非命也哉」。
- ⑧ 原作「越」，諸本皆作「說」，又依上下文改正。
- ⑨ 原作「者」，諸本皆作「吾」，又依文意改正。
- ⑩ 《闕誤》引張君房本「弦」下有「歌」字。
- ⑪ 「道者是以」四字郭注本、四庫本皆作「之道者足以」五

字。

- ⑫ 《闕誤》引江南李氏本「利」作「羨」。
- ⑬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勝」上俱有「自」字。
- ⑭ 趙諫議本無此「重傷」二字。
- ⑮ 奚侗《莊子補注》據《呂氏春秋·慎人篇》「菜」下補「於外」二字。
- ⑯ 趙本「雪」作「露」。
- ⑰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十六字。
- ⑱ 高山寺本「德」作「得」。
- ⑲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娛」作「虞」。
- ⑳ 趙本和浙江書局本「督」作「務」。
- ㉑ 高山寺本「喜」作「熹」。
- ㉒ 高山寺本無「下」字。
- ㉓ 高山寺本和《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周」作「殷」。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王元澤傳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

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履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⑧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⑨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祭，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

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⑩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⑪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剖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⑫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草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

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⑬，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則性命之

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稀豈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為諸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跖而為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

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為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

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①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②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③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今富人，耳營鍾鼓筦^④，籥之聲，口賺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⑤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⑥，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无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苟得之銳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

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爲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

此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

夫子弗受，悝尚^②。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脱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③。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

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后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④王曰：天子之劍何如？

夫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是以莊子說劍，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退處幽密也；開之以利者，所謂幹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密則百姓日用而不知，幹萬化則萬物贍足而衣被，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周就舍待命而試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⑤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云，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⑥士為鐔，以豪桀^⑦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鬥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

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³⁰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為，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為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遽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 ①《闕誤》引劉得一本「樞」作「樞」。
- ②浙江書局本「拒」作「距」。
- ③《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徒」下有「於」字。
- ④趙諫議本「大」作「太」，《闕誤》同。
- ⑤趙本「弟」作「悌」。
- ⑥趙本「幸」下有「然」字。
- ⑦《闕誤》引張君房本「下」下有「人」字。
- ⑧浙江書局本無「民」字。
- ⑨浙江書局本「菹」上有「身」字。
- ⑩《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六」作「七」。
- ⑪王叔岷《莊子校釋》說「伯夷」之上當有「莫若」二字。又浙江書局本「伯夷叔齊」四字重，世德堂本和四庫本不重。
- ⑫《闕誤》引張君房本「離」作「利」。
- ⑬趙本「汲汲」作「汲汲」。
- ⑭高山寺本作「則作色」，《闕誤》引張君房本作「則有作色」。
- ⑮《闕誤》引張君房本「日」作「昔」。
- ⑯四庫本「勝」作「申」。
- ⑰世德堂本「賢」作「聖」。
- ⑱《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亦」下有「猶」字。
- ⑲原本不清，諸本皆作「物」，故改正。
- ⑳趙本「筦」作「管」。
- ㉑《闕誤》引張君房本「上」下有「坂」字，成疏本「上」下有「阪」字，「阪」與「坂」同。

- ㉒《闕誤》引張君房本「慰」作「辱」。
- ㉓《闕誤》引張君房本「尚」作「當」。
- ㉔張君房本無「令」字。
- ㉕高山寺本三「劍」字上均有「之」字。
- ㉖方括號內的文句原缺，據補。
- ㉗高山寺本「魏」作「衛」，下同。
- ㉘四庫本「勝」作「直」。
- ㉙世德堂本「豪桀」作「傑」。
- ㉚高山寺本及卷子本「服斃其處也」作「伏斃其處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宋王元澤傳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①眉交^②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

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擘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何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③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④無忠臣，國家昏亂，工^⑤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

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⑥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⑦；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⑧；希意導言，謂之諂^⑨；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⑩；好言人之惡，謂之讒^⑪；析交離親，謂之賊^⑫；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⑬；不擇善否，兩容頰^⑭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⑮；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⑯；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⑰；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①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爲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美，財用之匱乏，皆所爲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賊險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

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爲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爲得己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②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③而威，直親未^④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

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⑤，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⑥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⑦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⑧，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己而與物同，則未為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

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己，所為則使人不可知與俗，況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此也。至于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

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己之所以反為於物先也，豈為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嘗勞矣，故曰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嘗憂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而未嘗見其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

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爲儒，弟翟之爲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爲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爲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己化而反勝己，故感激怨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

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衆人安其所不安者，所謂存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爲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爲衆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枝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爲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爲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爲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爲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爲不有爲，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爲而順物情，所以

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持之歟？持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爲其道，而以蹇淺之知爲其智；勞形敝神，而欲以澤世而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真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所爲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出處寢卧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整物而天下莫知其爲也，豈若世俗之所爲乎？故

曰，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瘞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于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窈兮無爲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爲臣於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所以爲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閻蔽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摩刃，此所以離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以傷生也，故曰

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相摩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爲閻蔽之人乎？故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爲之累，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夏秋冬旦暮之期，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緩鈇之殊，是心之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所爲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爲如得於飲

也；其去義若熱者，見而不為而必熱於中也，是有為而已，安若不為之為歟？非至人孰能與比？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⁵⁵，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其能足以剴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

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矣。故曰，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為貴；考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為榮。汝曾子謂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⁵⁶，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悅於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⁵⁷，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⁵⁸。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為累，三必不足以為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⁵⁹；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為也。故曰，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

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矢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引在笥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人廟之犧以爲喻；以貴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恐其烏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徵，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 ① 趙諫議本「鬚」作「鬢」。
- ② 《闕誤》引張君房本「交」作「皎」。
- ③ 高山寺本「憂」作「處」。
- ④ 高山寺本「廷」作「朝」。
- ⑤ 世德堂本「工」作「國」。
- ⑥ 高山寺本「不」下有「亦」字。
- ⑦ 《闕誤》引張君房本「惡」作「德」。
- ⑧ 原作「顏」，諸本皆作「頰」，故改正。
- ⑨ 原作「狼」，諸本皆作「狠」，故改正。
- ⑩ 高山寺本「己」下有「則」字。
- ⑪ 高山寺本「離」下无「身」字。
- ⑫ 高山寺本「之」下有「於」字。
- ⑬ 高山寺本「悲」作「疾」。
- ⑭ 高山寺本「未發」作「不嚴」。
- ⑮ 高山寺本「未」作「不」。
- ⑯ 世德堂本无「人」字。
- ⑰ 高山寺本「不」下有「爲」字。
- ⑱ 高山寺本「賢」作「貴」。
- ⑲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仁」俱作「人」。
- ⑳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漿」作「饗」，下同。
- ㉑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文如海、張君房本「多」上有「无」字。
- ㉒ 原作「食」，諸本皆作「是」，又依文意改正。
- ㉓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氏本俱音「紀」，作「己」。劉鳳苞、馬叙倫等俱音「矣」，即作「己」。

- ② 浙江書局本「性」作「才」。
- ③ 《闕誤》引文、成、李二本俱无「胡」字。
- ④ 《闕誤》引張君房本「人」上有「至」字。
- ⑤ 趙諫議本「道」作「導」。
- ⑥ 趙本「冥」作「瞑」。
- ⑦ 四庫本「豪」作「毫」。
- ⑧ 趙本、世德堂本「圾」俱作「汲」。
- ⑨ 世德堂本、四庫本「事」作「士」。
- ⑩ 世德堂本「訊」作「訖」，《釋文》同。
- ⑪ 「刑」字疑漏，現據諸本及正文補。
- ⑫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順」作「慎」。
- ⑬ 《釋文》所出本「則」作「側」，下同。
- ⑭ 四庫本、浙江書局本「眼」作「睫」。
- ⑮ 「中」下「德也者」三字據諸本補，原本疑漏。
- ⑯ 《闕誤》引劉得一本「責」下有「六者所以相刑也」七字。
- ⑰ 《道藏》本「肖」作「消」。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宋王元澤傳

天下篇

夫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外則雜，雜則道德不一於天下矣。此莊子因而作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為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為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為神，而其微所以為明，內所以為聖，而外所以為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

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①，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也；道者，無為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為則所以與化為一也。故曰，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②度，六通四辟^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微所以及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周於萬物，其惠所以霑天下，而其澤所以被群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

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為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④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

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投^⑤己。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

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殺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為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為言始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⑦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

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離獨能任，柰天下何。離^⑧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⑨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⑩，櫛疾風^⑪，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⑫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魴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

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爲沈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

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

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闕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爲一家之言也。然以闕尹、老聃爲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爲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自以其說爲謬，悠其言爲荒唐，其辭爲無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書爲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窒，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① 高山寺本無「爲意」二字。
② 原作「未」，諸本皆作「末」，故改正。
③ 趙諫議本「辟」作「關」。
④ 世德堂本「百」作「有」。
⑤ 四庫本「投」作「救」。

- ⑥ 世德堂本「循」作「順」。
- ⑦ 原作「末」，諸本皆作「未」，故改正。
- ⑧ 原作「未」，諸本皆作「離」，故改正。
- ⑨ 《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李氏本「雜」作「滌」。
- ⑩ 世德堂本、四庫本「風雨」二字互易。
- ⑪ 高山寺本「好」下有「者」字。
- ⑫ 諸本皆有「於」字，原文疑漏，又依上下文補「於」字。
- ⑬ 原本作「門」，諸本皆作「闕」，故改正。
- ⑭ 趙本、四庫本「當」作「黨」。
- ⑮ 浙江書局本無「皆」字。
- ⑯ 浙江書局本「聚」作「見」，高山寺本「聚」作「取」。
- ⑰ 高山寺本「可謂」作「雖未」。
- ⑱ 趙本、四庫本「芬」均作「寂」。
- ⑲ 趙本「儻」作「黨」。
- ⑳ 浙江書局本「調」作「稠」。
- ㉑ 高山寺本無「也」字。
- ㉒ 世德堂本無「下」字。
- ㉓ 原本作「柄」，諸本皆作「柄」，故改正。
- ㉔ 浙江書局本、世德堂本「捶」作「樺」。

(韓星點校)

007 南華真經拾遺

經名：南華真經拾遺。北宋王雱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南華真經拾遺

宋王元澤集

太廟之犧

周之爲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

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辨，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辨者辨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辨，《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辨以相示歟。

罔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間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夢爲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胡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

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蜩鶯、斥鴳、鷦鷯、螳、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鎔，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

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

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

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疏，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

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滓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

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南華真經拾遺

（韓星點校）

008 南華真經直音

經名：南華真經直音。北宋賈善翔撰，成書於元祐丙寅（1086）。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直音序

崇得悟真大師臣賈善翔上進

天下搢紳之士，始束髮讀書，則擇師友而受之。故能高談奧論、別白真偽，而後享貴富，流聲无垠，未始不始於斯。所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者是已。然世之好事者，不暇擇師友，每乘閑披覽以適性情，而其間有深字及點發假借稱呼者，往往不識。遂考之于釋音。然釋音有類格，翻切之難，不能洞曉。於是檢閱至于再，至于三，其心已倦怠，而不覺掩卷就枕。不識字則

不知義，不知義則无味，无味則不樂，不樂則欲无倦怠，其可得耶？愚非聞之於交游，實目擊斯人之若此。因吐納之暇，輒以老莊深字洎點發假借者，皆以淺字誌之。其有難得淺字可釋者，即以音和切之。庶披覽者易得其字。命之曰直音。亦小補於學者之一端云。元祐丙寅之冬蓬丘子記。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无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逍遙遊

鷓。鷓，朋。搏，團。而上，時掌切。
 邪，以遮切。且夫，扶。坳，於交切。膠，教
 平。培，裴。夭，於表切。闕，遏。蝸，調。
 鸞，學。伎，血。搶，七良切。榆，俞。枋，
 方。莽蒼：上，忙去聲；下，蒼去聲。春，詩容
 切。小知，智。菌，郡。蟪，惠。蛄，姑。
 椿，丑倫切。棘，亟。廣，去聲。數，上聲。
 上，上聲。翹，邀。蒿，好刀切。故夫，扶。
 知，智。行，去聲。徵，作成字讀。譽，餘。
 沮，將預切。之分，扶問切。數數，朔。冷，
 零。惡乎，烏。爝，爵。子治，持。鷦，焦。
 鷦，遼。不治，去聲。樽，尊。俎，阻。當，
 去聲。怖，普布切。庭，聽。藐，邈。射，夜。
 肌，飢。淖，綽。疵，慈。癘，厲。瞽，古。
 與乎，預，下同。觀，貫。聾，祿公切。夫知，
 智。磅，傍。礪，泊。斲，折。稽，鷄。溺，奴
 歷切。垢，古口切。糝，七。糠，康。陶，桃。
 鑄，注。斷，短。汾，扶云切。窅，杳。貽，
 怡。瓠，戶。之種，上聲。盛，成。剖，普口
 切。瓠，戶郭切。呬，許橋切。掎，剖。泝，並

經切。澹，僻。統，曠。數，去聲。鸞，育。
 技，伎。說，稅。難，去聲。將，去聲。瓠
 落，戶郭切。夫，扶。樗，勅魚切。中，知仲
 切。卷，拳。狸，刀之切。狴，姓。敖，去聲。
 跳，條。中於，知仲切。辟，僻。罟，古。
 齧，梨。傍，彷彿。徨，皇。

齊物論

綦，其。隱，去聲。噓，虛。嗒塔。喪，
 去聲。耦，偶。槁，考。籟，賴。夫，扶。塊，
 苦對切。噫，乙戒切。怒呬，胡刀切。寥，良救
 切。畏佳，上委，下諸鬼切。枿，鷄。圈，驅圓
 切。白，舅。注，蛙。汗，烏。激，擊。謫，
 哮。叱，尺栗切。吸，許及切。叫，古吊切。
 謔，毫。突，么。咬，於交切。喁，五恭切。
 泠，零。和，去聲。飄，飄。濟，去聲。刁
 刁，凋。夫吹，扶。邪，爺。大知，智。間，
 去聲。詹，占。覺，教。縵，未旦切。窘，教。
 惴，之瑞切。恬，聒。詛，側據切。殺，色界
 切。厭，於葉切。緘，古咸切。洫，亦。樂，
 洛。熱，之涉切。姚，遙。佚，逸。態，太。
 菌，郡。靡，美。芥，刀結切。邪，爺下同。

芒，忙。與，有，預。馘，扣。道惡，烏下同。
 莛，廷。楹，盈。恢，魁。恠，鬼。憊，決。
 復通，扶又切。庸，容。幾，飢下同。狙，七余
 切。茅，序。惡乎，烏。其好，去聲，下同。
 綸，倫。滑，骨。為是，謂。殤，傷。夭，方
 表切。畛，軫。不稱，尺證切。賺，苦草切。
 伎，至。昭，照。園，吾官切。幾，飢。葆，
 保。膾，古外切。艾，導。齧，五結切。缺，丘
 悅切。倪，五稽切。惡乎，烏，下同。詎，巨。
 邪，爺，下同。溼，濕。鱗，秋。惴，之瑞切。
 慄，栗。恂，荀。芻，初。豢，患。麋，眉。
 螂，即。蛆，子余切。鴟，尺夷切。鴉，鴉。
 耆，市。獮，片。狙，子余切。嬙，牆。麗，
 離。姬，肌。殺，爻。吾惡，烏。汙，戶。
 瞿，衢。之行，去聲。亦大，太。鴟，于躑切。
 炙，之夜切。為汝，胃。旁，去聲。挾，戶牒
 切。宙，治救切。脂，混。滑潛，上骨，下昏。
 隸，例。芘，徒奔切。參，參。蘊，於粉切。
 子惡，烏，下同。惡死，汗。喪，去聲。麗，
 離。姬，肌。匡，於方切。夫，扶。斲，折。
 覺而，教。吊，的。詭，鬼。黠，音唵。天
 倪，崖音亦，依字讀，下同。曼，萬。衍，以戰切。
 景，影。曩，乃蕩切。操與，余。蚘，附。

蝸，調。惡，鳥，下同。蝶，牒。栩，況，羽切。志與，余。然覺，教。蘧，渠。周與，余。

養生主

而知，智。殆，大。知者，智。督，篤。以養，去聲。丁爲，去聲。觸，昌蜀切。踦，幾。若，呼覓切。騶，呼獲切。懷，入聲。不中，知仲切，下同。諱，希。批，篇，入聲。所好，去聲。技，妓。郤，去逆切。隙，款。窾，紫，輕字上聲。輒，孤。更力，庚。斲，刑。閒，去聲。恢，魁。怵，黜。然爲，去聲，下同。譟，化百切。躊，紬。躅，除。惡乎，鳥。介，戒。天與，余。啄，卓。斲，祈。雖王，去聲。失，逸。聃，他酣切，作耽字讀，誤。號，戶羔切。友邪，爺。倍，裴。樂，洛。縣，玄。解，蟹。

人間世

其行，去聲。量，亮。蕉，焦。庶幾，平聲。瘳，抽。諱，希。殆，大。擾，而小切。暇，下。而知，智。所爲，去聲。知出，智。

軋，於八切。知也，智。疋，苦江切。疆，去聲。衞暴，縣。人惡，汗。菑，災。而惡，汗。肖，笑。惡，鳥。捷，在接切。熒，螢。桀，蝎。紂，宙。偃，紆父切。拊，撫。擠

霽，今只作齋字用。好名，去聲。扈，戶。虛，祛。戮，六。語，御。惡，鳥。訾，子。詎，巨。上比，時掌切。斲，祈。之邪，以遮切。擊，其驚切。踞，巨几切。拳，權。疵，慈。謫，摘。謀，牒。易邪，以遮切。皞，號。茹，汝字去聲。葷，熏。數，上聲。寓，遇。有知，智與無智同。幾，饑。闕，缺。徇，旬去聲。心知，智。紐，女酒切。羲，希。蘧，渠。慄，栗。粗，麤。臧，作郎切。爨，七亂切。清，七性切。熱與，余。哀樂，洛。暇，下。惡死，鳥路切。傳之，平聲，下同。之夫，扶。溢惡，鳥各切。奇樂，洛。行者，去聲。喪，去聲，下同。波易，去聲，下同。弗，弗。剋核，戶格切。惡成，鳥各切。其知，智。町，汀。畦，携。勝任，上升，下壬。之爲，去聲，下同。盛，成。蚊，文。虻，氓。櫟，藥。厭，屬。散，上聲。腐，府。橐，曼。蠹，妬。社見，現。將惡，鳥。夫祖，側加切。橘，俱聿切。柚，余救切。果蓏，裸。折，舌。泄，薛。

而中，去聲。掙，普口切。其相，去聲。之散，上聲，下同。又惡，鳥。而診，軫。趣，促。以爲，去聲。詬，妬。千乘，去聲。將

德充符

庇賴，賴。恬，舐。醒，呈。其拱，居勇切。狙猿，侯。杙，弋。白頹，息浪切。豚，狔。亢，抗。痔，直里切。頤，余之切。隱，去聲。會，括。撮，子活切。髀，卑。脅，許劫切。挫，子卧切。鍼，針。繃，佳賣切。餽，胡。莢，策。食，嗣。僅，覲。載，去聲。畫，獲。郤，去逆切。

兀者，五忽切。駘，臺，下同。從之，去聲，下同。中分，陟仲切。而王，去聲。所喪，息浪切，下同。彼爲，去聲。其知，智。自膏，腰。六骸，鞋。一知，智。登假，音格。昏无，莫候切。而說，悅。羿，詣。穀，遘。中地，陟仲切，下同。我沸，弗。索，所伯切。蹠，子六切。无趾，止。踵，腫。見，現。之惡，鳥各切，下同。且斲，祈。諷，昌六切。詭，古委切。幻，患。桎，質。梏，古沃切。駘，臺。它，沓。常和，去聲，下同。駭，胡楷切。

知不，智，下同。期，基。人傳，直專切。汜，汎。无幾，上聲。與樂，洛。狔，豚。胸，舜。娶，所甲切。取妻，七句切。授已，紀。而知，智。滑和，骨。郤，隙。盛，去聲。闖，因。跂，企。脈，腎。說衛，音稅，下同。說之，悅。其脰，豆。甕，烏貢切。盜，烏浪切。大癭，於郢切。而知，智。孽，魚列切。惡用，音烏下同。天食，嗣，下同。警，王羔切。好，呼告切。惡，烏故切，下同。槁，考。梧，吾。瞑，眠。

大宗師

夭，於表切。當，去聲。詎，巨。暮，模。慄，栗。濡，儒。假，格。覺，教。踵，腫。喉，侯。嗑，益。哇，蛙。惡死，汗。訢，忻。距，具。脩，霄。捐，緣。頹，息黨切。頰，去鬼切。煖，暄。故樂，洛。行名，下孟切。紀他，徒阿切。觚，孤。邴，丙。崔，千罪切。滄，畜。警，邀。好，去聲。悞，明本切。循，旬。綽，昌略切。以知，智。其好，去聲，下同。卓，中學切。涸，鶴。响，避諱，讀作吁字。濡，儒。沫，末。譽，余。桀，竭。塊，苦對

切。佚，逸。壑，鑊。遞，鈍。恒，常。樂，洛。邪，以遮切。先，去聲。長，知丈切。狶，嘻。韋，違。絜，苦結切。戲，希。襲，習。忒，他得切。坏，普杯切。崑崙，上昆，下論。顛，專。頊，旭。禺，愚。伯，霸。傅，付。說，悅。相，去聲。奄，掩。葵，其。偶，雨。長，知丈切。孺，而遇切。惡，烏，下同。幾，幾。參，三櫻，繁。聶，躡。需，須。於，烏。謳，烏俠切。參，參。尻，苦羔切。偉，居鬼切。儻，呂。頤，夷。贅，之稅切。沴，例。間，閑。躡，步田切。躡，先。惡，汗，下同。鴉，戶驕切。炙，章夜切。縣，玄。解，蟹。喘，尺軟切。叱，昌失切。怛怛，丁達切。翅，試。捍，胡旦切。冶，也。鑄，注。鏌，莫。鄒，以遮切。鑪，爐。惡乎，烏。遽，渠。覺，教。撓，遠。挑，徒了切。和，去聲。猗，衣。惡，烏，下同。者邪，以遮切。骸，諧。贅，之稅切。縣，玄。疣，尤。疢，換。潰，繪。倪，崖。芒，忙。衍，旁。徨，皇。憤，繪。戮，六。造，七報切，下同。畸，飢。侔，謀。覺，教。軹，止。黥，其京切。劓，魚器切。睢，隳。藩，番，亦作煩。與乎，豫，下同。瞽，古。黼黻，甫弗。觀，貫。其知，智。

鑪，爐。錘，捶。噫，衣。我為，去聲。整，齋。長，竹丈切。復，扶又切。見，現。蹴，子六切。墮，隳。去，去聲。无好，去聲。食之，祀。父耶，以遮切。趨，趣。

應帝王

齧，五結切。倪，五子切。要，邀。覺，教。中，仲。語，去聲。蚊，文。確，苦學切。矰，曾。弋，翊。驪，奚。熏，勳。鑿，昨。蓼，了。莽，莫蕩切。眇，妙小切。壙，曠。垠，浪。昇，藝。聃，他酣切。勑，倦。易，亦。猿，袁。狙，七余切。便，平聲。釐，狸。蹴，子六切。貸，大。巫，无。壺，胡。道與，余。而相，去聲，下同。旬數，上聲。彘，向。瘳，抽。齊，齊。鯢，倪。委，威。蛇，移。弟，頽。靡，美。出為，去聲。爨，七亂切。食，祀，下同。豕，始。琢，卓。紛，分。知主，智。眈，直忍切。儵，叔。渾，混。沌，鈍。竅，苦叫切。

駢母

駢，步田切。拇，母。侈，昌是切。贅，章稅切。縣，玄。疣，尤。之行，去聲。黼，甫。黻，弗。煌，皇。擢，濁。簧，黃。纍，累。竄，七亂切。敝，婢。跬，奎，字上聲，丘弭切，與企同。譽，余。跂，歧。鳧，符。脛，形定切。斷，短。去，上聲。齧，紇。饜，叨。鬻，許橋切。响，讀作吁，諱。俞，喻。纏，墨。撓，遠。性與，余。殉，旬，字去聲。挾，協。筴，策。跖，隻。又惡，烏。屬，燭。臧，作郎切，上下同。操，七到切。之行，下孟切。

馬蹄

蹄，提。踐，賤。禦，語。齧，紇。翹，祈堯切。有義，希。伯樂，洛。剔，聽歷切。雒，洛。羈，飢。羸，知邑切。阜，造。棧，士限切。概，其月切。飾，式。筴，策。陶，逃。埴，植。中，知仲切，下同。填，田。蹊，子。隧，遂。屬，燭。長，知丈切。羈，饑。援，袁。闕，窺。惡乎，烏。樸，朴。蹙，贅。

蹙，泄。踈，值。跂，企。澶，但。漫，去聲。摘，陟，革切。犧，希。頸，經，字上聲。踈，知智，下同。扼，厄。介，古八切。倪，五佳切。闕，困。鷲，致。曼，漫。詭，鬼。哺，步。縣，玄。跂，企。踈，值。好，去聲。知，智。

肱篋

肱，祛。篋，苦協切。探，貪。滕，騰。肩，古營切。鑄，決。知，智，下同。囊，奴當切。恐，去聲。望，亡。罟，古。耒，力兌切。耨，乃豆切。刺，次。闔，合。殺，試。長，長。馳，恥。靡，眉。戮，六。跖，之石切。藏，去聲。邯，寒。郢，丹。梃，剖。舍，捨。斛，胡谷切。璽，徙。矯，居表切。揭，居竭切。冕，免。鍼，越。知，智。摘，擲。鄙，彼。殫，丹。擢，濁。鑠，詩酌切。膠，交。擺，例。倕，垂。削，思雀切。之行，去聲。鉗，巨炎切。攘，如羊切。爨，藥。驪，離。戲，希樂。洛，望，亡。頸，經，字上聲。踵，腫。贏，盈。趣，趨。軌，鬼。好，去聲。知，智。弋，翊。餌，二。晉，曾。筍，狗。削，峭。冒，嗟。罟，浮。漸，尖。頡，戶結切。

在宥

解，苦介切。垢，苦豆切。悖，倍。爍，詩酌切。墮，隳。施，去聲。喘，昌充切。奕，軟。肖，消。翹，祈堯切。舍，捨。恬，甜。惓，淡。惇，之純切。人樂，洛。桀，竭。瘁，萃。偷，俞。喜邪，以遮切，下同。毗，脾。思四。喬，矯。詰，去吉切。卓，陟角切。鷲，致。匈，凶。悖於，倍。相，去聲。技，妓。疵，慈。嚮，力轉切。卷，捲。儉，倉。莅，利。擢，濁。見，現。從，此容切。累，去聲。瞿，劬。櫻，縈。淖，淖。劇，居衛切，諱。琢，卓。俛，免。縣，玄。債，粉問切。股，古。肱，伴末切。脛，刑定切。謹，歡。兜，丁俠切。崦，危。共，恭。施，異。駭，胡解切。愚知，智。斨，斤。鋸，居去聲。椎，直追切。脊，藉。嶷，堪。桁，戶剛切。戮，六。望，亡。枳，只。裕，谷。榴，習。鑿，造。杓，而銳切。焉，於虔切。嚙，許交切。翦，剪。捐，緣。築，竹。間，閑。膝，悉七切。蹙，厥。窈，杳。有藏，去聲。參，參。緡，明巾切。遠，去聲。

將，去聲。拊，甫。髀，陞。倘，昌上切。贄，至。掉，鈔。鞅，於兩切。放，上聲。噫，衣。僊，仙。墮，隳。滓，戶頂切。溟，明頂切。沌，鈍。而惡，汙。攬，覽。僥，澆。倖，幸。撓，遠。惡乎，烏。匿，女力切。麤，七孤切。不易，異。

天地

卒，尊忽切。分，扶問切。洋，羊。劊，枯。循，旬。挫，作卧切。韜，叨。沛，貝不。樂，洛。王，旺，同下。謬，流。和，去聲。聘，逞。要，邀，同下。還，旋。知，智。索，所白切。喫，口解切。詬，口豆切。齧，五結切。被，披。圾，岌。叢，睿。知，智。給，惠。數，朔。紘，該。率，帥。華，畫。嘻，希。鶉，淳。穀，寇。閒，閑。闔，合。佻，邑。无間，去聲。喙，許穢切。緡，暗。放，上聲。縣，玄。寓，宇。狸，梨。狙，七余切。勉免，中，知仲切。輯，集。局，其玉切。螳，堂。娘，郎。軼，轍。覩，許逆切。芒，忙。易，亦。溟，酪。滓，戶頂切。畦，戶圭切。隧，遂。搢，窟。械，戶戒切。絜，旦節切。

數，朔。洗，亦。棒，高。忿，憤。瞞，明板切。墮，隳。幾，饑。陬，走侯切。頊，作勉字讀。復有，扶又切。警，邀。渾，混。沌，鈍。諄，之倫切。芒，忙。壑，涸。撓，遠。美惡，汙。炤，超。稽，鷄。之與，余。瘍，羊。秃，吐木切。髡，替。操，七刀切。標，並小切。蠹，處允切。諛，與。肖，笑。佛，拂。解，蟹。嗑，呷。缶，垂。鍾，鍾。彊，去聲。比，去聲。厲，賴。遽，據。汲，急。犧，希。間，閑。惊，宗。中，知仲切。頹，酥朗切。囑，濁。滑，骨。離，去聲。鴉，許嬌切。舍，捨。弁，卞。鷓，役，又呼韋字。摺，進。柵，冊。纏，墨。繳，酌。皖，還板切。

天道

辟，闢。鏡，鬧。平中，知仲切。鄉，向。王，旺。而間，閑。而王，去聲。樸，朴。人樂，洛，下同。整，齋。戾，例。長於，知丈切。崇，雖遂方。知雖，智。之辟，闢。衰，崔。經，田結切。殺，所界切。長，知丈切。而分，憤。省，所景切。迕，悟。敖，五報切。施，去聲。膠，交。擾，遠。藏，去聲。

緡，番。中其，知仲切。謾，未旦切。愷，開待切。意，衣，下同。幾，飢。放，上聲。偈，竭。趺，古顯切。壤，而賞切。復見，扶又切。刺，次。郤，去逆切。巧知，智，恒，常。頰，去鬼切。闕，許覽切。奮，方問切。揀，柄。爲，其，去聲。扁，篇。斲，卓。搥，直追切。魄，普各切。

天運

者爲，于，僞切。施，弛，始字去聲。招，赤遙切。監，去聲。郢，以井切。悌，弟。并，餅。徽，揮。迭，大節切。債，忿。阮，坑。郤，去逆切。目知，智。委，威。蛇，移。怠，代。林樂，洛。稽，雞。天樂，洛。焱，標。崇，雖醉切。之行，下孟切。芻，初。盛，成。篋，古牒切。衍，演。脊，積。爨，七亂切。數，朔。眯，米。蘄，祈。拈，結。棒，羔。舍，捨，粗，側加切。柚，由救切。狙，七余切。衣，去聲。齧，紇。齧，五結切。挽，晚。慊，枯簞切，借作愜。贖，頻。挈，苦結切。沛，貝。遽，渠。覲，勾。墟，祛。貸，太。湮，因。播，補佐切。蚊，文。虻，盲。嚙，

匪。慥，七感切。憤，扶粉切。放，上聲。鵠，鶴。黔，紺。响，作吁讀。嗜，脅。倨，據。紂，除柳切。殺，所戒切。種，上聲。悖，倍。睽，奎。墮，隳。施，去聲。屢，勅邁切。薑，許謁切。鮮，仙。蹴，子六切。奸，干。說，稅。鴟，五歷切。眸，牟。復，扶又切，再也。孺，喻如切。傅，付。要腰。

南華真經直音

①「方」疑當作「切」。

(孫映球、鄒新明點校)

009 南華邈

經名：南華邈。原不題撰人。
 《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如海《莊子邈》一卷，當即此書。解釋《莊子》三十三篇題意，僅殘存六篇。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天地篇

天尊地卑，乾坤所以列位；君上臣下，貴賤所以崇班。天地均化於無心，君臣股肱於一體。故得陶鈞萬類，康濟蒼生，九有宅心，萬方樂業。野老不知於帝力，擊壤豈識於堯年。變澆俗之頹風，歸淳素於上古。此所以合天地之旨也。

天道篇

天者，定體之名；道者，虛通為用，體非用無以運覆，用非體無以生

成。體用相須，所以為萬物資始。夫帝王者，首出萬物，自稱一人。雖天下稱為至尊，必須體道以為用。堯舜得道以治四民，不失於豐年；桀紂失道以臨人，萬姓告無辜於上帝。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軒后膝行而順風，孔父朝聞而夕死。天道之旨其斯謂歟。

天運篇

天者自然之稱也，運者轉之不息也。天形左轉，日月右旋。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五緯經天以迭行，四時代謝而成歲。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而然耳。大君受命亦復如之，天門開闔而不常，金石更生而不息，當須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堯舜禪讓而復昌，桀紂亢極而世絕。帝王既爾，人事亦然。此天之運始也。

刻意篇

刻者削也，意者心之用也。言人峻削其意，高尚其行，欲得出眾，志在聲名。或蹈海而不歸，或抱木而枯死。修儒者必非於墨，脩墨者亦缺文

說劍篇

劍採干越之鐵，選甌冶之工，匣吐青蓮，環生初月，陸剗犀象，水斷蛟龍，荆卿提之入秦，白虹貫日；張華睹之豐獄，氣射斗牛。雖即威懾三軍，蓋是一夫之勇；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今以賢相為工，良牧為冶，明宰為炭，百姓為銅，淬元氣之鋒，礪氛氳之鏗，用仁義為匣，以禮樂為鐔。自然巨盜亡魂，姦臣喪魄，萬方歸化，四夷來王，按之無敵於天下，此說劍之旨也。

漁父篇

昔平王東遷，周室微弱，禮樂征伐出自諸侯。邪說得昇，直言見放，君子在野，小人滿朝。漁父隱居，藏名避世；扁舟鼓棹，樂道。江湖。歌滄浪而吊屈原，手杖拏而譏孔子。欲使帝王親有德，遠讒人，訪道山林，搜楊隱逸，使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自然九譯來朝，萬方歸化。此漁父之旨也。

列禦寇篇

(以下原闕)

(孫映球點校)

010 南華真經口義

經名：南華真經口義。南宋林希逸撰。三十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明施觀民校刻本（簡稱明本）。

莊子口義發題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

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

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概。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虞齋林希逸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我寧遊戲汗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廬齋林希逸

內篇逍遙游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爲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芣苢矣。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

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曰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

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也。鸞或作鸞，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

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必隔宿舂搗糧米，而去非可三飡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上，暮生，

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語，此其作文鼓舞

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為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鷦，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為重，外物為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泠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泠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

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己、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口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待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

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為賓。吾不爲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鷦鷯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趁，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爲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

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誑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彊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蘄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有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

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

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穢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著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掇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泚澣，打洗也，紕，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癭癭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敖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

不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紕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虞齋林希逸

內篇齊物論上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

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

也；寥寥乎，長風之聲也。畏音偉，佳音翠，上聲。畏佳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栝圈之員者。洼曲者，污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千，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泠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

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箇入處。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

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己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為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者，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

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鬥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鬥，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宥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縵怛怛地；又有一種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穽，故曰宥；又有一種人，思前筭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

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胸次，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爲日消之喻。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爲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厭沒，如被緘勝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洩，洩者，謂其如墜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

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歎，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貌；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③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不

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此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朕，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紉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點檢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為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乎。手^①足耳目鼻舌互相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為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

也。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齎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齎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

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

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已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鷦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使，紬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

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鷦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鷦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於鷦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鷦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 ① 聲：原本無，據明本增。
- ② 者：原本無，據明本增。
- ③ 日：原作「一」，據明本改。
- ④ 手：原本無，據明本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虞齋林希逸

內篇齊物論下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

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人以為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

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它又何以異。汝雖分為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為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為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為指，則以人之指為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

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爲一。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爲成物矣。譬如用藥，吹之咀之，分也，合

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爲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爲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非是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字處。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徂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徂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茅，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徂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

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為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為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①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悉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曰據

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②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強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為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爾。昭文既

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

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 he 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

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的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敲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太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爲太山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

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箇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爲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況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咻也。請言其咻：有左有右，有倫有

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咻，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辯，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

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為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你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辯，

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謙，滿也，猴藏物曰謙。以廉為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嗛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為大廉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

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園，圓也，言此以上五者皆是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便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

證也。宗膾胥敷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欲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欲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變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

為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鱖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鱖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鱖哉。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蝮蚣則食蛇，鴟鴞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

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獼狙，獼狎也。獼狙以猿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鱖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然也，殽，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云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鑿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剝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爲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有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鑿，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

芑，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大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鴉，早求之以爲炙，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爲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旁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爲一也。滑，汨汨也；潛，昏昧也。人世汨汨潛潛，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爲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爲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爲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芑也。愚芑，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

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甲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

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匡牀而食，

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訴，則高宗夢傅^①，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切切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貌。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弔，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

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是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黷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

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為是，纔以為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的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瀟灑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澹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蚺蝮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蝮蛇既化而蚺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耶。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僵直之貌，此形容既覺在牀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

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 ① 循：明本作「隨」。
- ② 分：疑當為「不」。
- ③ 傳：原作「得」，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虞齋林希逸

內篇養生主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愜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

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砉，與入音；騞，亨入音。砉然、騞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在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

奏。莫不中音者，言其善、嚮、聽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諱，歎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太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然而也。天理

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軋乎。軋音孤，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事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

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做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諫音

慝，解音蟹；諫，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

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

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

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便是為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

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倍與背同。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

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懸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 ① 來便：原本作「光伏」，據明本改。
- ② 事：原作「意」，據明本改。
- ③ 字：原作「子」，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虞齋林希逸

內篇人間世上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賤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

土夢作乂。玄亦織，縞亦織，不曰玄縞，而曰玄織。此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請。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

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知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疋，厚也，厚德即實德

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迷同。菑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菑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爲人所菑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惟

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鬥，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為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踧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乃下而偪拊之，偪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乎。勝音升，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黽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揚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己，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者，外盡擊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

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許^①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爲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之甚易邪。纔萌此輕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

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故為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

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

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況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減者不知為減。減，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胸中焦勞，夕已飲冰矣。情者，

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

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鬥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治，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呶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

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拈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可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莽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 ① 訐：原作「訐」，據明本改。
- ② 也：原本無，據明本增。
- ③ 故為：明本作「散焉」。
- ④ 此：原作「比」，據明本改。
- ⑤ 乎，吾：原作「皆務」，據明本改。
- ⑥ 凡：原作「兄」，據明本改。
- ⑦ 粗：原作「祖」，據明本改。
- ⑧ 兩：原本「而」，據明本改。
- ⑨ 治：原作「始」，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庸齋林希逸

內篇人間世下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

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為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殼中，中央者，中也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

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鑿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

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衆親皆忿之，有族人焉

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

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蜃，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尿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虻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上轡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

櫛，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為主。絜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櫛，其液出而櫛櫛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為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

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粗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為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

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然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

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紬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陰賴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賴。芘，自我芘物也。賴，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啞，食紙反。以舌啞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材，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歎美而言之也。

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樁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為棺用也。言

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類者，豚類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此譬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①管在上，兩髀爲脅。控鍼治繯足以糊口，鼓箎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控鍼，縫衣也，治繯，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箎，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貴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

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意，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

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①五：原作「王」，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七

虞齋林希逸

內篇德充符

將，應也。有諸己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己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

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骀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之，況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言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沈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

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人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所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

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闡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

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蛇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為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

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貽，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貽。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

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況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蟒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

何肯以物為事乎。

登，升也；假，至也。注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與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貽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己也。先己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足不當亡

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入。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己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為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若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諛詭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己桎梏者，言名為己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即

齊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為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

即鷗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意。汜者，無繫著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眴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

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資，非行禮之喪也，資，用也。則者於履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爾。不足以

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孰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瓮大瘦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脰，無脰也。偃，曲缺脰，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瓮，大瘦，項

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偃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去聲，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蓄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

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

以接而生時於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所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几也。瞑，倦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

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七

① 安可：原作「真人」，據明本改。

② 始：原作「殆」，據明本改。

③ 於：原作「乎」，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虞齋林希逸

內篇大宗師上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①法道，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

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可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②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比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為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謨，謀也。無心而為之，故曰不謨事。過而弗

悔，過，失也，猶今日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噤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為構而不以心鬥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倉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噤，咽也。內無真

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慾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儻然而往，儻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儻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

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頹頹。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頹，大也，頹頹也。頭容直故見其頹頹然。凄然，怒也，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整萬物而不為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疏，有疏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名者

實之賓，為賓失己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己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瀕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慊

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濔，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睍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警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恍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恍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

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為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人能以好惡為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為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為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响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

世而有爲，不若體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鬥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

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

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狝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狝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傅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另作

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撝寧。撝寧也者，撝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胸中朗然如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櫻者，拂也，雖櫻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櫻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櫻寧。櫻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

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聶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 ① 天：原作「大」，據明本改。
- ② 此：原作「之」，據明本改。
- ③ 之：原作「人」，據明本改。
- ④ 另：原作「令」，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虞齋林希逸

內篇大宗師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也。莫逆於心，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鬢，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疹。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蹠躡，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

者，言其心無所繫著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曾子之易箠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

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

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踴躍之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頃，有頃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椁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猗，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脍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疢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者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

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之貌。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

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言某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已為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

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眾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

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點污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

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歎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巖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卉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游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其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墮肢體也；去智，黜聰明也。

大通即大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

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①②丘：原作「某」，據明本改。

③只：原作「汝」，據明本改。

④乘：原作「成」，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虞齋林希逸

內篇應帝王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

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己爲馬，或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爲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己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度音渡。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确乎，斷乎也，言其爲治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爲，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臬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

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之道，故以爲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者爲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曠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作爲，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憺淡也。漠，沖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

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比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耳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彊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

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爲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鰲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貶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

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

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爲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④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修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⑤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修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意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臯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丸^⑥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臯示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沖莫勝，亦觀名也。太沖，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

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

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曩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頽，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

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眛，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慕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為謀府。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為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遊無眛。眛，兆也，始也，無眛即無始也。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

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強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澹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墮肢體黜聰明則為混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混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

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

莊子三十二篇分為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掇篇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其書本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為內篇文精外篇文粗，不然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

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世間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粧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如此看得破耳。向待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

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 ①曰：原作「三」，據明本改。
- ②王：原作「五」，據明本改。
- ③示：原作「視」，據明本改。
- ④正：原作「回」，據明本改。
- ⑤丸：原作「九」，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肅齋林希逸

外篇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懸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

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

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繫，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繫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修改也，修改其言句以為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企，蹻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為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而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跂，雖長而不為有

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閉

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饗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於本然也。囂囂，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得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己也；膠漆，自固泥也；纏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

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

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驚於外，則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比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

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

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悱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①也。其言沈洋上音汪，下音羊，自恣以適己，此數句真道著莊子。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許宜反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羈，丁邑丁立二反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歧起者也，

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官室，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錐之，籠絡也；羈，絡其頭也；羈，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鞞後鞞；也連，列之也。阜棧，槽檣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概，御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者概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②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

刻錐，馳驟整^③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④為能，亦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即^⑤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乃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

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闕，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鳥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

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整躉上步結反，下悉結反為仁，踉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整躉，勉強而行之貌，踉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蕖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

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鸞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己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輓也。月題，今所謂額鏡

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鷲，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鷲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蹊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 ① 免：原作「勉」，據明本改。
- ② 造：原作「之」，據明本改。
- ③ 整：原作「主」，據明本改。
- ④ 匠：原作「三」，據明本改。
- ⑤ 即：原作「可」，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膚齋林希逸

外篇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縶、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檐囊而趨，唯恐緘縶扃鑰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反，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

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胙，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繩結也，攝，纏繞也。肩，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勅紙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

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胞，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

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

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

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

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擿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擿亂者，抽擿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埽，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鞳鞳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聞焉，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

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者亦有之。

罝罟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桀頡也；滑，汨亂也；解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

時微而至於喘奕、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歎息一句而結之也。喘奕，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蜒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穀實之貌；役，務外作為之貌；啍啍，囁囁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啍啍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啍啍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民性得矣處同。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虞齋林希逸

外篇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若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

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鸞，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

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偷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為明而好五色，為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於德而

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為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鬻卷，局束之貌，偷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舞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

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為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

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豈可以莊子為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

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淖約，儼美也。剛強之人或為淖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劇，圭角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大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彫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儼與憤同，儼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儼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胈猶脾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勤，與謹同。矛，柄也，項籍傳鋤耨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

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為知而以人為愚，自以為善而以人為否，自以為信而以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藉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堪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杓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斲鋸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淄也；脊脊者，猶藉藉也。罪在櫻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

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歎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搽也。桁楊桎梏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杓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嚆矢也。桎梏，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

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曰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為累

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

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羸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瞭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為長久，故曰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緡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緡乎，遠我者昏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

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灾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贊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羣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執掌，紛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

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日罪在擾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

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者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泮溟大同矣。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著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闕者，見也，無問無闕，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為自然

也。我能無為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己，是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

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為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為而為，自然而然而也。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闡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為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

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伏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而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

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己矣。既已無己則何者為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羸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為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味

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羸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疏，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

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為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

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不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

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

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麤，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麤，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麤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麤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何由得他服。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① 豈：明本作「亦」。

② 雀：原作「爵」，據明本改。

③ 伏：明本作「復」。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虞齋林希逸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為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為而順自然矣，無為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

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

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

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刳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人，自然也，為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為言之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

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己，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棄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名，故曰恥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探，取也。

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探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睹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為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

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聘，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日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

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鬻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乎天下。鬻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坳，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

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絃，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

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鷄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閒，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

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嘗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但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但但，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

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有，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巳，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

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緝緝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

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獫狁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捕而來也。前曰執縶，此曰執狸。縶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

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為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己，忘己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蔣閔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

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閔菟覩覩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覩覩，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汙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衆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為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遇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吾師，在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天下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拔也。洗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

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陋失色，項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陋。慙慙之貌。項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

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汙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心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之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譽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之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

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淳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自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

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己非為人。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願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丕應，後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惛超又條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惛乎，惛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

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渾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

鬼之間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鬣，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為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修，進也，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

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

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

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眾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己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己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

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己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

祈向，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

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為缶，以踵為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

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木，惑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藏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撻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者，使性飛揚。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

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囁非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胸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也。眈眈，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 ① 也常一也：明本作「恒常也」。
- ② 夫：原作「天」，據明本改。
- ③ 三：原作「二」，據明本改。
- ④ ⑤ 狸：明本作「留」。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廣齋林希逸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

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

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

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莫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

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祟，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

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

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芽，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

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

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譯，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袞雜爾。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善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歎之辭也。天地者，古

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為，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

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歎而言之，意，歎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味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

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箇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顴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喏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睹於泰，自恃其智，

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太而不足累其心。楛，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楛，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

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嚮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苦，澀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澀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虞齋林希逸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維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

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

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

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爲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爲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

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歎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

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當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爲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達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徽，猶琴徽也。行之建之，動作聳起也。人，

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儂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王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

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

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況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窕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

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

樂也者，始終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遁，是

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筍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榘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慶時而變者也。

榘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粗，果屬，似梨而酸。

今取獫狁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獫狁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曠，蹙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曠。曠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莫難於譬喻。王暉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

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

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

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廬，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覲，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覲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不貸者，猶今生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費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

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慳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嚙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慳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

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烏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相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

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噲，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共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

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修謁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

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蠶叢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蠶叢，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慳，毒也。蹴蹴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鴟之雌雄不

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目爲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爲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爲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

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① 明本此句下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現據明本補。

② 皇：明本作「王」。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庸齋林希逸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

也。為亢，為高也。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為修，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為亢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

故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為結，須子細看他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惓，即是無為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

著此三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迂，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差淺，故作兩句下。粹，無疵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

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巖所謂喚做閑坐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寶愛其劍則柙而藏之，劍且如此，況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

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因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

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為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名，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蒙蔽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

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

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凜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己，知有己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凜醇散朴。凜，漓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熾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

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久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爲者，道之大也，有爲則爲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

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己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己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己以

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己與性本也，物與俗未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 ① 神：明本作「德」。
- ② 俗：原本作「俗俗」，據明本刪「俗」字。
- ③ 純者一：明本作「純一者」。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厲齋林希逸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辯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

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

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壘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歸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

近，故不以大小為多寡，而後知量之

無窮也。證鄉，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

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

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己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

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浼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

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己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己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暗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

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暗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壘豨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眩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己，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

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

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鷓鴣，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仕，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

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

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爲，何者爲不爲，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他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

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輕重也。水火禽獸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躡，躡，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絳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

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蚘，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蚘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佳，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

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没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闕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蟹，螃蟹也。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號號也。商鉅，小蟲也。趾，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爽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素之以言辯，不

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鷁，子知之乎。夫鵩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鷗得腐鼠，鵩趨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鷗之腐鼠而嚇鵩，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話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

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語詳見普說中^①。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① 我：明本作「吾」。
② 涘：明本作「岸」。
③ 意：明本作「志」。
④ 此句明本無。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虞齋林希逸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貴富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循與遠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

前四段也。舉羣趣者，言舉世羣然而趨之也。誣誣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可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不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

皆從無為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

友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癩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蹙蹙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

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蹙蹙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髡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

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贖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饒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曰，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

湖，食之鱸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頌洞說話。御音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

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蛙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鳩掇，鳩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脊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撻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撻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歎，却如此到

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省了兩句。鬱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龜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烏，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蟮，鳥足之葉又化為蝴蝶。蟻蟮，蝸蟲也。胥，蝴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鵠掇，軟而無皮無

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蟲然。鵠掇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醢，蛾蠓也。蛾蠓化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輓，黃輓化則為腐罐，腐罐化則為瞽芮。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輓、九猷、腐罐、瞽芮，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

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廬齋林希逸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爲。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

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先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弃而自遺弃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

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遯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

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一，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二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

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懼，言雖為物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為是也。鏝于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

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狗僕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檇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狗僕丈人之謂乎。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檇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檇，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檇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二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

道，實寓焉。病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泅而入水也。善没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睹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鈎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怜惜之意也。射

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簪，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簪以持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

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窒慾之戒。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此豈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

惡死。吾將三月懔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俚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冠也。懔，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豕也，楯，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樓，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畚管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牢夫廩熊蟠，不熟殺之，實畚，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汗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爲彘謀如彼，而自爲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

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蠱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宰，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詒，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瀟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蠱，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泆，陽，屋中西北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

象，水中之神名也。宰，小丘垤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徬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輒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爻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消子爲王養鬥鷄，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

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

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鐻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鐻，鍾鼓之拊也，是乃筍簾之類，所以懸鍾鼓也。筍簾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枝，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

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

工倮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倮為共工，故曰工倮。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倮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

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地，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

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著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騾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汙俗也。飾知驚愚，修身明汙，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款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破：明本作「破」。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虞齋林希逸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

指議。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歎世俗之不一，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為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

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辦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保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衍。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于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

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沖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歎之。張，撐開也，

歎，劍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比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之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音附，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月而成。鍾有架，所以懸鍾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

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傅，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斂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跼跼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

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燕也。紛紛，飛之貌也。引援，羣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鳥鴈爲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

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在此隙，皆自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黯然而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可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雎，雎即戶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泠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泠。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

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麤苦絃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麤者也。麤，帶也。正帶，中結也。系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

上著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其無有常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進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人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之意。廣己，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己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己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

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鸛鵙，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

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己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鷓鴣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

恐害己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鷓鴣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

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類，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睹，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鵠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睹之狀。螳螂與雀，

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許，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鵠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慾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

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 ① 皆：原本無，據明本增。
- ② 竹：明本作「足」。
- ③ 純：明本作「循」。
- ④ 至：明本作「信」。
- ⑤ 待：原作「特」，據明本改。
- ⑥ 此：原作「比」，據明本改。
- ⑦ 比：原作「此」，據明本改。
- ⑧ 知：明本作「至」。
- ⑨ 原本無「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據明本補。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廣齋林希逸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為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

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谿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為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為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為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為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為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為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

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目有趾，羣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者，

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為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壁。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

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字不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去聲曰：某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不聞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憇然，凝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

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也，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

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大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己為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藪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

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己，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己為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

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沟，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為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為，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蟻蠓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

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知，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儻儻，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眾史相揖而略不住也。槃礴，箕踞之狀。贏，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

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音吏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

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

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

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缺即庾也。外國之缺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間，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以夢爲。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爲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恇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遂巡者，面向高上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遂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

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恇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恇目，恇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

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別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①子：原本無，據明本增。

②方：明本作「句」。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膚齋林希逸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反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

自然者也。狂，猖狂也。屈者，概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逍遙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粧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闍犁也；夾山語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己音紀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

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枝體，此為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取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為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為

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剝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網紀也，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

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

不說。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大，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翩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

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撰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裏中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

貌。犢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

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淪，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培擊，屏去之也。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

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

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醴與噫氣之噫同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己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

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喑醴，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爲疔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剥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麻有理，人倫雖難，去聲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果麻，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

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爲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爲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漻然，活熟也。此即往者伸也，來者屈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弳，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

自以為悲哀，愚惑也。弢，藏弓之物也。裘，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弢而墮其裘矣。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為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為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

此又說高一層話。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

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瓦爍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

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豨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況，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況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況。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

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間，皆形容無為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足矣。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閱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徨，徜徉也。馮閱，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為

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則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參處野反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舛罔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曝然，放杖之聲也。天知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子在則有啓發予之大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

死而無言矣。舛，姓也，罔，名也。因芻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為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為此言，況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一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為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此言，亦未為知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

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

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示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爲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爲、泰清、無

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

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

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為物，則不得為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為構，日以心鬥，則為內化。與物相劇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為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劇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

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狶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整，故曰相整。以狶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園、圃、官、室者，謂其以此為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為無不為，不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

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為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去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①安：原作「妄」，據明本改。

②有：原作「不」，據明本改。

③「猶其有物也」下明本有「猶其有物也」一句。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庸齋林希逸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

得也。臣，僕也。晝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覷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鱔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

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冢，普回反又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鱔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夔狐雖小，而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

碭，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避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知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冢，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為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為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吮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

往見老子。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衆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為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為我身之累，此意

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為不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惘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

可見。韉，以皮束物也。撻，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撻；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

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拙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嗶，哭也。嗑，喉也。噎，聲乾也。赤子嗶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掬，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瞋，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瞋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也。

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為

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灾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胸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

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慮也。退藏於不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己而有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恥過作非者也，更，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為失。業亦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

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己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為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為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疏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而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憚于志，鏖鏘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憚於此，志尤甚於

兵之鏖鏘，故曰兵莫憚于志，鏖鏘為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為德，為德則能神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

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

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有一無有。

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

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有生，臠尸滅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臠，壓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臠者之有臠音吡，胾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也。

臠，祭也。臠，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是百葉，四體只舉臠，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臠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

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鶯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己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曰因以為己質，使人以為己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蝸與鶯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蝸鳩同矣。蝸與鳩同，人又與蝸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踉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踉蹌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踉蹌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迹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為質也。辟音屏，除也。踉蹌之喻，為下面禮義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

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胸中不為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為，有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

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己，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佞乎人，能自晦於人也。佞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總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嚙，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

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平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撝救紙反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撝，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

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夫復謂不餽而忘人^①，因為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為己而無為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為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為，於世無所容心，雖為亦無為也。是其

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出，即是無為無不為。又如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①明本「忘人」下有「忘人」二字。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厲齋林希逸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

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黜黜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蹶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弢為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黜黜之逕，柱，塞也。跟音郎，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乎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聲

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一者，同也。登高不為長，居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而同而為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

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鬥，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錙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鬥，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並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胸次為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為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己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

善勝，則民已脫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子又且復游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謔朋、昆閻、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者，亦

鑿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諍，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

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

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曳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含胸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墨翟楊秉與惠子為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

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官之應官，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官亦得，鼓徵亦得，故曰吾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官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同官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鬥，未始離於岑而足以

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躄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躄而不能行之子，曰躄子。齊人以其躄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閭也。守閭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而求致鈺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愛是。鈺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躄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躄閭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己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

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躄，住足也。病足而為閭者，故曰躄閭。忘恩之門，是夜固不自知，旦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門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

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人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鈞，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

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徂之山，衆徂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藁。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攫搯一作搯，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為矜能掇禍者之論。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是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

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犬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說。喙

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己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而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己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為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者，己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因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

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穉，牝羊也。奧，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

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償，還償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償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謚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鬻者也。此一毀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離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薄結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

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覘，割也。一覘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

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著勢利之人也。疏鬣，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圍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偻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

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為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

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猪苓。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

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己而我無所攫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聽，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

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臟腑，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某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為己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蹶，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

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

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日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頡，頡頏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有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

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推，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為。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①言：時本作「茲」。

②物：明本作「物物」。

③闔：原作「胸」，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廬齋林希逸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

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己。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間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父子之宜，披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網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入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

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懸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

穢，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況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捨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

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迹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着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齊物曰以言其老洩也，洩者，泥著而陷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

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圍。湯之無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言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為之名也。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贏，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二也。有心於為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為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為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日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

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

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音血上同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戴晉

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箇，故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惘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映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稷稷，紛紛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此，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己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

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饗。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饗，飽食也。以衆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兼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欲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其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

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欲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爲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僞於一

日，士民安得不偽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知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

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歟，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嘯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耶。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

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並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知字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

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井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並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

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為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

形氣之總名爾。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斯，比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于後有欲惡去

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

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

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

意，言而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睹。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

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於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

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① 明本無此句。

② 愛：明本作「憂」。

③ 載：原本無，據明本增。

④ 末：原本無，據明本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庸齋林希逸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己，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

想以芸爪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守，焠鎔之事。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汜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鹽音陳又楷允反。蜉音浮又敦轉柱允二反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暨音混又音昏沈屯，強綸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音顏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鹽蜉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暨，鬱悶也。沈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欲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欲蝕之，既正用此意。儼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鱸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緇設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艱才諷說之

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轄音界，牛也。緇與陷同。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飫而食之也。軀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千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

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樵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壓，以手按之也。顛，頤下也。控其頤者，控開其頤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子^①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趨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時而憂，通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

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務入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以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莖，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

然能言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碾之意。故曰無用之用。徐無鬼篇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

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無流遁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為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

分。此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狝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女展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竅。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顫真甘，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

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竅亦心竅也。人以物欲而自蔽惑，是塞其竅也。顧，乃也。

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礫；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音玄，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鏹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閭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礫，爭鬥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鬥。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纔

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謚急之意，而後稽度於智謀之事。謚與弦同。有爭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鈹鐻，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鈹鐻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

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胸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

也。

聖人之所以駭戶稽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駭與駭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以盛德而駭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員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踰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

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甲之而已。己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①子：原作「之」，據明本改。

②除：明本作「去」。

③猶：明本作「得」。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虞齋林希逸

雜篇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

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己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①。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

皆者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為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行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為有所容心，則不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

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禽，獸為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己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

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蘷音悟，忤逆也。蘷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泊，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

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

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而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

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音蕭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蛻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

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

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① 緯：明本作「綸」。

② 也：明本作「見」。

③ 往：原作「化」，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肅齋林希逸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音權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携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藜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

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

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上苴

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語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和，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

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而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

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素裳[●]，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懸，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絃，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縱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所以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

文姦，故曰仁義之懸。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緇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縱，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

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忤，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某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

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

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面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也。

挖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瀘水。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汙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

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而

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為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①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聞，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 ① 乃：明本作「以」。
- ② 說：明本作「越」。
- ③ 高：明本作「焉」。
- ④ 素裳：原作「表素」，據明本改。
- ⑤ 琴：明本作「瑟」。
- ⑥ 樹：明本作「木」。
- ⑦ 受：明本作「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虜齋林希逸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

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

孝，禹徧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①，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僕下，言一見於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

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徧枯，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伋伋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為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

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苟得自滿之計，猶為天真而無矯

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義之徒，失其時為篡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為詐偽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之類。

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

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為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道，故設為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為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

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己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其所為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以己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乘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

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己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

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賺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蒲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父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

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噉，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頷曰噉。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咳，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憔悴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醮。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

刳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刳盜，故為樓疏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

疏，窗也，樓牆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

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

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缺。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

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缺。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鬥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門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

也。曼胡，粗魯也。短後，不檐也。語難者，欲鬥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鏑，刃也。鐔，劍口也。缺，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 ① 情性：明本作「性情」。
- ② 世：原作「母」據明本改。
- ③ 爲：原作「而」，據明本改。
- ④ 賢：明本作「聖」。
- ⑤ 長：原作「民」，據明本改。
- ⑥ 之：原作「一」，據明本改。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庸齋林希逸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擘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

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隱；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挈，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

也。卒相某者，言終以教助某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己事而強為之自兜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匿，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

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狠，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己亦以為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

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辯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

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為祿，而甘為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湛於人為，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橈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

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疏真矣。据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雜篇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

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己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

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效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效，獻也。替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為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替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乎頤，豎

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善替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為何以至此者。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吃，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

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大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之意也。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常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此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翟為墨，學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栢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

垠，音浪，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己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怒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捽，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

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即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而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

乎無為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歎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音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瘞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

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瘞亦癰類也。癰瘞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為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也，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何足

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頤，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僞，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胸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

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鉞。胡旦反又音干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願而情實求益利者，有胸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

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繞指也。鉞，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剽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

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墻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法，軌，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舞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⑥，及其有眼^⑦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

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爾反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訾也，誚也。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違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

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鬚也。房玄齡云李緯如鬚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

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俠，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畜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傀音魁。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傀然自高。達知，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己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

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

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未後命字紬繹爲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

驕釋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奚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憤，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言其莫之爲而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

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① 檢點：明本作「點檢」。

② 舍：原作「合」，據明本改。

③ 有：明本作「存」。

④ 性，其於：明本作「然性，其」。

⑤ 與：明本作「安」。

⑥ 眼：明本作「睫」。

⑦ 明本無「肖音消」。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肅齋林希逸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①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思，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②者，舊

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

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

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人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為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

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為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

為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一，

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為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為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

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為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己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跋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日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為麗也。暉，華

也。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為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為之。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為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汎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鬥為非，以不怒為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為博，而主於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

棺為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己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為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為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穀，言太朴也。其行難為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為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疏鑿而為之也。囊，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跣與屨同，躠與屨同，木曰屨，草曰屨。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

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己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而其譎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簡偶不忤之辭相為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

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

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聊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鬥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息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

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己之，故曰明之不如己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

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謬音奚又音僕，髀戶寡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追反拍音百反，軛五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魚威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

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況逼反又火麥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飢五官反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爲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

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無為也。泠汰，脫洒也。泠然而疏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物無礙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謬髀，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為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為非。推柏軛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為意。不以知慮為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音思算也。魏音巍，巍然者，兀然而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為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己之急，亦無容心之累。

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己，是己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

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為主。窳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窳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為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魴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肆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

之，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轟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此言

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快之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懦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實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己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忽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惟

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為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禍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辭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與黨也。不以簡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簡，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

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為友也。不傲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為此反說。不謹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非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環瑋，高壯也。連犴，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詼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閔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

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胸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

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為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豫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考其所

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

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

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雀，雞之爲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鴨伏卵，出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卵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犬，則今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

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蟆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繞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輟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枘雖在鑿之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

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棰，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祇也。祇，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

所存雖自以為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戢，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

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隩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豫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者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

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①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 ① 烏：明本作「惡」。
- ② 數度：明本作「歷數」。
- ③ 字：明本作「事」。
- ④ 裘：明本作「喪」。
- ⑤ 掘：明本作「握」。
- ⑥ 音：明本作「者」。
- ⑦ 皆：明本「無」。
- ⑧ 聚：明本作「見」。
- ⑨ 一：原作「物」，據明本改。
- ⑩ 不：明本作「無」。
- ⑪ 世：明本作「庶」。
- ⑫ 快：明本作「力」。

- 物：明本作「見」。
- 世：明本作「世俗」。
- 末：原作「未」，據明本改。
- 卑：明本作「畢」。
- 目：明本作「見者」。
- 離：明本作「雖」。
- 走：明本作「爭」。
- 論：明本作「說論」。
- 得：明本作「書」。

南華真經口義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得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而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同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

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掉闔，鼓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逮其奧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吏圍未合，必張燈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綱山，綱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

裘鉞，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虞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指，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凌薄日月，疏決雲河，妙密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縛而不環，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虞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觀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致哉。虞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夏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攬，靜深而穎然上達。吾觀虞翁，巋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沈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

非虞翁孰能得之哉。今虞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虞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輒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虞翁之是書也。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又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諉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虞齋先生玉堂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虞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

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虞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

（江向東、鄒新明點校）

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廖名春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一三冊

目 錄

001 南華真經	一
002 南華真經注疏(郭象、成玄英)	七五
003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陳景元)	五〇〇
004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陳景元)	五五〇
005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陳景元)	五五七
006 南華真經新傳(王雱)	五六五
007 南華真經拾遺(王雱)	六九六
008 南華真經直音(賈善翔)	六九九
009 南華邈(文如海)	七〇六
010 南華真經口義(林希逸)	七〇七